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語冰閣奏議

鄧承修著

附：中越勘界電稿

文海出版社印行

榮

昌

義

人

五

清
人
印
丁
巳
年
三
月



鄧鴻臚小像

清道人



鄧承修列傳

丁巳年從清史館錄出

鄧承修廣東歸善人咸豐十一年舉人同治二年援例捐郎中簽分刑部七年與修玉牒告成奉

旨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八年補刑部四川司郎中十二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疏言廣東賭風甚熾每屆鄉試及歲科試期開場設局竟巧立闈姓名目抽收經費搜括民利貽害科場有乖政體請革除之得

旨著瑞麟張兆棟卽行裁革嚴禁以肅政體而杜弊端是年京師水旱數見畿輔成災承修疏請因災修省並

詔求直言

上嘉納之十三年充會試稽察磨勘官殿試分卷官考試內閣中書及八旗教習監試官時有前任兩廣總督門丁黃天錫冒番禺縣籍蒙捐職官復令其子黃章俊謊考取列優貢士林譁然承修劾論之天錫章俊皆斥革旋以父病請假回籍

光緒二年丁父憂服闋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卽列廣東廣州府知府馮端本招權納賄狀劾去之轉掌雲南道監察御史時恩承童華奉命四川查事以過境擾累被疆臣糾陳下部嚴議承修疏論恩承等查辦東鄉數年巨案百姓之奇冤一旦平反於奸人歛怨必多今言者不察以小民一紙之呈訴摭以入告

朝廷未加詰問便蒙罪責彈疆臣如撻山參廷臣如拉朽恐此後使臣習爲畏沮遇事互相徇隱疆吏知其易動妄生揣測輕量

朝廷必馴至內輕外重之勢伏乞嗣後差遣使臣必察其廉介有威望者然後畀以重任總以查事得實爲稱職其間有未能檢束致被彈劾者亦須俟其覆命之日始行究詰不必令其摧折於查辦之地以快奸邪奏入奉

上諭朝廷賞罰總期功過分明豈有中外之別使臣旣有應得之咎何能曲爲原宥該御史奏稱須俟覆命之日始行究辦亦非政體所奏著毋庸議尋劾奏廣東學

政吳寶怒貪婪驕蹇下部議降寶怨二級調用六年七月奏言俄人訂約以來在朝之臣因循弛慢屢失事機及遇邊奏急來則舉動倉皇絕無處置恐敵人窺我怯懦將來條約愈多反覆請

調左宗棠入輔委以軍國大柄使內修政事外總兵權庶朝野上下有所恃而不恐逾年

詔左宗棠入贊樞密實用承修言也十一月戶部侍郎長敍與山西布政使葆亨於忌辰日嫁娶謙客承修疏劾之長敍葆亨均奪職十二月巡視東城七年二月湖廣總督李瀚章奏准故總兵周有全建祠立傳承修以其欺罔冒濫奏請撤銷從之六月彗星見於北方復請任賢去邪以固邦本疏曰臣聞變異者天之仁愛人君使之恐懼以致福也伏見

皇太后垂簾聽政

皇上冲齡踐祚

主德清明曾無缺失彗星之出殆爲樞輔諸臣或未當天意乎商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能舉則無以爲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爲國竊見大學士寶鋆久贊樞機值此時事多艱自應竭誠報國而近年屢請病假恣逸於家養疴自便處之晏然臣逸君勞於義安忍且性好詆譖逢人狎侮鄙正論爲無知視國事如兒戲而望其表率百辟難矣戶部侍郎王文韶本彙悅之材斗筲之器爲曹郎日以奔競著名不數年而外任封疆內居機密家資鉅萬衆所共知倘詢其所由來必有不堪問者方今時勢艱難外患孔急辦理之要首在內治所謂內治者正朝廷以清其源也如寶鋆王文韶之老猾貪庸豈足當重任而禦外侮耶應請量予罷斥以應

天心大學士左宗棠以邊警召還方其入朝中外喁喁望治今旣數月矣絕未見有設施卽其自請治畿輔河渠固屬根本之計然天下事豈無更大於此者臣聞國

事所關莫先刑賞大臣之責不顧嫌疑昔宋仁宗銳意太平責成輔相開天章
閣召輔臣條對范仲淹退而上十事首以明黜陟抑僥倖爲言富弼上當世之
務十餘條亦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他如姚崇之相明皇李德裕之相武宗莫
不以分別邪正舉直錯枉爲第一事左宗棠受任以來豈竟一無聞見乎臣願
左宗棠以姚李范富自期

朝廷亦當責以天下之重使得盡陳其所欲爲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
利可興何害可除何者爲先務何者且緩圖責之專而毋掣其肘若不效則重
治其罪毋阻於邪說毋惑於浮言所以固邦本而弭天災無過於此尋左宗棠
因病乞退

上特命爲兩江總督承修復上疏乞留之不報十一月疏陳湖北財政吏治積弊並劾
督臣李瀚章荒淫貪酷諸狀

上命左宗棠查辦奪道員楊宗濂等職瀚章旋亦解任承修巡城一年捕獲營房聚賭

匪徒糾窩賭營官劾冒功牒保坊官揭發捏遞匿名書信之職官皆奉

嚴旨懲治風氣爲之一肅八年遷工科給事中正月奏陳關稅侵蝕之弊十餘年來日增月益殆不可以數計其見諸奏牘者如前任兩廣總督劉坤一署理海關纔數月耳已溢銀十五萬兩其實缺之胥吏僕役又當倍是可知柯玉棟一閩海關書吏耳不數年而家貲鉅萬捐納知府書吏如此則正任可知至津海關密邇京畿其在人耳目如餽遺過客供應上官歲須數萬金皆取償於此則飽入私囊重載而歸者可知他如上海登萊燕湖漢口新關九江夔州廣州肇慶梧州歸綏道山海關凡有關稅者無不侵蝕綜而計之不下數百萬今部臣畫維夜算欲額外求一錢辦公而不可得而坐視此數十百萬之民脂民膏悉付之狼吞虎嚥而不問此臣所不可解也且

國家取民田賦以外祇有權稅然錢糧之分數卽州縣之考成有侵蝕者則監追參劾隨之至於權稅則臧私入已累累數百萬聞之如不聞見之猶不見可乎

不獨此也因其貨利以接納長官彌縫要路既以差而得富復以富而市官賄
賂日彰官邪益著吏治何由不壞財用何得不竭乞

特派大臣密查確數據實叅奏並

飭下各督撫所屬有關稅者妥定章程或於徵收溢額之中酌留一二以爲緩急辦公
之用其餘悉數解部年終開單呈

覽以備稽核得

旨著管理關稅之督撫監督等各就徵收實在情形和盤托出遵照部章於正額盈餘

外按年溢解朝廷意存寬大亦不追其既往經此次嚴諭飭查後如再有掩飾
廻護情弊別經發覺惟該督撫監督是問四月揭叅步軍統領番役妄擎廣東

舉人古名猷有

旨嚴詰步軍統領衙門步軍統領覆奏意存脫卸承修復劾之

命大學士會同刑部按治八月以高麗亂黨糾平琉球之案未結因上疏曰近者高麗

骨肉相猜外戚秉政亂機久伏逆黨乘之逐君酈后橫及日臣朝廷命將出師二旬之間罪人斯得

聖武布昭遐邇悅服惟聞日廷議論洶洶羣疑滿腹推原其隱殆以中山之案未結恐我揚兵域外爲聲罪致討之師耳故自拓商分島之請未遂日使快快而去近聞忽派海軍中將榎本武揚爲駐華公使聞其人頗習兵事素爲日廷倚重一旦出使殆將陽作調停陰覬虛實和戰之局轉環之機實決於此夫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富賢才之秀甲於地球

朝廷徒以重發難端習爲偷惰重以西國兵甲之堅利器械之精良製造之工巧貿易之便捷歐人方挾其長技以凌我而苟安持祿之輩遂以爲西盛而中衰環顧而不敢言戰卽以日本而論自李唐步趨中法千餘年於茲矣一旦舍其舊而新是謀法秦政之坑焚效武靈之胡服幾有雄長亞洲之意然其始未敢大猖獗也臺灣之役姑爲嘗試而我曾不聞以一矢加遺擲金錢數十萬以求

一日之無事此其所以肆然無所復忌也而泰西各國因得以窺吾虛實於是
威妥瑪有煙臺之行巴蘭德有天津之議俄約紛更日人乘隙夷琉球爲郡縣
而突戶璣遂下旗回國恣情要挾損威毀重其所由來者漸矣臣統觀今日時
局日本視中西之強弱以爲向背各西國又視中東強弱以爲轉移一髮千鈞
關繫甚重臣以爲中西交際不妨虛與遠迤示以寬大而東瀛有事則宜全力
以爭不宜絲毫遷就啓列邦以輕量中國之心且日本非果富且強也彼之悍
然不顧者徒以中國之重發難端耳今以高亂之故

朝廷忽遣重兵分道並進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彼旣駭然譎然失其所恃不旋踵而遣使情見勢絀概可知矣臣以爲

朝廷宜乘此聲威將高人致亂之由諸將平定之功速宣示中外

特派知兵大臣駐紮烟臺相機調度厚集南北洋戰艦示將東渡分撥出洋梭巡更番出入藉以熟探沙綫飽閱風濤流覽形勢爲扼吭拊背之謀其駐紮高麗之吳

長慶水陸各軍暫緩撤回以爲犄角布置既定然後責以擅滅琉球肆行要挾之罪料日人必有所憚而不敢發不惟琉球易於轉環卽泰西各國知吾軍勢既張不諱言戰如法人之蠶食越南私邀盟約非口舌所能爭者可不勞而定矣又以金幣暗耗國用日空宜籌補救之法疏言國家與外人通商十餘年矣嘗考近年出入之表輸入者七千餘萬輸出者僅五千萬而洋藥入口價值至三千餘萬爲今之計若能杜絕來源嚴禁民食拔本塞源斯爲上也其次莫如弛種櫻粟之禁仿屯種之法以敵其利疏皆

留覽嗣以雲南報銷案遷延日久疏請先將被參之王文韶罷斥使審訊者無所顧忌易得情實

上不允惟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旋因星變河決陳政令闕失復疏論之仍不

報十一月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崇勳素無行檢

上命廣壽閻敬銘查確褫其職十二月極言考場積弊條陳七事曰慎簡考官曰嚴懲

房薦曰精核錄遺曰嚴稽考到曰整頓謄錄曰整肅場規曰嚴行覆試皆得旨施行九年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稽察富新倉二月奏叅前山西布政使方大湜以來

京聽候

簡用之員繞道不前飾詞託病違

旨任情下部懲處

從之又以廣東守令貪庸乖謬諱盜殃民劾罷高州知府鍾秀茂名縣知縣王之澍三

月充會試內簾監試官七年已革總兵陳國瑞在戍病故承修臚陳功績代乞

恩施

詔開復原官戰績宣付史館八月以外患日深請

飭百官廷議以定國是略曰法人窺我無能肆意蠶食取南定取河內長驅入越

朝廷絕無處置關外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者數月惟越之督臣劉義以孤軍血戰

幸而勝之不然越之北境已爲法人有矣昨者道路傳言法人襲居順化阮氏

已降國都已覆聞劉義所將精銳不過二三千人久暴露於外糧盡援絕其勢不支越之全境必折而入於法越已入法則因越地用越人開鑛制器練軍積穀較歐洲數萬里之調發難易迥殊數年之間必別開鑿端爲得寸入尺之計則滇粵之邊防益亟而禍無既日矣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知諸臣果有何法以善其後也伏見

祖宗朝凡有大事必須廷議以博采羣言前者俄人踞地要求疆臣有棄地徐圖之議皇上聖明廣集廷議雖無甚裨補而盟約卒底於成今越南之變迫於俄境而大於琉球乞

特召百官廷議各陳所見若言無可采則決之

宸斷庶浮議息而國是定矣倉場侍郎游百川奉

命察看黃河力持分水之說欲開徒駁馬頰導河北行承修言該侍郎所議勞費無益且直以鄰國爲掣得

旨著游百川回任以陳士杰代之又以已故知府馬繩武素行卑污濫膺祀典奏罷之
十一月以廣東吏治積弊奏陳八事一查事委員宜禁受賄一流腐土著宜禁
服官一劣幕盤踞宜嚴稽核一貪吏苛罰宜嚴開脫一諱匿劫盜宜援案糾參
一械鬪殺傷宜嚴定處分一捕拿盜匪宜禁焚屋一官員庇賭宜申禁令復極
論知府劉湘年方功惠知縣盧樂戌徐殿蘭胡鑑王序賢通判陳嵩壽暨撫幕
沈彬宋華廷諸員贓汚酷虐狀先後得

旨詰責降黜有差十年二月法越事亟邊防兵潰首劾唐炯徐延旭失律喪師趙沃黃
桂蘭擁衆坐視宜正軍律復論沿邊之患廣西急於雲南沿海之患廣東急於
他省宜

命張樹聲統軍出駐南甯彭玉麟總督兩廣激勵提督方耀總兵鄭紹忠鄧安邦各員
使皆奮勉效命則邊防海防各得其任矣三月
朝廷以邊事日壞斥退舊輔別簡樞臣復奉

懿旨軍機處要事會同醇親王商辦承修疏論

國家之用親藩與大臣異大臣有過罷斥之已耳親藩則國家同休戚有過必裁抑之曲成之毋使終於廢棄而後安恭親王輔政多年久資倚畀請

皇太后俯念親賢深維國計用醇親王之忠誠以肩其鉅用恭親王之諸練以理其煩於共和夾輔之道不無裨益四月督臣李鴻章奏稱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令稅務司德璀琳面呈信函請將越事從中和解承修聯合臺諫極言和議難恃請

詰問李鴻章此議能否確有把握仍

嚴諭沿邊沿海各督撫力籌戰守免墮奸謀旋偕國子監司業潘衍同密陳間敵之策曰法夷國事皆出議院兵餉皆由商貸越南之役因添招大富浪夷兵及漆甲黑鬼兵數爲劉義之兵所挫傷夷過半各夷日索賠費法人力不暇給其困敝一也法總統剛必得勝普法之亂驟握大權國人不服調兵籌餉動拂商情若

堅持數月彼內變立起其困敵二也法夷前據嘉定六省今又增數省疆土日
闢備多力分日虞我師之至其困敵三也越南暑濕秋夏之交瘴癘驟發彼軍
遠來卒不服習死亡必多其困敵四也法夷數敗之後以重利餌沿海粵民使
爲前敵自去年十月法商人心渙散餉源匱乏延不支發兵士憤極思亂其困
敵五也有此五敵宜其和之速且易矣

朝廷若遽許其和彼得以其暇日修守戰製器械爲後日攻取要求之計所謂養
虎遺患可爲寒心聞此次法夷所恃以破劄軍者皆兩廣沿海邊界客民客民
最爲夷人所畏亦易爲夷人所誘與其去之以資敵何若用之以攻敵爲今之
計惟有主緩和之議以破其狡詐之情用反間之謀以斷其招徠之路雲南昭
通鎮總兵何雄輝籍隸廣東熟諳邊徼要害於客民言語相通乞

飭何雄輝逕赴兩粵邊界專招客民數營或爲外援或潛往敵營以爲內應我軍駐邊
界者復遙爲應援一俟機緣立時舉發如此則戰固可勝和亦無傷誠今日簽

底抽薪之奇計也時邊軍屢挫

朝廷擇將以唐仁廉調署廣西提督承修謂津海爲畿疆門戶奏請仍留唐仁廉駐守北塘以固根本五月授內閣侍讀學士六月復言西山失守北甯潰散法夷遂有輕量中國之心迨見我遣將增兵軍心稍振法又以和餌我

朝廷既許之法仍慮我邊軍未撤奉掣於西未遑於東于是有諒山一役藉詞背約而馬建忠李鳳苞赫德諸人潛結勾通挾制

朝廷恐嚇總署遂下撤兵之

詔使法人無西顧之憂遂敢悉其精銳盡力於東爲索償兵費之舉今宜電

諭張樹聲統率淮軍由東路進逼海防別令何雄輝招募客民爲奇兵由欽廉小路進王德榜統湘軍由中路進攻北甯而令唐景崧率所部爲前鋒岑毓英率劉永福出保勝由西路進部署既定一有決裂卽

識令疾馳出關此乃以攻爲守之策則我可以得志而沿海之患亦可稍紓矣會法人

藉口爭數攻佔鷄籠樞臣議戰議和游疑莫決承修再陳二策曰法之所長在水戰我之所長在陸戰今法夷攻據鷄籠舍舟登陸實爲棄長用短且彼所恃西貢東京之援耳我若以三路之師急攻越南彼將自救不暇不出旬日必將求成於我然後我以重兵屯越使彼內有所忌而後沿海之禍可紓卽沿海之兵可減此爲上策其次則分兵爲守敵來則戰敵去不追然備多力分彼以數艦之衆綴吾十萬之師曠日持久師老財匱利害與吾共之此中策也若以餉紹運阻爲虞不敢言戰敵人得窺此意以戰脅我以和餌我不折一兵使我坐輸八十兆之鉅款彼得藉以經營越南蠶食滇粵其禍可勝言哉是謂下策是謂無策七月補鴻臚寺卿疏稱近者法人因要挾未遂率其兵艦直犯馬尾若舍舟登陸棄其所長乘勢進攻福州我以長門馬尾各路之師扼其歸路俟援兵四集可聚而殲也竊意法人必不出此不過揚威海上調其西貢東京之兵希圖再舉耳

朝廷前者諭令滇粵進兵以爲奉掣實目前第一要著但進攻宜速事權宜一請
特詔唐景崧速爲召募成軍迅卽出關與劉永福併力攻取軍中事宜許其專摺陳奏
更獎勵王德榜軍令同時並舉爲劉軍犄角則規復可期矣八月

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疏辭

不許九月以征南諸軍將帥不和多懷顧望疏請

特簡一威望素重之大臣如彭玉麟等督辦兩省征南軍務以一事權復奏保刑部主
事楊秀實舉人知縣黃遵憲均得

旨錄用十一月疏言聞鷄籠失後臺灣巡撫劉銘傳知爲李形恩所誤愧悔莫追竟成
心疾章曹諸將無所稟承臺防危急請

旨電飭楊岳斌迅速渡臺察看劉銘傳如精神識略足羣全臺卽令其迅速復鷄籠以
贖前過儻病狀屬實則應先解其兵柄俾令靜養翼效將來一面按問李形恩
挾怨失機罪狀一面嚴飭曹張各軍頹期進取不得遲回致生他變自法越事

起承修陳說兵事凡十三上皆

留覽多見采納十二月左中允樊恭煦因言事降黜承修疏乞

寬免奉

嚴旨切責下部議處尋議以降三級調用

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十一年六月連疏劾湖南布政使龔易圖貪劣鑽營河南開歸陳

許道潘仕釗猥鄙刻薄廣東學政葉大焯嗜利無厭經彭玉麟張之洞查辦得

實均罷斥七月請假回籍省親

詔許之未出都復奉

命赴南關與法使會勘中越分界事宜

奏准道光十年先伯父與北洋大臣同奉公

天津立中法新約之命

十月馳抵龍州時北甯諒山越團游勇充斥道路梗

阻法使欲會於北海從廣東欽州勘起總署已堅拒之承修正欲出關察看奉

電諭謂地圖法使所攜有同異當以會典通志爲主或謂諒山在分水嶺東本宜劃

歸越界惟此說與新約不符須費辯論若於兩界之間留出隙地若干里作爲
甌脫最屬相宜而雲貴總督岑毓英則請令法退還北圻數省於河內海陽通
商兩廣總督張之洞則謂三不要地爲歷朝舊界宜劃歸中華時議又謂法兵
病餉艱議院欲棄北圻宜割諒山河北驅驢爲我界諒山河以南東抵船頭西
抵郎甲河以北爲甌脫更有謂越亂方熾法力已疲待其技窮方易就範持論
不一

上亦以議界必博採衆說多爭一分卽多得一分之利益勿輕率從事爲訓十一月約
法使浦理燮會于文淵先是

諭旨令廣西巡撫李秉衡會同履勘法使以其握兵權也不欲與會堅却之承修電奏
力爭秉衡始得與議兩粵疆臣欲會議時令提督馮子材蘇元春兩軍在粵越
界地陳兵攝制

詔止之承修乃單騎出關與浦使會商堅欲照約先議改正界限而彼則力持先勘原

界之說辯論各不下浦使多方恫喝承修亦言看界而不更正卽斷我頭亦不能從浦使知其不可奪陽許以文淵保樂海甯三處歸我旋又悔之陰乃電告其駐京使臣以承修違約爭執勢將罷議復挾其國外部電大言聳我

朝廷肆其要脅遂有先勘原界再商更正之

諭承修復電陳三難二害略謂附界居民畏法虐不願改隸者不下數萬人若先勘原界民必驚疑恐遮道攀轍因而滋事難一游勇近攻得保樂牧馬以東千百爲羣道路梗塞難二原界俱在亂山之中十不存五懸厓疊巒毒瘴漸生加之淋雨人馬不前難三且旣勘原界彼必颺去新界絕無可商豈惟駢驥卽文淵亦不可得關門失險戰守俱難害一文淵已失諒北無寸地屬我勢必脅我關內通商邊營盡落後著損盜入門旣棄越地復失粵地害二

朝廷始終中于法使先入之言奏入不省仍

電旨催促先勘原界所爭新界暫置不論十二年一月春深瘴起承修電述病狀請暫

停議回龍州醫治俟秋後再勘

上不允而浦使更堅約速勘承修再申前請

嚴旨詰責有旨英治罪成案現在之語并下部嚴議承修乃扶病會勘由南關分東西路起勘閱二旬餘勘至平而閩瘴癘更盛浦使亦病不能前乃互約停勘旋奉諭鄧承修前曾給假省親准其率同隨員暫回廣東屆期再前往欽州起辦是年冬十

月如約赴欽州十一月至那梭時法使變因事回國別遣狄隆海士來會海士先至海甯適爲越團游勇所戕越粵道梗十二月狄隆始至芒街尙未開議法已先佔江平長山等地盛兵相待承修親往會議而狄使因海士之死疑爲粵人主使甫晤面卽盛氣相加肆言怨憤承修以禮折之氣稍下始及界議法以偏地團勇艱於履勘請按照雲南辦法按圖定界

朝廷已許之於是首議江平黃竹白龍尾各地法已爲其用兵所得不肯輕讓據無稽之圖說欲劃歸越境承修以地屬龍門營水師汛內所轄居民有華無越

中外圖籍炳然極力辯爭狄使見我詞理俱直欲權于白龍尾中畫一綫左歸華右歸越承修以其地爲欽海外戶我守之則遙控海甯敵窺我廉郡必顧其後若彼居之則內逼防城外斷東興思勒是無欽廉也卽中分一綫此島形狹而長彼旣築壘我將安守形勢所關不能遷就議久未決乃暫與定約三條一大段相合二較圖不合作爲未定各請示本國三撤江平之兵狄使仍狡辯乘界議未定竟以兵力驅江平黃竹居民內徙呼籲使輶哀求安置者日凡千百承修責問狄使彼答以兵事有地方官主持江黃界議已歸駐京使臣與總署面議不能攏越反覆詰駁來往六次兩無端緒

朝廷恐議久無成別開邊叢許駐京法使之請凡未定之界歸入後議不決處所一并在京商定乃

諭敕承修先自欽西至桂省全界彼此不爭之處一律作速勘辦遂與狄使卽芒街校對圖籍訂定清約粵桂詳圖分四段第一圖起竹山至隘店隘口而向日所爭

論之嘉隆河八莊分茅嶺十萬山三不要諸地均歸我界第二圖起平而關至
水口關外第三圖起邕賴至各達村外止與雲南界接於十三年二月立約署
押以界圖校竣入告四月

諭界務將竣鄧承修准其先回欽州候旨五月復

諭中法續訂界務商務條約已派王大臣與法使畫押其設立界牌事宜照約由地方
官會同駐越法員辦理鄧承修著卽馳驛回京尋

予免部議革職處分十四年因病乞解職疏三上

許之在籍主講豐湖書院讀書養母十七年卒于家宣統元年以兩廣總督張人駿請
詔將學行事蹟宣付史館立傳
飭地方官以時存問其母

語冰閣奏議目錄

請飭禁抽收賭款疏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請動修省疏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

請斥革賤役捐考以清流品疏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特參知府招權納賄疏光緒五年五月初六日

論使臣被議有關政體疏光緒五年六月初十日

糾學臣貪婪驕蹇疏光緒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請飭禁官吏收受賭規片同上

會議另摺具陳俄事疏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劾廷臣濫保疏光緒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論浙撫清查荒熟辦理失宜疏光緒六年七月四日

請調輔臣入贊樞密疏光緒六年七月十六日

存文遠開西莊案
從別籍原抄入本目
存文遠開西莊案
從別籍原抄入本目
存文遠開西莊案
從別籍原抄入本目

目

疏濬湖田以資保衛疏光緒六年九月初十日
掌鑑南道御史任

特參大臣婚嫁違制疏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掌鑑南道御史任

劾督臣徇私瀆請疏光緒七年二月初十日
巡視吏城掌鑑南道御史任

劾坊官捏稟蒙保疏光緒七年五月十二日
巡視吏城掌鑑東城御史任

劾營房窩賭疏光緒七年九月初四日
巡視吏城掌鑑南道御史任

請任賢去邪以應天譴疏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
巡視吏城掌鑑南道御史任

乞留重臣以維大局疏光緒七年九月十五日
巡視吏城掌鑑東城御史任

請飭究職官捏遞匿名書信疏光緒七年十月二十日
巡視吏城掌鑑南道御史任

繕陳鄂省積弊疏光緒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掌鑑南道御史任

請飭查關稅侵蝕以裕國用疏光緒八年正月十四日
掌鑑南道御史任

請嚴懲番役妄擊以安輦轂疏光緒八年四月二日
掌鑑南道御史任

劾帥臣覆奏欺飾疏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
掌鑑南道御史任

請維藩屬疏

光緒八年八月初二日
工科給事中任

權宜補救疏

光緒八年八月十四日
工科給事中任

乞罷樞臣第二疏

光緒八年八月三十日
工科給事中任

請飭嚴繙要犯以雪沈冤片

同上

陳時政闕失疏

光緒八年十一月四日
工科給事中任

劾臺臣不職疏

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工科給事中任

論城官敗壞風憲貽誤地方片

同上

請撤銷指揮保案片

同上

極陳科場積弊疏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工科給事中任

請飭廣東學臣認真整頓片

同上

請飭試易書以重人才片

同上

請飭查京員交結賄賂片

同上

特參大員違旨任情疏

光緒九年正月廿七日
工科給事中存

請查辦粵匪以遏亂萌疏

光緒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工科給事中存

劾高州府縣暴戾妄爲片

同上

訟成員陳國瑞疏

光緒九年七月一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一

論外患日深請下百官廷議疏

光緒九年八月初九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九

請另派大員察看河工片

同上

請撤銷知府附祀專祠疏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九

論粵省劣幕盤踞片

同上

論粵省吏治廢弛片

同上

論言官罔上徇私疏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九

陳粵省吏治積弊疏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十一

劾京控命案拖延片

同上

請罰捐巨款以濟要需疏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八日

請重懲廣東貪吏片

同上

論大臣貪汙溺職片

同上

劾運使貪邪片

同上

請另揀大員查辦以杜瞻徇疏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二十二日

劾府尹吸食洋煙片

同上

劾言官挾私逞忿疏

光緒十年正月十八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一日

劾疆臣喪師辱國疏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十九日

統籌兩粵邊防疏

同上

請並建親賢疏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十三日

請急籌戰守議

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十日

請留總兵以重畿疆疏

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任十四日

請密派重臣查辦臺防疏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六日
國璽寺卿任

請寬講官處分以作敢言之氣疏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國璽寺卿任

謝革職留任恩摺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國璽寺卿任

特叅粵藩貪劣疏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十日
國璽寺卿任

劾學臣按試惠屬閩姓舞弊疏

同上

劾閩藩聞警先逃疆臣部臣未能據實覆奏片

摺上

劾道員猥鄙受賄疏

同上

懇恩給假回籍省親疏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REDACTED]

語冰閣奏議卷一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廣東省抽收闡姓賭款搜括民利貽害科場有乖政體請

旨嚴飭督撫裁禁以除民害而重關防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廣東賭風最熾向有闡姓番攤白鵝票花會等名近年則花會白鵝票番攤經督撫臣明禁雖未能盡絕根株尙不至設局開場抽收經費如闡姓一事者查闡姓之賭起自機房小民漸而相率效尤行於省會經前撫臣郭嵩焘罰繳款項以資津貼奸民因此藉端稟案抽繳經費巧立榜花名目每屆鄉會科期及科歲兩試之先設局投票每票限寫二十姓以中姓多少爲贏輸其投票之貲則自一分一錢以至盈千累萬其投票之處則自省會以及各府州縣窮鄉僻壤其投票之人則自搢紳士夫以及農工商賈婦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僥幸心希圖一擲以致傾家破產歇業潛逃甚而服毒投縊賣妻鬻子凡此

之類難以悉數尤可駭者每遇科年謠言四起或云某姓已通關節或云某姓已託人情科歲兩考揭曉後百計鑽營其姓字未登票內或經取錄則畀以多金恐使不行赴覆或尋其瑕隙激同大眾票攻否則賂之故犯場規竟有以扣除被斥爲樂者至武闈鄉試並無糊名其監射等弊尤難僥指以

國家捨才之典爲市儈賭博之資阻寒士登進之階啓官紳貪汙之漸立心之險設局之奇有如此者伏思粵東素稱富庶自紅匪搆亂以來迭經兵燹費肆蕭條民生凋耗該督撫臣留心民瘼各賭具已行明禁獨闡姓未經裁革其始則借罰款爲名繼則以抽收成例在該督撫之意不過以當日餉項支絀藉資津貼耳豈知其爲害之至於此哉夫番攤花會白鴿票各賭具率皆市井無賴之尤稍知自愛者猶不肯爲若闡姓則公然設局明日張牘恃官長爲護符卽父兄何能束其子弟傷風敗俗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且賭博之禁

朝廷顯有科條今則官爲抽收更復成何政體就令有利無害臣愚猶以爲不可

况爲利無幾而貽害如此若不早爲禁止恐科場因此而滋事必至釀成巨案百姓由此而益窮必至流爲寇盜其弊實有不忍言者何以仰答我

皇上愛民取士孜孜求治之至意相應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將抽收闡姓賭款迅行裁革出示嚴禁以肅政體而杜弊端臣區區愚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卽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請飭禁抽收闡姓賭款一摺據稱廣東省賭風甚熾每屆鄉試及歲科試期開場設局竟有巧立闡姓名目抽收經費等語賭博本干例禁況考試屆期尤應嚴行禁止若如該御史所奏藉端抽收款項殊屬不成事體著瑞麟

張兆棟卽行裁革出示嚴禁以肅政體而杜弊端欽此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水旱數見請勤脩省以召天和謹竭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竊見去夏霖雨涉秋不止畿輔東南田廬多被漂沒老弱流離捐瘠道路
既而歷冬無雪麥苗焦枯

聖心憂勞賑恤備至祈禱精虔至今未有消復之應臣聞天人一理感應之機捷如
影響故天之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告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修德政以回之昔
虞有水患舜言洚水警予商世亢旱湯以六事自責歷觀古之帝王未有不遇
災而懼念治憂危恭惟

列祖

列宗任賢納諫節用愛人二百餘年厚澤深仁淪肌浹髓雖四方多故而人心不搖我
兩宮皇太后因時事艱難兢兢業業委任親賢虛懷聽受措置得宜故能以次削平禍
亂此皆憂勤所致非徒氣運之適然也

皇上親政以來殲除醜虜邊陲肅清天下莫不延頸企足而望太平臣聞亂極思治
治或生亂惟聖智之君能審察於幾先而保持於未事昔唐元宗承貞觀之餘
任姚崇之輔卽位之初敕出珠玉錦繡服玩於正殿前焚之故開元之治比於
貞觀厥後特其承平奢欲無度竭天下之財不足供一人之用海內虛耗忠言
不聞馴致天寶之亂夫元宗英主也一念敬畏而成開元之治一念侈肆而致
天寶之亂人君敬肆之心卽治亂安危之所繫不可以不察也

皇上宵旰焦勞勤求治理夫豈有幾微之失足以召禍致災在微臣私憂過計以爲
人事之修省不可不杜漸而防微伏望

皇上恩

祖宗締造之艱難念今日中興之不易體

兩宮皇太后惓惓付託之心慰天下臣民欣欣望治之意以古爲鑒益加修省且明飭
內外臣工及有言責者極言時政得失卽有關於

聖德者亦許直陳無隱毋得審縮畏避自安誠默必於新政有裨庶災沴可消天和
可迓矣臣迂疏寡識慙懼愚忱冒瀆

天威不勝惶恐待罪之至謹

奏

同治十三年二月 初七 日奉

旨留中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賤役冒籍瞞考請

旨斥革以清流品而重名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同治十一年十二月給事中盧士杰奏奉

上諭捐納州判李光煦卽李天錫曾於河南商城縣署充當家丁輒敢勾通書吏蒙入光州籍貫改名報捐並令其子捐納監生潛赴鄉試賤役牒捐冒考亟應嚴行查辦李光煦著先行斥革交河南巡撫飭令地方官追出執照並查明伊子捐監姓名一律追繳監照按律懲辦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澄叙官方甄別流品之至意臣近聞知府銜花翎候選直隸州知州黃天錫卽前任兩廣總督葉名琛之門丁黃翰齋又名黃壽田以賤役致富牒混入番禺縣籍鑽弄衙門包攬詞訟復令其子黃章俊夤緣應試倅列癸酉科優貢入京潛蹤投考物議沸騰士林不齒臣查賤役冒籍瞞考例禁綦嚴况優生爲士林

之望卽爲仕宦之階若不亟爲懲辦必致流品愈雜於士習人心大有關繫相應請

旨將優生黃章俊並其父黃天錫卽行斥革並責令地方官嚴行管束毋任招搖滋

事臣爲慎重名器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同治十三年六月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賤役冒籍捐考請旨斥革一摺候選直隸州知州黃天錫卽黃翰齋又名黃壽田曾在兩廣總督署內充當門丁輒敢冒入番禺縣籍牒捐官職復令其子黃章俊牒混應試倅列優生賤役牒捐冒考亟應嚴行懲辦黃天錫及其子黃章俊均著卽行斥革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飭令地方官追繳執照按律

懲辦該部知道欽此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知府招權納賄庇惡營私請

旨查辦以儆官邪而肅吏治事竊維首府一職爲通省憲司州縣之樞紐蓋督撫兩司耳目所不周者全賴首府得人不得其人則官吏之黑白混淆民情之曲直倒置而上下之氣不申其究必釀成禍患而難於收拾如廣東廣州府知府馮端本小有才具居心貪詐前撫臣張兆棟因其久任粵東情形頗悉凡事聽其指揮始則藉機會而取巧繼遂盜權柄而招搖謹就臣見聞最確者列款參劾一該知府素日聲名平常自前任督臣英翰革職後該知府氣餒卽已上憲監司自此遇事把持凡委署知府調動州縣佐雜皆招搖婪索致候補人員拜門拜把如蠅逐臭卽如同通本與知府同班該府署竟有同通官廳來謁者在此伺候儼然堂屬甚至知府亦有下此廳者施受晏然其稍知自愛者反遭屈抑有識爲之短氣

一新會縣屬白沙鄉有明儒陳獻章釣臺古蹟近年陳姓子孫微弱被趙姓毀作渡頭互相纏訟該知府強押陳姓生員抑勒結案聞趙姓在祠堂標貼文數有送該府銀二萬兩字樣閩縣輿論沸騰自督臣劉坤一到任以前賢遺址據案平反該知府陰爲把持令趙姓肆無忌憚以致官弁紳衿將督臣碑示豎立時俱爲趙姓毆辱該知府並不查拿究辦反以恐激成事變挾制上司其陽奉陰違戀贓鬻獄大率如此

一廣東自前任撫臣蔣益澧設立安良局延集紳士弭盜其初未始不法良意美也嗣局紳前任江西安福縣知縣陳璞藉詩結納該知府引爲腹心諸紳因其聲名惡劣懼爲所汙以次辭退該知府遂獨任陳璞一氣交通府案仰局局贓入府大小詞訟顛倒是非粵省遂有防良誣良之語而劫殺人命之案益層見而迭出矣

一南海縣光棍馮恕陳璞收爲門生光緒二年誣指縣民梁亞爵爲盜紳士數

十人公保均爲陳璞所持經知縣杜氣治批釋時有質之古翁以爲何如之語
緣古翁卽是陳璞該縣以戲謔之詞形諸判語已屬謬妄而該紳之向日把持
亦可概見矣此局紳陳璞倚恃該知府舞弊之見於公牘明文者也

一南海縣屬紳民疊控光棍馮恕衆證確鑿皆爲陳璞所抑經臬司金國琛飭
縣訪拿招告該知府恐別衙門訊出實情急將全案設法提府及督臣批詰始
有奉撫批提之稟其實府提在先撫批在後迨提府後又延不研訊復捏爲紳
士呈保清摺袒護馮恕實則並無其人顯係府局代爲呈遞此又該知府扶同
陳璞舞弊之屢見於公牘明文者也

一番禺縣逼岡鄉積匪孔亞銀經紳耆孔廣仁等稟縣獲案該知府與陳璞通
同一氣串出年老舉人周德棻結保批縣釋放以至該匪卽糾黨直劫孔廣仁
家連殺七命現並未弋獲兇犯亦不追問原保之舉人惟追繳孔姓花紅銀四
千五百兩入安良局使匪黨逍遙事外

一年來奉

旨飭查之案該府俱一手握定任意顛倒枉縱自如或加沈擱其尤可駭者佛山清河一案係案關紳士侵吞捐款擾害商民嗣聞

特旨嚴查無不以得見天日爲幸詎督撫臣飭該府提訊時該府並不開堂傳質輒於廳事會晤私談聞該府幕劉十峯卽劉元道與梁應琨之子梁保泰拜爲師生故得賄賂交通以致人言藉藉其將來如何申覆臣亦未敢懸揣但以奉

旨查辦之件竟敢延擱三年該府之把持玩視不問而知且該府素日常對人言雖有

欽案還是我們辦理其目無法紀一至於此

一該知府赤貧起家陡致鉅富年來京師宅子舖店出售多半係其買受數年之間租錢徧地近在

輦轂無人不知聞其寄頓銀票京城涿州河南廣東處處皆有試問知府廉俸所入

幾何推究從來豈得以昏夜之行彌縫之密遂可爲該知府解免乎

一該知府於光緒四年夏間接到家信防有丁憂之耗預圖取巧向督撫臣稟請終養謀爲他日坐補原缺地步經督臣批准又設法向撫臣批留爲現時不至開缺地步一去一留之間兩處爲難而該知府已便其私智查該知府到任以來怨謗沸騰何嘗爲廣東不可少之員不令終養其營私取巧以親爲利至於如此

以上各款臣僅就見聞所及言之伏思廣東近年吏治之壞爲從來所未有吏治一日不整頓則廣東一日不得安然非查辦該知府則大吏之耳目易淆州縣之護符愈固是吏治終無整頓之日臣籍隸廣東職司糾察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恭摺據實繙陳是否有裨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五年五月 初六 日

光緒六年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鄧承脩奏廣東廣州府知府馮端本招權納賄庇惡營私各節當經
諭令劉坤一裕寬確查具奏茲據奏稱所參該府強押陳姓生員抑勒結案趙姓
致送該府銀兩該府袒護棍徒馮恕扶同局紳陳璞舞弊又串同周德芬結保積
匪孔亞銀該匪糾殺孔廣仁家七命亦不追問惟追繳孔姓花紅銀兩及稟請終
養謀爲他日坐補原缺地步各節除查無實據外所有該府承審佛山清河一案
任令造報遲延且未傳訊原告於馮恕一犯遲久始據具稟仍不照例擬辦該府
署雖未設有同通官廳而同通屢署州縣至官廳守候傳見該府亦聽其所爲殊
屬不合局紳前任江西安福縣知縣陳璞於馮恕誣指梁亞爵爲盜未能確切訪
查輒卽呈請查辦殊屬偏徇馮端本陳璞均著交部分別議處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使臣被劾嚴議有關政體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閱邸抄伏讀

上諭閻敬銘奏奉使大臣過境擾累據實直陳一摺大員奉

命出差經過地方豈容絲毫擾累乃恩承等並不約束家丁致有需索情事毫無覺
察咎實難辭恩承童華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欽此仰見

朝廷馭吏恤民之至意該臣等未能仰體

宸懷有負倚畀誠如

聖訓咎實難辭臣亦何庸妄瀆但以

祖宗立法內外相維故督撫則畀以重權其或有懷奸挾詐荼毒百姓欺罔

朝廷一經舉發必遣使查辦所以伸不測之威而防崎重之勢責至重而法至密

也近來奉

命查辦事件有關督撫者率皆敷衍了事豈人言盡虛而督撫皆無可議哉良由瞻徇情面積習已深臣伏見恩承等查辦東鄉數年之巨案百姓之奇冤一旦平反雖於

國家新政有裨而於奸人斂怨必多今言者不察乃以小民一紙之呈訴撫以入告

朝廷未加詰問便蒙罪責彈疆臣如撼山參廷臣如拉朽臣恐自此以後使臣習爲畏沮遇事互相徇隱疆吏知其易動妄生揣測輕量

朝廷長其驕蹇恣肆之心必馴至內輕外重之勢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乞嗣後差遣使臣必須察其廉介自持威望素著者然後畀以重任總以查事得實爲稱職其間有未能檢束致被彈劾者亦須俟其覆

命之日始行究詰不必令其摧折於查辦之地以快奸邪庶

國體愈尊而紀綱可肅矣臣備位謙列職在畿輔凡政體攸繫理合力陳是否有

裨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五年六月

初十

日

卽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恩承等被劾嚴議有關政體敬陳管見一摺朝廷賞罰總期功過分明豈有中外之別使臣既有應得之咎何能曲爲寬宥該御史奏稱須俟覆命之日始行究辦亦非政體所奏著毋庸議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廣東學臣驕蹇貪婪聲名狼籍諱據實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廣東學臣吳寶恕自履任以來聲名甚劣吸食洋煙日與幕友聚賭全不以考試爲事卽如考試臣籍歸善縣屬士子三千餘人日暮完場詰朝出榜該學臣卽一目十行亦不能如是之速也一處草率如此他處可知至索取棚規供應倍於前任大賣關節賄賂公行其最確者如賄賣順德縣文童高步瀛指名第三榜出果驗士論沸騰其餘賄賣者尙多臣因無確據未便一一具陳又喜怒任情考試瓊山一縣革廩生十餘人後每人索取洋銀三百圓始行開復考試嘉應州屬革廩生數人該革生等查知學臣之父吳斯澍曾任嘉應州官因呈請入祀名宦祠以爲獻媚學臣是日卽以吾聞之喜而不寐命題准該生開復又前經被劾之嘉應州李敦厚考試四縣案首盡行賄賣文理荒謬該學臣輒飭提調官將案首勒罰多金爲吳斯澍祀典之費強令諸生偕同致祭至

鄉試錄科之弊尤難指數或係官紳賄託或係幕役夤緣明目張膽幾如市儈之交易粵東士人談及者輒爲切齒臣惟廣東歷任學臣弊絕風清者固少然如該學臣吳寶恕之驕蹇貪婪聲名狼籍者亦近來所未有臣在籍時確有所聞都中亦人言藉藉現該學臣任滿行將交代而臣追言之者廣東試士弊竊最多學臣無狀視他省尤易欲乞

朝廷慎簡有品有學之員以資整頓士爲四民之首學爲風化之先不獨士林之幸實亦地方之幸矣臣不敢顧避嫌怨謹據實參劾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諱

奏

光緒五年七月

二十九

日

再粵省盜風之熾實原於賭儻寒則迫爲寇盜耳所賴地方官潔已率屬認真
飭禁乃官不惟不禁又從而利之臣查廣州府署內及南海縣署內外前後開
設賭場數十處按月繳費名曰陋規近又以得規之顯違例禁也易其名曰揭
封春秋二季查封賭館贓多者卽揭其封視館之大小以爲多寡或數百金或
千金不等謂之平天雨自縣府臬司以至官親幕友長隨差役無不分肥故州
縣未嘗懲一不能查賭之差役監司亦未嘗參一不能禁賭之州縣卽如本年
二月間已故臬司金國琛家人因收陋規滋事該臬司親到南海縣署前緝拿
該匪驟開洋鎗拒捕幾爲轟傷後知是臬司親來始行散去猖獗至此粵民以
爲必大加懲創乃事後未聞劾一吏參一官此其明證也近如督臣亦劾在籍
主事呂元勳開賭似乎認真而粵人不知畏者謂呂元勳乃一瞽目廢疾之人
不能出入衙署交通吏役又自恃爲廢疾不繳規費故被舉發耳應請

旨嚴飭該督撫大吏破除積習認真飭禁若有如前收受陋規不能禁賭之官嚴行

參劾按律懲辦庶賭風絕而盜風亦當少息矣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六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鄧承脩奏參廣東學政吳寶恕考試草率各節當經諭令劉坤一裕寬確查具奏茲據裕寬奏稱查明該前學政被參考試草率倍索供應棚規及關節賄賂勒罰銀兩等款或無其事或係傳聞之誤均毋庸議惟於嘉應州民間私建祠宇供設已故地方官牌位興寧縣案首范彬等捐銀修理該前學政既知其父吳斯澍牌位添祀祠內不行阻止輒復前往行禮殊屬不合吳寶恕著交部議處前署嘉應州知州候補知府嚴家疇奉查事件並不明白稟覆雖非有心隱飾究屬疏忽著一併交部議處欽此

又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學政等處分一摺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廣東學政吳寶恕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候補知府前署嘉應州知州嚴家疇著降一級留任均不准其抵銷欽此

詩 汉 釋 文 卷 一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開缺聽候部議其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所奏各摺件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欽此

光緒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奏修撰王仁堪等及庶吉士盛昱所奏各一摺並詹事府代奏洗馬張之洞所奏一摺均著交此次會議事件之大學士等一併妥議具奏欽此

革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邊

旨會議事件另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

國家以俄人久踞伊犁故遣使如俄修好議地使臣崇厚怯懦專擅不顧國事盡允俄人之求

朝廷已抵其罪復下其議以博采羣謀數日以來凡係愛君謀國之人莫不竭忠營慮惟恐

廷議之失算貽日後之隱憂臣備位言責不曉時機竊見使臣崇厚前後所陳及所允條約皆是俄人叵測之謀事理顯然其他不具論卽如

朝廷之所欲者伊犁也今其議曰俄人在伊犁置有產業者令其自行管業其華人願入俄籍者當以俄人相待則伊犁之人民非我有也又割去伊犁之西南

三百餘里及陬爾果斯河西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盡以屬俄以斷吾通南八
城之路使伊犁形隔勢阻孤懸於俄人掌握之中則伊犁之土地亦非我有也
中國長於陸戰而短於水戰今沿海數省敵人之戰艦馬頭林立然尙未敢深
入窺吾之虛實吾得據而南向以爲進戰退守之謀者賴有秦隴諸扼塞耳今
若西北緣邊內外諸城俱允其立領事西安秦隴東西要隘之路俱允其立稅
棧擋兵器出入不獨據我利權又得以窺吾道里山川之險塞屯積器械勾結
奸民一旦有變使吾腹背受敵進退失據其害可悉數哉使

國家得一伊犁而易數害臣愚猶以爲不可况并伊犁亦必不可得乎我有百害
而無一利俄有百利而無一害博返地之虛名受無窮之實禍雖在至愚猶知
其不可況崇厚歷任內外宜悉敵情縱不能力爭亦當聽候

朝旨乃怯懦專擅幾誤大局其怯懦可恕其專擅不可恕揆以輿論之公

朝廷之法崇厚之罪其可逭乎今總理衙門不敢奏罷其條約者其故有三以爲

俄人素輕中國凡條約之所未允者尙肆要求今以已成之局燭其奸謀一旦罷去俄或責吾以背信食言遽開邊釁一也使俄不責吾而地不可得地不可得則事難中止將欲戰而取之耶則素無儲積邊少良將顧此失彼一處震潰處處堪虞事大責重莫肯肩任二也將棄而不取耶則

祖宗尺地不可與人且俄之處心積慮欲窺吾者久矣今以一言而得吾要隘撤吾藩籬而吾不敢過而問焉彼有以知吾之情性勢弱必將爲得寸入尺之圖三也

臣竊外揣敵情內審國勢以爲兵不必遽動地不必遽棄

朝廷別遣一使或致書言前者使臣專擅不候

朝旨非肯失信於鄰邦緣中國臣民之所不欲

朝廷不忍重拂輿情故遣使重訂條約以申兩國之好俄若允吾所議而返吾地固所願也若其不允卽作罷論在我不過權其利害在彼亦未損絲毫以臣料之俄果無棄好之心必不於使臣會商之際堅執前議驟開邊釁如其否也雖

無前議之失能保其不別生事變乎爲今之計可擇其條約中如兵費卹款無大害者稍許之以饗其心遣使往返以緩其事使吾得從容爲之備

密誠疆臣練兵選將簡閱士馬分屯要害爲戰守之具仍飭令不得輕舉驟動蓄力養銳以觀其變然此不過目前之措置至於修內攘外社稷長久之計則非臣之愚所敢知也臣觀自古制敵防邊之策雖強弱異勢戰守不同實亦不過自強自治耳蓋得人則強失人則弱事務實則治事事粉飾則亂

朝廷若不苟目前之事慮無涯之憂斷自

聖明決定大計則必擇內外大臣忠亮鯁直通達時務不避艱險者日夜講求於上黜去左右徇祿之臣苟且模棱之習罷去一切文移來往之拘牽起舊臣宿將而擇其忠勇樸誠器識堅定者置之邊隅要隘令中外臣工各抒所見以覩其素所蓄積各舉所知以備采擇如此則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饑渴之心必有智能奇特之士出而副

朝廷之望者然後獎直言之士以肅紀綱誅貪酷之吏以固民心杜請託之門以清仕路汰冗兵裁冗員省無益之費以裕邊儲數年之後百廢具舉使四夷聞之知中國用某人行某政則奸猾之謀有所懾而不敢發昔宋司馬光作相而遼人相誠唐李德裕籌邊而藩鎮懷服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也若其虎狼之性必不可馴首敗盟約而我臣

主一
心羣策畢舉智者盡其謀愚者竭其慮勇者效其節怯夫勉其死以彼驕氣當吾憤兵則破之易耳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而况中國之大擁數百萬之衆安見其不可雪前恥而收後效哉今東三省兵衛寡弱蒙藩恃吾聲援未能自立苟遽悉吾精銳盡力於西以博一戰毋論不能必勝也卽一舉而得伊犁而俄或斂兵據險數出師以擾吾多方以疲吾吾不能深入以并俄而怨日深吾不能不緣邊以備俄而禍日結兵疲於外民困於內餉竭於外變生於內秦之敵也悉兵以備胡而勝廣之變生明之困也竭力以防邊而闖賊之亂作故

曰兵凶戰危又曰兵無定形此則勝負之未可必者若夫以鄰好爲足恃和局爲可保苟延旦夕以冀一日之無事有事則相顧錯愕不曰棄地則曰徐圖曰我將以自強也將以補救也然自外人構釁以來二十餘年矣

國家歲竭數百萬帑項以設局制器效法西人以爲緩急足恃今俄人一言而我已膽懾氣沮所謂自強者何所謂補救者何上下相蒙日復一日方今海內肅清器械雖未精利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尙不乏人

朝廷若不以此時決定大計十年之後名臣宿將無復存者人不知兵日朘月削一旦有變則天下之事社稷之重有不堪言者矣臣以一介迂愚備員諫列輒見

朝廷憂勞邊事博咨衆言謹竭愚忱庶裨萬一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五年十二月 初十

日

卽日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有旨將崇厚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迭次所奏各摺片並修撰王仁堪等庶吉士盛昱洗馬張之洞所奏各摺交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茲據大學士等遵議覆奏並侍郎長敍等說帖三件又尙書萬青藜侍郎錢寶廉司業周德潤等少詹事寶廷中允張楷給事中郭從矩等余上華吳鎮胡聘之等御史孔憲毅黃元善田翰墀等都承脩都察院代遞員外郎張華奎等所奏各摺片又前據贊善高禹鵬御史鄧慶麟侍讀烏拉布王先謙編修于蔭霖御史葉蔭昉先後陳奏各摺著一併交親郡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再行詳

細妥議具奏醇親王亦著一併會議具奏欽此

光緒六年正月初六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有旨將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所奏遵
議崇厚所議條約章程等件並迭據大小臣工陳奏各摺片一併交親郡王御前
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再行
詳細妥議並令醇親王一併會議茲據王大臣等會議具奏並據醇親王另摺具
奏意見相同此次崇厚奉命出使所議條約章程等件有違訓越權之處並據京
外大小臣工陳奏均稱事多窒礙著派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紀澤前往將
應辦事件再行商辦以期妥協而重邦交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錄用人才宜防濫保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前已革雲貴總督張凱嵩由知縣擢膺疆寄其時滇氛未靖

朝廷復畀以兼圻之任

恩可謂厚矣責可謂重矣乃該革員不思報効畏怯逗留輒敢乞病而去

朝廷僅予斥革已屬法外之仁今臣伏讀三月邸抄奉

上諭張凱嵩著俟到京後交吏部帶領引見等因欽此聞命以來旬日之間人言噴
噴咸以該革員辜

恩負咎忽蒙甄錄意廷臣中必有妄加薦剡者豈天下之大賢材之衆曾無一人一
上如該革員之足堪驅使耶抑該革員之怯懦無能不可以當曩時一隅之小
醜而顧可以捍今日邊陲之巨患耶或謂棄瑕錄用

朝廷自有權衡夫所謂棄瑕錄用者謂其才力之尙可用耳今乃以畏葸巧避之

人而欲責其効於年力衰庸之日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且該革員前後一人耳乃前則持節而觀望今則聞

命而遽行又何其怯於見敵之時而勇於無事之日也方今時事多艱需才孔亟爲大臣者皆當洗心竭慮推賢舉德汲引奇尤仰副

朝廷飢渴之心以收旦夕指臂之效若皆以官爵便其私人充數濫竽則

國家將何所賴應請

寔斷毋庸錄用張凱嵩以杜取巧併

飭將原保之員照例議處以爲營私濫保不顧

國事者成庶臣工罔敢冒濫而眞才亦可以奮興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六年四月 二十八 日

卽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已革雲貴總督張凱嵩辜恩負咎忽蒙甄錄廷臣中必有妄加薦剡者請毋庸錄用以杜取巧並將原保之員照例議處等語前據侍郎殷兆鏞將張凱嵩保薦當以該革員曾膺疆寄雖經獲咎於前尙可棄瑕錄用是以諭令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察其才具是否可用再降諭旨此中自有權衡張凱嵩到京仍著吏部帶領引見該御史所請將原保之員照例議處著毋庸議嗣後中外大小臣工仍當秉公薦引各舉所知毋得徇私濫保用副朝廷延攬人才至意欽此

תלמוד תורה עיריית תל אביב

ט'ז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浙省清查荒熟辦理失宜恐釀成事變謹據實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田賦關於軍國重務侵匿則虧國抑勒則病民未有不清查履勘而可妄爲增減者東南自迭經兵燹剔荒徵熟十餘年來田賦雖漸增加尙難復額其

中吏吞民匿實所不免伏讀光緒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上諭如該部所稱各屬墾荒果能認真查辦行之數年何嘗不可漸復舊額等因欽此各省大吏自當恪遵

諭旨明白剖示核實清釐使百姓曉然於熟田之理應納賦荒田不至賠糧自無異議

臣風聞浙江撫臣譚鍾麟此次辦理荒熟田畝實有過於操切者其頒發告示有云倘再陽奉陰違推諉延宕則是自外生成法所不貸無論紳衿糧戶立即查提解省分別懲辦並將所短之數歸於現報成熟田地項下按畝攤賠以足歲額之語自有此諭屬員遂望風承旨專事抑勒錢塘縣攤荒合熟即以撫

憲之諭爲辭迨百姓入城環訴至欲呈繳農器該撫臣始不得已將庫書正法以釋衆怒又奉委查勘嘉興府屬之道員王蔭樾到縣後卽聲言奉撫憲面諭不準下鄉查勘惟日坐官寓嚴訊莊書逼勒具結多認分數百姓初聞撫憲攤荒作熟之諭已覺驚疑又見委員到縣並不履勘荒熟情形羣情惶惑攜帶婦孺紛紛入城跪求履勘該員又不明白曉諭反令隨員跟役執持馬鞭刀械威嚇致激衆怒登時將委員擁出在百姓情急呼號事起倉猝而委員之辦理乖謬咎實難辭乃事後委員則未聞參處惟聞省札嚴提嘉興滋事之人差役四出查拏勢同瓜蔓南鄉十數鄉村望風逃避而王蔭樾不知愧恥尙屢次稟催冀爲洩忿現聞撫臣已將該員逼勒認熟之結蓋印發縣照冊徵糧此外各屬概不查勘但令多加分數以求足額官吏冀免獲咎計無所施勢不至勒荒爲熟不止伏思清查云者必待查而後能清未有不查而能清者徧查或有所難抽查即可立見至以荒糧攤入熟田

朝廷從無此政體該撫臣大張曉諭開屬下以培克之端以致嘉湖杭州之案皆由此而起操切如此豈

朝廷裕課恤民之意哉夫查荒必須履勘該撫豈有不知意謂百姓復業已久真荒者少捏荒者多故作此辦法以期速效耳不知百分之熟一分之荒查之而豁荒徵熟民亦無辭不查而攤荒入熟名亦不正臣觀民情危迫如此真荒當亦不少封疆大吏苟能率屬認真招徠勸課誠如

聖諭行之數年何嘗不可漸復舊額何必苟且操切行此大拂民情之政耶竊恐愚氓畏累情切進則無所控訴退則累及身家怨憤一興何所不至應請

旨飭下該撫臣譚鍾麟於所屬荒熟田畝務須恪遵

諭旨安定章程另委賢員詳細清查核實辦理不得意存抑勒致釀事端委員王蔭

樾辦理乖謬請

飭下該撫查明予以叅處以爲培克滋事之戒庶國課不虧而民生永賴矣臣忝列

言職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瀝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六年七月初四日

語冰閣奏議卷一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二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時局艱危請

飭調輔臣入贊樞密以固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竊見俄人訂約以來在朝之臣因循弛慢屢失事機及遇邊奏急來則中外震駭舉動倉皇絕無處置夫虜性貪狠畏強侮弱難示以怯今約未成而遽釋崇厚是示之性也使敵人窺我怯懦不可以禮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則將來條約愈多反覆要求必倍於往時臣不知

朝廷此時將欲許之耶抑拒之耶將欲許之則償兵費割要隘所謂割地賂秦猶抱薪救火也且敵人亦惟利是視耳一國得利則各國環視而起必將伺隙別有要求將欲拒之耶則虜使在廷寇兵壓境不知諸臣果有奇謀勝算以應之否苟無謀以應之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竊惟

國家備邊防海二十餘年任用諸臣不可謂不專糜餉不可謂不多一旦稍有齟齬不能運一籌發一策舉數萬里之地受制於人有刑賞之柄而不敢用有義憤之氣而不得伸豈天下事果不可爲哉良由所急者非其用所任者非其人在朝無決勝之人輔臣無素定之策也譬如拙於奕者終日苦心勞思而不免於覆敗及善者爲之一指顧間可轉敗而爲勝今之謀國奕之拙者也雖欲不敗得乎臣伏讀十四日

上諭前因時事艱難迭經諭令軍機大臣隨時匡弼力戒因循等因欽此是該臣等泄泄沓沓未能匡弼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卽當爲改絃易轍之計豈可坐聽貽誤再失事機臣竊觀今之大臣志慮忠純曉暢戎機善謀能斷者無如督臣左宗棠

朝廷必欲拯今日之急安

宗廟社稷莫若令左宗棠入輔而委以軍國之大柄使之內修政事外總兵權黜貪庸

明賞罰修戰守通下情使朝野上下有所恃而不恐民心已固則邦本不搖帷幄有人則羣帥用命然後可戰可和操之自我臣日夜思維當今之要無踰於此或謂左宗棠經營西事

朝廷倚若長城今一旦調回得毋有西顧之憂乎不知左宗棠之統西師亦未身親戎馬不過居中調度而已今若令其入贊樞密其調度猶是也且一隅之任何如天下封疆之重曷若樞垣固不待智者而決矣況劉錦堂金順張曜諸臣皆久歷邊陲百戰之餘左宗棠共事日久豈無真知灼見應請

飭令其保擇素有威望足勝將帥之任者卽行接統俾得迅速來都早資倚畀此乃國家安危所繫臣不敢避妄瀆之誅冒昧狂言伏望

皇太后

皇上決擇施行則天下幸甚謹

奏

光緒六年七月十六日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占築湖田郡城失險請

飭嚴禁開墾設法疏濬以資保衛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竊見粵省惠州所轄直南濱海密邇虎門碣石上毗湖嘉下連廣屬府治

距省三百餘里建瓴直下爲東路之屏蔽實省會之咽喉唐宋至今號稱險塞其城三面阻水東北臨江西南附郭一帶瀦澗爲湖迴環拱抱無平原曠野故敵騎不得縱人力無所施臣查順治三年逆首陳耀寇惠圍攻逾旬後遂鋤毀湖堤欲涸積水爲戰場曠日持久援兵四集旋卽蕩平咸豐四年翟逆攻城亦欲決隄涸水而水深泥梗計不得逞遂折而北竄江西其不敢順流而下直窺省垣者以郡城扼其腹心賊有狼顧之憂也是則全湖之襟要不獨爲惠城之保障亦粵省之安危所繫也乾嘉以來稍廢不治奸民藉湖邊零星地畝承批水利供納寺觀香燈遂擅占築田畝日增月益連成阡陌滿目平疇以致全湖

積淤水僅盈尺草芒悉見每至秋間奸民又將隄基鑿挖洩水耕及湖底查向來各省江湖水濱藉淤占築均有明禁卽如乾隆二十八年署湖廣總督陳宏謀以洞庭湖濱居民多築圍墾田與水爭地疏請刨毀並多掘水口使私圍盡成廢壤奉

上諭陳宏謀於此事不爲姍姪小惠殊得封疆之體欽此夫以洞庭橫亘八百里尙不許居民墾種况惠州全湖狹小較洞庭百不及一又爲險塞所關豈可任令填築奈地方官罔知顧慮直不思城池二字係其職掌雖屢經閩屬紳士呈請嚴禁而刁生棍徒占築如故臣恐一二十年後全湖堙塞盡變爲田不獨郡城失險卽粵省亦壞其東藩應請

旨飭下督撫臣遴員會同該屬文武官紳檢查嘉慶以前府志按圖清勘其業經築田令將田契繳驗如係在嘉慶以前有契可據者按畝丈量其餘或借寺觀租糧占築或占築後承糧在嘉慶年以後者爲數無幾卽檄縣通詳豁免田契分

別註銷並懇

飭下督撫臣設法籌費將全湖疏濬以復舊址嗣後如有奸徒抗違占築者飭令該地方文武官認真嚴究庶郡城不致失險而永遠得資鞏固臣爲保衛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六年九月

初十

日

תְּהִלָּה וְעַמְּדָה

א

—

—

—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特參大臣婚嫁違

制請從嚴治罪以肅法紀事竊惟本月十三日爲

聖祖仁皇帝忌辰

朝廷素服薄海同遵風聞戶部右侍郎長叙以是日嫁其第二女與署山西巡撫布政使葆亨之子爲婚公然發帖賓客滿門鼓樂喧闐伏查功令遇

國忌之日雖在山陬海澨停止鼓樂奚論婚娶今長叙葆亨俱以二品大員世受其不知而爲之則如此昏曠糊塗豈尙能覲然人面臨民治事乎查長叙爲前任陝甘總督裕泰之子現任廣州將軍長善之弟累世高官連姻

帝室葆亨仰蒙

特簡累任撫藩而公犯不韙哆然無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臣聞國之爲治賴有紀

綱紀綱不張何以爲國長叙葆亨等姻親僚友多屬顯官而俱視爲固然無有

一人知其子犯爲之救正者昧

君父之大義忘

覆轎之深恩情迹雖殊恣欺則一夫以

聖祖之深仁厚澤百世不忘乃於創巨痛深之辰

皇上方降服弛縣

宮廷祇肅而近在

輦轂之下貴戚之家伐鼓撞鐘肆筵肅客公卿百辟稱賀爭先此實中外所駭聞

搢紳所未有若非明正紀綱從嚴治罪則凌夷胡底法制何存履霜堅冰可爲

深戒臣職司彈劾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卽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特參大臣婚嫁違制一摺本月十三日係屬忌辰戶部右侍郎長叙之女於是日出嫁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葆亨之子實屬有干功令長叙葆亨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欽此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大員處分一摺戶部右侍郎長叙山西布政使葆亨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欽此

巡視東城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大吏徇私瀆請請

旨仍將卹典撤銷以息羣言而杜欺罔事臣伏讀正月二十八日

上諭前因李瀚章奏總兵周有全夙著戰功積勞病故請旨優卹當經降旨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議卹並將事迹宣付史館准在立功省分建立專祠所請應否予諡未經允准茲據翰林院侍講張楷奏稱該故員濫膺異數請旨撤銷等語周有全從前尙有戰功業經加恩賜卹該侍講所請撤銷之處著毋庸議惟節終令典原以彰忠盡而示來茲嗣後各該督撫遇有請卹人員必須核其功績卓著克孚衆論者方准奏摺恩施以昭慎重不得率行瀆請欽此仰見聖明洞鑒已燭其欺而示之微特重違大臣之請又業經

允准未便收回成命耳不知聖人貴無我之明大舜有從人之美小則改正大則罷免書之史冊並爲美談臣是以區區不已罄竭愚忱冀瀆

宸聽竊以予諡立傳建祠三者之設所以待殊勳旌碩德人臣不易副

朝廷不妄施軍興以來奏請頗多冒濫然亦不過鑽營顯仕荐擢高官而已從未有敢以崇德報功之曠典而辱及貢諛獻媚之私人若李瀚章所請已故總兵周有全者也查周有全本長隨賤役始由從九而蒙保監司撫臣嚴樹森劾之於前織以巡鹽濫殺無辜科臣王立清劾之於後屢登白簡不齒清流鄂省之人怨入骨髓今乃爲之立傳建祠傳中作何等語愚民未必周知惟煌煌新祠往來指摘不與

朝廷褒德勸功之意大相刺謬耶邇來冒軍賞者多矣然可以欺

朝廷不可以欺大吏可以欺大吏而不可以欺士民故各省建祠多出紳民之請誠以感恩報德人有同情該侍講籍隸湖北自非迫於公憲何敢於已成之詔命變亂黑白妄肆譏彈臣以爲周有全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駟僉之才柔佞之性巧事上官祇圖富貴於生前不知竹帛馨香爲何物即如該督

所稱廓清江面殺賊多名此等虛勞盈千累萬荐至專閫已足酬償何必更乞
特恩致乘清議夫

朝廷所恃以鼓舞天下者惟此賞功罰罪事事核實耳但未經舉發

朝廷或可諉爲不知不可以知而不問今督臣所請者如彼該侍講所劾者如此
若不嚴加詰責則疆吏無所忌憚

諭旨亦屬虛文非所以明賞罰而勵風紀也應請

宸斷飭部仍將已故總兵周有全建祠立傳之

旨撤銷以息羣言以杜欺罔至李瀚章身任兼圻背公啟濫陷

朝廷以過舉便一己之私圖應如何嚴飭

聖心自有權衡非微臣所敢議者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七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據翰林院侍講張楷奏總兵周有全濫膺異數請將立傳建祠撤銷當以李瀚章原奏聲敍周有全歷著戰功降旨毋庸撤銷茲復據御史鄧承脩奏周有全屢被參劾並無戰功竹帛馨香未可濫膺仍請撤銷等語朝廷褒功予卹一秉大公周有全既迭經被人指摘不洽輿情所有將事迹宣付國史館及建立專祠之處著卽撤銷該總兵身歷戎行亦尚著有勞績仍著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議卹李瀚章所請過優亦有不合著交部議處欽此

巡視東城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特參捏稟牒保之坊官請

旨交部嚴加議處並請

飭部將保案撤銷以杜取巧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據都察院札交搶刦西恆興錢舖首犯楊二在逃一案奉

旨著五城一體嚴拏經臣城前任正指揮劉景韶揀發副指揮俞霖會同哨官賈振芳千總劉慶春細獲詳解經臣等奏請歸部訊辦嗣據刑部審明將該犯楊二依律擬斬梟示奏結並將拏獲此案員弁遵

旨聲明應由該衙門自行保獎等因知照到城臣等以拏獲楊二雖係首犯與部章獲盜三名方准獎敍之例不符是以未敢遽行瀆請嗣見邸抄御史文敬等奏遵保獲盜出力之司坊懇請獎敍摺內有據該吏目等轉據勇局詳報逸犯楊二已會同續獲送部等語臣等查東城拏獲首犯楊二係劉景韶等四員曾經

聲請在案並無該城會同出力之員該吏目張士傳等輒敢以勇局會同捏稟
含混朦保至九員之多希圖邀准實屬膽大妄爲除臣等將拏獲首犯楊二職
名移咨吏部查核外相應請

旨將南城吏目候選正指揮張士傳交部嚴加議處並請
飭將此案查明撤銷以爲捏飾冒濫居心巧詐者戒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七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巡視東城御史鄧承脩奏特參捏稟保之坊官請嚴加議處並將保案撤銷
一摺南城吏目候選正指揮張士傳於拏獲搶刦西恆興錢鋪首犯楊二案輒
敢捏稟保希圖邀准實屬膽大妄爲張士傳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并將

前次保案一併撤銷該部知道欽此

巡視東城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星象示變宜任賢去邪以固邦本而應

天譴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見邇者彗星見於北方初指紫薇近犯鉤陳

朝廷祇懼明詔內外臣工各脩厥職仰見

皇太后

皇上修德省愆敬天畏命甚盛心也臣愚不知占驗惟謹繹

聖諭所謂以實不以文者固非僅下一紙

詔書空言誠諭而已雖

詔旨未令臣等指陳時政闕失臣忝備風憲之官豈忍自安緘默仰負

聖明况

詔書又諭臣等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祇在於盡言是

以不避狂妄一效其愚臣聞變異者天之仁愛人君使之恐以致福也伏見

皇太后垂簾聽政

皇上冲齡踐祚

主德清明曾無闕失彗星之出殆爲朝夕贊襄共濟艱難如樞輔諸臣者或未能當天意乎商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能舉則無以爲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爲國竊見大學士寶鑒久贊樞機值此時事多艱自應竭誠盡節以上報

主知下塞人望而近年屢請病假恣逸於家養疴自便處之晏然臣逸君勞於義安忍且性好誅譖逢人狎侮鄙正論爲無知視國事如兒戲而望儀型四方表率百辟難矣戶部侍郎王文韶本資悅之材斗筲之器爲曹郎日以奔競著名已爲清論所不許不數年而外任封疆內居機密家貲鉅萬衆所共知儻詢其所由來必有不堪問者且該侍郎既身依日月之光其子自應守滿盈之戒乃到

部未久屢占優差物議沸騰傲然不恤方今時事艱難外患孔亟辦理之要首在內治所謂內治者正朝廷以清其源也若如寶鋆王文韶之老猾貪庸豈足以當重任而禦外侮耶應請

量予罷斥以應

天心大學士左宗棠以邊警召還膺不次之擢受特達之知報稱之義自應如何方其入朝中外喁喁望治今既數月矣絕未見有設施卽其自請治畿輔河渠固屬根本之計然天下事豈無更大於此者臣謂左宗棠正宜殫竭血誠破除情面効貪狡不職之輩拔緩急可恃之才勿瞻顧同官勿周旋時局庶足以答

朝廷之心慰士民之望臣聞國事所關莫先刑賞大臣之責不顧嫌疑昔宋仁宗銳意太平責成輔相爲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范仲淹退而上十事首以明黜陟抑僥倖爲言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亦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他如姚崇之相明皇李德裕之相武宗莫不以分別邪正舉直錯枉爲第一事左宗棠受

任以來豈竟一無聞見乎抑亦未免媿阿卷縮知而不言乎臣願左宗棠當以
姚李范富自期

朝廷亦當責以天下之重使得盡陳其所欲爲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
利可興何害可除何者爲先務何者且緩圖責之專而毋掣其肘若不效則重
治其罪毋阻於邪說毋惑於浮言所以固邦本而弭天災者無過於此臣位卑
言高激切上陳無任屏贊悚惶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七年六月十四日

再臣正繕摺間伏讀

諭旨左庶子陳寶琛奏劾大學士寶鋆畏難巧卸瞻徇情面已經

皇太后

皇上嚴加訓飭臣本無庸再瀆惟是臣摺內所陳尚有切要之事宜達聖聽者不揣冒昧仍繕就恭呈

御覽以備

採擇謹

奏

巡視東城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營房窩賭拏獲匪徒請

旨交部審辦並請

飭將該管營官嚴劾以儆效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近年以來內外各城賭風日熾甚至官所衙署庇匪藏奸蹤跡詭祕礙難究詰臣等巡察地方每於司坊接見諄飭實力稽查不得以空言塞責迭經獲案懲辦匪徒稍知斂迹惟訪查臣城所屬正藍旗滿州營房向來窩賭旗民雜處官弁不服稽查臣等因密諭該坊設法嚴拏嗣據揀調正指揮蔣壽齡吏目張光榮詳報八月二十六夜會同練勇局委員陳文熙哨官張存豐帶領勇丁捕役購覓眼線前往該處營房緝拏正在聚賭間當卽拏獲爲首之覺羅景全張九同賭之杜長清羅三卽羅永順秦德兒史大謝三陳五魏三閻六景艾仔杜項兒杜浪仔等到案並起獲寶單賭具錄供一併解城臣等公同訊問據

覺羅景全供係正藍旗滿州青林佐領下閑散本年八月十二日因向文姓租得正藍旗營房六間邀同張九開寶抽錢分用據張九供係大興縣人八月間有素識之覺羅景全約同開寶伊買得寶盒設局抽頭每日收取錢數不等並據杜長清羅三卽羅永順秦德兒史大謝三陳五均各供認同賭不諱惟魏三閭六堅不肯認景艾仔杜頃兒杜滾仔供係在場睄看並未同賭等情臣查營房之設所以宿兵衛民詰奸懲惡禁賭博乃該管營官專責若如該犯景全等之開場聚賭累月經旬何至漫無覺察且所供有文姓收和詰訊文姓何人堅不吐實明係該管官得規庇縱尤爲藐法臣城例無刑訊難取確供除將該犯覺羅景全等片送刑部審辦外相應請

旨飭部會同宗人府訊明按律懲辦並請

飭下該旗都統查取該管營官職名從嚴參劾以儆效尤臣爲整頓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光緒七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巡視東城御史鄧承脩奏拏獲營房窩賭匪徒請交部審辦並將該管營官嚴
劾一摺賭匪景全張九杜長清羅二卽羅永順秦德兒史大謝三陳五魏三閭六
景艾仔杜頃兒杜滾仔著交刑部審訊按律懲辦營房要地乃竟窩留匪徒聚賭
實屬不成事體著該旗都統查取該管營房官職名從嚴參辦以儆效尤欽此

巡視東城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乞留重臣以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星變陳言宜任賢去邪以答

天誠大學士左宗棠宜專委任以責成功臣才不逮人意陋詞略不足以少開

宸聽未幾左宗棠卽因病乞退臣以輔臣去就實係天下安危卽欲上章論列嗣閱

邸鈔有左宗棠補授兩江總督之

命仰見

朝廷優體勤賢慎重疆寄曷勝欽佩顧臣有不能已於言者自俄人更約以來邊

郵蠢動內之樞臣無定傾扶危之策外之疆臣無竭忠致節之心舉動張皇漫

無措置賴我

皇太后

皇上獨發

宸斷召左宗棠入贊樞密中外人心爲之一振卽臣等亦私相慶忭以爲

聖主既得賢臣則舉直錯枉治理可臻太平可致今諸臣如故而左宗棠外遷之議

論有謂左宗棠老病昏頹不能勝此鉅任者有謂左宗棠鬱鬱失職遙邇求去不如在外尙得行其志者臣以爲左宗棠果老病昏頹未能入直軍機則江督亦詎堪勝任若但艱於步履則

朝廷優待耆臣如前大學士潘世恩之

特旨給扶入直亦是

祖宗故事至得行其志與否則又在

皇太后

皇上耳議者又謂左宗棠自入輔以來毫無展布由才力不逮遺地弗良非有排擠

沮抑之者臣竊謂不然左宗棠擢自

先朝十餘年間底定南疆削平西寇其所設施豈惟

聖明知之亦天下之人所共聞共見自其爲布衣時卽勵志節以天下爲已任身兼
將相不異寒素之家可謂始終一德之士非若諸臣之竊位乘時以僥倖於萬
一者也夫騏驥之足與駑馬並駕又安望其一日千里耶伏願

聖慈思鑒前車深維國計留置左右參決謀謨一其事權使得馳騁不責以奉行文
書趨踰應對之末節而責以時事得失國家安危之大計使得籌捍敵禦寇之
方講興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博采羣才必能竭忠盡智有所裨補臣職司糾
彈用人之權不當妄瀆惟耳聞輿論自覩時艱區區愚忱不能自己

朝廷察臣與左宗棠素無半面之識葭莩之親又何必多言煩瀆觸左右之忌以
自取罪戾哉伏望

皇太后

皇上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謹

奏

光緒七年九月十五日

巡視東城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職官捏遞匿名書信意圖挾制請

旨飭交刑部究辦仰祈

聖鑒事竊臣城八月二十二日據正指揮詳報有恆發糧店商人侯治銘喊告韓大
欠伊錢文屢討不還當卽飭傳到案訊據韓大供所欠錢文係代伊鋪東戶部
郎中舒文借用懇求傳訊臣等以侯治銘本與韓大交易無牽涉舒宅之言未
便票傳是以僅將韓大暫押究追在案突於本月十七日有人到臣承脩寓所
投遞書函云是恆宅送來不取收條言訖卽馳馬而去臣以其語言恍惚舉動
倉皇卽令差人追趕登時拏獲拆閱信內署尾並無姓名情詞詭幻意在誣謗
卻不明言揣其意指不過欲臣眩惑有所顧忌不敢根究便爲得計臣卽飭差
將人信解城會同臣阿彥泰公同訊問據該犯袁貴供係在舒宅傭工伊主人
官名舒文現任戶部郎中在總理衙門當差本月十六日晚伊主人叫伊進去

親手交給書信一封囑令次日送至東城察院鄧宅不取回信如有人問卽飾說是恆宅送來十七日早卽騎坐伊主人馬到鄧宅送信登卽被官人將伊拏獲信內所云伊一概不知等供再三研鞠矢口不移臣等以該員現任職官與小民爭利把持訟事已屬不應復敢捏遞匿名書函意圖挾制尤爲悖謬查匿名書函例應銷燬惟信內誣揭關涉臣城詞訟虛實均應嚴究相應請

旨將該犯袁貴所遞匿名書信並該員鋪夥韓大被控全案人證飭交刑部嚴行審訊澈底根究以爲藐法妄爲者戒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謹

奏

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巡視東城御史鄧承脩奏職官捏遞匿名書信請飭究辦一摺據稱商人侯治

銘喊告韓大欠伊錢文訊據韓大供係代伊鋪東戶部郎中舒文借用正將韓大押究突有人赴鄧承脩寓所投遞書函稱係恆宅送來拆閱並無姓名情詞詭幻經該御史獲訊稱係舒宅傭工袁貴主人舒文交給書信令其飾說投遞等語案關職官牽涉訟事復捏遞匿名書函虛實均應澈底根究所有遞書人犯袁貴鋪伙韓大及全案人證均著解交刑部嚴行審訊郎中舒文著聽候傳質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繕陳鄂省積弊請

旨派員查辦以儆官邪而蘇民困事竊以近者邊防多故我

皇太后

皇上屢詔疆臣以練兵籌餉宜實力整頓各省大吏自當激發天良懷遠嚴旨而疆臣中如李瀚章者一家羣從均沐

國恩尤宜加意奮庸仰酬

高厚

臣前閱邸鈔見御史梁俊奏稱天下督撫聲名最劣者無如李瀚章臣猶疑其

言之過當及與湘鄂士大夫談者則無不人人切齒飲恨吞聲又怪近日言事

之臣彈劾貪邪微細畢舉從未有及李瀚章者蓋其聲勢震赫權萃一門交結

蔓延多所顧忌是以言者不敢輕發耳臣備位台列備亦畏避強禦溺職奉

恩罪何可追用敢據實爲我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疆吏要務無過理財用人練兵數大端湖北釐金巡撫專政胡林翼撫鄂時每歲入款多至四百萬至少亦三百五六十萬嗣後漸至侵漁或三百餘萬或百八九十萬不等近來每年實收三百餘萬有票根可稽其報部作正開銷如京協各餉統計不過一百餘萬有部案可稽其餘悉歸局員侵蝕督署亦有現費緣上司所委局員非親卽友上下交通釐差到手任其揮霍候補知府李謙拜局道爲師在局年久貪鄙不堪局中司事亦捐官購產如局員病故送錢六千串分局之員病故接委者情願認虧空數千串釐金之弊如此湖北新關竹木稅總督專政每年實收一百餘萬兩有票根可稽報部僅三萬餘兩有部案可稽督署每日正款七百五十餘兩餘則局員分肥關道楊宗濂係李鴻章兒女姻親管關八年家費鉅萬計鄂省釐稅所益於帑項者幾何而攫入私囊者如此大吏爲

國理財固如是乎一省吏治藩司爲主今自道府以至佐貳一切補署先儘總督私人開單請用撫次之藩又次之如漢黃德道何維健百計鑽營李鴻章之妻認其妻爲義女獲補斯缺積貲無算如候補道員瞿廷韶候補知縣宋熙曾皆以苞苴進遇有優差優缺卽行酌委其餘候補各員到省十餘年或二十年不得一差者甚多惟見私人充斥而已瞿廷韶解餉失鞘一萬二千兩藩司力爲開脫混入釐局保案宋熙曾歷署襄陽府屬各縣以酷濟貪殺人媚上藉充擎刀匪爲名前後枉殺者不下數百人民稱爲宋閻王又稱爲宋大將軍彼亦以此自稱對人誇示上年署蘄州知州誣良民藏匿匪首張鐵牛縱火燒燬魯姓梅姓等民房四十餘間株連甚衆襄陽荊州宜昌各府屬逼民罷市之案不足民控到省發審局委員輒勒令和息通山縣焦姓命案詐贓二千兩事發不追不辦此等劣員天良喪盡而總督稱之曰能民冤沈海矣此鄂省之用人也營伍係總督專管鄂省防軍每營名爲五百勇實則僅二百名緣營官悉蝕

勇名並每營火長五十餘名夫銀悉歸統領督署油燭紙張津貼銀亦由統領致送凡槍礮器械棚帳等項統領扶同製造委員冒領款項甚且變賣分肥即如建造礮臺領銀萬兩實則歸工八百餘兩以營員有營費臺員有臺費展轉到工不過此耳巡鹽營哨淫掠不堪如天門之案光化之案沔陽之案動輒調營以治賊之法治民民有何辜罹此荼毒故其移督川省也百姓焚香謝天聞其反鄂則蹙額相告是營伍之設既虛糜帑項又復貽害地方如此臣惟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以任用得人也天下治忽視輔臣之賢否一省風氣以大吏爲轉移苟非其人鮮有不敗李瀚章本碌碌庸才論德則無可述論功則無可紀徒憑權藉寵久覲高位荒淫酷虐贓貨無厭鹽船番船絡繹於江海間揚州蕪湖等處質庫相望皆嫁名商賈而陰收其利所受屬員餽禮窮奢極靡如佛像八仙壽星皆用黃金鑄造有高至五六尺者故每屆該督及伊母生辰江漢間金價爲之一昂娶媳演劇藍印到署尚不止息一切事務撫藩奉行文書惟

命是聽不肖員弁相率迎合民怨日深隄防必潰若不嚴加詰問豈惟鄂事敗壞已哉應請

旨簡派廉明公正不避嫌怨之大臣查辦澈底嚴究庶以儆官邪而蘇民困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光緒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遵旨查辦事件先行覆陳大概情形一摺湖北候補道楊宗濂著先行革職聽候查辦湖北漢黃德道何維健著卽開缺送部引見湖北候補知府李謙著彭祖賢查看甄別其餘應查事件仍著左宗棠詳細查明據實具奏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庫款支紓請

飭查關稅侵蝕以裕國用而杜漏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軍興以來財用匱乏加以水旱頻仍供億繁費會計之臣東羅西掘或害重而利微或損多而益少徵稅不遺於尺帛帑項無補於絲毫海內虛耗百姓困苦未有如今日者也夫天地生財祇有此數不在國則在民今庫款無一歲之積閭閻鮮蓋藏之家既不在國又不在民臣熟思其故博訪人言雖耗糜多端而其大要有二一曰內府之浮冒一曰關稅之侵蝕浮冒之弊諸臣已屢有陳奏久垂

睿鑒無俟臣言至於關稅侵蝕之弊十餘年來日增月益迨不可以數計其見諸奏牘者如前任兩廣督臣劉坤一署理海關纔數月耳已溢銀十五萬兩其實缺之胥吏僕役又當倍是可知柯玉棟一閩海關書吏耳不數年而家貲鉅萬捐

納江蘇候補知府書吏如此則正任可知至津海關密運京畿其在人耳目如饑遺過客供應上官歲須數萬金皆取償於此則飽入私囊重載而歸者可知他如上海登萊蕪湖漢口新闢九江夔州廣州肇慶梧州歸綏道山海關凡有開稅者無不侵蝕多者十餘萬少亦七八萬綜而計之數不下數百萬今部臣盡維夜算欲額外求一錢辦公而不可得而坐視此數十百萬之民脂民膏悉付之狼吞虎嚥而不問此臣所不可解也且

國家取民田賦而外祇有榷稅所以裕國課資正供惟此二者而已然錢糧之分數卽州縣之考成有侵蝕者則監追叅劾隨之其考核之嚴如此至於榷稅則贓私入已累橐數百萬聞之如不聞見之猶不見譬如一家之中主持者日數鹽問米計及錙銖至於豪奴悍役侵剋其貲財私鬻其田產而顧不之察有是理乎又不獨此也因其貨利以結納長官彌縫要路既以差而得富復以富而市官賂賄日彰官邪益著吏治何由不壞財用何得不竭臣愚欲乞

特派大臣廉介如前侍郎彭玉麟精核如前撫臣丁日昌閱數銘密查確數據實參奏並

飭下各督撫所屬有關稅者妥議章程或於徵收溢額之中酌留一二以爲緩急辦公之用其餘

飭令悉數解部年終開單呈

覽以備稽核如有前項侵蝕情弊或督撫扶同隱匿別經御史糾彈一併從嚴治罪其差滿人員果有行芳履潔盡公忘私者

朝廷擢其一二以示褒異使賢者有所勸而爲不肖者有所懲而不敢裕國用而杜漏卮計無踰於此者或謂積痼已深一旦革之去一弊更生一弊塞一穴復穿一穴浮收需索之費將更倍於曩時臣以爲此不必慮也臣之所慮者在於紀綱不振賞罰不行耳夫贖貨者人之情畏罪者亦人之情彼見

朝廷賞必信罰必行縱愛身家獨不愛性命耶昔齊威王爲政烹阿大夫封一卽

墨大夫而齊國大治轉移之權固操之自上耳我

皇太后

皇上誠大奮乾綱將天下不足治豈惟區區積弊可除哉臣智識短淺一得之言是

否有當伏乞

聖慈采擇施行則天下幸甚謹

奏

光緒八年正月 十四 日

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請飭查關稅侵蝕以裕國用一摺前據戶部奏各省關稅有餘之處除徵解足額外應令各就徵收實在情形按年溢解當諭令該督撫監督等核實辦理茲據該御史奏稱關稅侵蝕之弊日增月益不可數計甚至吏胥僕役中飽鉅萬殊屬不成事體現在時事艱難餉需支绌亟應事事力求核實以裨國

計著管理關稅之該督撫監督等各就徵收實在情形和盤託出違照部章於正額盈餘外按年溢解朝廷意存寬大亦不追其既往經此次嚴諭飭查後如再有掩飾迴護情弊別經發覺惟該督撫監督等是問懷之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特參步軍統領衙門妄差番役強刦衣冠請

飭查明懲辦以肅法紀而安釐穀事竊有廣東鎮平縣舉人古銘猷讀書守法鄉里
共知寓居外城虎坊橋鎮平會館以教讀自給從不干預外事三月二十八日
酉刻由刑部郎中漢文遲家塾授書回館突有官差數十人手持器械闖入會
館稱是步軍統領衙門番役奉有

密旨拏人不許聲張分辨立將古銘猷攢毆多傷隨用大鎖鐵鍊捉拏入城羈禁拷
打查步軍統領衙門拏人除謀反大逆著名大盜從無白晝多人圍捕之理古
銘猷身列賢書素行謹飭都中鄰里皆無間言一旦遭此橫禍士夫駭歎坊巷
震驚不識該衙門堂司各員何以昏曠至此竊思近來步軍統領衙門官役兵
弁大率包庇匪徒諱盜誣良卽如

禁門重地去冬

慈甯宮竊盜一案積年累月偷竊公行內外城坊巨案疊見該衙門漫不爲意而於市井貿易貧弱良民訛訴刦脅偏被荼毒然尙未有如古銘猷一案自晝強刦虐及士流者夫於都會通衢妄行如此則鄉僻何所不爲於科名士類凌辱至斯則小民何堪設想特

君門九重無由伸訴耳伏念

朝廷仁民愛士曠越前代而爪牙之司愍不畏法竟敢羅織搆紳橫加楚毒該統領知與不知均難辭咎若不將該衙門官弁差役從嚴懲處則此輩無復畏憚愈加肆橫必至輦轂繹騷衣冠塗炭有累於

聖化甚大爲此據實奏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特參步軍統領衙門妄差番役強刦衣冠一摺據稱三月二十八日突有官差數十人持械闖入鎮平會館稱係步軍統領衙門番役奉有密旨拏人立將舉人古銘猷攢毆多傷用大鎖鐵鍊捉拏入城羈禁拷打等語步軍統領衙門雖有紹捕拏賊之責何得妄拏無辜况係衣冠士子尤不應擅行毆辱該番役因何鎖拏舉人古銘猷既經羈禁拷打該衙門堂司各官有無聞見著步軍統領迅卽查明據實具奏毋得迴護掩飾稍涉含混欽此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鄧承脩跪

奏爲特參步軍統領覆奏欺飾請

旨嚴懲事竊臣前以步軍統領差役強刦衣冠請

飭查辦欽奉

嚴旨令該衙門據實具奏毋得迴護掩飾稍涉含混仰見

聖慈仁民愛士整飭紀綱臣等不勝欽佩嗣聞該衙門覆奏謂古銘猷被傷皆係自行碰損兵役並未攢毆等情祇將番役二人送部業經刑部飭傳古銘猷驗明有木物拳打腳踢口咬各傷其攢毆多傷已有確據則其欺飾可不辨而明夫白晝強刦沿途毆辱所過之地又皆大道通衢爲人人所共見彼雖欲欺誑聖聰又安能掩衆人耳目原其所以無非爲該堂司弁役脫卸之地耳數日以來道路憤憤外議喧騰臣忝列諫垣苟有所聞豈敢以事已糾彈遂安緘默竊以步軍統領位隆責重

祖宗以來非廉能特出之才未嘗輕授所以重根本而杜亂源也近來膺是職者率以庸材備位以致京畿之內盜賊縱橫刦及

禁門自王公府第下至士庶之家巨案疊出土惡倉蠹奉

旨緝拏之犯結黨公行該衙門徇庇賄縱百無一獲至於閭巷小民則橫噬株連廣作威福此皆由統領非人所致臣聞步軍統領崇禮素行猥鄙前任粵海關監督顙貨無厭上務夤緣下恣揮霍不數年而遂躋顯列搆紳士夫傳爲媿笑今古銘猷一案任令惡役肆虐土流其素無約束已可概見及被

旨詰問輒又含混其詞預爲諉卸之地絕無引咎之言藐法肆欺莫此爲甚方今海宇未安修內攘外宜廣樹英賢以資指臂伸明賞罰以示至公而

輦轂之地爪牙之司尙不能委任得人又何以風天下而示勸懲應請

旨將該步軍統領崇禮嚴加懲處立治以歎飾之罪庶足以杜欺罔而息羣言臣不
迫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四月 初十

日

同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奏參侍郎崇禮自任左翼總兵及署步軍統領於地
面搶竊各案賊盜多未捕獲近復縱容番役妄拏舉人古銘猷辱及士類其在戶
部於錢法堂事務漫不經心監督邵承瀚聲名甚劣去冬被人控告崇禮仍復委
任阿縱御史鄧承脩奏崇禮於古銘猷一案覆奏欺飾請嚴加懲處翰林院侍講
張佩綸奏給事中師長灼龍鍾昏曠此次古銘猷被拏有伊子師岱勾結番役刦
毆洶憤情事應將此案番役盡行送部訊辦各一摺著大學士會同刑部查明具

奏欽此

語冰閣奏議卷二

卷二

語冰閣奏議卷二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三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高麗亂黨粗平球案未結請

特派大臣出駐煙臺相機調度以維藩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見近者高麗骨肉相猜外戚秉政亂機久伏逆黨乘之逐君醜后橫及日
臣

朝廷命將出師二旬之間罪人斯得既彰保小之仁益敦睦鄰之誼

聖武布昭遐邇悅服惟聞日廷議論洶洶羣疑滿腹推原其隱殆以中山之案未結
恐我揚兵域外爲聲致討之師耳故自拓商分島之請未遂日使快快而去
朝廷未有責言近聞忽派海軍中將榎本武揚爲駐華公使聞其人頗習兵事素
爲日廷所倚重一旦出使殆將陽作調停陰覘虛實和戰之局轉圜之機實決
於此夫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富賢才之秀甲於地球微論日本

蕞爾之區不足與抗卽英法德俄諸邦亦且逡巡退讓自謂弗如

朝廷徒以重發難端習爲偷惰重以西國甲兵之犀利器械之精良製造之工巧貿易會計之便捷歐人方挾其長技以凌我而苟安持祿之輩遂以爲西盛而中衰環顧而不敢言戰卽以日本而論自李唐步趨中法惟恐不及千餘年於茲矣一旦舍其舊而新是謀法秦政之坑焚效武靈之胡服幾有雄長亞洲之意然其始未敢大猖獗也臺灣之役姑爲嘗試而我曾不聞以一矢加遺擲金錢數十萬以求一日之無事此其所以肆然無所復忌也而泰西各國因得以窺吾虛實於是威妥瑪有煙臺之行巴蘭德有天津之議俄約紛更日人乘隙夷琉球爲郡縣而突戶璣遂下旌回國恣情要挾損威毀重其所由來者漸矣
臣統觀今日之時局日本視中西之強弱以爲向背各西國又視中東之強弱以爲轉移一髮千鈞關繫甚重臣愚以爲中西交際不妨虛與逶迤示以寬大而東瀛有事則宜以全力爭之不宜有纖毫遷就啟列邦以輕量中國之心且

日本非果富且強也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東西二京大板一府橫神長三口爲其通國菁英之所萃而民間儲積掃地無存十餘年來購軍械易服色罄其所有金錢盡成國債平時貿易專恃紙幣之流通有警則此無所用總核內府現銀不滿五百萬兩前借英德美三國債項原約以十年爲度今既屆期尙擬再求展限窘迫如此何以爲國水師不滿八千船艦半皆朽敗陸軍內分六鎮統計水陸不盈四萬而又舉非精銳然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今以高亂之故

朝廷忽遣重軍分道並進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彼旣駭然愕然失其所恃不旋踵而遣使情見勢绌概可知矣臣愚以爲

朝廷宜乘此聲威將高人致亂之由諸將平定之功速宣示中外特派知兵之大臣駐紮煙臺相機調度不必明與言戰但厚集南北洋戰艦示將東

清江集卷之二
渡分撥出洋棟巡外以保護商民爲名更番出入藉以熟探沙纏飽閱風濤流覽形勢爲扼吭拊背之謀其駐紮高麗之吳長慶水陸各軍乞

飭暫緩撤回以爲犄角布置既定然後責以擅滅琉球肆行要挾之罪臣料日人必有所憚而不敢發不惟球案易於轉圜卽泰西各國知吾軍勢旣張不諱言戰如法人之蠶食越南私要盟約非口舌所能爭者可不勞而定臣一介迂儒未

諳邊務惟事關大局謹博采衆言參以臆見冒昧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八月 初二 日奉

旨留中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金幣暗耗國用日空請

飭籌補救之方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聞治天下者當知天下之大計知天下之大計者在統籌全局之利害而權其輕重而已凡事不能有利而無害故曰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若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必驅至於潰敗罄竭而不可收拾雖有善者亦莫能持其後臣竊見數十年來歐美各國專事通商其始則以兵力擴其商務繼則以商務而恣其併兼待其膏脂既盡國帑虛耗然後脅之以威臨之以兵易置其君奴隸其民而惟其所欲爲其陰賊險很大較如此故其於商務也莫不保護而把持之竭其全力日夜淬厲以求搜括之術稍有差失則羣起而迭爭亦其勢然也國家與外人通商十餘年矣臣嘗考其近年出入之表輸入者歲七千餘萬輸出者僅五千萬而洋藥入口多至九萬箱價值至三千餘萬

是輸入之款以洋藥爲最鉅流毒爲最深然自近年內地廣植價值遞減四之一每歲可省輸金銀數百萬自禁種以來價值又驟長五之一進口之貨多溢數千箱則每歲金銀又增出千餘萬若全行禁止內地之栽種盡絕則洋藥之銷售愈廣日增月益當歲出金銀五千萬十年之後當歲出五萬萬如此則民何以支國何以堪乎夫煙者生於地而無窮財者藏於民而易盡今英人禁食而種煙中國則吃煙而禁種我諱其名而英利其實然則英之得計固未有如種煙我之失計亦未有如禁種者爲今之計惟有統籌全局之利害而權其輕重若能杜絕來源嚴禁民食拔本塞源斯爲上也其次則莫如弛種櫻粟之禁仿屯種之法以敵其利英人以洋藥稅爲印度軍餉所需我若議禁彼必不行閉關絕市則力有未逮至禁民吸食則其權在我然自道咸以來屢申禁令其始操之過蹙繼則法具而實不行雖曰立法未善亦由根株既深勢難驟拔是則杜絕不能嚴禁不可計惟有弛種櫻粟之禁仿屯種之法以敵其利而已查

西北土性與印度略同新疆土曠人稀不耕之地甚多若招徠墾種聽民自便
民必趨之種植既廣以賤值運銷內地則印度之業洋藥者其利益微十數年
後將不禁而自絕彼不販而我禁操縱由我張弛自我法行而後吸食之害可
去不惟此也又有五利新疆北界於俄道里遼闊商賈不前今若聽民種煙則
民必相率來歸邊陲既實聲勢益壯一也因其生聚設爲郡縣二也徵其稅以
佐邊儲之費如英人印度之制不加賦而用足三也五穀並種無妨民食四也
西北宜麥多藏易朽以其餘利得以購製衣糧不憂困乏五也或者以晉饑爲
言不知晉省連歲荒旱大吏諱而不報倉儲空虛全無積穀以至此極卽不種
煙亦不免於難且秦豫不盡栽煙而亦災渙黔煙穀並栽而未聞歉食東粵仰
給於西不栽煙而食常不足此非其明徵耶就令稍有妨礙亦不當以一隅之
得失壞天下之全局也或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故聖人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
曰利今若弛其禁是誘民於利而顯悖乎義矣不知聖人所惡夫言利者謂其

捐下益上有害於民耳苟可以去害而利民非聖人之所惡也今有人歲攫其家數十金則必裂冠攘臂而與之爭者以爲利權一失則饑寒至誠切於肌膚也至於謀國歲輸數千萬金則任其取擣羅掘而不之惜曰吾將以禁民爲非以求合乎聖賢之說此豈知天下之大計者耶今內外諸臣熟悉洋情者頗不乏人臣愚欲乞

特旨垂詢以近年通商出入之表洋藥歲輸入至四千餘萬有此鉅款否歲輸此款能不病民蠹國否十年之後民何以堪國何以支謀議之臣曾計及此否又果有術以應之否若有以應之則臣爲妄言罪宜不赦若無以應之則臣之所言亦權宜補救之謀較之拔本塞源一律禁斷者固爲失較之僅嚴禁種務虛名而受實禍者尙爲得也臣爲國用暗耗起見不避狂瞽輒敢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八年八月十四日奉
旨留中

ପ୍ରକାଶନ କମିଶନ୍ ଅଧ୍ୟକ୍ଷ

ପ୍ରକାଶନ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樞臣被劾無據事實有因請

旨先行罷斥以回

天變以塞人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見

天象示警臣忝司言職其細者既不欲瀆陳而其大者又自維未敢輕發傍惶日夜寢

饋難安臣伏讀二十四日

上諭本月中旬彗星見於東南此必用行政實多闕失二十七日又讀

上諭惇親王翁同龢奏遵旨詳詢洪良品據實覆奏一摺此案必須崔尊彝潘英章到案與周瑞清及戶部承辦司員及書吏號商等當面對質庶案情虛實不難立見仍著麟書潘祖蔭將此案澈底根究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敬謹

天戒訓飭臣工臣不勝欽佩但此等曖昧營私之事苟非經手過付之人萬無確據卽有據矣非嚴刑質訊豈肯吐實况被參之王文韶未解樞柄在麟書潘祖蔭皆受

國厚恩未必遽爲迴護而承審之司員則難保不聲氣潛通預爲消弭且崔尊彝等雖奉

嚴旨催傳而輒轉須時遷延日久何弊不生臣實未敢必其澈底根究也臣竊謂進退大臣與胥吏有別胥吏必贓證俱確始可按治大臣當以素行而定其品評朝廷卽當以賢否而嚴其黜陟以臣觀之景廉素稱謹飭不應晚節而頓更但此案事閱兩年贓逾鉅萬堂司書役盡飽貪囊景廉總司會計未聞有所舉發縱非受賄難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爲受賄亦未可知至於王文韶賦性貪邪爲曹郎日卽以奔競著名出權關道私開錢舖惟利是圖及躋樞要力小任

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議者謂前大學士沈桂芬履行潔清惟援引王文韶以負

朝廷實爲知人之累衆口僉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飾也伏見我

皇太后

皇上用人行政莫不虛心採納至公至明如前吏部尙書萬青藜人本平庸所參亦無確據祇以衆望不孚遽行斥退夫吏部名爲六官之長其事不過奉行朝廷尙不肯曲予姑容樞臣有總攬天下之權進退百僚之責乃政令所出治忽所關顧以貪庸巧詐之人濫廁其間耶方今人才雜糅吏事滋蠹紀綱墮壞賄賂公行

天變於上人怨於下挽回之術惟在任人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濟奸而貪可以誤國

若不速行罷斥令貪鄙之徒互相汲引布滿朝列源之不清其流必濁

朝廷雖日詔臣工共勤脩省不過一紙空文欲以回

天變塞人言難矣臣位卑言微或不足據乞

特召一二親信之大臣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公論若何令其激發天良據實上對如臣言不誣乞卽將王文韶先行罷斥使朋比者失其護符訊辦者無所顧忌朝廷有剔弊除奸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時若臣言不實則甘伏証上之罪以謝左右臣與王文韶素無仇嫌但念

聖明之朝而貪贓在位皆由臣等不能盡言竭論所致區區愚忱欲已而不能自己伏乞

皇太后

皇上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謹

奏

光緒八年八月三十日

光緒八年九月初一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樞臣被參請旨罷斥一摺據稱王文韶因雲南報銷一案被參未解樞柄承審此案司員難保不聲氣潛通預爲消弭等語本日召見軍機大臣據王文韶力求罷斥懇請至於再三王文韶由道員歷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撫著有政聲是以特召爲軍機大臣並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數年以來辦事並無貽誤朝廷簡任大臣一秉至公該給事中稱爲沈桂芬所援引卽屬臆度之詞現在時事多艱王文韶受恩深重惟當勉勵公力圖報稱仍著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辭至雲南報銷一案迭經諭令麟書潘祖蔭嚴行訊辦定須究出實情景廉王文韶有無情弊斷難隱飾著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後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欽此

再廣東歸善縣附貢生楊星輝治家嚴正遇事秉公因禁賭被服姪楊永康楊白毛金楊建康楊火先楊阿康於光緒六年十月間率黨二十餘人各執洋銃刀鎗登門尋殺當將伊叔楊星輝殺斃並殺斃其子武生楊占祥孫楊秀寬一家三命又重傷其孫楊秀昌旋卽奔逃經伊族人跟蹤追至紅磡地方已入香港地界纔引洋兵緝獲楊白毛金楊觀養楊水姐楊成才楊李姐楊觀德楊長興楊石興楊亞宗楊亞二楊亞佗四楊矮宰紅楊亞俊等十三名解交香港英官押收當由兩廣總督張樹聲劄弁到港守提而英官竟延不交出復由張樹聲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英國駐京大臣咨行香港總督務將楊白毛金等犯交出以符條約乃英督不惟不交反於七年九月間將楊白毛金等盡行釋放致各犯俱囉聚香港逍遙法外查中英條約第二十一款內載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查嚴拏查明實係罪犯交出不得袒庇等語和約具在豈英官顯違條約匿匪縱兇令逆姪弑叔一家三命之案

懸擋三載未辦一人且現當惠屬辦理積案之時若皆以香港爲逋逃藪國法
何由得伸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咨行駐英大臣曾紀澤照會該國外部申明條約轉行香港總督
速將楊白毛金等十三犯交出併將楊永康楊火先楊亞搭四楊辛才楊觀興
楊矮福楊公才四等犯按名嚴緝務獲交解歸案審辦並請

飭下廣東督撫臣設法購緝全案要犯不得僅以該親屬購獲楊亞康等四名率行
完案庶沈冤得以昭雪而匪黨不致效尤矣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政令多闕災眚屢見請

嚴飭臣工力圖補救以弭

天變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

竊見近者彗星見於東南累月不滅江湖水溢楚皖浙閩之交民壓溺死

者不可勝紀近則河決於東濟武所屬之州縣盡陷於洪波巨浪之中數百萬
災黎食息無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伏見

皇太后

皇上夙夜憂勤上畏

天誠下恤民艱委任輔臣廣開言路雖前世盛德之主未能遠過然災眚屢見治效未
臻者何也宋臣司馬光有言王者之職在於奮發乾剛收取威福量材任人賞
功罰罪而已

祖宗之盛時漢唐宋之治朝未有不由此者今則不然是非倒置而紀綱不立上下相蒙而威令不行真僞雜糅賢否競進而黜陟不當爵加於無功法寬於有罪而賞罰不明臣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如戶部侍郎王文韶屢被彈劾自知公議難容陳辭引退

朝廷慰留再四臣不知以言事者爲是耶非耶如以爲非固宜譴黜以懲讒惡之口如以爲是當更求賢者以符輿論之公若祇謂熟悉而強留之不知熟悉遂足以盡樞臣之職耶抑樞臣之熟悉皆未有如王文韶者耶以姑息爲優容以模棱爲寬大是非不辨羣議益滋臣所謂紀綱不立者此也人主之威當如萬鈞之摧無不折雷霆之震無弗懼故能驅策羣動整齊百辟若威權一替則沮法背公者益肆欺蒙而國無以立如雲南報銷一案崔尊彝潘英章奉

旨催傳者既數月矣

詔書屢下而置若罔聞部臣則諉之人證未集而訊無端倪撫臣則祇以空言搪塞

而查無影響昨閱邸鈔崔尊彝又以病故報矣死者既屬可疑生者何能就質廢詔書如故紙視國法爲具文上下相蒙奸欺益逞臣所謂威令不行者此也撫臣李文敏以關貲効而補一庸劣輕浮之藩蔚藩司范梁以老耄去而進一庸妄不職之國英前之所黜去者如彼後之所除授者又如此臣不知

朝廷果知其人之不可而動循舊例耶抑不知其人之不可而率意差除耶又况黠者養交以市譽聯章密保豈皆灼見眞知劣者諂附以取容越級超資無非樹恩植黨眞僞雜糅賢否混進臣所謂黜陟不當者此也高麗之役不無微勞然運籌指顧身在行間者獎勵之可也至於幕中之坐客候補之冗員有何勳績而同膺懋賞乎然此猶譏之曰軍功東洋之隔一葦可航使者之往來過客之迎送亦職所應爲耳况國家之設輪艦非徒坐耗薪糧原欲令其熟沙纏狎風濤以資練習何功之可言近則駁遠輪船輒敢以護送使臣跋涉風濤爲異常勞績臚列多人賞可謂溢矣葆亨以封疆大吏侵蝕賑款而罪止遣戍姚寶

勳之營私牟利廣置房產而並不查抄王金滿台州一小醜耳狀官劫犯恣肆累年地方官拱手坐視無可如何

朝廷亦不嚴加詰問湖南鳳凰廳一案冒功枉殺舉國皆知一查再查而弊混調停始終無事罰可謂輕矣賞及於無功則功皆可以冒獲何必孜孜從事罰寬於有罪則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下植私恩上虧國法臣所謂賞罰不明者此也若此之類難以悉舉或事既施行而無可挽回或屢經執奏而未能中止皆當今之闕失衆情之所私議竊歎而不敢盡言者臣以狂瞽屢荷

優容忍避嫌怨籍口結舌於寬大之朝乎伏惟

皇太后

皇上察臣無他勿以多言爲煩瀆已事爲贅疣

嚴飭內外臣工補救將來力加振作使威令行而紀綱正黜陟當而賞罰明庶治效

可臻災眚可弭矣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十一月 初四

日奉

旨留中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臺臣卑鄙不職據實糾參事竊臣於二十三日恭讀邸鈔

上諭整肅臺綱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澄敍官方申誠至切然憲綱之振當自臺長始若皆庸瑣戶位何以表率僚屬
仰副

聖明伏見左副都御史崇勳素無行檢久玷臺班凡遇城坊諸事請託公行甚至登
門道謝臺省諸臣數與臣言皆鑿鑿有據尤喜與市儈往來聞去年正陽門外
洋貨鋪開張時崇勳爲之知客終日酬酢道路觀瞻無不駭歎而崇勳不以爲
恥夫源清則流潔表曲則影斜似此齷齪卑靡不知檢束豈足以正百僚之具
瞻爲獨坐之糾轄臺綱不肅實由於此臣以愚懶屢荷

優容內激天良外顧公議不敢爲刻薄之行過事吹求亦不敢避搏擊臺長之名曲

爲徇隱用據實彈劾上副

明詔不勝激切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十一月 二十八

日

再巡視東城御史載彩聲名惡劣目不知書而數上書言事其中詭秘不問可知但未經敗露言者亦未敢輕發耳若復

畀以城差得所憑藉必致益無忌憚不惟敗壞風憲抑且貽誤地方應請

旨飭下都察院堂官查明參劾以肅臺綱諫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再捐復前任中城副指揮高楓諭本係市僧居心險很因徇庇捕役曹姓詐贓
被舖夥郭明海在中城呈控撤任尙未訛結該城給事中師長灼旋卽被參該
坊亦緣案降調嗣因北營拏獲劉三等盜犯該坊卽夤緣混入保舉補缺後以
知縣升用似此惡劣之員指揮末秩尙難勝任而顧可以膺民社之重乎應請
旨飭下吏部查明該員保案卽行撤銷以懲冒濫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臺臣卑鄙不職據實糾察一摺據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崇
勤素無行檢尤喜與市僧往來等語著派廣壽閻敬銘將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
實具奏欽此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巡視東城御史載彩聲名惡劣畀以城差必致貽誤地方議

飭查參等語著都察院堂官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捐復前任中城副指揮高楓諭居心險很被人呈控尙未訊
結旋卽緣案降調嗣於北營拏獲盜犯案內夤緣保舉補缺後以知縣升用等語
所有該員保案著卽撤銷該部知道欽此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廣壽閻敬銘奏遵查臺臣被參各款據實覆陳一摺據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崇勳自履任以來於城坊公事每喚司坊官到其私宅授意多所干預人言藉藉
衆論僉同並查明正陽門外永順乾洋貨鋪匾額招牌係崇勳所書該鋪開張之
日崇勳親往賀喜實有其事等語崇勳以三品大員職司風憲似此不知檢束實
屬有玷臺班崇勳著卽行革職以示懲儆欽此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極陳科場積弊請

旨嚴懲以整紀綱而核名實事竊惟制科之設務在得人人才之興貴乎真品

列聖以來待士極優防弊亦極嚴有犯法者立置重典而近來地方官視爲具文應試之士惑不畏法作奸犯科日甚一日有爲思想所不及者今年壬午科順天與

各直省舞弊百出法制蕩然方今時事艱難人才甚乏自

明詔停止捐納深幸正途得以疏通流品不至混雜而由科目以進者其弊更甚於雜途若不及早嚴懲則流弊伊於胡底謹就見聞所及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曰慎簡考官自來考試試差先派大臣公閱進呈再請

欽定而近來與考者爭向公卿投送詩句謂之送詩片閱看者於認詩之外又先辨

識字迹是以人相糾約結爲會課卽請現居貴要必派閱卷之人爲之評點次第俾字畫文辭預相習熟臨時更易檢尋故近來典試視學者往往物議沸騰不副衆望夫其自取不以道更何望其以道取人其得之不以文更能責其以文取士臣請嗣後考試試差皆令糊名易書閱卷者如殿試例於試日先

簡派人內俟試之次日

派王大臣監試謄寫畢移送閱卷大臣盡一日之力公同取閱於次日進呈由前派監試王大臣拆視糊名調取原卷恭候

欽定其謄寫則精選各館供事及謄錄或並選六部中書吏嚴加關防細核僞錯如此則關通者無所施其伎倆並請

嚴飭各部院衙門與考者毋得求各大臣評閱會課暗通聲氣有犯必懲庶幾珊瑚網得人多烘免誚

一曰嚴懲房薦順天鄉試會試自咸豐戊午蒙

文宗顯皇帝懲創以後關節條子此風頓絕而外省則玩泄如故蓋房官皆取之州縣
凡現任者多不願候補者大半苦累故相率賄賣薦卷其弊在於州縣調簾未
考之先考生卽採取屢次分房及久任該省者厚贊拜門許以酬賄分房後卽
屬家人將該生姓名向彌封所取紅號通同薦卷此等弊竇以閩廣浙皖爲甚
浙江省又有糾合三四十人賄薦三四十卷有中者則獨任其費故寒士亦強爲
之而房官之尤不肖者凡遇賄薦之卷更多取不堪之卷並進以眩考官耳目
謂之擡轎薦應請

嚴飭各督撫調取廉官必先擇其品行端方學問優長者局試以後嚴密關防毋許
出入犯者一經發覺賣者買者照科場例處決督撫不早覺察從重治罪

一曰精核錄遺考科場定例每八十名取中舉人一名故錄遺錄科皆須嚴加
甄別近則氾濫廣收不問良苦以致士子驟增號舍擠擁順天至添設蓬號三

千餘座夫以康熙乾隆極盛之時文治昌隆物力豐裕如直隸江浙諸大省應試者尚不及萬人近則大難甫平士多逐末游行市里何以應試者轉多於前皆由錄科漫無區別莠士雜進則奸弊叢生槍替傳遞皆由此起聞順天府有奏請添設號舍之舉無論貢院旣無隙地且人衆則聚閑更易地廣則稽察難周而主考房官祇有此數束筍愈繁魚目愈混此必不可行者也請

嚴飭國子監及各省學政慎核錄科毋得逾額則嘗試者少別擇可精

一曰嚴稽考到國子監於錄科之先有考到以待貢監生之新至者近來京官濫出印結不問其所從來卽以廣東言之本省生監冗雜頗不易取於是羣焉入都臨時雇替槍冒或一手並作數卷或一人連考數場監官旣不稽察送考亦不慎核其不肖之結官又或代爲包攬或揣其家富則指爲身家不清借事訛索者有之從未有當堂指出者如果認真考錄則監生去取早分何至正場槍冒接踵摩肩駭人聽聞請嗣後

嚴飭出結京官於士子到京必須細審履歷年貌族親鄰里一一相符始爲出結凡考到錄科之日親到認識而國子監於考到一場尤當督飭屬員嚴密稽查認真甄別其文理荒疏者毋得徇縱濫收其錄科入場者儻有奸犯等事則照例將出結官嚴懲國子監堂官亦嚴予處分其同鄉出結官敢有藉稽察爲名向考生訛索者御史得以風聞參劾庶人知自愛不敢嘗試

一曰整頓謄錄順天鄉試會試謄錄皆由京外書吏調充字迹欹斜文句脫落往往至不能句讀北五省大率皆然聞河南尤甚而東南各省又有私雇謄錄之弊多以舉貢生員冒名入充場前先與應試者關通私改文字有改至數百字者聞粵省己卯科鄉試中出朱墨不符者甚多換卷換謄不可究詰請飭順天府尹及直省督撫精選書手嚴防弊竇並請

旨於鄉會試場添派謄錄對讀各官悉心核對如有私改文字者照科場舞文律嚴懲有潦草脫失者卽加責打而向來外簾官勞苦異常並無獎敍嗣後請

加恩凡派入詹錄對讀各官俱予加隨帶實級其充詹錄各生亦優給工食使賞罰相權人知自勵

一曰整肅場規近來鄉會試寬縱相仍已非一日士子拥載車牽列書滿屋入閣之日公相往來甬道東西交織如市至交卷日號門一開互相攬亂凡換卷傳遞皆在此時聞本科順天逢號三千餘人概不查截則弊竊可知其尤駭人聽聞者公車京官頂名入場昌言無忌甚至翰林進士亦挺身爲之視科場爲兒戲棄功令爲具文及今不懲必爲重禍應請

嚴飭監臨知貢舉大臣整齊士習嚴密關防如有前項換卷槍咎情弊訪拏按律治罪不得故爲姑寬仍前玩泄

一曰嚴行覆試自道光二十四年欽奉

諭旨直省舉人一概覆試申諒諄切立法周詳近則積習相沿閱卷者博寬大之名存苟且之見甚至詩中錯謬文理荒疏概置不問作弊之徒益無所憚聞本年各

省中式之士更多以槍替得者中皿尤甚或冒入順天一人而占考兩籍或多攜監照一人而混考數名甚有本人尚在上海潛游而姓名忽登中錄者榜發之日物議喧騰應請

旨嗣後覆試恪遵

宣宗成皇帝甲辰諭旨認真考核其文理荒謬者立予革懲並請嗣後錄科考到各卷飭令國子監堂官考畢嚴密封存俟取中覆試日調取原卷核對如有筆迹不符卽重行究治庶士皆向學可挽頽風以上各條皆近日科場切要之務上關於國體政治者甚大下係於民心風俗者綦深伏乞

皇太后

皇上俯採芻蕘斷自

聖心嚴旨釐革求才之本實裕化之原也方今內外大臣樂於因循習爲寬縱無有肯實心爲

國者科舉爲士子進身之階始基一隙人才瓦裂政化益靡臣區區微忱不勝激
切謹覲縷上陳伏惟

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五

日

再國家登進人材以

殿試爲最重而相沿僅取肥重之字頌揚之文千喙一聲以爲合格讀卷諸臣又往往各有所私辨認字畫置之前列屢奉

明詔務取切實條對不得拘泥格式而大臣多樂因循便其私圖力守成見牢不可破惟同治癸亥故大學士倭仁拔取張之洞卷爲獨破成格至今藝林稱美此其明驗也竊思

殿試至傳臚爲日甚寬請如臣條陳考試試差之法於

殿試次日精選謄錄供事人員嚴密易書閱卷諸臣專取條對切實文辭博雅者凡二十卷閱定以後至小傳臚日調取原卷並呈

御覽恭候

欽定則人材可得而字之工拙亦仍可分增重科名莫先於此臣查

殿試易書一事同治初年曾經舉人桂文燦條奏旋以禮部藉口成例斥駁不准

應請

宸斷施行謹

奏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上諭禮部等部奏順天府請增建貢院號舍會議覆陳一摺昨據給事中鄧承脩奏
條陳科場事宜請飭慎核錄科等語鄉試錄科送考例有定額近年以來順天鄉
試錄送大濫以致號舍不敷嗣後著國子監及順天學政嚴行考核分別棄取毋
得稍涉寬濫該部所奏增建貢院號舍之處著毋庸議欽此

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考試爲掄才大典功令森嚴原期拔真才而杜倖進乃日久弊生在事官員奉
行不力應試士子賢否不齊甚至作奸犯科僥倖嘗試於人才士習大有關繫亟

應嚴行整頓昨據給事中鄧承脩奏條陳科場事宜不無可採據稱近來考到錄科每有槍冒頂替京官濫出印結或藉端訛索鄉會士子入闈及交卷日往來攬亂換卷傳遞各情殊屬不成事體著各該衙門並監臨知貢舉大臣實力整頓嚴密關防儻有前項弊端卽行分別懲辦毋得玩泄從事仍前寬縱各省鄉試同考官著該督撫遴派品學兼優之員並嚴加查察如有通賄薦卷者照例治罪各省學政錄科送考一體從嚴甄錄毋稍寬濫鄉會試覆試著閱卷大臣認真考核不得意存遷就其所請添派謄錄對讀各官量加獎敍一節著該部議奏各項考試惟在秉公校閱不在變更成法嗣後殿廷考試讀卷閱卷大臣務當精白乃心詳加遴選力杜情弊該給事中所請殿試及考試試差揀選供事書吏謄寫之處著毋庸議欽此

再人才之盛衰根於士習士習之趨向在乎轉移操轉移之權者則學臣也竊見粵省二十年來學臣中品優學粹弊絕風清者惟劉熙載胡瑞瀾章黎而已然劉熙載章黎皆未能卒任惟胡瑞瀾始終稱職清而不刻考核尤嚴粵人至今頌之其敗壞風氣官親幕友公然賭買閑姓者無如何廷謙貪婪驕蹇者無如吳寶恕嗜好最深關防最疏槍冒最多者無如馮爾昌蓋學臣督率稽查事甚煩瑣若嗜好既深精神疲軟起居無時不惟槍冒難稽卽前後左右之人得乘其間弊端皆由此出如覆試必對筆迹定例綦嚴學臣馮爾昌則自謂禁槍一法莫善於掛牌招覆祇論文理清通不對筆迹符否此風一開而文章之履替者遂於場內互相換卷及懸牌招覆該童則重賄廩保許以原槍入替或與該童年貌懸殊者則另覓一槍頂名替覆是考者一人覆者一人聞壬午科試高要縣取錄招覆者六十餘名槍替換卷居其半此覆試不嚴對筆迹之弊也凡爲槍替未有不賄通認保而潛自入場者粵省槍替弊在府縣考時廩保預

報假名多則五六十少亦二三十名迨院試日卽將假名令槍替進場得贓多寡悉與均分前學臣胡瑞灝凡拏獲槍替認派保一並咨部斥革不准開復故此屬稍知斂迹近則拏獲槍替有證據者亦不咨部卽間有斥革而貪囊既裕賄串書工旋卽開復是以相率效尤益無忌憚此不嚴懲認保之弊也粵中自有闡姓賭局而試場之弊日益雖屢奉

嚴旨飭禁而根株未絕作弊者多以重利囑學臣其稍知自愛者不爲所動則又賄串官親幕友學署書役四出招搖或禁其未買之姓則於交卷時暗藏記號俾幕友從中壓抑名曰禁蟹又有一等棍徒探知學臣不對筆迹不懲槍替合湊多金將已買之姓代其出費慳應該童爲換卷頂覆諸弊名曰扛雞鬼蜮多端不可思議此不嚴密關防之弊也至巡役傳遞則熾於前學臣吳寶恕首次兩題一時同出隨卽退堂皆由吸食洋煙不能久坐所留巡綽諸役無非積慣舞弊之人履替者場前先與關通得題後卽有詩文送到坐位名曰走生又有正

場覆試時巡役以到號搜書爲名實則暗遞文字此不嚴禁傳遞之弊也以上
諸弊臣訪聞最確應請

飭下廣東新任學臣葉大焯認真整頓剗除積痼使人知畏法士無倖心則士習端
而人材益勵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附片

再臣風聞庚辰狀元黃思永素習鑽營人甚委瑣自得修撰告假出京到處招搖聲名猥劣並聞其在廣東恭遇

孝貞顯皇后大事未滿百日輒易吉服爲香港一洋偷題主得數百金又向升用道候補知府現署潮州鹽運同方功惠家說親查方功惠由小吏起家充當督署巡捕官歷保今職屢得優差與前按察使張銑結爲兒女姻親張銑在惠潮嘉任內該員貪戀署缺捏稱姪女又私蓄數萬金盤剝重利官聲甚屬穢鄙此次嫁女外間喧傳匱資至二萬金其交結賄賂情弊顯然近又聞黃思永與革員姚寶勳同在上海夥置洋房開設妓寮物議紛紜似此濫廁清班將來進用小則衡文主試謬種流傳大則膺使服官貪庸誤國其足以辱

朝廷損

聖治者不小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臣查明一併據實參劾以肅官箴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片

語冰閣奏議卷二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四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特參大員違

旨任情請

嚴予懲處以尊

國體而明臣分事竊臣於本月十二日閱邸鈔前督臣李鴻章疏稱前山西藩司方大湜因感冒風寒繞赴天津就醫未能剋期入都卽由津請假回籍修墓並聲明該司歷任廉勤明練官聲均好臣所素知等語不勝駭異臣惟方大湜係

奉

旨來京聽候

簡用人員並非直省之官若果有病不能前進則過保定時卽應呈請署督臣張樹聲代奏若能繞赴天津則非病可知且天津距湖南原籍四千餘里距京纔數

百里道里相去懸殊該藩司卽情殷掃謁間關跋涉於數千里之遙顧不能強數日之程途以稍伸依戀乎避

國門而趨權門重私情而忘公義臣誠不解其何心況方大湜起家州縣由知府不數年而

擢任藩司可謂

恩遇優隆卽被人糾劾

朝廷

飭令來京亦始終愛惜人才之意李鴻章身爲大臣若審其被誣亦當俟

朝廷處置然後代爲剖白今乃敍其軍營多年之勞從前聲譽之美亟亟焉惟恐朝廷之不用市一己之私恩冀後來之遷擢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固如是耶方今廟堂之上雷厲風行官嚴吏肅已有澄清之機惟外省督撫監司玩法任情驕蹇如故其被劾來京稍不如願卽中途託病罕有至者卽此一事威令不行已可概

見然尙未有

君門咫尺繞道不前奉

恩無忌如方大湜者若不嚴予懲處使鑽營窺測之徒轉相摹效但得疆吏一語則詔書皆屬空文臣恐自此以後爲臣者不復知有君父植黨者不復知有朝廷天下事尙可問耶臣愚以爲方大湜違

旨任情已失事君之節縱如該督所陳居官微勞亦不足錄况其詭詐如此卽有虛聲必是巧宦應請

旨將藩司方大湜交部嚴予懲處並請嗣後奉

旨來京聽候

簡用人員實係患病不前

飭令該督撫勘明始准據情代奏如有飾詞託病別經糾出將該督撫一併交部照違

旨例分別議處庶

國體尊而臣分益明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九年二月十七日

卽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參山西布政使方大湜請旨懲處等語前經降旨令其來京另候簡用行赴天津輒以患病請假回籍殊屬非是方大湜著交部議處嗣後來京另行簡用人員如再有藉端逗留不卽赴闈或由經過地方督撫代爲陳請者定將該員及代奏之督撫一併嚴懲不貸欽此

工科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粵省匪徒竊發地方官貪庸乖謬諱盜殃民請

飭查明懲辦以遏亂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粵省高郡所屬毗連粵西阻山濱海同治二年逆賊陳金剛亂後伏莽尚多然迭經查拏懲辦猶未敢公然肆惡自高廉道英謙知府鍾秀抵任後凡局紳稟匪均不準理卽獲賊送官亦必展轉開脫甚且指爲誣良以致搶案日多會匪日肆蓋鍾秀則任性乖張喜怒無常英謙則昏庸執拗終日飲酒光緒七年冬間電白茂名所屬地方劫案迭出至五六十起其始被劫之家亦間有報案者而前電白縣鄭履端茂名縣姚成熙一經准詞詣勘則必縱容書吏婪索夫價勒令失主改搶爲竊故地方有搶後加搶之謠或將綑送之賊當堂釋放監生程雲詳在籍知縣李玉麒屢在院司稟控而鄭履端捏飾瞞詳唆令士匪誣扳爲賊致程雲詳被革拏究自後被刦者皆啞忍不報而賊遂公行無忌

矣該縣嗣因事撤任詎接任之茂名縣王之澍貪贓諱盜電白縣之董汝礪偷
怠昏庸較前尤甚八年十月間紳士林藹羌等聯稟會匪摺列匪首內有赤水
司差劉慶通判差役吳貴等糾黨千餘在水湖嶺等處結盟拜會該道府卽札
令該縣王之澍查辦通判張壽增巡檢陸葆銓因案內牽涉衙役意圖縱卸該
縣亦因稟內有富紳可躉遂提所獲之會匪尤常保等七名問與各紳素日有
何嫌怨賊供狡展逐稟復該道府謂並無拜會爲匪情事皆各紳挾嫌妄稟將
抱告發縣押究又覃巴塘局紳招億鰲頭塘局紳梁廣淵等亦同時稟明各處
匪徒嘯聚皆被斥不准該省督撫臣已有風聞因委員來高確查其時賊勢紛
紛蠢動自電白茂名以至廣西鬱林州屬之陸川北流延袤數百里間旣蜂喧
蟻聚鄉民日夜遷徙而該員猶扶同地方官於十二月十四日捏稟謂高郡所
屬安靖無匪祇道光咸豐年間該處有添弟會名目近則並無此事等語詎十
六日匪首莫毓林唐丁發莫越林譚日初黃心明等糾黨二三千人攢聚於郡

城外之廿四嶺文筆嶺地方先令匪首呂益齋等伏城內應並勾引廣西六靖東華墟等處同時並舉均約定是晚三更舉火爲號襲踞郡城幸城中紳士先期得信稟知該道鎮早閉城門賊知有備旋即遁去搜獲內應賊目五名起出火藥器械腰牌名簿等件供認與莫毓林等結黨拜會謀於十六夜襲踞郡城不諱電白縣匪首吳昌時屈介卿亦糾約匪黨於是夜掩襲縣城劫放監犯都司引兵巷戰斃賊數名各鄉聞急赴救賊始退散一日之內兩難俱發府城則幾於失防電白則既失而旋復苟非地方官素日諱盜養奸釀成禍患何至變生倉猝張皇失措如此現聞該督撫臣已派兵查辦人心稍定惟查逆首多係武弁衙役暗通密結漏網尙多若不澈底澄清恐乘機復集一潰難收並聞香山新會新安沿海地方亦勾結賊戶刦掠聚衆據勒香山小欖一鄉去年刦案至數十起皆有案可查民心惶惑控訴無門失今不治日久蔓延必致釀成巨禍應請

旨飭下該督撫臣查明高郡此次地方官釀亂之由從嚴參劾以儆將來並揀派能員分別良莠認真整頓其香山等縣沿海一帶盜賊充斥應如何設法緝捕請並

飭下該督撫臣嚴定處分章程不准以空言搪塞庶官吏不敢諱盜而百姓之身家可保矣伏維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九年二月 二十六

日

再臣風聞高州府鍾秀因署任茂名縣到郡知縣王之澍抗不交印途中遇見該府輒用掌批奉嚴王之澍踉蹌走回縣署卽日交印稟許該府攔街毒打該府亦稟稱該縣諱盜瞞稟致釀巨案抗不交印各情其暴戾妄爲如此則居官臨民不問可知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臣一併查明據實參處以肅官箴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附片

光緒十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廣東高州匪徒竊發由於地方官諱盜養奸並知府鍾秀與知縣王之澍互相稟訐各情當諭令該督撫查明具奏茲據張樹聲裕寬奏逐一確查據實覆奏此案高州匪徒莫毓林等糾衆聯盟圖襲郡城並分竄電白

縣城當經文武各員拏獲匪首不致蔓延爲患原參地方官貪庸乖謬諱盜養奸各節據張樹聲等嚴密查訪或事出有因或查無確據高州府知府鍾秀於匪徒滋事未能弭患事先且將屬員負氣毆辱殊屬躁妄前署茂名縣知縣候補通判王之澍於查辦會匪重案漫不經心致贻後患實庸劣不職鍾秀著交部嚴加議處王之澍著卽行革職前茂名縣知縣姚成熙電白縣知縣鄭履端失察書吏勒索夫價均著交部議處前署電白縣知縣董汝礪署陽江鎮右營都司鄭廷熊於所屬會匪滋事肇獲首要各犯功過尙足相抵著開復原參摘項處分仍著該督撫飭屬緝捕餘匪務絕根株以靖地方該部知道欽此

奏爲已故成員戰功卓著遺愛在民懇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恩開復原官准建專祠以順輿情以昭激勸事竊在成已故總兵陳國瑞賦性忠勇不避艱危隨同僧忠親王轉戰山東安徽湖北直隸河南等省平苗沛霖敗張洛刑勦流寇張總愚任柱斬葛小元龔耀諸悍賊國瑞功最多其尤著者則在山東當咸豐十年間兗沂曹三府土匪蠭起號數十萬內則憑巢據穴外則勾結捻首張洛刑往來肆擾同治二年國瑞率所部二千人進兵沂州攻長城破援賊李成等十餘萬衆遂克之降仲村賊宋三綱斬其軍師孫化祥旗山望山數十鄉之賊皆望風乞降遂攻兗州教匪匪首宋繼朋據白蓮池老巢憑恃險阻列柵數重國瑞督銳卒數十緣崖先登身中數鎗血流被體軍士冒死繼進連破之殲賊萬餘訊釋難民無數歡聲徧野兗沂悉平教匪滋亂五年官軍屢勦屢撫賊勢愈熾國瑞以數千之衆旬月之間擒渠搗穴巨寇廓清兗沂之人

得以安枕者國瑞之力也曾以戰功游升提督

特命幫辦僧忠親王軍務曹州之役諸將皆以救援不及獲咎國瑞獨以受傷積勞免譏

朝廷豈有私於國瑞哉嘉其忠勇也其治軍用法嚴而自奉約居平無博奕之戲聲色之娛所得賞賜悉以給將卒用能得其死力所過秋毫無犯故去久而民益思之然其失在不能克己而好以氣凌人同時諸將多有忌國瑞者卒以私忿涉訟褫職謫戍在

朝廷賞功罰罪一秉至公使國瑞尙在必當棄瑕錄瑜以收異日之用不料舊傷復發年逾四十遽爾溘逝身歿之後家無弱子旅櫬蕭條此天下士所聞而心傷也臣聞明主用人不以功廢法不以過掩功所以勸武功勵戎士也軍興以來凡積勞病故之員一經臣下奏請無不立沛

恩施而其間粉飾鋪張或以微勞而見錄或以私交而濫及者何可勝數陳國瑞幸

遇

聖明得奮其智能效命行間位爲上將徒以小過戍死邊荒未蒙追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痛之伏乞

朝廷不忘鼓鼙之念俯施帷蓋之仁湔洗前愆獎其忠力加

恩開復原官量與裹錫使介胄之士知所慕義庶激勸之道著於存亡聞該員謫戍時道過山東父老持牛酒相勞送祝其來歸者絡繹於道又舉人鄭淑詹等六

十餘人曾合詞赴都察院呈請代

奏乞恩以違例不允今陳國瑞已故可否

飭下該省撫臣查明該員立功之處准其建立專祠以順輿情出自逾格

鴻施臣無任悚切懇願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七月 初一 日

初二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已故成員戰功卓著請量予褒卹一摺已革前任總兵降補都司陳國瑞隨同僧格林沁轉戰數省曾著勞績嗣緣案譖成上年傷發身故著加恩開復總兵原官並將戰績宣付史館以獎前勞該衙門知道欽此

同日又奉

上諭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已故成員陳國瑞請予褒卹一摺並非迫不及待之事輒於花衣期內呈遞殊屬不諳體制鄧承脩著交部議處欽此

吏部議准九月初八日例科

奏
准其
本
館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外患日深請

衛百官廷議以定國是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去秋朝鮮亂定之後卽建言宜趁此聲威調集水師特派知兵之大員駐紮煙臺詰問球案原欲借球案爲名以罷日本卽借日本以杜西人不惟中山之屋不至邱墟卽法人窺伺之心亦可稍戢而遷延日久坐失事機遂使法人窺我無能恣意蠶食然自夏間以來道路傳說有謂督臣李鴻章節制三省駐節上海之言藩司徐延旭統兵出關倍道進援之語而事關機密臣等雖備位諫垣亦徒見衆情之洶洶無由測識惟竊念

朝廷購鐵船製器械講求戰守者二十餘年內而樞臣外而疆臣必有奇謀勝算

朝廷南顧之憂者故不敢以贊言臆說淆亂其間未幾而法人取南定取河內長

驅入越

朝廷絕無處置關外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者數月惟越之督臣劉義以孤軍血戰幸而勝之不然越之北境已爲法人有矣昨者道路傳言法人襲踞順化阮氏已降國都已覆夫以順化之迫近海澨備禦不脩加以君臣怯懦其覆亡固宜臣料法人狡猾必因此要挾其君以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脅劉義之軍其總統官如黃佐炎等皆非傑出之才見國都已覆必將觀望遲回聞劉義所將精銳不過二三千人久暴露於外內存觀望之心外無強援之救糧盡援絕其勢不支越之全境必折而入於法越已折而入於法則因越地用越人開鑄製器練軍積穀較歐洲數萬里之調發難易迥殊數年之間必將別開鑽端爲得寸入尺之計則滇粵之邊防益亟而禍無旣日矣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知諸臣果有何策以善其後也臣伏見

祖宗朝凡有大事必須廷議以博采衆言故謀無不臧事無不舉

國家自通商以來凡中外交涉之件皆欲隱藏諱匿雖貴近之臣亦不令周知及
其措置乖方則言之無及前者俄人踞地要求疆臣遂有棄地徐圖之議賴我

皇太后

皇上聖明廣集廷議雖無甚裨補而盟約亦卒底於成未聞因廷議而決裂也今越
南之變迫於俄境而大於琉球軍情諱匿士氣不振甚於曩時伏乞

聖明特詔百官廷議各陳所見采至公之論通拂鬱之情若言無可采則決之
宸斷庶浮議自息而國是可定矣臣言狂計愚伏望

皇太后

皇上聖慈特賜采納施行謹

奏

光緒九年八月 初九

日

本日奉

旨留中

吉川日向守

外記

再倉場侍郎游百川自去冬奉

命察看黃河迄今半載有餘查其節次奏報無非避謗畏難而於疏濬之法毫無把握前隨帶之知府朱采全士鈞皆素諳水利該侍郎並不虛心參酌俱以不合而去惟聞力持分水之說欲開徒駭馬頰導河北行夫河水所經賴隄爲束若現行河道已築長隄又復分疏兩河引之北行則挖土脩隄勞費必加數倍國帑幾何民力幾何且該侍郎籍隸濱州其執意欲開馬頰北入畿輔者由馬頰去濱州稍遠是不獨徇一己之私直欲以鄰國爲壑也

朝廷若不詳加審察遽令興脩糜費勞民後悔無及可否請

旨飭令該侍郎回京另

派大臣前往察勘情形據實具奏再行興脩以重要工以節庫款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

光緒九年八月初九日附片

光緒九年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倉場侍郎游百川著卽回任山東黃河工程著陳士杰督飭各員認真辦理
以專責成降調按察使潘駿文著交陳士杰差遣委用欽此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已故知府馬繩武毫無政績素行卑汙不宜溢膺祀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軍興以來廣開倖門仕途冗廢幾不足以激勸人才惟易名建祠之典向不輕予

朝廷所恃以激士氣勵官箴鼓舞天下之豪傑者惟此而已近則疆臣紛紛瀆請
幾於無歲不見雖經臣等參劾而瞻玩如故昨閱邸鈔見督臣李鴻章奏已故
知府馬繩武勤政愛民據情代請附祀道路喧騰傳爲媿笑查馬繩武起家小
吏素行卑汙善於逢迎擢至道府歷署運司並無政績卽如該督所稱掩埋枯
骨捐捨棉衣脩葺文廟添設義學諸舉皆地方官應辦應行之件其別無政績
可知卽謂華洋交涉案件委曲調停此等虛勞則今日之巧宦藉以取富貴者
皆優爲之何功之足云臣曩見該故府丁憂哀啟自述受督臣李鴻章培植冀
卵之恩歷歷如繪無非卑鄙齷齪之語感恩私室幾忘其爲受祿公朝形諸啟

廣之中尤爲無恥固宜督臣之有此舉也或謂紳士合詞願請督撫據以代奏亦出於輿論之公似可無庸苛刻不知今日之巧宦身家已裕聲氣廣通何難結納一二劣紳爲邀譽乞恩地步所謂聯名呈請者非本官之私暱卽子弟之營求况津郡爲海道通衢距都門咫尺其居官行事在人耳目間非若窮邊遠徼僅一二紳士所能辨別其賢否也臣惟馬繩武無救災捍患勤事定國之勤祇以小惠私恩濫膺鉅典則貪夫巧宦不特可博富貴於生前直可享榮名於身後公論不符是非淆混何以風天下而示勸懲應請

旨將已故知府馬繩武附祀之典撤銷擬請嗣後臣工如有奏請建祠附祀者卽飭下禮部會都察院公同核議分別准駁題覆候

旨施行並永著爲令以重

綸言以昭公道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九

日

光緒九年八月三十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已故知府不宜濫膺祀典一摺祠祀之典所以報功必實係政績卓著遺愛在民方足以協輿情而昭來許嗣後中外臣工務當詳核事實不得濫請其有奏請建立專祠及附祀者著禮部悉心核議分別准駁候旨施行鄧承脩所請將已故知府馬繩武附祀撤銷之處卽著禮部議奏欽此

再

朝廷設督撫以察兩司設兩司以察府州縣其間文移稿件惟幕友得以預知斷無上司屬官一人可以兼司之理粵省積習往往屬員上司同一幕友遇有被劾上控之案必扶同徇隱准駁任情是非顛倒是小民屈抑益無可控訴如前任惠州府劉淮年任用宋華廷卽兼歸善縣徐殿蘭之幕該縣勇丁在所屬雙金地方滋事殺斃賴姓多人被局紳在督署呈控飭令查覆該府聽從宋華廷主使庇護屬官朦朧竟將局紳蔡應林等詳革此幕友扶同之弊臣在籍時所目擊也近則沈彬以撫臣之刑幕而兼廣府兼理事同知其長子沈棟不通例案強薦東莞縣刑幕一縣之事皆其主持知縣盧樂成聲名惡劣如賄釋逆匪馮萬年押斃商人陳阿新押斃平村監生陳炳良皆補回銀兩勒令屍親結案差役梁炳在麻涌滋事該縣並不究辦反將生員蕭文清管押由武舉過付勒銀二千兩釋回張葉兩姓因賭互毆傷人該縣捏指石龍墟永茂押窩匪勒

索銀千餘兩貪汙狼籍道路喧傳謂其調署南海實係撫幕沈彬之力其子沈桐素不讀書冒籍番禺縣中式壬午科舉人係房官候補縣張文翰薦中張文翰因前任交代不清摘去頂帶沈彬爲之關說復署番禺縣事其同姓不宗之興甯縣沈春輝認沈彬爲親叔與籍隸番禺劣幕姚菱堂賣批受賄魚肉紳民無惡不作其餘布列於各府州縣者非沈彬之親戚卽係門徒廣通聲氣包攬詞訟以餽賂之多寡爲案情之准駁盤踞撫署十餘年積產至十數萬金在天平街衙邊街各處廣置房屋聚賭窩娼物議沸騰粵省劣幕固不止沈彬一人而聲勢煊赫肆行無忌實以沈彬爲最應請

旨飭下該省督撫臣查明所參劣迹按律懲辦以儆效尤並嚴飭各屬嗣後不得以上司幕友兼充以杜盤踞把持之弊其上司幕友之子弟親戚門徒照職官迴避例一體迴避以肅吏治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再撫臣裕寬居官素稱勤慎乃幕友沈彬近在肘腋之間納賄招搖毫無聞見則外府州縣懸隔千里之遙者其貪橫酷虐又何從覺察耶如已革前署南海縣徐賡陞小有才能居心險詐其始或可諉爲不知惟聞被劾後奉

旨飭查大吏尙欲姑寬委員意在率結若非惠州府李用清力爭早已彌縫無事又去歲高州府土匪莫毓林結盟拜會經該府紳士呈控委員前署廣州府饒世楨含混稟復意在消弭幾至釀成禍端事後僅劾一總兵莫雲成其昏庸不職之道府含混稟復之委員並未參劾一人因循曠玩已可概見前張樹聲督粵時不避嫌怨甄別多人吏治復稍有起色然積習已深挽回不易自調署直督後督臣曾國荃實非吏才欲臥而治之撫臣裕寬終日抱病屬員亦不易見紳士可知諸務廢弛官吏益無顧忌近聞省垣外有焚燬洋樓一案固由民憤所積亦係上下情隔大吏素無恩威臨事不足以資鎮壓

朝廷若不認真整飭臣恐外侮方張內憂迭起糜爛決裂固不止粵省一隅之患

也臣已有所聞不敢不據實直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附片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參廣東巡撫裕寬任用幕友納賄招搖毫無聞見各節業經諭令張樹聲查明具奏茲據奏稱逐款訪查據實覆陳一摺裕寬任用幕友沈彬係照舊接用並非任聽盤踞在粵數年嚴核屬吏籌辦要務亦尙無因循廢弛情事前經因病准予開缺卽著毋庸置議幕友沈彬雖查無包攬招搖劣迹惟寄籍本省家有富名招引物議又聽其長子沈棟充當州縣幕友實屬不知遠嫌著卽勒令回浙江德清縣本籍伊子舉人沈桐與番禺縣學附生沈棟著一併改歸原籍幕友宋華廷查無指使庇護屢詳情事惟旣招物議其子宋壽嵩係廣東

藩庫大使自不准聽其游幕粵省並著勒令回籍與沈彬父子概不准在粵逗留
前署歸善縣知縣徐殿蘭於差役被毆親拏拒捕一案並未確查輒以約紳匿匪
具稟殊屬冒昧前署東莞縣知縣盧樂成於縣差被毆毀票一案僅據紳稟敷衍
了事西湖村張姓滋事一案並不親往查辦草率完案徐殿蘭盧樂成均著交部
議處前惠州府知府劉湛年興寧縣知縣沈春輝及幕友姚芟堂候補知縣張文
翰被參各款既據查明並無其事均著無庸置議該部知道欽此

語冰閣奏議卷四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五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言官因上徇私棄亂黑白請

旨嚴懲以肅紀綱事臣竊見去歲戶部尙書閻敬銘御史邵積誠先後奏參姚觀元等四人前在戶部聲名惡劣奉

旨革職中外翕然稱頌自是以來劣員稍知畏法臣耳目雖狹所與往來士大夫未聞有以啟續之劾爲冤者本月十二日恭讀

上諭黃兆樞奏已革河南候補道啟續曾經御史余上華邵積誠奏參等因欽此隨

閔邸鈔見其摭拾妄言徇私顛倒不勝駭異臣職司糾劾豈可以緘默不言臣

惟啟續被參在聲名惡劣蓋指其操行而言該御史所稱遇事講求任勞任怨並輯有章程便覽一書繕錄呈堂此等空言無論有無司官之小有才能皆優爲之且安知非藉此炫長以蓄緣差使遂可據爲該革員湔洗耶原奏又謂所

參劣迹當以公事爲憑不當以空言爲據乃歷數其在豫在濟修河領餉之勞績不啻如身親如目擊以爲公事可憑如此夫以捐納河南之道員而謀得山東之保舉屢著優缺屢派優差卽此一事已足爲鑽營之據並聞其派差到津運米正值豫省凶荒哀鴻滿目該革員在津挾妓流連絕不以民瘼爲重此亦聲名惡劣之一證也至謂啟續果有四大金剛之目又何至使伊一人漏網不知軍興十餘年報銷之款無慮數千百萬其經手司員侵食分肥漏網者豈惟啟續一人閻敬銘亦効其同時所最知者非謂止此三人也又安得以閻敬銘之漏參而指爲邵積誠之誤聽且彼三人者皆以空言効去該御史何獨汲汲於一啟續哉其爲徇私受囑情弊顯然臣曩見吏部侍郎錫珍奏請將已革侍郎寶廷錄用

朝廷以獲咎人員棄瑕錄用其權操之自上錫珍何復遽爲乞

恩傳

旨申飭夫以素負清望之寶廷較屢被彈章之啟續其是非賢否固有不可同日而語矣然錫珍一言

朝廷遽加嚴飭今黃兆樞身列臺員不能糾奸摘伏激濁揚清惟庇一聲名惡劣之啟續代爲開脫指事乞

恩塗面喪心公犯不韙若不嚴予懲處則凡有言責者皆可以奏事爲利媒而前此獲咎人員姚覲元之徒得窺意指皆將訴屈呼冤希圖錄用豈惟臺官之玷實賢奸消長之機其有關於

國家利害甚鉅應請

旨將御史黃兆樞嚴予懲處以爲言官固上徇私棄亂黑白者戒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光緒九年十月初二日奉

日

上諭前據御史黃兆樞奏請飭查已革道員啟續在戶部所辦各事及被參各款當
識令戶部堂官查奏嗣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參黃兆樞因上徇私請旨嚴懲等語
茲據麟書等奏稱啟續在部所辦各事前經寶鋆等查辦有錯誤遲延之處該員
旋即捐升道員此後並未承辦部務其爲人心性伶利語言便捷當年在部並非
精實正大之才自其被參亦不聞有惜此人才者革員啟續既據查明被參並無
屈抑著毋庸置議至御史爲廢員乞恩迹近徇私此風斷不可長黃兆樞著交部
議處欽此

光緒九年十月初六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福建道監察御史黃兆樞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餘依

議欽此

卷之三

三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粵省吏治積弊敬陳管見請

特旨施行以蘇民困事竊臣前以粵省諸務廢弛官吏素無恩威臨事不足以資鎮

懇請

飭認真整頓冀蒙

采擇現值邊防喫緊聞該省團防保甲已次第舉行臣謂此不過詰奸禁暴之一端
非致治之本原也昔曹彬論戰以察獄爲忠可以一戰可知通下情以求民瘼
清吏治以固邊防實爲今日第一要務臣不避煩瀆就見聞所及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查事不實委員受賄也自冗員充路州縣能自愛者幾何迫而上控大吏屬
之道府委之佐貳僚友相賀動謂優於例差其事可知卽至酷吏枉法劣員諱

盜事卽上聞名派道府查辦而上官或有親故巧宦意在揣摩又必視賄賂之
豐紬以定是非其委勘得實者百無一二遂使酷吏愈張民怨愈積吏治何從
整飭乎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此後如有應查事件當遴簡賢員途中厚給資糧不得更受絲毫規
費有濫受者卽以贓計立予參處庶下情得以上達而百姓有更生之慶矣
一流寓土著宜禁服官也粵省流寓之人或官或幕或商或役長子孫置田廬
聯婚媾預科舉仍官粵省甚至父子異籍兄弟同官平時狎處闖闊聚賭吸煙
散布衙署指事招搖一遇有差委與官幕吏胥紳董相糾結開花唆訟無所不
至故粵省仕途冗雜不可爬梳較他省尤甚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實力清查其服官人員如有置買房產父子兄弟異籍同官許其自
首其素無劣迹者准其咨改別省試用其有意隱匿不卽自首者概於本屆計
典悉行汰除亦澄清仕路之一端也

一劣幕盤踞宜嚴稽核尤粵幕半多土著亦猶服官之久隸粵中仍稱外籍盤踞把持如臣所參之撫幕沈彬者官場收受節壽動千厲禁粵幕修脯豐於天下而節壽更倍之猶且州縣缺稍優者必勒薦數人坐分薪俸公事上行者必訂明包辦始免指駁廉懦受其把持貪劣則爲諧價蠹政害民莫此爲甚國家掄才自官吏侍從以至士人無不考文觀行幕分不如官而權幾等官顧漫無考核可乎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於奉

旨後將通省幕友甄別一次土著概令迴避其職汙把持勒薦門徒子弟者懲辦數人並通飭各屬幕友俱令註明舉主報冊存案以憑考察其督撫刑錢亦不可漫無稽核應請欽遵

世宗憲皇帝特頒

上諭嗣後督撫所延幕客須擇歷練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將姓名具題如效力有年果

稱厥職行文咨部議敍授之職位以示砥礪庶佐治得人不至以濫竽敗事

一貪吏苛罰宜嚴開脫也納贖本罪之至微而罰則由百而千而萬不問是非不分曲直謂尤善舉名甚美而害甚烈所罰非命案株連之平民卽盜賊遠颺之房戶一經波累蕩產傾家蠹役分肥劣紳染指所謂善舉者入千而出一有賊之實無賊之名其題參私罰者大率贓私之不可諱匿而曲爲開脫者也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此後所屬如查有藉案私罰飾爲善舉者立卽糾參不得以贓非入已曲爲開脫

一諱匿刦盜宜援案糾參也粵省寇盜累經勘辦而沿海州縣尙多伏莽刦案繫繫甚至省垣白晝搶奪擄掠大吏亦無可如何至於外府州縣恐關考成雖控而不問百姓知控之無益而增累遂不首控况被盜之家力能自控者已十不二三控而通詳不諱爲竊者又百不一二聞惠屬之盜案命案並不通詳卽

詳而撤參亦不過微員末弁而監司大吏直可置身事外遂使盜風日熾民氣益悍其不因緣爲亂者直俟時耳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嚴申諱盜之禁此後地方官遇有刦案不詳一經言官指參從嚴治罪其督率之臬司鎮道請照山西撫臣張之洞奏定成案如任盜賊橫行不能督捕有司諱盜不能舉發卽於照例題參疏防之外將臬司鎮道先行專摺嚴參其府廳州縣所屬境內刦盜頻聞案情重大緝捕不力者亦於照例題參之外從嚴特參著爲定例庶官弁不敢諱盜而百姓得以安堵矣

一械鬪殺傷宜嚴定處分也粵省械鬪之案始於潮屬蔓延廣惠皆因上下隔閼詞訟曲直不分冤抑無訴遂激而械鬪土匪乘間聚集千百爲羣名爲幫槍兩造悉聽該匪指揮雖有悔禍之心亦不能自主焚燒擄掠雞犬一空殺斃逃亡傷心慘目地方官諱匿不報及至糜爛之後乃從容委員勘視傳集左右親鄰爲之勸息名曰議和殺傷無論多寡主謀之人買兇作抵名曰頂兇委員夫

役供應悉出於屬家擇肥而噬名曰勇費含糊率結而幫槍之土匪早已遠颺殺人之真兇從不擬抵伏查定例州縣官將械鬪之案諱匿不報或改作共毆謀毆分起開報者俱革職又承審官將主謀之犯徇縱不行查拏輒將頑兇之人定擬完案卽照故出入人罪律參革治罪定例綦嚴而粵省向來鬪殺斃命之案層見迭出皆含糊率結諱匿不報未聞地方官有因此獲咎者其玩視庇縱卽此一事已可概見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嚴飭各屬申明舊例如遇有鬪案地方官諱匿不報私和率結及徇縱主謀買兇頂替等弊別經發覺將該管官照例參革其幫槍之槍匪把持捕掠尤爲不法應一併嚴拏照強盜得財律治罪庶官弁不敢視同瘼外而兇徒知儆矣

一捕拏盜匪宜禁焚屋也粵中營弁捕匪率先焚屋意在懲盜不知適以滋盜蓋猶有栖止則潛歸易獲尙有繫戀則遷善可期若不緝眞賊止於焚屋該匪

計無復之不得不盜又其甚者盜之宗族祠宇亦曾以焚燒爲勒交計亦爲詐
賊計或賊已遠颺猶勒令族人懸賞或數百或數千名爲花紅此皆出自良懦
之民室家聚處無可逃避只得吞聲含氣典產以償夫設兵本以衛民乃官不
能治盜而肆意焚燒不能捕盜而責民懸賞民羅於賊復掘於官使富者益貧
貧者益瘠不盡驅之爲盜不止豈

朝廷設兵衛民之意乎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嚴飭此後營員辦匪止許捕拏眞身不得以焚屋了事不得喝喝匪
族借焚屋以詐賊更不得以賊已遠颺勒令族人懸賞波及無辜違者嚴參此
亦止盜之一助也

一官員庇賭宜申明禁令也粵省盜風甲於他省賭風亦熾於他省因賭而貧
因貧而盜飢寒則迫爲寇賊其勢然也故賭一日不禁則盜賊日滋奸邪弗止
小則沿途截刦大則聚衆抗拒農工商賈惴惴焉不得一夕安寢所謂團防保

甲亦只屬具文耳故爲粵省吏治計惟有先嚴賭博之禁以清盜源或謂文衙
敕規武弁包庇已成積習豈能驟革臣愚以爲在地方之得人否耳卽以近事
徵之前惠州守李用清銳意禁賭匪徒斂迹地方晏然及其去也而賭復熾此
則行法在人之明驗也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申明禁令嚴飭各屬員弁互相稽查不得稍有瞻顧違者一併嚴參
年終考核卽以所屬地方有無賭博以定優劣其土豪惡紳有敢阻撓包庇不
遵約束者立卽查拏懲辦百姓雖愚彼見官不徇情役不收費又安肯以身試
法立蹈刑獄

以上八條皆臣在籍時所目擊爲粵省數十年來之積痼儻蒙

備如所請

飭令逐件清查禁革大吏一分振作卽小民多一分受賜其他如命案之株連釐卡
之需索關稅之留難荼毒非空言所能塞責者臣當隨時指參以爲粵民請命

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

十六

日

THE SONG OF THE

FLY

再臣聞廣東海豐縣匪首余紀欣等刦殺生員余一枝一家六命一案其始由該縣知縣蔡逢恩札令余一枝交出該族會匪余世忠等詎該縣受賄縱釋該匪遂糾黨百餘人執持搶械刦殺貢生余煥文生員余一枝等一家六命搶奪一空經屍親余昭文控驗在案嗣因委員迫勒改供案久不決經御史奏參奉旨著劉坤一張兆棟查明據實參奏該督撫始終並未親提全憑委員饒世貞一面之詞含混率覆迄今又隔七年仍未奏結並聞饒世貞與該縣誼屬姻親同鄉素好承審此案堂訊屍親余昭文等三十餘日押禁嚇勒改作挾嫌圖殺供詞詳院爲該縣規避處分地步以致案懸十一載不歎一人臣查此案該縣蔡逢恩果有諭令余一枝勒交族匪余世忠之札旋復釋放無論有無受賄原詳是否圖殺刦殺而庇惡縱兇致釀一家六命巨案百喙難辭乃該督撫不惟不將該縣撤參反派署博羅縣優缺饒世貞與蔡逢恩同鄉姻姪於奉旨飭查重案自應呈請迴避乃僅憑該犯供詞始終迫勒具結其意存袒庇可知似

此徇私執法縱惡殃民任意拖延毫無顧忌宜粵省之寇盜日滋吏治無從整飭也應請

旨飭下該督撫臣將縊兇致斃多命之前任海豐縣蔡逢恩先行參革訊明有無受賄情弊從嚴治罪委員饒世貞派審此案並不避嫌始終庇護應一併查明懲處並請

旨嚴飭該督撫臣諫遠前

旨親提此案人證虛衷研鞫不得再有拖延以重民命謹附片據實糾參伏乞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諫片

張樹聲等奏遵

旨籌議吏治保甲並查辦生員余一枝等六命案整頓究辦奉

旨覽奏均悉仍著該督撫隨時認真整頓嚴杜弊端務期吏治日有起色毋得徒託空言海鹽縣生員余一枝等命案卽著飭提犯證余致祿等解省嚴審迅速定擬具奏餘依議該部知道欽此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廣東餉源匱乏請

旨責令貪吏罰捐巨款以濟要需事竊臣恭查乾隆年間遇有貪吏無不罰令修城築河以重庫款如敢規避譴責從嚴具欽

聖世懲貪垂誠後來之意廣東向稱繁庶十數年來貪吏輩出朘削百姓飽歸私家者不知凡幾現當餉源匱乏尙書彭玉麟在兩淮鹽商處借撥銀一百萬兩督臣張樹聲在香港借洋款二百萬兩均有成議臣愚以爲

國家財賦所入祇有此數東挪西補其勢易窮若責令貪吏罰捐鉅款以備不虞持論既公於理亦順且使通省大小官員各知儆戒不蹈前車豈獨廣東臣民之幸哉臣謹就平日所聞臧私最著者如已故總督瑞麟學政何廷謙前任粵海關監督崇禮俊啟學政吳寶恕水師提督翟國產鹽運使何兆瀛肇羅道方濬師廣州府知府馮端本潮州府知府劉淮年廉州府知府張丙炎南海縣知

縣杜鳳治順德縣知縣林灼三現任南海縣知縣盧樂成以上各員皆家本寒素自官廣東後遂得鉅資若非民膏卽是國帑馮端本寄居京師買置房屋百數十間劉淮年張丙炎何廷謙之子均在揚州天津充商辦鹽崇禮俊啟皆窮奢極侈在人耳目凡此皆該員等貪劣之明證粵之士民婦孺無不周知痛恨若使安坐無事淫享終身不特無以伸

國威亦無以抒衆憤應請

特旨責令各該員及故員家屬分別罰捐鉅款交該省督撫存收姑免嚴譴以示朝廷寬大之恩以備邊防緩急之用臣目擊時艱內有天良外采公論固不敢輕加誣陷亦不肯稍避怨嫌用敢據實密陳仰懇

宸斷如以臣言爲過伏乞

特派大臣密查將各該員在粵居官聲名若何在籍寄居有無屯積貲財廣置產業
如臣所參據實覆奏請

旨核辦責令罰捐巨款以裕餉源以懲貪汙臣無任迫切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九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奏請旨責令貪吏罰捐巨款以濟要需一摺據稱該給事中所聞賊私最著者如已故總督瑞麟學政何廷謙前任粵海關監督崇禮俊啟學政吳寶恕水師提督翟國產鹽運使何兆瀛肇羅道方濬師廣州府知府馮端本潮州府知府劉淮年廉州府知府張丙炎南海縣知縣杜鳳治順德縣知縣林灼三現任南海縣知縣盧樂成皆自官廣東後得有鉅資若非民膏卽是國帑等語著派彭玉麟將各該員在廣東居官聲名若何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

光緒十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鄧承脩奏請旨責令貪吏罰捐巨款當諭令彭玉麟將所參各員在廣東居官聲名若何確查具奏茲據該尙書查明覆奏已故總督瑞麟在任有年勦平匪黨曾著勞績並無貪私實迹自可毋庸置議已故學政何廷謙前任粵海關監督崇禮俊啟學政吳寶恕水師提督翟國產鹽運使何兆瀛肇羅道方濬師廣州府知府馮端本潮州府知府劉淮年廉州府知府張丙炎南海縣知縣杜鳳治順德縣知縣林灼三或業經病故或早經離任既無丁書可訊亦無專案可推均難指其贓私確據朝廷政尚寬大既往不咎均著免其置議現任南海縣知縣盧樂成前在東莞縣任內被參有案其調任南海亦多物議著改以教職銓選嗣後大小臣工務各潔己奉公廉隅自勵倘有貪婪劣蹟一經發覺定從嚴懲辦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再廣東吏治貪敝雖屢經督撫言官先後參劾而積痼傳染輒轉效尤去任者
慘堅既盈則現任者貪饕益肆如現署鹽運同方功惠貪鄙近利臣在籍時卽
聞有無方不開廠之謠本年潮屬雨水照常並未報荒該運同託詞將鹽課奏
銷展限意在侵漁現時經費支絀該督臣運司不顧國課遽行瀆請其素行營
鑽可知候補知縣徐殿蘭前任茂名縣於民人陳亞九毆母架害伊本族陳燦
信一案縱兇害良土人至今稱冤任歸善縣拜認本屬知府劉淮年爲師生代
捐花翎藉以獻媚復因案詐索方姓羅姓多贓在雙金地方縱勇滋事殺斃賴
姓數人牒詳率結嗣在興甯縣任內聽信門丁鄧輔堂葉東山等賄賂公行因
鎖拏凜生黃姓一案城廂內外舖戶四千間同日罷市紳民在道署控告該縣
知衆論不容忍被參劾遂先行告病復謀得晉省賑捐保舉銷假營謀差使現
任海陽縣知縣胡鑑不通文理前充丙子科鄉試同考官令胞弟胡欽辦作跟
役入闈閱卷任南海縣擅將官地賣作洋人輪船碼頭居民切齒又爲通省虧

空最多之員其得補海陽縣缺係已革藩司姚覲元之力候補通判陳嵩壽久
隸粵籍曾應番禺童試在省垣兩幅街私置房屋辦理善後局多年聲名惡劣
前代理歸善縣知縣王序賢於朱楊氏捏控伊子朱丁保被林姓捉禁一案該
縣親到平山墟藉案捉押監生林湛然詐索銀一千八百兩隨役詐索銀三百
六十兩始行釋放又因索倉庫房陋規不遂親到譚姓家內勒迫市人環堵不
顧官箴署茂名縣王其恆於光緒六年因重徵錢糧縱差鎖掣監生程儒彬該
監生呈出糧串該縣知係重徵並不將房差懲辦又舉人梁文龍等呈請裁革
陋規奉署高廉道批准立石該縣祖庇書役冀飽私囊謂事有窒礙稟府批飭
遂擋不行以上數員皆就臣所知貪劣之有據者而言此外偏隅下邑凌虐小
民身受荼毒呼籲無門猶不知凡幾伏乞

聖明嚴飭該省督撫按照臣所參各款重懲一一以徵其餘是否有當仰祈

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附片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參署廣東運同方功惠等貪劣各款當諭令張樹聲倪文蔚查奏茲據奏稱查明該員被參各款據實覆陳並分別劾參等語代理廣東歸善縣知縣王序賢於朱楊氏控案既將監生林湛然拘押並不審究虛實分別詳辦輒行釋放現據林桂常等供有該員及跟役人等勒去銀兩情事其親至典史譚福祥家查非因索取陋規起訛惟據典史鍾龍驤等各供呈繳銀兩均應澈底根究王序賢著卽革職歸案嚴行訊辦海陽縣知縣胡鑑在南海縣任內查無擅將官地賣作碼頭情事惟不親勘河道詳查輿情遽准發給照示殊屬荒謬胡鑑著卽革職候補通判陳嵩壽仍世居粵歷當局差巧於營謀不治輿論著以府經歷縣丞銓選署運同候補知府方功惠查無貪鄙近利實據鹽課奏銷因災詳

請展限尙非託詞現已交卸回省著張之洞倪文蔚悉心察看如果不堪造就卽行參辦前署茂名縣王其恆查無重徵錢糧等款惟於房書將已過割糧戶漏未註冊扣除毫無覺察咎實難辭王其恆著交部照例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臣風聞阜康銀號閼閉大學士刑部尙書文煜存銀至七十餘萬兩之多都
下喧傳詫爲異事伏查文煜歷任內外

恩遇優隆二十餘年毫無建樹議者祇謂該大學士才識庸闇尸位無能而已今贓
私已露款項繁累顯係貪汙所致核其情狀非止庸闇已也

朝廷若謂大臣養尊處優自應致富臣不敢知若欲整齊百官使大法小廉則文
煜身任協揆有表率庶僚之責此事豈可不問臣伏覩近日言事諸臣搏擊貪
邪不遺餘力然皆以查無確據率覆今文煜所存該號銀數至七十餘萬之多
有帳冊可稽諒難欺飾應請

旨特派大員查明確數究所從來據實參處以爲大臣貪庸溺職者戒謹附片陳明
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附片十九日奉

上諭另片奏阜康銀號關閉大學士刑部尙書文煜所存該號銀數至七十餘萬之多請旨查明確數究所從來據實參處等語著順天府確查具奏欽此

二十五日奉

上諭畢道遠周家楣奏遼查阜康銀號文煜存款一摺據稱查該號票根簿內有聯號開列銀四十六萬兩第一號上註明文宅字樣除前江西布政使文輝呈請究追阜康銀款十萬兩稱由文煜代爲經手外其餘三十六萬兩簿中祇註文宅字樣等語著文煜明白迴奏欽此

二十六日奉

上諭昨據畢道遠周家楣奏遼查阜康銀號文煜存款數目當諭令文煜明白迴奏茲據奏稱該尙書由道員升至督撫屢管稅務所得廉俸歷年積至三十六萬兩陸續交阜康存放等語所奏尙無掩飾惟爲數較多著責令捐銀十萬兩卽由順

天府向該號商按照官款如數追出以充公用欽此

再臣聞廣東鹽運使周星譽嗜好甚深在臺諫時聲名素劣歷任廣西左江道昏眊廢事經前撫臣劉長佑撤省嗣復夤緣回任督帶營勇及督辦收支局侵蝕甚鉅赴運使任時私攜稅貨數經釐局盤獲設法銷弭其在粵所傳鄙穢之言臣不敢形諸奏牘該運使雖無地方之責而廣東鹽綱積弊甚深若以此等昏庸貪劣之員總司其事勢必舞文納賄日益壞法且所屬鹽員數百人相率營私鹽政將益不可問應請

旨立予罷斥以肅官邪謹據實糾參伏乞

聖鑒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片奏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參廣東鹽運使周星譽嗜好甚深在廣西左江道任內侵蝕甚鉅赴運使任時有私攜稅貨等情當諭令張樹聲等確查具奏茲據張樹聲倪文蔚奏稱周星譽被參各款或並無其事或查無確據惟精力漸敝任事爲

難等語周星譽前已開缺著卽休致該部知道欽此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府尹聲名平常請

旨另揀大員查辦以杜瞻徇事臣恭讀本月十九日

上諭給事中鄧承脩片奏阜康銀號關閉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文煜所存該號銀數至七十餘萬之多請旨查明確數究所從來據實參處等語著順天府確查具奏欽此仰見

聖明剔除奸弊整飭官方欽佩無已惟臣聞府尹周家楣與胡光墉及阜康舖夥汪姓往來甚密此次阜康倒閉周家楣親帶兵弁夜往查封昇去衣物八大箱中城御史以查封官物例應點驗府尹不令揭視徑昇以走道路喧傳謂該府尹實寄存銀七萬餘兩攜歸作抵是以密令該舖夥到順天府署投案極力爲阜康設法彌縫夫以地方大吏督率員弁於稠人廣衆之中公攫私寄不恤人言曠比大駟因緣爲利核其情狀應在查辦之列又何能詰問他人勢必至與文

煜商量扶同欺罔此臣之所以一瀆再瀆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聖明特簡公正大臣並將該府尹一併查辦使諸臣貪贓之私得以水落石出
國法伸而紀綱自肅臣不勝幸甚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 二十二 日

再臣聞周家楣在總署行走多年居心巧詐嗜好甚重同列皆知久爲洋人所

鄙笑官員吸食鴉片屢奉

嚴旨申儆凡在臣工有嗜好者自應痛改前非而該府尹玩視如故誠如聖諭所云陽奉陰違不知悔懼者也總署爲外人交涉之地任劇事繁似此貪庸豈堪尸位其如何嚴予懲處之處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附片均奉

旨留中

語冰閣奏議卷五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六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鉞跪

奏爲言官挾私逞忿摭拾揣摩請

旨嚴懲以肅風紀事臣竊惟

朝廷廣開言路原冀其屏去私心獻可替否有裨時艱若從事揣摩借章奏以展其巧詐甚至胸懷愛憎摭拾誣陷則法在必懲竊見給事中鄭溥元參奏編脩尹琳基貪鄙苛刻縱酒滋事其事之有無

朝廷已飭掌院學士查明具奏將來自有公議無俟臣言惟都下喧傳該給事中原參懷挾私忿意在揣摩臣以言路攸關覆閱再四見其摭拾瑣事立言鄙俚至被該編修以上棍之名欲行驅逐回籍等語恣行言罵該給事中與尹琳基誼屬同鄉素相往來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因遍加詢訪咸謂尹琳基屢向人說鄭溥元收受江西巡撫潘簷山東巡撫陳士杰臬司林述訓餽賄雖屬交道

之常身居台職不應濫交如此此語頗聞於鄭溥元鄭溥元大恚因謂將來必有以報又在稠人廣衆之中向外官道貧云非藉外官餽送不足以自給尹琳基嘗面折其非鄭溥元由此深怨疾毒然尙未敢輕發也去年引

見坊缺道路傳言謂大學士寶鋆曾向人言汪敍疇因被劾有案尹琳基亦好使酒臧否人均未能勝任此等浮言原不足據乃鄭溥元有意揣摩謂尹琳基之未即擢升實由於此臣伏念

朝廷用人原不拘俸次若謂該員因此見擯其餘九人資俸在樊恭煦之上者豈皆有劣蹟同爲擯棄耶鄭溥元果何所見而云也夫寶鋆位躋首輔進退百僚當先其遠者大者何至以酒食語言之過而阻人仕進之階况尹琳基係寶鋆保列一等之員果有滋事劣蹟自當隨時參劾知其賢則舉之知其不肖則劾之大臣事君固應如此豈有公薦其賢而陰持其過故臣謂道路之言寶鋆必不出此也至謂尹琳基若任講官必至妄談國事顛倒是非尤爲謬妄夫人臣

建言執公孰私豈能逃

朝廷洞燭近日御史如黃兆樞英俊諸人皆以營私受賄被議

朝廷未嘗稍事姑容然斷未有逆料其妄談而預防其仕進者鄭溥元乃欲以此中樞臣之忌意謂尹琳基一經彈劾必將廢棄終身其居心險很又不止揣摩迎合已也且人誰無過至於飲食語言皆見掎摭人懷自危之心必開攻訐之漸豈

朝廷懲飭官方之意耶應請

旨將給事中鄭溥元先行交部議處並

嚴飭科道等官凡有參劾皆當屏去私心不得如鄭溥元揣摩迎合挾私逞忿違者必嚴予懲處庶言路清而官方愈肅矣臣爲整頓風紀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十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留中

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鄭溥元奏參編脩尹琳基貪鄙苛刻縱酒滋事各節嗣經給事中
鄧承脩奏參鄭溥元挾私逞忿等情先後降旨令翰林院掌院學士都察院堂官
分別查奏茲據翰林院奏稱尹琳基被參各款確無實據惟其人性情粗慢不矜
細行致滋物議都察院奏鄭溥元參奏尹琳基一疏任意吹求迹涉私嫌請旨懲
處各等語尹琳基鄭溥元名列清班宜如何束身寡過精白無私乃種種謬妄貳
屬不能稱職尹琳基鄭溥元均著休致欽此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疆臣謬玩辱國喪師罪無可逭諭

旨從嚴懲處以伸

國法事臣惟破格用人者聖主之苦心信賞必罰者國家之大律竊見唐燭徐延
旭二臣以道府外吏一二年間上牘封圻外連邊帥中朝士夫幾疑

朝廷用人之驟然自髮逆謠起擾亂東南

文宗顯皇帝知人善任一時巡撫如胡林翼李續宜等皆以營官驟膺不次之擢卒能
削平大憝克成厥勳如二臣者才能相埒頗有虛聲

朝廷愛惜邊才畀以重任雖昧知人之明尚非有心之失及唐燭不待

諭旨率爾退師致令越軍失援山西淪陷罪狀昭然矣我

皇上赫然震怒宜於此時聲其專命之罪正以失律之誅法及一人羣帥悚息乃僅
予薄謹仍促進師徐延旭聞之以爲邊臣得罪罪止摘項而已革留而已始則

職寇若忘繼乃遷延坐視山西之陷未幾北甯之師復失覆轍相仍人無嗣志誠恐自茲以往沿邊諸將藐玩

朝命皆唐炯也望風逃遁皆徐延旭也雖有堅城誰與爲守雖有利器誰與爲用軍法逗留畏懦者斬主將守城不固守而棄去者皆斬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當功罪不明而能克敵制勝者以臣觀之唐炯於守縣州時頗著勞苦然器小易盈驕其逸足屢誤事機所謂泛駕之馬宜施羈約者也徐延旭直庸妄人耳守梧州時所禽馘者不過一二探丸胠篋之輩其著越南圖說於方向道里尙且瞽無黑白又大言自詡爲知兵年近七十嗜好瘤深所謂臘臘之木無當斧斤者也

朝廷不察遽委以重寄以新造之卒當乘勝之師措置乖方北甯之敗固不待智者而決矣雷擊還駭事會之來正在今日伏望

皇太后

皇上憤已敗之由爲未然之計既令潘鼎新出關接統諸軍以圖規復卽當治唐烟

徐延旭失律之罪以儆效尤若謂唐烟小有才能棄瑕錄長亦宜解任交岑統
英差遣戴罪立功儻仍復違卽正軍律不得再邀寬典至趙沃久在粵西馭兵
無律惟利是圖黃桂蘭素無威望性多疑忌前坐視山西之失擁衆不救所稱
撥助劉軍新靖四營歸唐景崧統帶者實則任意扣留握兵自衛此次潰師北
甯不守情罪尤重應令岑毓英確查請

旨卽於軍前正法

朝廷一震之威明及萬里伸國典以振軍心在一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統籌兩粵防務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竊見近者山西北甯相繼淪陷越禍日深粵防益亟凡有血氣莫不撫膺

痛恨志切同仇臣惟用兵之道未慮勝先慮敗然後進能戰退能守未有前軍一蹶後無應援遣將徵兵動延時日而能計出萬全者也夫以法夷犬狼之性併有越南豈肯端然自守必將大肆侵掠爲得寸入尺之圖索賠兵費之舉臣觀之沿邊之患廣西急於雲南沿海之患廣東急於他省誠以廣西則迫近敵氛廣東則素稱腴富也爲今日計莫如

特命兩廣總督張樹聲統率淮軍出駐廣西南甯一帶聲息既通軍威亦厚萬一前敵失利卽令其統帥前進兵旣迅速事不張皇張樹聲於上年法越擣兵卽慷慨陳請出關義形於色且曾撫粵西往與潘鼎新共事有年彼此必能和洽前廣西提督馮子材涖粵四十餘年功勳宿著熟悉邊情徒與徐延旭齟齬遂甘

廢棄可否

飭令該員招募舊部隨同張樹聲協理後路防務該員志行侃直必能竭忠盡慮無負

厚恩兩廣總督事繁任重應

飭令彭玉麟署理並須

嚴旨訓勉毋令固辭現署水師提督方耀優於將略衆情悅服乞

特授以欽差幫辦之任俾使位望稍峻指揮自易土兵客兵聯爲一體總兵鄭紹忠

鄧安邦素稱驍勇更懇

傳旨嘉獎以勵士心海濱武臣得邀

天語自當感激効命矢死靡他廿年來粵軍得力者號稱此三營惟方耀能和之乃

能統之客將雖強不能相習彭玉麟固先已言之矣事不過一轉移間而張樹聲控制南徼應援不難彭玉麟專力東省事權尤一方耀鄭紹忠鄧安邦或蒙

拔擢或荷褒嘉於邊防海防土兵客兵各得其任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旨留中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時艱孔亟請並建親賢以維國本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伏以法越構兵邊軍潰退

朝廷赫然震怒失律有誅薄海人心同深悚息本月十三日特奉

硃識別簡樞臣斥退舊輔復於譴責之中曲寓矜全之意十四日復奉
懿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會同醇親王商辦等因欽此我

皇太后

皇上上念宗祊下維國計萬不得已之苦衷已可共白天下矣惟臣鈞之愚竊以
善爲國者當立權以制變善用人者不因短而廢長揆時度勢

朝廷令醇親王進參機務固不必因分位而稍避嫌疑惟恭親王輔政多年一旦
置散投閒在

朝廷亦爲矜惜且國家之用親藩與大臣異大臣有過點綻之已耳親藩則固同

休戚苟有過必裁抑之曲成之毋使終於廢棄而後安恭親王久資
倚畀其才識早在

聖慈洞鑒之中第以更事過多趨避太熟誠如

懿旨所云委蛇保榮因循日甚然其諳練明曉廷臣中固無以匹也

朝廷若許其自新資其改過仍畀事權在醇親王秉志忠誠素性友愛必能遇事
和衷卽恭親王經此次

嚴飭稟短錄長亦當仰體

聖懷力圖報稱臣區區一得之忱伏願

皇太后俯念親賢深維國計用醇親王之忠誠以肩其鉅用恭親王之諳練以理其繁
或以參預內政或以懷柔外交庶共和夾輔之道不無裨益臣賦性直慤夙荷
優容值此時艱既有所見不敢遂自塞默伏惟

皇太后

皇上知臣無黨臣無私恕其狂愚曲

賜采擇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謹

奏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旨留中

奏爲夷情臣測請

嚴飭督臣力求實在把握急籌戰守免墮奸謀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六日恭奉

上諭近來越事益亟迭諭沿海諸臣妥籌戰守適據李鴻章電稱法國水師總兵福
祿諾令稅務司德璀琳面呈信函請准從中講解等因欽此

朝廷以保境息民未嘗非計

飭令廷臣悉心詳議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統籌全局詢及細微際此時艱巨等何敢故爲高論上因

宸聰惟詳閱李鴻章摺件有愚心所未盡喻者竊惟謀國必量事勢制勝貴審敵情

若不辨其爲嘗試之詞猝然見信未有不墮彼奸謀而沮我士氣者夫法人自

據山西以來破北甯攻太原旬月之間戰無不克其輕量中國可知法不和於

山西未失之前而和於北甯既失之後有是理耶德璀琳一中國司事耳福祿諾亦該國水師一偏裨耳旣無國書之重又非公使之名其意以爲我兵新破而特爲此不根之言以窺吾虛實我若允其所請是不折一兵不糜一餉已坐享其利矣拒之彼必以修好爲辭則曲歸於我臣等聞法兵雖勝而數月勞師集餉勢已不支又北圻新定其民未附安知非懼我增兵大舉而故爲此要挾之詞且李鴻章果以和議爲可恃耶自各國通商以來邀求恐喝無歲不有我強則和約可保我弱則所約皆虛即如該督臣所據德璀琳函稱兵費可以免議而又慮法爲強國議院持論每有異同難保無傾邪生事之徒別創新議或要我以必不能行之事是該督臣前後所陳已毫無把握他復何所責哉至所云不損國體不貽後患不過強爲緣飾之詞夫越南屬我藩封二百餘年一旦不臣不貢拱手與人所謂國體者何在山西北甯盡歸法人而我不圖規復縱使畫疆無險可阨滇粵豈能自守且使英俄各國揆吾怯弱易與必將環視而

起其狡猾如福祿諾者何可勝數若皆以兵船相脅

朝廷將若之何此乃禍患之始臣不知疆臣又果有何策以善其後也夫以今日之事勢揆之兵疲餉絀息民保境未始非苟且旦夕之謀惟歷觀前古敵國外患未有不戰而和亦未有不戰而能和者李鴻章治兵二十餘年不以喪師辱國爲恥乃云起自田里託爲審勢量力持重待時之言以文其愛身誤國之罪此臣等所爲痛恨而不能已於言也臣愚以爲李鴻章身任畿疆任專責重當董督諸軍力籌戰守如法人果有悔禍之心乞和修好亦須體驗實情不得以敵國游移無據之詞遽廣

宸聽廳請

特旨密諭李鴻章就其原摺所陳此次和議條約中分界通商何者應行何者難准兵費是否必能免商福祿諾德璀璨所稟是否該國公議逐一指陳果如所云不貽後患不損國體督臣確有把握

朝廷意在息民原不必責以戰事若有遲延反覆等弊是該督臣巧爲審試圖法具臣自問能否當此重咎

飭令據實覆奏並請

嚴諭沿邊海各督撫臣力籌守禦一面留以可和之機一面示以必戰之局庶不致臨事倉皇進退無據一誤再誤致墮奸謀所有臣等會議合詞另摺具陳緣由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聯銜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
戶科給事中臣李鴻達

刑科掌印給事中臣秦鍾簡
工科掌印給事中臣鄧純嘏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江仲洵
掌江南道監察御史臣何崇光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吳崎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錦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壽齡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丁振鐸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

奏爲海防喫緊總兵忠勇素著宜暫留駐守以重畿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以法夷醜張邊軍屢挫

朝廷俯念邊防以總兵唐仁廉署理廣西提督並飭令迅速赴任自聞

明詔朝野上下皆謂非宜在臣思之實亦未便臣聞備禦之計先在擇人兵之勝負

全由處置竊見總兵唐仁廉賦性樸忠臨敵勇敢曾隸提督鮑超部下戰無不克功勳卓著自調守北塘以來治軍嚴明實爲津海諸軍之冠現值和議未成兵船已至大局是否決裂即在目前直海爲畿疆門戶較之滇粵輕重懸殊緩急亦異正宜調將集兵爲固守本根之計北塘去鎮南萬里唐仁廉將率其舊部以行耶則萬里調師已有迫不及待之勢若令隻身赴粵則兵不習將將轉無可統之兵且津海除淮軍之外別無勁旅倘一旦防海各軍或有意外之變譁潰之虞何以制之

朝廷此時自應統觀事變內外合籌豈可因一事而部署乖方因一隅而掣動全

局應請

旨將廣西提督唐仁廉改留北塘以資鎮壓以固本根抑臣更有請者

國家駕馭英才原不分文武但察其忠勇樸誠不避艱險者卽當畀以事權如前總督楊遇春提督楊芳等皆以武臣總統參贊故能克平羣寇所向有功邇來唐炯徐廷旭等皆素無寸績徒恃刀筆口舌驟膺顯擢貽誤邊疆而馮子材諸人或以勳望恥爲文員所制多懷顧慮此皆用人不當前事之失也

朝廷若允臣所請仍以唐仁廉留駐北塘卽乞

密旨詢問該總兵在直沽日久情形熟悉所統一軍兵力稍單此後應如何增兵扼險足資捍禦之處唐仁廉確有所見隨時許以專摺奏聞不必由直督傳諭以示優異

朝廷有格外之恩該臣必有碎首之報實於目前大局有裨臣區區愚見是否有

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採擇施行謹

奏

光緒十年四月

十四

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

國子監司業臣潘衍桐

跪

奏爲熟審夷情密陳間敵之策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十六日在內閣恭讀

諭旨並令臣等閱看李鴻章與福祿諾所擬條約及往來問答等件據目前情勢似
於

國體無傷惟敵勢既盛我宜持之以堅敵情大急我尤宜應之以緩臣承脩已聯
名恭摺上陳矣其間尙有所得可以少助萬一者臣聞善料敵者必察其情僞
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夷人自通中國臣測多端歷次所訂和約忽
增忽改此次法人侵越兩月之內連陷數城在彼可謂逞志豈有先倡和議就
我範圍如今日之速且易者以臣愚料之一則便後日之誅求而誘我以和也
一則因今日之困敝而緩我以戰也請卽就臣等所聞爲

皇太后

皇上一一陳之法夷前爲德國所敗創鉅痛深國事皆出議院兵餉皆由商貸越南之役彼國額兵本難遠出因添招大富浪夷兵及漆甲黑鬼兵各千餘名數爲劉義之軍所挫傷夷過半原訂殺斃一名償銀五百元今各夷日索賠費法人力不暇給因有賠人不賠錢之說其困敝一也法總統剛必得前乘普法之亂驟握事權覬覦得位爲國人所不服調兵籌餉動拂商情若稍堅持數月彼必情見勢絕內變立起其困敝二也法夷前據嘉定六省今又忽增數省疆土日闢備多力分增兵則力有所未能兵少則不足以守而日虞我師之至且北圻新定其下未親其民未附保無有效忠赴義如劉義者揭竿號召起與爲難其困敝三也越南暑溼水草毒惡轉瞬夏秋之交瘴癘驟發彼軍遠來卒不服習死亡必多其困敝四也法夷數敗之後以重利餌沿海粵民令充前敵訂明月給銀九元開仗則日加二元自去年十月後法商人心涣散餉源匱乏延不支

發只以牛脯乾糧分給度日兵士憤極思亂其困敝五也有此五敝宜其和之速而且易矣

朝廷若遽許其和彼得以其暇日修守戰製器械通商開礦積穀練勇爲後來攻取邀求之計所謂養虎遺患此有識之士愛國之人所爲寒心而不欲其急和者也臣聞此次法夷所恃以破劉軍者皆沿海客民緣兩廣邊界與越昆連欽廉一帶前因土客構畔客民安插未妥窮無所歸遂致爲敵所用粵人競尚武勇且與外洋相習最爲夷人所畏亦易爲夷人所誘彼隨時可招卽隨地皆賊與其去之以資敵易若誘之以攻敵爲今之計惟有主緩和之議以破其狡詐之情用反間之謀以斷其招徠之路臣竊見雲南昭通鎮總兵何雄輝勇而有謀初隸老湘營王鑫劉松山部下轉戰滇黔楚粵三十餘年素爲督臣岑毓英所親信且籍隸粵東於邊徼要害旣稱諳熟客民言語又復相通臣等素悉其人究心邊務與之論及越事據稱去冬曾遣人潛入敵營探聽見客民被脅者

萬餘人受其荼毒皆積忿思變祇以外無援兵未敢輕發因建言以敵攻敵之策立論頗中綱要蓋客民從逆實非本心廬墓室家皆在故里若潛遣客民機變能任事者由欽廉小路假作商販暗往敵營密爲勾結我軍駐邊界遙爲應援一俟機緣立時舉發擒渠埽穴在指顧間卽或不效敵人自相屠滅旣無我國號衣在彼斷難藉口且使彼族知我國人心萬難脅服不敢再事招徠如此則戰固必勝和亦無傷誠今日釜底抽薪之奇計也臣等同爲粵人習知客民情勢察其議論可行用敢具摺密陳臣不以臣言爲諱卽請

密飭該總兵何雄輝逕往兩粵邊界專招客民數營或爲外援或爲內應嚴密佈置准一面權宜籌度一面函達岑毓英會同商辦所募客勇仍歸該督節制惟不必令其先赴滇營以免稽延以防洩漏臣等亦知和議已有端倪何敢故爲異議惟旣深明敵國之困敝又宜防他日之誅求且敵情狡猾議戰議和頃刻萬變謹備一策區區之愚恭候

聖明采擇再此事既關機密乞

飭樞臣核奪後毋庸發交總署閱看以重軍謀伏惟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四月

十九

日奉

旨留中

新授內閣侍讀學士

臣鄧承脩跪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九日奉

旨鄧承脩補授內閣侍讀學士欽此竊

臣草茅薄植嶺海凡材始策名於西臺繼備

員於左掖未嫻讀律曾十載之爲郎旋荷

錄名備一麾之出守值此時艱孔亟言路廣開遇事敷陳愧乏涓埃之補撫躬循省

實荷

天地之容茲復仰沐

殊恩補授今職幸

經帷之陪侍得近

鴻輶懷

綸閣之趨踰益虞蚊負叨榮非分聞

命滋慚

拔擢已異於常人圖報更難於稱職惟有憚勤夙夜力矢冰淵誓堅終始之心少答
生成之造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閏五月

二十一日

新授內閣侍讀學士臣鄧承脩跪

奏爲刑官挾持成見讞獄失平請將全案解京覆訊並嚴緝劣幕歸案以伸冤抑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本月初二日邸鈔湖北郎西縣廩生余瓊芳身死一案經刑部侍

郎孫毓汶工部侍郎烏拉布奏明定擬欽奉

上諭論治如律並將承審各官分別懲處仰見

朝廷明慎用刑至意但查該侍郎等所奏與臣平日所聞有大相逕庭者方此案
初起時不過民與民訟既而守令互訐臬臣提審則爲官與官訟及至言路糾
參部臣出鞫前後異供出入異罪則部臣與外吏相持議論益歧而案情益幻
矣臣於此案出入不敢臆決惟就臣平日所聞證以該侍郎等所奏摘其可議
必當覆訊以成信讞者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伏查此案初起因鄖陽府知府承祿鄖縣知縣彭世翰與鄖西縣知縣謝翼清所稟傷供不符釀成巨案查謝翼清所報曰無傷毒而彭世翰覆驗則率墳至十二傷且云有毒矣彭世翰之出此以仰體承祿意旨而然承祿之授意則幕友丁子亨慘憑所致風聞該幕與已死余瓊芳爲狎遊密友嘗以桑濮之事託謝翼清爲之盡力該令不從遂成嫌隙適遇此案決計翻異鍛鍊刑逼以快私仇書吏王士俊等已自誣爲毆後灌毒獄辭已具矣及謝翼清稟請提審于必達指名控告經鄂中督撫飛檄嚴提歸案審辦而丁子亨情虛畏罪逃匿來京因與御史屠仁守相見行其脣受之想飾成市虎之譏該御史以爲誼闢桑梓冤在下民遂憑一面之詞迭次入

奏此案冤結兩年蒸檢二次株連榜掠係累多人皆丁子亨一人爲之今守令各官並皆獲譴而首先造意構成大獄之人轉得置身事外此必當覆訊者一也孫毓汶等辦理此案實由隨帶司員周景曾壹意羅織該員刻酷小人險躁喜

事其意以案經

欽派必當以翻異見長故於出京之先早已預存成見此次疆臣請命

朝廷簡員本爲檢驗屍傷而起該侍郎等銜

命入楚自應先行覆檢再訊確供乃聞該侍郎等四月十八日到鄂五月初七日始行檢驗未驗以前周景曾等提取各犯先用酷刑拷掠十餘日逼令成招夫棺尚未開傷毒之有無一無所見而獄人犯先自誣服實從來獄所未聞及覆檢之時刑部仵作喝報並無原驗傷毒惟額門偏左有一血癥亦非打傷當經周景曾大聲呵叱令其認真再看仵作仰承意色乃轉報係因下部虛輒受傷所應是周景曾必欲造報一傷爲酷刑翻案地步已可概見檢驗以後日事刑求刑杖皆違例自製數倍於常用者每四十杖氣幾絕矣復以香火燒鼻碎瓷墊膝非刑拷掠前後五十餘日一切人證拷而死死而復甦者數矣周景曾等

乃於諸囚垂死昏憒之時詰以有無鬪毆情事諸囚含糊應答于證張奎則始終言無打降鬪毆情事且言若要吾供除非打死滅口該員竟以衆供確鑿具獄古稱周來之酷何以加此且聞孫毓汶及烏拉布亦復互有異同司員四人遂有烏黨孫黨之目甚至公堂拍案攘臂詬爭孫毓汶以刑逼大嚴虛乘情實意欲送部審訊而卒爲烏拉布及周景曾所持率行奏定夫孫毓汶以同事之人尙若不慊於心欲行送部則周景曾等造成冤獄尙復何辭此不可不覆訊者又其一也總之此案前所奏者未必盡得確情今所擬者實未可據爲定讞近來都下人言噴噴冤憤同深臣謹摘其可議者如丁子亨係干必達等指控之人鄂中督撫臣嚴緝在逃之犯該侍郎等於此案干證株連蔓引敲朴垂斃者十餘人牽連破家者數十戶而原奏於丁子亨無一語問及可議者一近來凡有

欽派案件類皆虛衷研訊不事刑求原以折服人心永爲定案乃該司員等暴若虎

狼該侍郎等形同木偶逼勒供狀妄用非刑生員劉德鈞把總陳延英杖之見
血鄧枝茂年已七十掌責墮齒此皆事外無辜之人也至干瑞堂王士俊張奎
等竟體無完膚日夜無停校似此濫刑違例何以服人可議者二人情莫不避
重而就輕非罪在必死豈能忍死受此酷刑今此案已定王士俊責革而已干
必達充發而已干瑞堂雖絞候仍未遽死也使非實有沈冤誰能忍五十餘日
屢瀕於死之刑而避此不至於死之罪乎然猶曰兇犯畏罪堅不肯承也若干
證十餘人可謂無罪矣服則免於刑不服則幾於死諸人於干瑞堂親非骨肉
情等路人設非實無打降鬪毆情事諸人不肯自昧天良證成死罪誰肯捨其
手足肌膚然萬死一生之刑爲他人脫罪哉可議者二夏四呀子乃案外牽出
該侍郎所據以定此案之人也聞鄭陽府提訊此案株連至十一人之多當時
果有夏姓屍子余錫五何以不控干瑞堂等何以不供直至欽差熬審月餘茫
無所得始提一案外之夏四呀子到案卽供可議者四知府王庭楨寫給屍子

據實呈情四字已獲咎矣乃此次檢驗屍子余錫五當場具結先以結底呈司員閱看周景曾輒動筆添入毆傷字樣屍子照繪呈堂孫毓汶云仵作並未明言何傷汝父死時汝又未目擊何以知是毆傷趣令改寫夫同一代屍子擬稿王庭楨則罪周景曾則否何以服人可議者五彭世翰原填之十一傷均驗無其事卽今據以定案之顙門偏左血癰一塊是否卽彭世翰原驗之左脣踢傷所應洗冤錄旣無明文仵作口報亦無左證是十一傷全涉影響而原填之酒毒煙毒更屬虛誣其爲挾私故入人罪毫無疑義原奏乃稱彭世翰於原驗拳踢各傷尙無錯誤失彭世翰之僅僅自解者亦不過左脣一傷耳今云各傷不誤不知除偏左血癰外復經驗出何傷耶該侍郎等屢法徇情昌言無忌何以服人可議者六且刑官執法一出一入斷無調停中立之理今該侍郎訊辦此案已大致與彭世翰相符則該令理應開復不當復罪也旣與卞寶第不合則該督臣爲偏執該司道爲謬誤自應嚴行叅劾又豈止於議處而已乃同已者

不敢明爲伸雪異已者亦惟薄予剏懲豈非內愧於心既天理之難誣復人言之可畏遂調停其間爲此模棱了局乎可議者七原奏又謂司道專執洗冤錄成案殊屬拘牽等語是謂洗冤錄不足憑也伏念洗冤錄一書乾隆年間經律例館修定後

欽頒各直省各問刑衙門永遠遵守百年以來折服刁狡剖晰疑似惟此書是從今該侍郎等挾持私見必欲證成左脅一傷遂謂

欽頒之書爲不足憑而轉以仵作游移之口爲足據顛倒謬妄一至於此可議者八以臣之聞見短淺例案生疏就其所知者言之已逐條可議如是何怪罪囚泣血平人籲天道路嗟吁搢紳憤歎伏見我

皇太后

皇上仁民好生矜恤庶獄迭經

嚴飭各省地方官不得濫用非刑謬執成見

聖訓煌煌所宜恪守該侍郎等係
特簡查辦之員自應仰體

慈懷倍加詳慎虛衷研鞠務得確情乃任聽屬員非刑逼供羅織成獄使無辜之民
橫被楚毒不能自明何以服輿論而示至公相應請

旨飭下湖北督撫臣將全案人證卷宗併余瓊芳屍棺妥解來京由三法司會同檢
驗詳細研鞠並將被控劣幕之丁子亭嚴拏務獲歸案審訊澈底根究以成信
讞臣爲慎重刑獄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十年六月十八

日

語冰閣奏議卷六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七

內閣侍讀學士臣鄧承脩跪

奏爲夷情狡詐請

旨預戒邊軍諸機立應以重兵謀而維大局事竊以法夷貪狡藉詞背約恭讀閏五

月二十四日撤兵

明詔

朝廷俯就而曲全之者至矣乃忽言兵費忽言卹款忽而七日忽而十日虛調恫
喝凡在臣工無不痛心疾首賴我

皇太后

皇上燭彼奸謀堅持定見臣料法人亦當知難而退矣乃狡謀未遂觀望徘徊

朝廷未聞別有措置臣恐決機不早後患方殷謹竭愚忱少助萬一臣聞良醫之
治病也必先審觀病源知其所以受病之處而後可得而治法自爲普所敗民

貧商怨政出多門北圻之役聽信流不浮言內奸慘憲師徒喪敗本有悔心及我坐觀成敗劉永福以孤軍見挫山西失守北甯潰散始有輕量中國之心乃天威震怒失律見誅遣將增兵軍心稍振法又懼吾大舉遂以和餌我

朝廷誤聽李鴻章之言欲以含糊了局而遽許之彼益窺我無能上下怯弱矣然尙慮邊軍未撤牽掣於西未遑於東於是有諒山一役藉詞背約而馬建忠李鳳苞赫德諸奸人輸情獻媚潛結勾通以挾制

朝廷恐嚇總署遽下撤兵之

詔使法人無西顧之憂遂敢悉其精銳盡力於東爲索償兵費之舉夫自山西失守該虜卽揚言攻瓊州踞臺島實未嘗以一旅相加豈非自揣其力之不足而恐我兵之躡其後哉然則邊兵未撤法人以和解我邊兵已撤法人以戰脅我法之所利與中國之所患其大較可知矣臣愚爲今之計惟有豫

飭邊兵用以攻爲守之策則我可以得志而沿海之禍可紓蓋法人據有西貢悉力

經營近則蠶食北圻毗連我國駁駁乎有反客爲主之勢矣夷人措置處處踏實有守無失是其所長而處處分兵顧此失彼是其所忌查其戰艦東來大如巴夏爾小及三板根船等綜計各口岸不過三十餘船大者可載三百人小者或數十人率皆噶然無實所以鎮撫越南者在此所以惱擾我中國者亦在此今若電

諭張樹聲統率淮軍由東路進逼海防別令何雄輝招募客人爲奇兵由欽廉小路進王德榜統湘軍由中路進攻北甯而令唐景崧率所部爲前鋒岑毓英率劉永福出保勝由西路進聞劉永福軍雖少挫而氣不衰且心懷中土與法人誓不俱存卽乞

朝廷優其官爵卹其死傷厚其兵食令率所部規復山西部署已定仍候朝廷指揮一旦決裂卽

諭令疾馳出關法人兵艦半在中國洋面迷隸帥越夙失軍心我以三路進兵乘虛

踏瑕則北圻必震動孤拔利士卑等所部只有此數欲徵國兵則緩不濟急欲召募土勇則將不習兵欲遂棄越取閩則閩已有備進無所得退無所歸勢必轉柁回風保全成局卽謂我無水軍不足以制其死命臣料紅江以北必非法人有矣所謂批亢擣虛攻其必救者此也或謂法人據有越南守備甚密孤拔師船近在馬尾指顧之間卽開兵擊進攻越南豈能牽掣不知五虎口沙濤甚惡閩省雖戰船不備張佩綸素有膽略非法人虛聲所能恐嚇者就令海疆稍有挫失而我但能出兵殺敵掠地攻城以所得償所失不猶愈於坐以待困耶臣亦知兵凶戰危何敢以一得之愚妄談邊事儻邀

天之福就我範圍大局幸甚微臣幸甚或豺狼無厭終出於戰豈可茫無措置復蹈前轍是以不揣冒昧披瀝愚衷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采擇施行謹

奏

光緒十年六月

十八

日

內閣侍讀學士臣鄧承脩跪

奏爲法夷首敗盟約宜早決大計速

諭疆臣進兵以杜奸謀而伸義憤恭摺另陳仰祈

聖鑒事伏讀本月二十二日

上諭以法人藉口爭鉅款本月十五日攻佔臺灣於雞籠口岸已令劉銘傳督率防軍迅將雞籠攻克昨據陳寶琛電報請乞下樞臣統籌全局等因欽此臣以此舉係天下安危諸臣受

國厚恩敵愾同仇議戰議和自當衷諸一是乃游移兩可議論紛歧臣雖愚懶不識事機豈敢以苟且雷同昧心誤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安邊禦敵未嘗不欲計出萬全而實未有萬全之策勢不能也然聖君賢相卒能轉敗爲功百戰百勝者在知己知彼而已以臣觀之敵謀雖狡敵情已露臣竊爲三策以決大計

伏候

聖明俯賜采擇夫法之長在水戰我之長在陸戰船堅礮利轟堅及遠此西人之長技也險道傾仄利刃相接則我常勝而法常敗今法夷攻據雞籠舍舟而登陸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欲進則爲我軍所挫欲退則爲各國所輕兵少則不足以守所佔兵多而勢又不能分擾各口且懼我閩浙戰艦援兵大集進退排迮觀其照會惟恐福州之開鑿而不得議和彼亦自知其力之有所不足矣且彼所恃者西貢東京之援耳我若以三路之師急攻越南彼將自救不暇又安得有如許之兵以沮吾漕運哉臣料法人爲臺軍所挫情逼勢見不出旬日之間必將求成於我然後我以重兵屯越南使彼內有所忌而後沿海之禍可紓卽沿海之兵可減此策之上也其次則分兵爲守敵來則戰敵去不追然備多力分彼以數千之衆綴吾十萬之師曠日持久師老財匱利害與吾共之此中策也若夫以餉絀運阻爲虞不敢言戰使敵人得窺此意以戰脅我以和餌我不折一兵使我坐輸八十兆之鉅款彼得藉以經營越南蠶食滇粵其禍可勝言哉

且一國得氣四國垂涎英俄日普又將環視而起償之無力拒之不能索償不已勢必割地割地不已則其禍更有不忍言者彼時雖食議者之肉而噬臍何及是謂下策是謂無策臣伏見

朝廷既未指揮滇粵進兵而閩浙之師船又不敢阻其進口任聽法艦往來而不敢問是戰已不能守亦不可今雞籠已失事已決裂凡在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思得一戰以報

朝廷而諸臣廷議未聞發一謀決一策惟噴噴以餉竭運阻爲憂苟一時之暫安昧無涯之後患夫歐州去中國數萬里法人不以餉絀爲虞中國之視法人有主客勞逸之殊而反爲所制謀國之無人可知矣臣以疏遠孤蹤不應妄持異議但以

國家安危所係事機一失後患無窮用敢不避狂瀆之誅伏乞

皇太后

皇上俯察臣言早決大計速

諭疆臣進兵以杜奸謀而伸義憤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內閣侍讀學士臣鄧承脩跪

奏爲邊事日亟宜亟進攻以圖規復專委任以責成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見近者法人因要挾不遂率其兵艦直犯馬尾我軍不無折損而殺傷亦足相當法若舍舟登陸棄其所長乘勢進攻福州我以長門馬尾各路之師扼其歸路俟援兵四集可聚而殲也臣意法人鑒於基隆之失必不出此幸而脫險不過揚兵海上調其西貢東京之守兵希圖再舉而已臣伏見

朝廷前者諭令滇粵進兵以爲牽掣實爲目前第一要著但進攻宜速事權宜一若遷延不決必誤事機昨間滇粵奏報皆以接奉前

旨撤兵進關爲詞又云沿邊士卒傳染疾疫死亡甚多恐滇粵各軍出關尙須時日惟劉永福一軍尙據保勝與山西逼近且所將兩粵邊民百戰之餘習其水土又吏部主事唐景崧去歲隻身入越贊畫劉軍出入鋒鏑力挫法人朝廷已嘉劉永福之忠勇令率所部迅圖恢復

令唐景崧招集四營協同進剿

聖謨宸算指授悉合機宜臣等尙復何說惟訪聞劉永福之爲人沈鷙勇悍所謂蹠地之士難施羈勒自隸滇軍後意見參商常懷鬱鬱聞督臣岑毓英入奏亦謂該提督軍無紀律難以策馭此卽意見不合之明徵查岑毓英自出關以後畏懦蹙縮毫無布置未嘗一挫敵鋒今若令劉永福唐景崧等仍隸滇軍進退拘牽所謂繫駢驥之足而責其奔軼豈不難哉臣愚欲乞

朝廷特詔唐景崧速行召募足其軍食迅卽出關與劉永福併力攻取軍中事宜特准其聯名專摺陳奏所轄將弁有奇才異能或打仗出力之人准其隨摺保薦使萬里之外人自爲戰軍情不至隔閡疆吏不得阻撓委任旣專收功自易若謂該提督等係屬武員必須節制蹈常習故動輒拘牽使忠憤之心扼於懦夫之議干城之氣屈於刀筆之前且師出無功敵必輕我越南之兵勢不振則沿海之敵燄益張大局攸關用敢披瀝愚忱出位妄瀆伏惟

皇太后

皇上察納俯賜施行再北圻邊境遼闊必須滇粵數路進攻同時並舉分其兵勢爲
劉軍犄角方克有濟查粵軍惟王德榜久習邊事膽略實優於潘鼎新而日久
不遷不無觖望現值用人之際宜稍加遷擢以示優異諒山之役該藩司遏抑
兇鋒爲越南防兵第一次勞績其出力傷亡之將弁亦乞
特旨令該撫查明從優獎卹以勵軍心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留中

再近聞法船駛出閩海聲言上犯吳淞該國領事猶有預戒我軍勿先開礮致壞和局之說毒謀詭計緩我軍心實堪痛恨臣惟馬尾之役我軍小挫實緣開礮在後殊失先發制人之道務乞密電

嚴飭曾國荃陳寶琛於該船入口停棧時立命礮臺礮船合力夾擊務爭先著勿蹈前轍庶不至爲狡夷所給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附片奉

旨留中

新授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三日開奉

上諭鄧承脩著補授鴻臚寺卿欽此竊臣猥以菲材叨蒙

渥眷由郎曹轉歷科垣游臻內閣侍讀學士涓埃未効愧悚方深茲復疊荷

隆施陞授鴻臚寺卿憶

寵命之初頒改職纔經一月忝司儀之驛轉超資何止三遷感倍難名

恩眞逾格伏念鴻臚爲引禮之官卿長有率循之責羅條百職縱承乏而隕越堪虞
價贊九賓恐溯典而趨踰未習如臣弇鄙懼弗克勝惟有永矢恪共倍加敬慎

冀答

鴻慈於萬一勉伸蟄惄於

九重所有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惟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七月十五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總署事煩責重微臣弗克荷住懇

恩收回成命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一日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聞
命之下五中慚悚不知所措竊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中外任重責專外睦鄰
好內揚

國威誠如

聖諭所云非體用兼備能持大體之員不足勝任臣之弱劣何以克當臣聞察能而
授官者明主之權衡量力而受任者人臣之直節故官無曠職動必有成自法
夷構數背理逆天人神同憤

朝廷指揮經畫宵旰焦勞凡在臣工皆當效命竭忠受

恩如臣豈敢安逸自甘希圖諉卸但臣賦性忠直與物多忤識非慮遠才不逮人凡

所數奏率皆據理直陳並非熟悉夷情留心公法若

朝廷用臣不察其非臣處之不以爲過希榮昧進曾不自知聽任既溢其涯顙覆亦隨而至臣何足惜有辱

天眷前轍具在豈可復蹈伏乞

聖慈俯鑒愚忱收回

成命仍令臣得追陪卿貳隨事納言臣感此逾格之

恩必當力圖報稱不避嫌怨少負初心且人各有能臣少習武事長慕馳驅際此多

事之秋正臣子捐軀之日

朝廷若不以臣爲不肖改就武職令統領偏師執戟荷戈出入鋒鏑雖赴水火所

不敢辭伏冀

皇太后

皇上察其言實由衷事非矯飾用臣所長憫臣所短收回
詔命別簡賢員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謹

奏

光緒十年八月 初三 日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叩謝

天恩並瀝陳愚悃仰祈

聖鑒事竊臣昨以總署事煩責重未能勝任恭摺上陳冀蒙

慈鑒本月初三日奉

旨鄧承脩著毋庸固辭欽此聞

命益慚撫心增愧伏念臣樗櫟庸材一旦畀以重任

隆恩異數近古所無詎忍以矯飾之情更蹈罪戾但恐處非所宜用逾其量曲從則
懼誤國事固辭則誠忤

天威臣惟有恪遵

溫旨暫時供職留心學習勉策駑駘一俟海波不揚邊塵少息仍當守臣素志退避

賢能儻敵氣不靖疆場需人仍乞

天恩允臣前請使臣得以效力行間及時報稱庶獲免於非辜冀少伸於私願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八月 初四

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統籌越南軍務請

旨特派威望最著之大臣節制兩省以壹事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以法人先踞越圻復擾閩海

朝廷特命滇粵兩帥分道出師原欲批亢擣虛攻其必救乃數月以來諸將多懷
顧望或以水溢告或以瘴癘聞或曰傷病過多或曰饑縉日絀遷延觀望類多
不實不盡之詞臣細繹奏報旁采見聞而知其弊一在將帥之不和一在事權
之不一即如劉永福臬將也而岑毓英以紀律繩之且有間言矣王德榜宿將
也而潘鼎新以意見區之卽懷退志矣湘淮之軍夙習行陣而不諳地利粵桂
之卒熟知風土而不治將情畸重畸輕或進或退所謂連兵進討者僅覃修綱
黃守忠等一二偏裨之隊方友升周壽昌等千百挫衄之餘近惟蘇元春一軍
進剋陸岸頗振軍威而旁無勁旅後無重援脫有不虞滇粵必震大局可慮綜

計兩省主客防兵不下三四萬而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將不相能統帥疆臣又復觀望徘徊各懷畛域階前萬里臣實憂之臣竊見髮逆構亂一時名將如多隆阿鮑超等每以小故輒起猜嫌卒賴胡林翼曾國藩示以大義處以平情卒能萬衆一心克平寇亂軍志曰易於三軍艱於一帥言成敗禍福之所關甚鉅如此也臣愚欲乞

朝廷特簡一威望素著之大臣如彭玉麟等

隆以將軍之位號督辦兩省征南軍務令其統率親軍輕車倍道剋日出關不必招募新兵轉稽時日卽就關外所有兵勇整齊號令申嚴嚴明無論湘淮滇粵及劉團新集之軍總以開布公誠賞信罰必聲威所至壁壘一新然後簡軍實厚餉需聯衆情除積習庶可以言守可以言攻顧或謂海氛正亟似不宜改調重臣遠圖南服臣粵人也豈不計慮及此但環顧內外諸臣剛果血誠不避艱險爲天下所共信者惟彭玉麟一人如以粵海需人尙煩

聖慮則乞

諭令前督臣楊岳斌馳往廣東接辦其人雖剛果不及彭玉麟而樸誠勇敢則聖明所洞察也臣竊觀今日之大勢敵能來犯我不能往敵能疲我以肆楚之謀我不能撓敵以救魏之策我以沿海萬餘里設防而不足敵以兵輪十數號擾我而有餘惟此越南一隅彼此腳踏實地我攻則彼救我得則彼失戰事之終始兵機之轉圜實係乎此此臣所以每飯不忘者也事關安危區區愚忱有所見聞不敢遂自塞默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光緒十年九月

初五

日

再刑部主事楊秀實爲前陝西延綏鎮總兵楊昌泗之孫以武臣世蔭忠義奮發勇而有守縱其才氣足當一面前曾參鮑超營軍事尤爲前督臣楊岳斌所器賞此禦侮材也方今戰事孔亟統領需人可否

特交楊岳斌曾國荃軍營差遣以儲將選又舉人候選知府黃遵憲學識恢遠留心時務於歐洲亞洲各國情勢尤極瞭然前充日本參贊官近復充美國金山領事官甚得輿情夷人咸相歎服此專對材也可否

特旨存記以備使才該二員久滯下僚微臣知之有素用敢附片陳列伏惟聖明採擇謹

奏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附片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奏保荐人才以備採擇等語刑部主事楊秀實著發往楊岳斌軍營差遣委用候選知府黃遵憲著軍機處存記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風聞疆臣因病阻兵臺防危急請

旨密派重臣速往調度以固軍心而維大局事竊以法夷侵犯臺北警報紛來千詭萬變八月中忽傳基隆之捷忽傳滬尾之勝既而忽傳基隆失守矣自法船封口臺報不通卽間有電音亦不過以餉缺兵單疾疫無援爲詞坐耗數月之糧未嘗接一仗殺一敵臣心竊疑之因博訪人言參稽文報咸謂基隆之退我軍實未嘗敗且未嘗戰也徒以知府李彤恩與孫開華同駐軍滬尾挾宿怨飾詞告急簧鼓衆心劉銘傳驟爲所惑遽令撤師將士兩泣百姓遮道攀留莫及閩稅務司來稟西人言之尙爲憤懣固不獨基隆廳一稟歷歷如繪也我兵以是日退回法兵卽以是日踞岸迨至二十日孫軍大勝敵將授首滬尾之防固臺北之守嚴而基隆竟不可復矣劉銘傳素號知兵一著之失兵家豈無且聞法兵登岸之始不過千人耳該撫自應力圖補救乘其營壘未固喘息未定之先

合集土兵更番鏖戰分兵以擾之多方以疲之彼以主客異形衆寡異勢又安能久踞而立於不敗之地哉聞該撫自基隆退後知爲李彤恩所誤愧悔莫追神魂若失舉動語言驟改常度竟似有心疾者閩人皆知而獨不肯爲

朝廷一言耳夫師之進退在乎主帥全臺之命繫於一人今曹章諸將已無所稟承株守七堵業經數月

朝廷若不早爲措置臺防決裂恐在目前

臣實憂之

臣愚欲乞

密旨電飭楊岳斌無論行抵何處迅速渡臺察看劉銘傳如精神識略足鞏全臺卽令傳

旨責成限日克復基隆以贖前過卽以基隆之得失定該撫之功罪儻病狀屬實則應先解其兵柄

諭令靜養冀效將來一面嚴飭曹章各軍剋期進取不得遲回致生他變一面據基隆廳所稟確查李彤恩挾私誑稟致失事機罪狀如果屬實卽行就地

以肅軍心至梁純夫稟中有李傳相私電劉銘傳謂基隆可守則守不必強爭
法來格亦有劉爵帥先令孫總鎮退回滬尾孫鎮誓死不遵之言雖係得自傳

聞而失機喪地調度乖方虛實均應根究乞一併

飭令楊岳斌密查據實具奏現在恆春新竹鹿港各口處處可通並懇

諭令楊岳斌不必守候全軍致稽時日另照錄基隆通判梁純夫淡水新關稅務司

法來格二稟呈

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察核施行謹

奏

光緒十年十一月 初六

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講官被議罰重情輕謹披瀝直陳仰祈

聖鑒事臣竊見近者內閣學士徐致祥以言事詆訐被議左中允樊恭煦復以該學士因言獲咎恐昧求言本懷請

申諭諸臣並蒙降黜徐致祥之摺至今未見邸鈔不知所訐者何事所詆者何人臣亦無從置議惟查樊恭煦所陳鯤鯢過慮以言路阻塞爲憂不過欲廣

朝廷聰明開張

宸聽而已其言縱曰冒昧其情實亦無他一旦聯翩被黜命下之日中外驚疑恭讀世祖章皇帝上諭凡事關朕躬何令不信何政有差在事諸臣曠職之愆叢弊之處及內外各司何害未除何利未興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一切啟迪朕躬匡弼國政所言果是卽與採用如有未當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責又恭讀

聖祖仁皇帝上諭目前時務以開言路爲最要果能不徇情面秉公參奏內外所行不

端等官自懼而知戒如此則於言路大有益矣科道等官如有所見卽據實直陳不得隱諱所奏果是朕卽施行如或不是亦不議罪仰見

祖宗因時垂訓不欲深罪言者惟恐人之不言言之不盡固不僅以分別門戶標榜攻訐訓斥諸臣也伏見我

皇太后

皇上勤求治理優容直臣十餘年來未聞有以言事獲咎者臣襄備位諫垣每與臺官論及莫不私相慶忭以爲

聖德寬宏前古未有此又臣等所親見足爲萬世之光今若以樊恭煦瀆陳之小失而遽行黜降不惟有乖衆論實亦稍累

聖明且人臣以盡言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臣讀本月初七日

諭旨中間有云若謂言路因此而阻該中允何以又有此奏是

朝廷直以該中允所奏爲未嘗阻塞言路之徵臣以爲言路之通塞在上之人能

聽言與不能聽言而已今該中允以纖過而獲重譴是明明以言獲咎

朝廷縱無拒諫之實天下之人其誰信之夫富貴寵榮人情之所欲也廢棄黜辱人情之所懼也容而納之尙恐不勸今又深加折責誰不苟求自安若皆以樊

恭煦爲鑒則

國家將何所賴方今法寇方張民情擾攘內無良平之佐外無管樂之才而執政之臣又不能仰體

慈懷博諳羣策力挽時艱臣以菲材明遇

隆恩擢於衆人之中委以繁鉅之任明知言出禍隨不忍遂自塞默以固寵保身伏乞

朝廷平氣虛懷深維國計

特寬樊恭煦降調處分以布寬大之恩以作敢言之氣則臣雖獲咎亦無所憾伏惟

皇太后

皇上留神采納天下幸甚謹

奏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奏講官被議罰重情輕請將樊恭煦降調處分寬免一摺所奏非是近來言事諸臣每多肆口譏評並不平心論事此次徐致祥獲咎因其有意詆訐前經降旨甚明樊恭煦未能體會輒行陳奏是以僅予薄懲該員前在陝西學政任內聲名尙好朝廷早有所聞將來是否錄用自有權衡該京卿何得輒稱有乖衆論請將處分寬免使用人之權操之自下尙復成何政體摺內所稱祖宗因時垂訓不僅以分別門戶標榜攻訐訓斥諸臣等語試思門戶標榜最爲惡

習恭閱乾隆年間

聖諭屢以暗結黨援混淆國是爲戒並恭引

聖祖仁皇帝實錄內有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大雜之

諭嚴切申誠實爲億萬世訓行之準本年三月間欽奉

懿旨亦以門戶標榜傾軋攻訐等弊諄諄訓飭方今時事多艱廣開言路中外臣工陳奏事件如果切中事理無不立見施行卽偶有語言文字之疵亦不輕加責備獨至妄逞胸臆挾私揣測不得不切責訓諭徐致祥降調後陳奏時事如萬培因汪鑑汪正元惲彥彬黃自元等摺或留備觀覽或分別飭議無非集思廣益可爲言路無阻之明徵何至臣下相率緘口如該京卿所慮耶鄧承修於本年春間奏參徐延旭庸妄等情已在該革員儕事之後成敗論人並無遠見此類章奏往往有之從未稍加申飭正是優容言官不存苛責該京卿自負敢言竟以言出禍隨等語登諸奏牘純臣忠愛之心必不出此是直故激朝廷之怒以博直諫之名此等伎倆難逃洞鑒著將原摺擲還並交部議處欽此

語冰閣奏議卷七終

姪彥遠敬校

語冰閣奏議卷八

革職留任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處分一摺鴻臚寺卿鄧承脩應降三級調用處分加恩著改爲革職留任欽此伏念臣賦性剛拙學術毫無竊逾分之寵榮荷難勝之重任失在多言用之未見其效咎由自取去之亦復何尤迺曲荷

聖慈不從吏議草木無知旣屢煩於

訓誨輪轅曷取尙不忍於棄捐聞

命驚慚撫躬循省獨被

乾坤之貸實荷

日月之明惟有恪守初心勉圖後效以期仰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十二月

二十六

日

革職留任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特叅貪劣鑽營之藩司請

旨嚴查究辦事臣維粵東吏治積疲已久雖屢經彈劾而監司大員不能痛戒前失
且變而加厲竟有貪贓巧詐如調任藩司襲易圖者臣請披瀝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該藩司之由庶吉士改知縣也謁選雲南於時雲南兵事方殷該藩司徘徊不進鑽營奏留屢經部駁後竟夤緣得留山東其規避取巧已見端矣由是洊升府道久任登萊襄橐充盈甲於閩省迨由江蘇按察使丁憂回籍屢與鄉人搆訟甚至毀拆宋朱子祠據爲已有福建紳士聯名稟控該藩司知衆怒難犯始行改回及陳臬廣東適前運司何兆瀛被劾力求督撫得暫兼署於是濫充省河各廠巡丁勒索銀萬餘金臬署自金國琛以來每年有賭館揭封銀六千兩稍自愛者皆不屑受或捐置書院或歸善堂而該藩司則忝然收受前年

升任雲南該藩司憚於遠行又以滇地瘠苦難饒慘壑人言藉藉皆謂藩司逗留數月必有希冀已而果用其故智籲懇前督臣張樹聲奏留辦理洋務藉事遷延無何而竟與剛毅對調矣該藩司既如願以償益恣睢貪縱如前南海縣丞薛瑤光購買軍火浮冒多金前藩司剛毅正擬撤叅龔易圖於督撫之前力爲緩頰而薛瑤光初則調之海陽旋且留省差委肇慶黃岡稅廠正餉四萬二千兩書吏每年送藩署陋規三千兩遂以徵收短少爲言祇解餉銀三萬兩前藩司剛毅將此款撥歸正餉勒令解足龔易圖接任後復入私囊而黃岡廠一切陋規雖屢經查辦不能復革矣其尤膽大妄爲者廣東州縣歷年虧空已至四五百萬該藩司不特不嚴行催解且欲見好屬員將裁練兵之費爲之暗填欠款手示善後局籌辦各營兵譁謀紛紛稟訴幾釀事變督臣張之洞弛禁闔姓該藩司從中牟利商人誠信堂等許餽私規十萬兩而以三百八十萬圓承充該藩司卽行批准其後有效忠堂商人等願繳銀四百四十萬圓督臣批示

但較出貲之多寡不論承充之先後該藩司以納賄在先爲之力請乃始合辦前商以旣經加價又係分承祇送五萬圓該藩司猶復力索商人固拒乃已廣東州縣向多浮收地丁米羨經前撫臣蔣益澧裁革民受其利該藩司慘惡督撫入奏欲照舊加收以撥充軍餉爲名實則暗圖平餘分潤幸部臣燭其貪刻駁斥在案尤可詫者該藩司在山東時與廣東武弁梁肇驥認識迨到粵後梁肇驥遂媒合武員梁荔坡妻兄前住省城河南龍溪濟巷今居怡安里部民鄧茂鴻之第四女與該藩司爲妾妾之兄鄧耀廷字亦雲者現在太平沙新開永安和鹽館有事密商即使其婦扮作女廬入署面議往來傳遞蹤跡詭秘弊竇尤多該藩司以阜康銀號倒閉及福建兵事方亟本籍之買賣與生息之銀錢又復大損因亟欲取償於粵故其貪謬僉謂自歷任藩司以來所未有也加以徇庇同鄉袒護劣員藩司衙門有福建會館之目凡福建人之官廣東者幾無人不有差使故才調最下之劉忱葵伯玉則以同鄉而任以要地劣員如陳嵩

壽則引爲私人人言噴噴咸爲不平督臣張之洞之初到粵也該藩司託疾不出私懇張樹聲爲之先容張之洞以其在粵多年姑爲慰留至於再三必得手書隱言不加彈劾始行銷假總而言之該藩司任事則趨避立身則苟且操守則貪汙狼藉用人則朋比賊私自命能辦洋務能理軍餉實則猥瑣以取賭規掊克以稅閒架而於州縣之虧空劣員之侵吞則扶同而舞弊也該藩司一無所長而劣迹纍纍至於如此今已調任湖南猶聞其鑽營督撫臣意欲留辦善後夫雲南瘠遠則再三避之廣東膏腴則覬覦不去貪讐巧詐莫此爲甚應請旨派大員確查嚴行叅辦毋令貪狡之員得逃法網則粵民幸甚至閩姓弛禁係粵省督撫臣創議如蒙

派員查辦似應迴避合併聲明臣爲懲治貪吏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一年六月 初十

日

九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因鴻臚寺卿鄧承脩奏參湖南布政使龔易圖在廣東藩司任內有勒索巡
丁收受賄銀等項情事河南開歸陳許道潘仕釗猥鄙刻薄鄉里不齒等情當經
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據查明據實覆陳龔易圖被參勒索巡丁各節或事無
左證或傳聞失實惟以現任藩司納部民之女爲妾復任聽遊擊梁肇騤頂冒官
職得有管帶輪船差使商人石應麟往來藩署購買軍裝浮開價值又爲其子石
和鈞朦保把總復與蔡壽嵩串買朽壞輪船朋分鉅款通判劉鼎總辦佛山火藥
局務并不到局倚勢舞弊遇事招搖縣丞薛瑤光奔競得差藉事訛詐購買軍火
把持侵蝕該藩司任用匪人種種徇庇實屬營私不職龔易圖著即行革職廣東
候補通判劉鼎陽江縣丞薛瑤光業經革職著永不敍用仍驅逐回籍交地方官

嚴加管束蔡壽嵩著與行爲卑鄙之遊擊梁肇騷把總石和鈞一併革職永不敍用石應麟石和鈞蔡壽嵩浮開軍火槍械價值著張之洞倪文蔚清查明確勒令賠繳不准稍有含混潘仕釗在籍爲潘增榮扛訟把持品行不端實屬貪利無恥該員業經開缺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廣東學臣葉大焯此次按試惠州歸善博羅二縣學署與賭匪通同作弊屈抑真才棄鍾王廖之三大姓不錄一人而專錄文彭田等小姓聞文姓考者僅六人而錄其四田姓十人則錄五人呂姓十餘人則錄七人揭曉之日衆情洶洶揚言碎榜學臣大懼急檄武營勒兵以守閩城遂有學臣買票一網打盡之謠學臣自知衆論不服而新生皆已發落無可挽回不得已再行招覆文理不符者甚多該學政只將文丙熙彭日光兩名扣除降作佾生兩生在堂上皆號泣不去學署復傳出每人賞銀二十兩交學轉給缺額則並不拔補然計不買鍾王廖三姓之票尚可獲銀數十萬兩閩省喧傳僉云若非學署舞弊私買安得神通如此於是肇慶府等屬聞之皆欲罷考矣督臣張之洞創開閩姓之禁聞信後即嚴飭各廠凡買文田彭小姓得售者皆一律充公共得銀數十萬兩咸無異議夫以數十萬之鉅款設係平民億中使得而復失全數充公豈有不行投告之理其爲學署私買已無疑義且該學政因人言而再覆因再覆而扣

除不通文理之文丙照彭日光等情弊顯然自應確查舞弊之人請旨嚴究庶可以伸法紀而杜人言乃該學政事前則聽從幕友播弄事後祇以一覆塞責徇隱不言致令貢才屈抑物議紛騰

朝廷若不嚴加詰問臣恐

祖宗取士之良法不墮壞於閩姓之弛禁不止矣應請

旨將廣東學臣葉大焯先行交部議處並

密派大員將該學政署中之幕友拏獲澈底嚴究並請特旨飭下該省督撫臣以閩姓流弊如此應如何凜遵

前旨設法嚴禁以肅紀綱以維風化臣籍隸惠州已有確聞不敢不據實糾劾伏乞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附片

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翰林院侍講學士梁耀樞御史黃煦鴻臚寺卿鄧承脩先後奏參廣東惠州府科試幕友串通舞弊學政葉大焯貪利無厭等情迭諭彭玉麟張之洞確查具奏茲據會同查明詳晰覆奏此案貢生戴羅俊薩庭蔭經葉大焯延訂校閱試卷明知匪徒投買闡姓輒敢骯法營私乘學政患病之時朦混取卷圖得謝禮雖賊未入手僅予杖徒不足蔽辜戴羅俊薩庭蔭著革去貢生杖一百流三千里葉大焯身任學政衡文剔弊是其專司宜如何嚴密關防杜絕弊端此案雖據查無貪贓情事惟因偶爾患病竟將閱卷委之幕友任令勾串匪人希圖漁利已屬咎無可辭且於提覆文童之時意存苛求缺額不補以冀迴護前非實屬有辜職守翰林院侍讀學士葉大焯著卽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臣前閱邸鈔左宗棠等查辦福建布政使沈保靖叅款吏部僅議以罰俸九
月都下喧傳詫爲異事臣檢閱原奏其他劣款是否消彌尙未可知惟摺內所
稱聞警之際該藩司移眷出署至今異口同聲曾詢諸督撫臣亦稱難保其必
無在該司自言係其弟挈眷回家然被時人心惶惶形迹疑似之間未能阻止
亦有不合請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等語夫所謂異口同聲者卽衆供確鑿也同
城之督撫亦不敢保其必無者則耳目難掩也卽此二證該藩司之移眷先逃
已成鐵案矣不此之據而惟該藩司自行稟覆是據有是理乎乃覆奏者已爲
此疑似之說以嘗試

朝廷議覆者遂擇其最輕之條以開脫猶更巧則巧矣如

國法何且此次臺防保案該藩司又復忝然濫膺優敍夫未戰而挈家逃避旣和
而崇級屢加功罪不明

朝廷尙得謂之有賞罰耶應請

旨將查有實據聞警移眷先逃之藩司沈保靖卽行革職以肅軍律而儆將來至查
覆議覆此案之疆臣部臣未能據實定議均屬有意徇縱應否交部議處出自
聖裁謹附片糾叅伏乞

宸斷施行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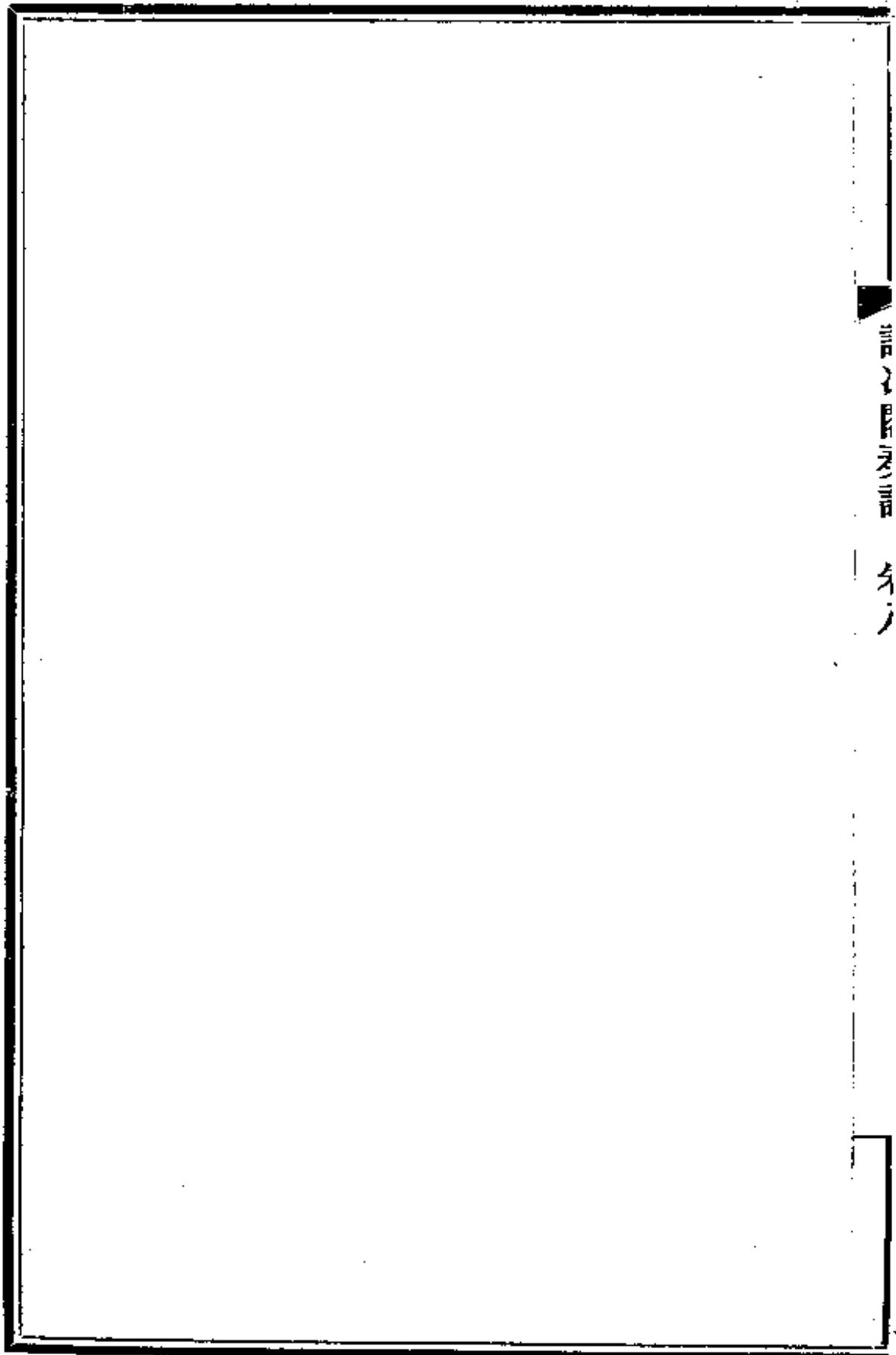
光緒十一年 六月 初十日附片

十一日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奏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被叅聞警移眷出署一款疆臣部臣
未能遽實定議等語左宗棠等查辦此案語涉疑似吏部議覆沈保靖處分亦屬
從輕均有不合左宗棠楊昌濟均著交部議處吏部承辦此案堂司各官署查取
職名交該衙門議處並著吏部將該藩司應得處分另行核議具奏沈保靖著卽
開缺來京聽候部議欽此

本月十七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旨改議處分一摺前福建布政使沈保靖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大學士左宗棠閩浙總督楊昌濬均著照部議降一級留任均不准抵銷欽此



再河南開歸陳許道潘仕釗性情狠鄙天資刻薄視嫡母如路人素爲鄉里不齒在籍時曾與因案監斃之革員潘增榮綽號紅孩兒認爲叔姪恃勢凌人控案繢繢此次閩姓之議係該員在編修任內代奏率請弛禁聞該廠先遣人到京鑽謀私饋該員銀二萬兩作爲酬謝之費如能奏開利則均分同鄉之官京師者無不痛恨以爲閩省搆紳之辱聞該員抵河南後又日以剝削民利營求陋規爲事於河工事宜既不諳悉又不留心此等劣員若不亟行罷斥不特有害民生亦且有乖風化應請

旨飭下河南撫臣嚴行察看據實奏叅謹附片糾劾伏候

聖裁謹

奏

光緒十一年 六月 初十日附片

革職留任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懇

恩給假回籍省親仰祈

聖鑒事臣以庸材叨蒙

知遇歷官有年供職無狀臣母在粵今年六十有七囊以長途迢遞畏涉風濤未敢

迎養臣籍隸歸善縣去歲縣屬土匪煽亂舉家奔徙道路驚惶嗣於八月間得

接家書云臣母驚恐之餘復感受暑熱痰氣上蒸臥病累月捧讀來書五內彷
徨如煎如灼卽欲乞假省視祇以待罪譯署海氛正惡羽檄紛來臣子之私衷
未敢遽陳於

君父今幸

天戈所指海宇復澄仰懇

聖慈俯憐下憇給假三月俾臣回籍省視臣母精神尚健卽當星馳北上趨叩

關廷庶伸烏鳥之情更圖犬馬之報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奏想恩給假回籍省親一摺鄧承脩著賞假兩個月回籍省
親欽此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臣於八月二十九日接准吏部知照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現在勘界事竣所有吏部前議鄧承脩李秉衡革職處分均著加恩寬免欽此
伏念臣才非適用學不通時失在多言雖知難每以爲戒心惟報
主而臨事不能自回祇緣剛拙遂致憂虞乃蒙

聖主特賜矜全免從吏議險阻備歷者三年

天日再瞻於

雙闕涓埃無補感涕徒零惟有益堅素守冀濂前瑕成朽材不棄之仁竭駑馬已
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三年九月

初一

日

鴻臚寺卿 鄧承脩跪

奏爲懇

恩賞假事竊臣現感冒風寒牽引痰溼手足痺痛必須避風服藥未能進署當差印

懇

天恩賞假十五日俾得調理就痊卽當銷假爲此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諱

奏

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

日

言葉の世界

タノ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懇

恩賞假事竊臣因感受風寒頭痛身熱必須避風不克進署當差爲此叩懇

天恩賞假十日俾得趕緊調治就痊卽當銷假所有微臣因病請假緣由理合恭摺

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三年九月

二十六

日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懇

恩續假事竊臣因感冒風寒牽引痰溼手足痛痺不能進署於本月十五日奏蒙
賞假十五日現已屆期病仍未愈仰懇

天恩再行賞假二十日趕緊醫治如能速痊卽行銷假當差爲此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懇

恩續假事竊臣前因感冒牽引痰飲之疾病兩次奏蒙

賞假惟臣質體素弱調治月餘風寒雖退而氣血虧損精力衰疲現假期屆滿仍未

能進署當差心如煎灼仰懇

天恩再行賞假一月俾得從容調攝出自

逾格鴻施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微臣病難速痊假期已滿願懇

天恩准予開缺仰祈

聖鑒事竊臣春間奉使在欽屢患痰溼之疾歷次電陳仰蒙

垂察嗣抵粵垣雖稍就醫藥而時作時止自抵都後感冒風寒牽引舊疾迭荷

恩施賞假調治業經兩月未見痊愈遇事輒忘夜不能寐閒閑稿件則心悸神昏又

臣前在東興墮馬折傷左臂入冬以來益形拮据皆由正氣虧損邪氣乘之漸積而致非旦夕藥餌所能爲效伏念臣一介迂愚屢荷重任被蒙

明察宥其罪積齒及毫毛

隆天厚地之施非臣齷骨所能上報無如病深疾久力不逮心念時局之日難每終

夜而三起若仍戀棧必致曠官惟有仰懇

天恩准予開缺回籍調理冀可速痊臣年未五十歲方長俾得暫歸休養尚存餘

息豈甘暴棄於

清時幸獲矜全冀報涓埃於異日
臣不勝迫切依戀之情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奏假期已滿病仍未痊請開缺一摺鄧承脩著當一月毋庸開缺欽此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因病未痊懇請開缺本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鄧承脩著賞假一月毋庸開缺欽此伏念臣忝竊非分稱效蔑如養疴經時廢官滋懼自惟蒲柳之質未秋先零詎期蜩蟻之微曲予寬假臣惟有加意調攝冀得速痊儻邀

庇蔭之恩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以負

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專招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清江關志稿

奏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微臣病仍未愈叩懇

天恩准予開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久病懇請開缺

聖慈特賜優容賞假一月仰荷

恩施皆踰分願現假期屆滿臣左臂敷藥筋絡稍舒轉動尙如常日惟交春後肝氣
益發痰溼上蒸徹夜不寐遇事輒忘較前尤甚皆由氣血虧損非藥力所能速
效伏念臣服官廿載本求榮顯未嘗以引退爲高幸際

聖明何忍以矯情自晦第以微臣衰病之軀膺總署煩劇之任心餘力盡進退悚惶
若借養疴以尸官必致督昏而僨事惟有叩懇

天恩俯念臣疾久未痊

特垂憫惻准其開缺回籍調理庶臣以枯朽之餘獲矜全於末路糜捐無地猶永戴

乎

鴻施臣不勝感荷迫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鴻臚寺卿鄧承脩奏病仍未愈懇請開缺一摺鄧承脩著准其開缺欽此

前鴻臚寺卿臣鄧承脩跪

奏爲叩謝

天恩事竊臣前因痰溼之病乞假屢月更叨

覆育之仁寬期逾格茲復蒙

聖慈准予開缺俾臣得回籍從容調理

湛恩備至感涕何言雖驟衝力盡縱伏櫪以何施而懋

主情深尙結銜而不已捫心惻惻望

闕依依小草未枯猶冀

春暉之長被餘生復健敢同泉石之偷安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四年正月

二十三日

語冰閣奏議卷八終

語冰閣奏議卷八終

姪彥遠敬校

先君子自解組歸爲廩三楹翼然於壺園之東曰語冰閣是編手自訂次其中
故名未及付梓而昶等遽憂終天之痛先德既不克繼紹饑驅四方中更亂離
長奉行篋中深恐散佚失墜戊午春蟄居海上乃檢讀詳校共七十九篇都爲
八卷付諸手民其有不載於此編者皆當年所刪定從先志也又中越勘界來
往電稿頗多世莫能詳者今附諸後云昶謹識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一

光緒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在上海發總署電

潤脩十六抵滬適有戶部小京官陳熾素知其人遇事留心長於議論此行期
逼道長脩擬悉帶一員以備分遣請代奏

二十四日在廣東省河舟次發總署電

前過津李傳相議及葉李兩觀察須酌給津貼又到地坐支薪水除掌司外並
無隨同辦事多寡明文以上兩項應否支給若干請酌定示覆潤脩肅
電上海道邵小村

來電悉陳君所領百金另籌繳還不必開入出使經費馬君已支五月薪水請
轉致玉璫稟明傳相另爲設法前滙粵之項請收回潤脩

八月二十七日申刻收上海邵道電

總署來電葉李津貼應優於司員本署酌給每員一百五十兩由上海道撥發

其坐支薪水應由周鄧大臣自行奏明辦理等因求轉電周鄧大臣友濂稟

十月初五日南甯舟次發粵督張電

道甯遇尹丞恭保由龍赴東催景餉詢邊事尙悉擬令回龍襄助可否希覆脩

微

初六日接粵督張覆電

鄧欽差尹丞恭保電悉尹丞恭保卽請帶往差委當補札洞歌

初九日南甯舟次發粵督張電

留甯三日六見越石甚恭謹議論亦從容惟質稍弱然眉宇間時露英氣其從者多樸訥無習染誨之僉云越石臨陣指揮膽氣百倍士固不可以皮毛相也窺其意不欲爲人屬鄙意亦以越石不可以屬若在東省擇近海非通商地令訓練一軍必成勁旅安其心養其銳是在閣下馭之而已

二十二日到龍州發總署電

脩等到粵與張督倪撫會同商後卽趕程西上十月二十一日抵龍與李護撫蘇督辦商俟繪圖事竣再行出關察看聞法兵現駐谷松而諒山以西越團游勇充斥未見法騎浦使是否抵越擬卽派員前探並請照會法公使電詢以便訂期會勘請代奏脩肅養

二十三日發北洋電

傅相鑒脩等廿一抵龍晤護撫已圖具大略俟東省測繪各員到卽出關察看聞法兵駐谷松而諒山以西越團充斥浦使能否剋日抵界尊處有確信希示知至此次由粵抵龍香帥籌畫備至足紓蓋注漾

二十三日發香帥電

廿一抵龍晤西撫商事測繪事竣卽出關察看蘇軍探聞法兵現駐谷松而諒山以西越團游勇充斥未見法騎浦使是否抵越已專人前探所派測繪各員想已趕程西上矣脩漾

二十三日收粵督張電

據錄十月初二日寄

諭地圖法使所攜有異同應以會典通志爲主仍須履勘詳酌或謂諒山在分水嶺東本宜劃歸粵界此說與新約不甚相符須費辯論若於兩界之間留出隙地若干里作爲甌脫以免爭端最屬相宜周德潤鄧承脩親自履勘相機辦理岑毓英李秉衡就近面商務臻妥善張之洞張凱嵩倪文蔚如有所見亦當詳告以資商榷法派巴呂頗和平著周德潤等加意聯絡以期有益等因欽此龍州想未奉到特電聞洞漾

鄧欽差李護撫錄公想已會商

旨留甌脫如何辦方法使是已是兀祈示洞漾

二十四日收北洋電

漾電悉法外部請我使與彼會於北海從欽界勘起署已復拒聞法使抵河內

卽帶兵前進戡亂再會勘或謂諒山宜歸粵界寬留甌脫此前所議而未成者
再能設法爭否戈使不日由京來議商約鴻敬

二十五日發粵督張電

巴兀想卽法原派之巴律甌脫事已會商不便電擬另函達衡脩有
二十五夜三鼓收蘇督辦憑祥來電

廿五申後回營查詢法使曾否到諒旋據諒山坐探梁哨弁回稱法使未到探
聞八月間北甯山西下游各紳豪起義與法接仗數次互有勝負奪得小鬼板
一艘並炮械現復熾法人止有水路來船頭不知勘界有阻延否等語先派有
探尙有北甯河內未回擬日內親赴南關查工並探法使何時到諒奉聞春肅
二十六日接蘇督辦憑祥來電

昨晚電後今晨據蘭管帶本材由隘店隘調繁羅隘順道來營面稟昨見諒山
幫辦章文利言及越藩遷甘露時尙有紳民二萬餘隨行旋激義憤調集各路

義民 決仗得一勝現聞法調屯梅谷松原駐各兵回船頭尙未的確不敢稟呈 帶先達等語現又派弁往扣波查探俟有確報再肅聞春寢

二十九日發總署電

密照周碼誦探得舊越藩五月奔廣治甘露從者尙數萬人號召義團梁俊秀呂春歲韋文李黃廷經等與法戰互有傷亡奪法船一近逼河內數十里北甯至諒山道梗電綫爲越勇王正仁所燬又聞南定越提督與法兵戰獲勝奪象六法新立越王號同覆徧張告示人心不附所放諒高巡撫住屯梅未敢到任云現續派人密探確否到日再陳衡脩肅豔

同時發總署電

密照周碼誦廿七奉

廷寄飄脫事俟法使來當遵

旨力辦揆時度勢事不宜遲戈使照復否期逾六月請頻催之衡脩肅豔

二十九日發北洋電

傅相鑒甌脫事俟法使來當遵

旨力辦勉成前議已請總署照催界定始可議商也脩鑄

二十九日總署致李護撫電

法使函稱浦大臣擬由諒山前往廣西邊界請入界時妥爲照料並囑鄧大臣在龍州相候希轉電鐵香鑄

十一月初二日接粵督張電

節錄十月十一日寄

諭甌脫最相宜業經諭辦議界必博採衆說岑奏令退還北圻數省於河內海陽通商周德潤鄧承脩與法使晤談不妨姑持此論作爲抵制分界事關大局周德潤等務當設法辯護多爭一分卽多得一分之利益切勿輕率從事等因欽此特先

電聞洞朔

上意力爭鹹脫議界以緩爲宜越亂方熾待法技窮方易乘機進說法使未到正好似不必催卓見如何卽覆洞朔

譯繪員生廿八方到梧州洞朔

初二日發總署電

懿電悉法函尙無准期仍請照詢何日到諒先期知會以便出關會議當在交界處所未便令其入界緣入界照料頗多望礙乞核辦示覆衡脩肅蕭

初二日接粵督張電二件

法領事法蘭亭函稱昨法國總理分界事務外務部侍郎卜爾塞來電言現在諸位大人已由河內動身計到朗崧已十一月十五由十五至二十卽起程赴瓜窪本特郎等心甚欣慰竊幸兩國和好將來晤面即可和衷商辦特電達鄧星使等語特轉達瓜窪在何處未詳示覆洞沃

頃轉卜酋電想已達議界宜在南關外萬不可令入界尊見甚是望堅持之至

要洞沃

初三日接粵督張電

內意既力爭界務唐主政現在南甯雲界一年內決不能辦鄙意更有奏留唐暫隨辦桂界以資羣策桂畢赴南落得騰挪此鄙意非唐意也有益與否卽示復洞

初三日發粵督張轉寄總署電

初二日接粵督轉電

密諭臣等恭繹前後

兩諭頤脫雖津議未成尙可力爭岑奏令還北圻數省持論甚快惜言之晚矣岑擁重兵攻宣光一隅旬月不能下令約定欲以口舌令還數省議必無成徒貽口實食言取侮轉傷國體頃粵督電法使函十五可抵朗崧應如何決議伏候朝廷指示請代奏此脩衡會稿請轉電總署尊處可否會銜希酌定看

初三日復粵督張電

朔沃五電悉議界可緩催甌脫當遼

旨力爭瓜窪係何處詢土人亦未詳仍請函詢法領事並示復留唐隨辦能邀准實
有益諒衡着

初四日接粵督張復電

着電悉此次六百里

廷旨由許使景澄函請留甌脫有法力不敷深悔用師語寄呈法報云論尋常分界
例諒山應歸中國法兵多病疲於奔命黑旗散勇古曾無法可施等語不僅因
岑奏許函法報並分界說二條均鈔發寄

諭想龍州日內可奉到似宜待接後恭繹再奏請裁酌洞支

初五夜三鼓接蘇督辦憑祥來電

鐵公鑒頃接屯梅探報初四法三晝接河內電已派六晝元帥孤資前來勘界

本月廿一至諒山廿五赴南關等情尙有法照會一紙明早寄呈尊處繙看春
歌

初五日接總署致李護院轉電

密昨囑戈使電浦抵諒後先知照鄧大臣商定何處會齊以便出關相晤頃接
粵電卜爾塞已由河內動身冬月望可到朗崧二十起程赴瓜哇未知是否卽
係浦使現北圻越勢稍振此事緩急操縱希相機妥辦希轉電鐵香支

初七日發總署電

支電悉今晨浦使交法提督孤西致山尾副將轉交我採擇弁法文一函譯出
大略與粵同卜爾塞想卽浦理變無疑脩肅陽

初八日收粵督張電

譯十月十九日法京電報法議籌款濟越餉其欲棄北圻不願籌款者過半一
時未能定又西貢法報照津約法應在附近華界之越地設領事三員茲聞法

廷決意緩辦俟分界定後再辦又頃接許星使本日自法京巴黎來電法院議
棄北圻政府不願未決等語特奉聞以備裁酌洞陽

十月十一日

廷寄到否法界務大臣卜爾塞是否卽巴呂其古都統何名議界何以但遺武員
來卜曾不到或可否緩郎崧在何處望速查示洞陽

初八日復粵督張電

陽二電悉十月十一日寄

諭已奉到昨晨蘇探梁弁接遞法文一紙譯呈法陸提督孤西致山尾統兵副將函
請將右開電報卽交中國新到武弁官並託其代達龍州鄧星使行轅法所派
定界人敬通知於中國欽使我等不日即可由河內動身定華十一月十五到
諒山廿內到關外意期得請安於中國欽使等並請現刻起互相函問也法總
理勘界浦西埃云玩法文卜卽浦朗崧卽諒山法報未審確否若果法棄北圻

越藩果願屬我則與北圻歸法保護之約不符界務亦須緩議今法越事未定
法使遽來彼將執約以爭緩固無策辦亦無詞鄙意惟甌脫當援初議力爭如
有增益須會尊銜請

旨裁決衆議庶可遵辦緣脩等奉前

旨勘界飭令照約持平辦理約外不敢專擅也是否可行望急賜示諭銜齊

初八日接粵督張電

法以兵病餉艱議院欲棄北圻雖執政未必允然力紓衆怨可知界務或有機
會鄙意擬劃諒山河北駐驍爲我界自諒山河以南東抵船頭西抵郎甲以北
爲甌脫郎甲卽諒江府十月廿四日電奏並咨達

旨令與兩公商辦茲先電聞另將原電抄呈竊謂緩議較便而卜酋已來望相機裁
酌或以譯繪員生未到爲辭若諒山可得則諒西之高平諒東之船頭以下沿
河北岸抵海口均圓甌脫爲便皆係順山河之勢此外洋分界例也中國豈利

越土洞所謂爲我界者歸我保護可以屯兵築壘者也此事甚不易有何展緩
法辯論法全賴蓋籌卽請裁示洞陽

初八日夜接粵督張電

十月廿四日電奏云奉寄

諒諒山宜歸粵界或寬留甌脫令洞等如有所見詳呈商榷查歸甌脫兩節誠要
洞於詳約未定時屢次電奏瀝陳今議此不易欲籌挽救恐非口舌所能爲力
惟有盛我兵威隱相懾制可否電敕馮蘇兩督辦襄辦界務任其嚴詞駁折並
敕馮蘇於粵越界上整頓軍容會哨耀武但不得生事春間軍威法人頗懾仍
密敕此事以鄧李主持馮蘇不過與議將帥示之以威使臣懷之以德剛柔並
用或有可商遵

旨謹抒所見恭候

聖裁再洞前告鄧李勘界宜爭駢驛墟與諒隔一河墟在河北與新約諒山以北不

背初九日已驛奏如能以駢驥爲我界並將諒山抵郎甲頭船一帶河北地均
爲甌脫最善但不知能辦到否請代奏等語廿六日總署復電云馮蘇耀兵虛
喝無益易生枝節駢驥劃界與鄧李商辦遵

旨電達宥等語已咨先電聞洞庚

初九日接粵督張電

齊電悉洞議以諒山河北駢驥爲界與新約諒山以北不背此條似可措詞至
所議諒山以南抵船頭諒江河岸爲甌脫並推及船頭以東諒江以西皆順山
河之勢此遵兩次寄

諭甌脫之說抒見奉商極知挽回不易所云緩者不過暫時騰屢以便近觀越變遠
請

宸裁從容操縱爾因

旨有勿輕率語而事又難辦故擬展緩相機倘越亂難弭方能勸令留諒南一帶處

義團游勇以甌脫爲排解之術若展緩而終不行

朝廷亦可俯諒此時速議甌脫恐亦難償內意亦必不釋然也管見當否統候裁度摯銜會奏一節可否先示電稿望裁示洞庚

初十日發粵督張電

陽庚三電悉驅驢在諒山北應爭甌脫稍易劃界難瘳瘡難一增兵費難二道遠運難三安插游勇難四甌脫則民無所屬屬越與法無異尙費經營惟例不屯兵築壘暫弭邊釁脩等識慮短淺使來在卽萬望統籌豫示脩銜蒸

初十日發粵督張電

尹丞恭保轉龍後接家信稟請東歸省親因令道欽見萃翁函詢界務事竣卽回東脩銜蒸

十二日接粵張督電

蒸電悉新約諒北設關既可設關故擬劃界所謂界者非欲設官征賦中朝豈

利越土前電已言不過以此爲界法兵不得逾此耳若關南諒北僅名甌脫數年後法必潛屯兵壘寇太逼矣卽如中俄接壤東起興安嶺西至伊犁皆有內卡倫外卡倫兩重中隔數百里卽同甌脫咸豐以來俄漸闖入今與俄分界處卽內卡也設無內卡俄久入邊矣界寬則勢緩備易南關如門諒北如柵聊設斥堠足矣卽屯數營出關四十里路非甚遠運非甚難餉非甚鉅可固疆圉費亦何辭卽不屯營亦可其權在我果使法許甌脫關外縱橫甚廣游勇開鑄墾山足可自給團結抗守爲我外衛患不多耳豈憂安插無地乎敢申鄙策伏望詳裁洞真

旨云爭一分有一分利益不敢不爭恐其難遽就範故以緩字奉商或以牧馬保絡多游勇爲詞或以繪圖人未到爲詞或責其逐越王不合保護之約勘尙不能議自難定此策未必卽善相機設法自在盡籌如速議能諾豈不更善至照約畫諒北似非增益遵

旨爭頤脫似非專擅應於何時請

旨請酌示洞真

十二日接蘇督辦電

十一戌刻探弁梁都司由屯梅回稱聞頭幫勘界法兵初九已到船頭約十五六到諒等語當又令出諒再探俟有確信布聞春文

十二日發蘇督辦電

文電悉初七晚寄函並譯法文一紙何時收到轉屯梅祈示脩文

十二日亥刻接蘇督辦復電

頃奉電敬悉初八接書並譯出法照會收到當飭梁弁請屯梅法將致意大利適梁弁初十回營中途相左未能轉達據稟頭幫法兵初九到船頭十五六可到諒等語今早電告矣茲又飭梁弁復往屯梅請法將轉告浦大臣如到諒即照會我公約期會晤春文

十三日發粵督張電

真電所見甚大當臨時譖

旨酌辦歐洲分界皆以兵威相刦若徒恃口舌恐難盡如吾意耳岑奏非勘界事約外增益應另商新約第一條甚明總署豈未詳察耶閣下欲緩以觀變脩等欲急以乘機用意略同惟藉詞延緩謀深慮遠非奏明不敢擅行卓見以爲然否脩元

十四日接蘇督辦電

今早八點鐘梁弁遞到法書卽加函飛遞春寒

十四日晚接蘇督辦電

頃又接梁弁報續晤法浦使譚及似有懷疑因盼尊處復信未到故飭領事函問赫政勘界日期仍候尊處晤會再定又見諒山臬司院輝鄰言孤資日間有新省與梁三黃徵經等開仗未知勝負故不能到諒春寒

十四日夜發蘇督辦電

來函及赫信悉前接法函係由屯梅轉寄是以覆函仍由貴處轉達應將初七致尊處之函送去卽覆浦也希飛速照辦此電亦並寄浦免其懸念俟浦電覆卽當啓程祈旨端十五日萬勿回龍以便轉遞信息立候電復脩寒戌

十四日夜四鼓接蘇督辦復電

昨夜子刻奉電敬悉立將初七原信及子刻原電飛專梁弁令其速達浦使訂期矣春辰

十五日發^總電

頃接蘇提來信探得浦使十三抵諒並無照會惟另致赫繙譯函擬到龍州欲我派夫三百人接運行李與總署囑戈使電浦抵諒後先知照商定何處會齊以便出關相晤之照會不符當囑赫繙譯函阻脩等定十七日出關請代奏脩衡肅咸

十五日夜四更接蘇督辦電

本日酉接梁弁稟十五巳刻奉到昨晚欽差電及初七原信過諒擬見浦使約午刻方見察聞浦使酒性高嬾見客容午後見面如何訂期再稟又接東分統報十五巳刻法四畫帶十餘騎交兵卅餘到關晤面詢其來意云伊係擬放諒山巡撫特來通知彼國界使已到欲明日來文淵駐紮該分統答曰俟我欽差到時再行知會同到文淵彼卽回諒復浦使出至文淵方留一畫帶交兵數名在彼打館特飛電此電本昨晚發因龍局近來關門太早屢催不收時常貽誤春翰戌

十六日接粵督張電

法酋帶兵入關又在龍過冬以後藉護商爲名久屯不去矣商界均受挾制且必責我會剿游勇兩公出關相候極善卽總署允許亦當執奏從古中外會盟無不盛兵相見蘇督辦雖不必有意耀兵然整飭軍容以示邊備似亦無妨若

止關吏數人恐竟闖關而入轉費脣舌有備無患是否可行請兩公裁酌並示

復洞翰

十六日接粵督電

法使議界只可在關外若令到龍界務亟脫諸說悉成畫餅稅關彼意必在龍既設關卽設領事必留兵護商是無南關矣寇已入室安用邊防只告以法使來必帶兵衛我軍將士不免驚疑設有所損轉傷和氣疆域邊防鑑帥熙帥職守非示以兵威攝以盛氣斷不能阻不許帶兵彼自不來昨日三銜會奏暫留唐主政未審允否先奉聞洞諫

十六日發粵督電

翰諫兩電悉卓見甚是法入關當始終堅拒總署縱允亦必執奏蘇軍現駐關前脩等十八抵關可隨時酌調唐能邀准希早電示脩衡諫

十六日夜接蘇督辦電

酉刻接梁弁稟本日十點鐘收到法書一函特遞上本日辰刻法三畫帶交兵
數十來文淵蓋行臺浦使及副使六員擬一點鐘由諒至文淵並據師領事云
鄧欽差各位均請小駐南關俟他蓋好行臺自然來關迎接另將法書等專差
飛遞外先奉聞春諫戊

十八日憑祥途次接東督報電

委員劉保林等委弁陶烈武等各告界圖並紳民公稟略言自思陵土州南境
外沿十萬山而南其處名三不要地自此沿丈二河東南行經河東之峒中永
安雁幕新安州潭下河檜河西之舊街直抵海口查係前朝古界因越爲屬國
不甚拘限地由民間開墾稅納越官人入欽學在庠甚多懇勿棄之異域並云
分茅嶺卽銅柱分界處今名坑謝在桂境北峯隘外距五日程查三不要之名
確係歷朝舊界遠憑銅柱近據學籍皆應畫歸中華敢請裁酌辦理至幸內地
山僻較易惟鄰欽濱海之芒街卽海甯府有教堂尤要須費辱舌耳已咨先電

達洞蔚同啟諫

二十日發總署電

密詩浦使抵諒後得我不許入關之信十六卽紮文淵隨有三畫法酋率游騎欲入關通信駐關營官陳桂林止與法酋相見餘兵未令進關脩等先飭王道星夜趕至關門十八師克勤來拜王道略敘數語而去十九脩等由幕府抵關門卽飭王道至文淵回候因詰其到諒何以不先照會而欲逕抵龍州使以未得戈信且言李撫台是地方官應否與議答以奉

旨會辦廣西界務早經總署照會又言張督何以不來多方狡辯請署再明白照會戈使轉電浦使並示復請代奏脩衡肅號

二十日發粵督張東撫倪電

浦使抵諒後得我不許入關之信十六卽紮文淵隨有三畫法酋率游騎欲入關通信駐關營官陳桂林止與法酋相見餘兵未令進關脩等先飭王道星夜

趕至關門十八師克勤來拜王道略叙數語而去十九脩等由幕府抵關門卽飭王道至文淵回候因詰其到諒何以不先照會而欲逕抵龍州使以未得戈信且言李撫台是地方官應否與議答以奉

旨會辦廣西界務早經總署照會又言張大人何以不來多方辯論已請總署再明白照會戈使矣脩衡號

二十一日發北洋電

傅相鑒浦使十三抵文淵脩等十八抵關門彼此函商尙未定期會晤浦使送來電碼一紙託轉電戈使並函稱尊處允其轉致脩等未接來示未敢擅便乞速復遵辦脩衡馬

二十二日發北洋轉總署電

脩與護撫十八同抵關門屢次函商浦使總以護撫會議未奉明文爲辭惟勘界是疆臣重責前經總署錄

旨照會倘竟不得與議不但

國體攸關且事多窒礙請

飭再照會戈使速電浦使遵行方能開議乞代奏並速復脩肅養請轉電總署

二十二日接粵督張電

總署十七日來電本日奉

旨鄧承脩張之洞電奏暫留唐景崧隨勘桂界等語唐景崧留粵則勘雲界少人襄理且該道熟於雲省地勢著仍遵前旨赴雲毋遲戈可當在津本日已令李鴻章告知速電浦使在諒等候不必赴龍欽此轉電鄧李等叢洞轉效

二十三日接北洋大臣李電

戈使前稱浦如有電託轉遞鴻答以可行似不妨交龍局昨戈又稱浦未得信前已由諒前進鴻告切勿過界似宜約令在文淵或驅驢一帶會晤乞酌鴻養

二十四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竹筠電法議院允添撥東京餉不肯退北圻似勘界欲甌脫彼必不遵頃告戈使以李撫必應遵

旨會議戈允查案電浦使由龍州速遞俟電到卽飭速送乞勿誤鴻濛申

二十五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戈使謂前

旨未甚明晰故疑李撫不必會商鴻明白開諭戈頃有電致浦令與鄧李會商望議定大略隨時電示洋性多疑鑑帥不必帶隊往會戈謂如李撫以兵戎相見法帥亦必添兵似不相宜鴻濛午

二十五日發北洋大臣電

密養潔敬電悉戈電已致浦當可照行甌脫卽約所云兩國有益故津議中堂實主此說非約外增出也脩抵龍後與鑑帥議皆以甌脫必須遵旨力爭不可惟有決裂耳但甌脫中有居民無所屬屬越與法無異頗難措置萬望

籌示浦使尙未晤面俟有論說再達脩肅徑

二十六日接粵督電

從古爭界無不藉兵威者非必戰爭實相劫制法亟不願鑑帥與議者以其有兵也鐵公力陳極是洞前奏請馮蘇會辦總署不允乃議留唐爲其帶兵耳今又不行彼則擁兵我禁帶隊文淵架礮尤封屯兵局勢日蹙有何良策乞示洞有

又電

兩公並未帶隊洞只囑蘇帥整軍守關又致王道電聲明非欲大隊隨行何以浦致戈電慮及鑑帥帶隊可怪即使帶隊無

旨豈能開仗法豈不曉是何詭謀請體察見示竊謂制敵正當投其所忌隊雖不帶而嚴兵關上蓄猛虎在山之勢亦必有用洞有

二十六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徑電悉原約稍有改正期兩國有益自應力爭甌脫但仿俄界甌脫之意言明彼此皆不准於甌脫內屯兵築礮臺以免日後生衅似合情理至居民向屬越者可否仍歸越管乞酌議卽不可必不至決裂鴻宥午

二十九日接粵督張電

廿七日電奏云頃法領事法蘭亭照稱奉該國命師克勤病令該領事馳赴越勘界請發執照前赴廣東廣西雲南等省三日動身等語查此舉狡謬已極顯係因龍州不令法使入關故變爲此策令法蘭亭由內地往察探雲桂情形卽駐我軍由內引外勾串挾制萬不可許洞已照覆勘界應由越往不應由內地不便給照雲桂邊務未定恐軍民驚異生事難保護且海行速內地遲等語如戈使赴京瀆擾懇

飭總署嚴拒請代奏等語特奉聞洞勘

十二月初二日發總署電

密誦廿九卅脩衡已與浦使來往會晤浦函請會議時輪設總理一人並將問答未定言語記錄畫押互換執爲確據意在箝束吾口不得展轉辯論又不能乘間請

旨且此次彼執約措詞易我依約不費詞難二者均不可行當以從前中外議約所無力卻聞浦已電戈欲引西例向署求逞請飭總教習總稅司等詳查中西議約舊例駁斥請代奏各

初二日發北洋大臣電

連日與浦使來往會晤浦函請會議時輪設總理一人並將問答未定言語記錄畫押互換執爲確據二者均中西議約所無不可行聞浦已引西例電戈與總署辯請就近剗沮以免周折脩衡肅

初二日發粵督張電

連日與浦使往來會晤浦函請會議時輪設總理一人並將問答未定言語記

錄畫押互換執爲確據二者皆中西議約所無不可行聞浦已引西例電戈向
總署曉辯脩等亦電請駁斥脩衡冬

初三日接粵督張電

山西探員知縣何見揚係孝廉方正人甚諱練今聞到龍甚好卽委充欽差行
轄界務差委薪水王道酌給視東省員減半札驛發洞

初六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頃戈使接浦電晤 詳細開導未可執西例戈謂浦向辦歐洲交涉不知
中國情形允卽由龍局電浦勿庸拘定彼此會議界務若有辯論總以照會爲
憑鄧係

特派宜請作主云云鴻歌

初七日接總署電

密誦本日奉

旨鄧承脩等初二日電奏已悉浦請勘界辦法向例所無自應駁斥界限據約稍有

改正固不事費辭仍宜隨時相機極力辯論欽此麻

初七日接粵督張電

擬請語法使曰越爲地主乃法勘界越官不與未允且中越邊界向多交錯含容今有越官指證免爭執越人願屬華必袒我是否有益請酌示洞悉

初七日發粵督張電

越官指證甚是惟諒按察前率法騎至關門指我佔越地緣越官大率屬法諒山等官亦法放恐不可恃密奉聞脩衡陽

十一日接總督電

密誦聞法蘭亭有復飭回粵東之信確否現出關駐節何處均電復青

十一日發總署電

密誦初七奉電

旨浦亦接戈電會議仍照向章不持前議初八初十兩日脩等與法使在關門文淵
往來會議謹遵歷奉密寄並執約內北圻邊界必要更正以期兩國有益之語
應以諒山迤西自芒封高平省至保樂州東自祿平那陽先安州至海甯府劃
歸中界浦以稍有二字據伊國文義甚屬微少不過於兩邊界址略爲改正不
能說到諒山及東西如許之地答以北圻全聽貴國保護更正此區區之地非
稍有而何浦云既要更正是兩界交錯者都可改正答以約內祇言北圻現在
之界可改正並未言中國之界亦可改正據你說則直背約矣浦又云諒山是
北圻內地不得指爲中國邊界答以約內分明有指定中國邊界兩處一在諒
山以北字樣是中界原可以諒山爲斷浦又云或因二字是該有纔有也可有
也可以不有答以約內本有不得說無有浦等力持稍有二字不肯擴充脩等
亦堅執改正二字力爲辯論浦云如此非我等所能作主必須照約請示本國
謹摘要先電請代奏脩衡肅真

此稿同日電北洋李粵督張

十一日發總署電

青電敬悉昨詢浦使法蘭亭不來越巴律亦告退脩等前月十八抵關門擬駐文淵浦不聽戈約先踞查南關距文淵十里皆崇山峻嶺別無居民屋宇祇得在關門搭蓋茅篷實不能蔽風雨兼山高霧聚瘴毒敵蒸自夏至今疫癘傳染士卒死亡日尙十數脩等及從官皆不服水土扶病相從章京關朝宗抵南關營次卽感受瘴毒於初十日辰刻病故脩等查該章京由庶常改部在總署行走多年練習勤慎此次奏帶來桂辦事精詳萬里閒關不辭勞瘁瘴故極邊實堪憫惻可否請

旨將四品銜保舉無論題選咨留郎中工部員外郎關朝宗照軍營積勞瘴故例從優賜卹以勵勤勞請代奏脩銜虛員此電請飭飭摘鈔送關宅

十三日發總署電

密誦本日會議浦以稍有改正四字須照第三條約就現在之界勘定先立標記堅執如前脩等答以非改正卽不能立標既立標卽無可改正力拒辯論竟日浦卽以意見不合應照約請示聞已電戈矣若如浦云不過以咫尺之地卽我使我沿邊諸隘形格勢禁恐此後邊事不堪設想脩等惟有始終力爭不敢稍涉遷就致貽後悔請代奏脩衡肅元

此稿同日電北洋李粵督張

十四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總署十三日來電本日奉

旨法辦北圻費手又遭棄地之辱取舍正在兩難我若踰約而爭彼或藉口殺議退去則衅端終歸未了該大臣等守定改正二字辯論甚是惟須相機進退但屬越界之地其多寡遠近不必過於爭執總以按約速了勿令藉端生衅爲主並將此意電知周德潤等一體遵照以免參差關宗緒故可憫照請賜卹俟奏

到降旨法蘭亭巴律之去有無別故浦使繙譯尙有何人均電覆欽此卽轉電
鄧李云云鴻覃戊

十五日發總署電

密誦前聞師領事病甚欲調法蘭亭來代師病稍愈故法亦不來巴律因在船
行爲不檢被浦劾巴抵西貢遂告退見外國新報浦但云巴告退而諱其事浦
有繙譯白姓華語不精近聞得文淵諒山等處亦駐兵無多法勢似難兼顧浦
諸事聽戈指揮戈前囑浦在諒候其意不重諒北可知脩等所爭改正皆係照
約理喻並未多增一字彼卽緩議似亦無詞生畔至多寡遠近謹當遵

旨相機妥辦請代奏脩衡肅咸

此稿同日電北洋李粵督張

十五日接粵督張電

電夜讀悉辯論扼要持守堅強欽佩無似惟電

旨語氣頗寬奈何彼斷不能決裂兩公當已灼見惟大力籌之勉林病甚念洞願

十八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頃戈使持浦電來晤謂鄧李議以諒山高平以南劃歸中國版圖與原約稍有改正及邊界在諒山以北等語相背殊出意外浦已電外部及戈萬難違允意甚著急鴻再三開導揣鄧李語意慮將來兩國紮兵太近易起衅端故劃界稍遠法如說明不在諒山高平兩處紮兵似可照約於諒山以北定界戈謂諒高現無兵紮然若有土匪滋擾難保後不紮兵且華界紮營甚多獨強令法不在諒高紮兵實損法體面相持半晌鴻謂若在諒山以北一帶劃界法須多讓不得執定中越舊界我勸鄧李稍讓汝當勸浦多讓方易合攏戈允電浦及外部看彼意諒高要地必不肯棄且中法爲諒山開衅豈願白送於我諒高以北擇山水要隘處拓界或可做到乞相機商辦鴻咸西

二十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總署十九來電本日奉

旨界務業經開議張之洞三月之說故作糾避恐生枝節岑毓英河內海陽之議亦在約外究不可自我而發致貽口實鄧承脩等當探遵前旨將改正事宜按約速辦並電知周德潤等一體遵行欽此轉電粵督鄧大臣李護撫云鴻皓

二十日發北洋大臣電

密號咸電悉高非諒比約言諒北不諒高以北且充封高平西扼龍州肩背猶海甯之緊抱欽州也自法視之則諒重自我視之則高重浦若照約充封高平保樂必劃歸於我浦連日電文而不約會未審法外部及戈有何論說謹籌所及務希隨時電示脩衡肅號

二十日接粵督張電

十六日電奏云出使隨員自巴黎來函云此次議員三十三願乘北圻者二十九多以恐我圖報爲言惟該國政府虛傷國體欲少留兵於紅江以下其提督

杜布來宣言北圻宜棄但既與中國立約須略虧利益寶海私告我云游勇難
靖政府不能遽棄之故欲專俟中國速定通商分界事以靖衆論其從前已允
未發之餉僅足供三月倘屆時仍無成效則決意棄之議員不肯再籌一餉矣
等語若果如所言是法之棄北圻與否全在商界之遲速今商務安求已經總
署駁拒若界務又不予以速竣三數月後彼餉匱力绌必當變計畱脫諸說庶乎
可行彼尙懼我報復似諸事稍緩亦斷無決裂之理竊思此事應如何操縱緩
急

廟謨自己周詳惟既接洋函備述情形不敢不以上聞有無可採恭候
宸裁等語此事頃已有電

旨催辦原奏錄呈備考洞效

二十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誦頃聞戈接外部電因尊議違約令其照會總署詢

朝廷有此訓條否又飭浦晤商公等若執前議勘界即中罷望相機妥辦似法欲
棄北圻之說不確鴻號午

二十一日發北洋大臣電

密號咸電擇山水要險處所拓界實執中之論昨復諒輕高重卽是此意頃奉
號電浦以我違約聳外部致以中罷吾是欲顯背改正之約曲在彼矣浦現
託目疾緩議如何向戈駿詰開示仰希蓋裁脩等自當恪遵初六十九電

旨相機妥辦脩衛肅

此稿同日電粵督張

二十五日接粵督張電

總署二十四日來電本日奉

旨張之洞等奏欽州與越南接壤地界應照志乘所載及時改正等語該處地圖已
由該督咨送著鄧承脩李秉衡於桂界議定後酌量情形妥慎辦理欽此卽轉

鄧李等語洞轉散

二十七日接總署電

密戈使照會勘界大臣欲將諒山省城等處闊大地境讓入中國版輿與約不符如執前說應當停止勘界本處覆以約有改正語必應和衷商議又言通商在中國邊界指定保勝以上諒山以北總應在保諒附近處劃界設關方符原約等語此事應遑疊次

諭旨按約速了若在諒山以北擇地劃界與約尙不相背勿過爭執致令藉口違約竟至罷議別生枝節宥

三十日接粵督張電

淇江想卽驅驅南之河仗此爲界與約及洋例均符聞兩公連日力持已有眉目况獲保樂欽服萬分署電慮其罷議自是慎重洞謂此乃無謂恫喝近接許電法撤守越武將改派文臣前來等語轉瞬春暖瘴生彼安能決裂哉洞謹

分茅嶺以東沿山南行至新安海口確係華界銅柱可憑越民僅百餘家華民萬餘家現入欽州學及貢監職員甚多海甯則更近入矣前已電咨茲更查清分茅新安爲尤要此係東境與諒北語不背山河爲界外洋通例務懇盡畫至感洞鑿

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誦前接馬電戈旬日不晤但與外部及浦日有密電往復未知所云聞頗在京吵辦清卿頃自都回醇邸切屬轉致毋過爭執致啟幾端或謂宜先與浦查明舊界所在並議改正許法讓出若干里以某山某河爲界如彼不肯讓再各請示本國否則停留長智更難結束高平彼必不讓似徒詞費或在高北著意乞酌鴻卅午

初三日發北洋大臣電

密號與浦會議四次彼此據約堅持廿二日秋始轉圜請各派一人按圖指明

改正處所然後歸兩國欽差定議脩等派赫政與狄指商三次據云東西邊界
尙可活動惟諒北難以寬讓赫再往返伊始允文淵至南關適中爲界似改正
確據彼亦不能不遵查西界卽不以高平省分歸我而允封牧馬鐵廠保樂均
在諒山以北且有瀋江爲限東界先安那陽則有枝河爲限劃歸我境實與西
例山水爲界相符惟關門至驅驢三十餘里直抵淇江中間山勢蜿蜒無可爲
界諒高我旣全讓則淇江一水天然之限於理於勢俱所必爭擬請

飭署堅持此說脩等非敢過執緣關外邊疆逼仄非此無可設防現連日風雨浦師
皆病師病重將歸因此續議稍遲請轉電總署代奏脩衡肅

初四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頃戈使來晤持其外部密電云中國勘界大臣之議實係故違新約而中
朝現似有以爲然之勢甚爲可惜向來中朝無不恪遵條約今忽有此變其故
安在卽應於通商尙未決裂之先詢明一切是否因我議院前暫有擬退北圻

者則中朝以我能將北圻境內何處割入中國乎應與言明斷不可允緣議院現已定議不得不恪遵辦理我國雖願與中國和好而我所應得永不許棄倘有犯佔之事我卽力阻必能較近年更覺得法可在總署明爲告知以免或有誤會致成岌岌之局云云以上係照譯文戈言接浦電鄧李等欲將新安海甯至高平保樂沿邊一帶闊大地方劃歸中國實與新約稍有改正語意相背浦業經停議數日擬卽折回河內戈當遵訓條赴總署申理鴻告以

朝廷暨總署並無成見鄧李因原約有改正字樣故與商酌戈謂照約稍有改正公同有益豈能獨益華而損法有礙法國體面鴻詢究可讓若干戈云外部意仍照舊界斷不能多讓戈後日起程赴京鴻勸令候中電並屬其電外部及浦勿著急仍妥商請代奏速電示戈又稱法廷調越帥古爾西回仍留提督在越統兵除電總署外鴻江西

初五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總署初四日未刻電稱來電進呈得

旨三省界務一律按約辦理先勘原界再商改正昨赫德已電桂初十日再議一次
可留戈使在津勿行並屬速電約期另議如今春趕辦不及卽改秋末再行會
勘遵

旨電達云云鴻豪西

初五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總署初四日申刻來電勘界一事近日屢奉

諭旨照約速辦勿滋畔端原以保樂海甯迭議爭地過多恐滋藉口大局攸關刻塵
慈慮乃連日未得電覆聞浦已停議戈欲進京顯以違約爲詞曉曉詰問若再固持前
說勢將決裂開衅現奉

旨卽日約會浦使先按原界詳悉勘明以後稍有改正再行妥商續辦如今春趕辦
不及緩至秋末再勘所有現議多罰之界均作罷論雲南廣東一律遵

旨按約辦理不得違誤貴大臣接到此

旨務卽懔遵約期另議先勘原界切勿再有拘執致滋歧誤是爲至要希遵
旨轉電鄧李並轉周岑張倪云云鴻支戌

初六日接總署電

密誦初三日未刻已進呈前日戈接外部覆文當由北洋電達貴大臣應已閱
悉來電所述法均未允現惟懔遵初四日

諭旨先勘原界其改正各節俟後再商日內與浦面議若何迅卽電覆遵

旨電達微

初七日發總署電

密誦初五六日奉三電敬悉新正與浦等賀答兩次赫與狄商二次現遵

旨約浦於初十日會議屆期相機辦理卽行奉告脩衡肅陽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一終

姪彥遠敬校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二

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一日發總署電

密誦奉

旨先勘原界再商改正脩衡等再四籌思附界居民畏法虐不願改隸者不下數萬
脩抵龍州紛紛呈訴若先勘原界彼必驚疑恐遮道攀轅因而滋事難一游勇
近攻得保樂牧馬以東千百爲羣道路梗塞若乘間邀擊法將咎我別生枝節
難二原界俱在亂山之中十不存五懸崖疊巘春瘴漸生加之淋雨人馬不前
難三且既勘原界彼必颺去新界決無可商豈惟驅驢卽文淵亦不可得關門
失險戰守俱難害一文淵已失諒北無寸地屬我勢必魯我關內通商邊營盡
落後著損溢入門已棄越地復失粵地害二脩衡等不敢畏難亦當慮害初十
日與浦等會議彼卽詳述

廷旨先勘原界脩衡等以

廷旨不敢不遵約文亦當依據且以三難相詰浦卽云先勘南關餘俟秋末顯係包藏禍心脩衡等答以可行但勘界改正是一事舍此別無辦法並責浦以前議活動今更棄之殊非情理祇好暫罷浦語塞始轉圜定十三日再議請代奏脩衡肅稟真

同日鈔前稿電北洋李粵督張

正月十三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誦日來會議若何諒山以北應何處設埠通商昨戈使已屬浦酌議彼意似尚願在越境或先將此路酌定改正再議埠頭處所其餘少緩無礙鴻文申

正月十五日接粵督電

真電悉定力堅持實可欽感此事以必可爭之地必不敢決裂之虜稍持一月吾事濟矣乃赫德欺妄恫喝愚我總署鄙人力助兩公苦口瀆陳終爲赫蔽此關天意惟有痛哭流涕而已洞已於去臘十八日乞病開缺邊事茫茫恐從此

中華不振豈惟兩粵之憂洞鹽

正月十六日發總署電

密誦十三日派王道至文淵與狄議極言先勘老界與原約實有窒礙反覆辯詰狄允文淵海甯保樂三處可以歸我十五日狄來復派王李兩道與商所言改正三處尙無異詞而牧馬先安等處堅執如故惟言保樂海甯附近可稍寬展脩衡等查牧馬以東河流入關地據龍州上游較先安尤重擬續議再商請代奏脩肅衡稟銑

同日鈔稿電北洋李粵督張

正月十六日發北洋大臣電

密誦諒北至關門可設埠者惟驅驢文淵兩處文淵山多而逼十五日會議狄已面許文淵保樂海甯三處歸我若戈使願在驅驢通商則擇文淵驅驢適中之地爲界中路或可先定餘如牧馬先安等處照尊意稍緩再議請與戈詳酌

再允封距龍甚近地在諒山以西若戈指作商埠望照約力阻脩肅衡稟銑

正月十八日接粵督張電

欽州海面界連越洋處有九頭山孤懸海中素爲海盜逋逃之所伺隙出刦瓊
廉雷商民屢見歷年奏報其地在我東興司海口外西南約百里在越先安州
口外東南百餘里雖稱越境居係華人去冬洋盜屢至欽水陸劫掠商民紛紛
呈控指係九頭山匪馮督辦疊咨請派船出洋巡緝正月十五日接馮電我船
追捕至九頭山獲匪十八人而還十二日回至龍門法有兵船來探旋即駛去
屬電鄧李與法議此界限等語查此地狹小荒瘠去東興甚近去海防甚遠海
甯府歸我則此山應爲華屬藏盜華洋均害若屬華則我能捕盜中外商民均
利固善卽不然或與法議作爲兩不屬之島若有匪徒彼此知會均可往捕均
不駐兵亦爲易行請兩公裁酌與法使妥議幸甚洞覩

正月十八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誦銑電悉狄許文淵就該處設埠通商浦能允否戈意不但不肯在驅驢設埠且欲在我境難與酌定若浦允則可強迫戈至尤封無添商埠之說鴻嘯未

正月十九日接粵督張電

十七日電奏云九頭山捕盜事頃電奏甫發適接北洋電因閩綫斷頃始到旋奉十七日電

旨查此事於去臘二十七日奏報在案洋盜劫掠欽州一帶水陸甚熾供係九頭山匪故由洋面追捕至該山登岸獲盜卽還其地在華越之間向爲法人蹤迹所不到當時到岸擒匪無從知照法人此因追盜至彼與爭界迥不相涉更無駐兵占踞之事與近日閩遣船赴香港捕海盜事相類而荒山無法人議界又未定與香港實有不同斷無不奉明

旨而往據地之理且窮荒小島據亦無用洞雖愚陋不至於此此乃法人誤會以後仍應照前奏各節與法議明等語此事因法戈使越酋告北洋疑爲我兵後占

據故昨日電

旨飭速撤兵其實並無此事船於十二日已回龍門矣此山總應屬華爲妥請酌核
示復除覆奏電北洋外並達洞巧

正月二十一日接北洋電

密號昨戈使來議商約據云連接浦電公等力爭文淵彼亦未能允因詢狄已
面許戈云必係誤聽請再詳審電告鴻號已

正月二十一日接馮督辦電

本日接香帥電海甯府法允歸我九頭山總以屬華爲妥已奏明屬弟再電兩
公切商茲請二公速與法議海島之大小九頭老鼠青燐諸山均屬華方妙祈
速定材號

正月二十一日接粵督張電

聞李道乞病係因何故是否爲議論不合似宜勤留望速詳示至感洞馬

二十二日發粵督張電

密脩自得北洋轉署支電萬分焦灼初十日與浦會浦遂以廷旨脅我議至日暮不決脩告以約文亦係奉

旨若看界而不更正卽斷我頭亦不能從浦知不可奪始轉圜約再議十三日王道與狄再三抗論狄始許東西三處歸我十五日狄來會兩道議如故惟新安牧馬堅不能許並云我若允如許地方回去必爲法國洋鎗轟死若中國不願罷議亦可打仗亦可脩等熟商以戈嚇於外赫蔽於內以伸其必不可得地之說恐久而議論益滋界務益壞欲減去牧馬新安有名地處以期速了十九日兩道復與狄會臨行告以牧馬以東土沃可耕粵民易於安插必須多爭新安以北荒山大障鞭長莫及恐流爲盜數少得亦可惟在兩公相機辦理但不可過追防彼築臺攻我也及李道回關卽向脩說我今日專擅已許東界沿邊十里脩卽云礮臺之礮可擊至十里外彼若沿邊築臺我界俱不能站此事何能輕

許李道云與外人說話必要爽快方好守邊豈在遠近南關何曾阻得他進來
脩甚惡其輕躁業既許之無可奈何竟夕不寐早起卽令李繙譯屬赫政致書
與狄作爲王李兩道說昨所言西界三十里東界十五里之說我尙未向鄧大
臣告知汝與浦大臣能允我或不能允可先告我以便轉達云云脩欲暗增五
里以救前說擬發書後始告知兩道並屬不令赫知李道聞之卽至赫處咆哮
謂脩不該令伊失信於法人脩謂十里法人並未允許何謂失信就令允我責
我食言亦可以繙譯錯誤爲辭李道益喧嚷謂如此我必告假不做脩云此是
公事不可喧嚷出來汝要告假只管告假此信卻不能不寫次日午刻脩與王
道往赴浦使飲局回館云李大人已去留稟帖一封內云昨承面諭准予銷差
卽日南還矣並密電李相云公事更多沮阨不敢因循坐視其壞請代奏其意
殆以脩多爭數里爲壞事爲沮阨直欲以假呈爲白簡矣可憐可笑脩始重其
爲人同處數月知其氣粗識淺然尙不料其躁妄如此也脩日來飲食減少夜

不能寐病不敢言上負

朝旨下拂衆情又復不能見諒同儕惟有痛自懲責而已承垂問故敢贅及然終不欲效李道之依附臨去尙向人饒舌也脩養申

正月二十二日接粵督張電

爵堂電悉緩至秋後則可若彼明言罷議總署必不以爲然鄙意兩公若欲堅拒莫若先電北洋商明若彼揚言罷議卽速電北洋羈縻之蓋彼必不肯決裂然亦必須有人轉圜方妥管見備采卽示復狄許文淵究確否並示洞養申

二十二日附錄北洋復李道電

密電悉前聞抱恙甚念春瘴漸發不日彼此均須停議屆時再酌行止若實不支應請鄧大臣據情電奏鴻似不便越俎諒之箇申

正月二十三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誦勉林撫直倔強卽欲假歸鴻已電勸暫留望公設法挽回以扶善類日來

所議若何漾午

二十三日接粵督張電

本日丑刻欽州又抄寄峒長黃有印分界單歷洪武至萬歷均載明分茅嶺銅柱爲界羅浮各峒長明嘉靖間印單載明新安江口爲中界等語單內有古興字樣古興卽新安州漢唐銅柱前明印單本朝學籍可爲中國舊界確據嶺東卽新安也銅柱畫界之語海內婦孺皆知若將分茅嶺銅柱之地至今日我輩在事棄與法人其名萬不可居之必不得已亦應將此嶺一綫剜出歸中國作犬牙相錯地差免口實此爲無損中國威望體面計條約所有非爭荒山也我係申明舊界並非更正可比事已急或爭回或暫緩統望力籌明知此事爲難幸爲察鑑卽示復洞漾

二十三日接粵督張電

頃一電想達分茅嶺屬欽州有雍正六年兩廣督撫奏案去臘已奏明此尤舊

界實據不獨漢柱明印洞漾

正月二十三日接粵督張電二

西洋言守營壘守海口皆於敵礮所不及之地設防名曰礮界大礮十五里次
十里公議展界十五里正合西洲特飛布洞漾

頃接北洋電赫德建議俟九十月再勘因法新派議紳波路貝德往越察看或
將變計屆時或稍活動卽暫停議似無甚礙昨詢戈尙無中止意等語大是好
機會但不知今日已定議否未定方妙洞漾

正月二十三日發總署電

密誦十九日派王李兩道赴文淵與狄商增牧馬先安狄甚堅執因令於文淵
以西照舊界展寬三十里東十五里狄允與浦商本日浦來關會議詢以三處
及改正事狄云我原說可商浦則佯爲不知詞語閃爍狄係浦派豈有不知顯
係接戈電意在悔滅前說令我事敗垂成脩等告以狄前允三處並親繪文淵

草圖竟可食言我之改正亦必以淇江尤封牧馬先安爲斷浦臨行出法文一紙譯與前說略同聞近日尤封以西游勇肆擾浦一夕數驚將遁情露兼春瘴已發議迄無成自當恪遵前

旨秋末再議請代奏脩肅衡稟漾戌

同日鈔稿電北洋李粵督張

正月二十四日接粵督張電三

法使既停議兩公宜速電北洋使李相知實在情形若浦電先到戈言先入設北洋據以電奏則內中必著急以後更難辦也洞敬

分茅嶺屬欽州有雍正六年督撫奏案前已奏咨此我舊界確據不獨漢柱明印將來能歸入勘指舊界案內標記並非更正便可省力不審行否洞敬

養電悉尊恙甚念公定力轉圜功在

國家某君過躁殊出意表前渠電過此大詫卽刻電北洋解之按約牧馬自重於

新安且在諒北我詞甚長惜戈赫作梗新安又不可得故止索分茅一荒嶺耳
目前力爭斷難能緩便佳洞敬

正月二十五日發北洋大臣電

密二十四日照會浦使光緒十二年正月初十日本大臣與貴大臣在座面約各舉一人就圖商議本大臣當於本月十三日派王道台到文淵與貴狄使臣商議經狄使臣以海甯文淵保樂三處答爲可商本月十五日狄使臣到南關王李兩道台接見商議狄使臣仍只以海甯文淵保樂三處爲可商是日狄使臣且繪文淵後日劃界圖一紙備查看本月十九日王李兩道台又到文淵遂議以東自海甯起沿老界至羌封後稍移老界出十五里自羌封後起沿老界西至保樂稍移老界出三十里合計海甯文淵保樂三處爲改正地方約明白驅驢到高平之道不在內狄使臣答以此不可商二十三日貴大臣等到南關會議狄使臣仍說此三處可商實有此語究竟本月初十五兩日狄使臣許

以可商之海甯文淵保樂三處貴大臣能否割歸中國十九日所議改正之界
貴大臣能否割歸中國若貴大臣於本大臣等疊次所議及狄使臣所許爲可
商之處均作爲罷論此後春瘴漸發須如何辦理卽乞酌定務期彼此可行云
云謹錄呈狄係浦派則非私議圖係狄畫則非誤聽今狄不認許我而改認可
商明係戈電浦作祟請轉總署脩肅衡稟徑午

同日鈔稿電粵督張

正月二十六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徑電已轉署廿二日與戈會議商約時戈適接外部電詢其何說戈謂狄許
文淵必不能允詢浦議難成進止若何戈云浦電未提似尙無去意鴻宥午

正月二十七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總署廿六電本日奉

旨鄧承脩等疊電均悉前電諭先勘原界再商改正原因北圻未靖春深瘴起彼必

自退然後以秋末續議爲結束彼自無從藉口乃該大臣等不能體會此意數言爭執迄無成說至此次仍有我之改正必以淇江充封牧馬先安爲斷等語若果從此罷議彼必以此違約爲口實豫留後日爭端辦理殊屬非是著鄧承脩等卽行知照浦使狄所允商彼旣翻悔不認則遵旨先勘原界之議更不可緩卽約彼迅速會同履勘所爭新界暫置不論如彼因瘴生求去則我仍是照約結束彼更何詞可藉該大臣等辦理此事務存遠大之識切勿見小拘執致誤大局慎之欽此卽轉電鄧大臣李護撫云云鴻宥亥

正月二十八日發總署電

密誦南關無屋所住茅棚風雨連旬從官皆染病脩始患腹脹夜不能寐入春後足跟忽腫痛飲食日減恐春深瘴重病益不支現仍力疾與護撫商辦俟界務可緩卽擬回龍就醫請代奏脩肅儉

正月二十九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總署廿八來電本日奉

旨廿六日已電諭鄧承脩等仍約會法使履勘原界所爭新界暫置不論諒可奉到
法人於此事極願速了機不可失著鄧承脩等迅遵前旨催其會勘不准稍涉
延宕倘彼因療求去議立草約必須聲明兩國因春深療起商允秋後再勘以
免別滋藉口切勿固執已見貽誤大局自干重咎並將商辦情形卽日電聞欽
此著電鄧大臣李謾撫云云鴻昨晤戈已屬其電浦再與公等妥商勘西
正月二十九日發總署電

密誦廿七廿九兩次恭奉電

旨並本日北洋大臣來電已屬戈電浦與脩等妥商云云誰當遵
旨商辦隨時電陳請代奏脩肅衝稟鑑

同日鈔稿電北洋李粵督張

三十日接北洋大臣電

密號總署本日來電儉電已進呈仍恪遵前

旨迅商勘界事務勿因病遽行回龍緩辦之意亦不得自我先發致滋藉口違旨電達卽轉電鄧大臣云鴻卅申

三十日發北洋轉總署電

密號本日照會法使云本大臣因患病不能與貴大臣會晤心甚抱歉本日特派王道台到文淵與貴狄使臣商議茲王道台回稱貴狄使臣答云如本大臣患病可將緩至秋末再辦一節逕行照會貴大臣亦甚願意電請貴國示知奉貴國准後即可彼此互換公文暫行停辦等語本大臣現因春瘴日重本大臣等均皆患病難於會勘界務爲此將緩至秋末再辦一節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請示可也請轉總署代奏再脩腹脹足腫不寐昨已電奏本日派王道與狄互商其實衡及王道皆病李尙在龍就醫幸狄等亦甚願緩至秋末允電外部尤望中堂鼎力婉商使戈不致中阻卅電亦權宜辦法惟不能不需時日關門

自去臘至今無日不雨茅棚局處瘴溼薰蒸度日如年人無生理能令戈電浦暫緩則功德實無涯涘脩肅衝稟卅戌

同日鈔稿至請煩查照可也句電粵督張

二月初一日接粵督張電

約云諒山以北保勝以上保勝隔河卽雲境也若桂照雲列入南關矣倘彼肯緩至秋後再當徐圖疏通北洋電謂通商皆在我境此卻不同津關不在大沽粵關不在虎門俄通商在恰克圖不在庫倫且淮粵不與外國接界此事在今日斷不敢妄參末議因鑑帥來電論及耳洞朔

二月初二日發總署電

密誦昨因病派王道赫政與狄議狄請浦示甚願以緩勘事請示該國隨卽照會該使並電北洋大臣轉署本日浦來信又稱暫緩之說難以轉電仍係浦接戈電作梗覆以近奉

諭旨約會貴使履勘原界惟本大臣患病甚重萬難會勘已將情形電奏如何辦理
候

旨到再照會貴使云云緣脩病勢日增南關並無醫藥腹脹腳腫兼之鼻衄心悸步履委重浦亦深知自念力不從心恐誤大局惟有仰懇天恩先飭回龍州南甯醫治冀可就痊脩不勝迫切待

命請代奏脩肅冬

二月初二日發北洋大臣電

本日照會浦使本大臣近奉

諭旨約會貴使履勘原界因本大臣患病甚重萬難會勘已將病重情形電奏請假此後如何辦理俟

旨到再照會貴使云云謹錄呈脩肅衝稟冬

同日鈔稿電粵督張

二月初三日接北洋轉總署電

密號總署初二電本日奉

旨本日鄧承脩自南關電奏各節不勝詫異迭次電諭該大臣等先勘原界並不遵旨速辦輒思託病回龍又不請旨違行遽與照會緩至秋末再辦是緩辦一語自我先發正與旨相背鄧承脩執拗任性固知大體李秉衡同辦一事何以隨聲附和於疊次諭旨置若罔聞任令鄧承脩肆意徑行一至於此仍著撫道前旨卽行知照浦使先勘原界倘滯發趕辦不及亦必勘辦一二段先立文據餘俟秋後再勘若再託故遲延始終違誤必當從重治罪懷之慎之欽此轉電鄧

大臣李護撫云云鴻冬亥

密誦卅電意已轉屬戈電浦暫緩戈謂外部作主浦回信若何滯多病深爲

惜念鴻蕭西

二月初三日發總署電

密誦接奉初二日電

旨脩璧陳病勢希冀矜憐少垂明察謹力疾與護撫臣商以李道在龍就醫稍愈專電飭回擬先派王道遵照初二日電

旨與浦安商惟脩病非旦夕可愈憂悸彷徨雖欲竭誠圖報力不從心咎由自取卽治以重罪亦復何辭惟望

聖明始終憐察而已請代奏脩肅江戌

同日李謾撫電總署

密體奉 諭旨先勘原界緣鄧大臣病重兼春瘴大起故照會浦使探其能否從緩衝遇事均與鄧大臣妥商辦理固不敢偏執亦萬不敢附和本日復奉 嚴旨遵當商同定期照會浦使先勘一二段如鄧仍不痊擬派員往同履勘衝等俯維時局雖至愚極昧斷不敢以域小之見貽誤事機上煩宸慮惟懼疆逼處後患萬端前屢奉 密諭此事關係重大必應慎

之於始多爭一分卽多得一分之利益切勿輕率從事微臣讀此憂忿涕零
既不忍貽君父以異日無窮之憂更不敢辜職守而蹈疏失邊防之咎所以

遼 旨照約稍商更正百計羈縻冀得稍裨大局總之三城實有可得之
機法國斷無輕開之衅我非強占力爭實因瘴癘暫緩彼當無詞種種委曲
無非仰體 朝廷苦衷查彼欲速勘原界意在全毀更正入龍通商不虛驅
邊民入教不止且龍州爲兩粵上游三關堂奧數歲設防費餉億萬延敵入
室籌備全虛大局所關敢不豫計衡曾屢電北洋大臣與戈力爭除衡等一
面遵 旨辦理所有通商處所總宜在諒山以北之越地未應率混華境
致難措手懇飭北洋大臣籌緩秋末妥議力爭亟圖轉圜再衡前以駐關病
久療發已於二十八日未奉電 旨以前奏請開缺調理前已電北洋非
因界務託病可知合併聲明請代奏衡稟江

二月初四日接粵督張電

頃見兩公致署電太直太緊愈激愈怒大局更不可挽救此次電奏似只可說
遵

旨先勘一二段略言病狀屬實並非託病推諉語宜靈活簡約萬不可糾繆認罪請
罷等語間一半日電署電津或電奏再瀝陳界務病情或有萬一可轉

上意總慮口實啟衅端似須將暫緩不致啟衅發揮堅透昨夜省港纔阻兩公此電
尙未轉去如僻采請將此電酌妥再發千萬鑒此苦衷洞支頃問明鄧電已轉
李電大長未轉並及此事宜善救不宜硬阻

旨令勘一二段何不卽從分茅嶺勘起嶺在北峯隘以外屬欽州就近撫綏漢桂唐

銅宋官明印

國朝志書奏案學籍老界確證此辨認舊界不與更正相涉此嶺綿亘袤廣插入
越境甚遠南抵新安海口西包坑謝以外此時宜勘荒闊處不宜勘近新安處
免爭法若肯任分茅嶺算我舊界於將來更正毫無妨礙半月斷不能勘竣設

因事稍歇

旨已遵辦有詞以謝法人再切電北洋斡旋或有萬一轉機惟地僻多瘴委員爲難或擇桂省文武健者口口口維大局無聊挫計請速裁復洞支

二月初四日接北洋轉總署電

密號總署初四電本日電奉

旨鄧承脩多電已悉仍著懷遵初二日電旨知照浦使先勘原界如實因病重不能親往勘界卽著李秉衡前往與浦使會勘鄧承脩仍不得擅自離關俟事定聽候諭旨並將現辦情形迅速電聞欽此卽轉電鄧李云鴻支亥

二月初六日發總署電

密誦接奉初四日電

旨敬悉頃接浦使函承約會履勘原界並派王大人來此會議辦法極爲欣蹈覆以王大人定於初七日赴文淵與貴大臣妥商云云謹先電陳請代奏脩肅衡稟

魚申

同月鈔稿電北洋李粵督張

二月初六日接總署電

密冬電切責祇恐事敗垂成其實公之忠誠無不共諒惟祈善衛爲禱珍成儀
恆啟魚

二月初七日發總署電

總署鈞鑒魚電敬悉脩不能揣時度勢以致上塵

宸憂僅予譴責仍飭駐關委曲寬大惶悚何言現仍力疾遵

旨辦事惟醫者謂脩心氣兩虧加以憂悸非藥石所能速療不審明公何以教之關
雲萬里遠承諒慰且感且慚脩肅覆陽午

初七日接粵督張電

似有轉機忽成變局時事難料兩公心已盡說已詳若始終託病雖不愛身於

國事仍無益也總宜勘辦一二段爲是勘旁路空僻處似與將來關門衝要更正無妨務望采擇洞陽

初二日岑電云法使於正月朔抵屯鱗阮光碧等退入居谷阮仲光迎降爲之前導於十二日抵文盤遂至龍魯距保勝九十里英現飭各營嚴守雲界等語令人憤悶姑達知洞陽

二月初八日接北洋轉總署電

密號總署初六來電本日奉

旨疊次電諭鄧承脩李秉衡會商法使先勘原界機宜所繫前諭已詳乃該大臣等竟不遵旨辦理固執已見託病遷延昨鄧承脩電稱卽重罪亦復何辭並少垂明察等語已屬負氣本日李秉衡電奏各節尤爲執謬據奏三城實有可得之機法國斷無輕開之畔李秉衡有何把握而爲此臆度之語豈竟未睹法外部電信所云耶界務改正以及通商在諒山以北新約業已言明法國豈能違約

以索徑議入龍通商至驅民入教之語更屬無據朝廷特命該大臣等勘界關
繫如何重大豈僅派一道員所能了事飾詞規避始終執拗徇屬大負委任鄧
承脩李秉衡著交部嚴加議處仍遵前旨迅卽履勘倘再玩延致誤大局者英
治罪成案具在試問該大臣等能當此重咎否欽此卽轉鄧李云云鴻魚亥

二月初八日發總署電

密誦初八日卯刻奉到初六日北洋轉電

旨敬悉卽日遵

旨照會浦使迅卽履勘俟浦酌定辦法隨時電陳請代奏脩肅衡稟庚巳

十二日發總署電

密誦初十日脩衡等到文淵會浦浦意瘴日重宜趕辦從中段起東至隘店隘
卽洗馬關西至水口關繪圖互認昨卜來定十五日起勘脩衡等謹當遵
旨力疾就道請代奏脩肅衡稟文中

總署鈞鑒近病服藥稍效惟食少短寐精力衰憊幸勘履不過數百里冀可支持知垂念謹附聞脩文申

二月二十五日接粵督轉總署電

總署來電戈使照稱師克勤請假改派海士代充有會勘之權希達電周鄧號等語洞轉達號

三月初二接總署電

密法使照稱勘界時法人欲至龍買食物請給護照本署覆以如買食物桂撫必能照顧現界未定未便給照束

初六日附錄王李兩道台由南關寄李護院電

護院鈞鑒別後天氣熱甚沿途役人等病者過半朔午到關初二約法使於昨日會議本日初勘西路頭段意見尚有不合約明日勘至巴口隘餘俟初七八到平而關再議銳春叩支

同日王道台由南關寄李護院電

護院鈞鑒明日起程勘西路祇帶二隨員及畫圖四人其餘各員擬請先行
飭局例給一月薪銀以作川資希與唐牧言明應否會電商帥之處仰乞裁
酌之春叩支

三月初六日接王李兩道台由南關來電

正啟程間浦來會言本月下旬天氣瘴重勘至平而關止彼此允諾請星使
速駕平而關會議書押銳春倚裝肅歌

十二日發總署電

密誦二月十五脩衡等與法使議由南關起勘分東西路十七王李兩道會法
使勘東路至由隘十九至羅隘廿三至那支隘廿五至隘店隘卽洗馬關逐段
辨認會圖廿六衡在隘店隘與兩道會法使書約畫押惟關左之邱契山界未
議定註明圖約兩道同勘西路本月初五至巴口初七至絹村初八至平而關

脩時已照議先至水口關俟浦因春瘴大起山水陡發浦卜二人皆病不能前彼此議定勘至平而關止初十脩折回平而關與兩道會浦書約畫押另約議中歷十月初一前到海甯從廣東界起勘十一浦行聞瓦封打仗礮聲崩騰當派弁兵數十護送出境脩衡病未全愈從官從人皆疲病脩擬在龍休養數日卽率同兩道司員等赴東省至秋末就近赴欽勘東界請代奏脩肅衡稟文

同日鈔稿電北洋李粵督張東撫倪

三月十八日接粵督張電

文電悉此行可謂勞而且苦矣使節何日啟行何時可到廣州敬問在事京外諸君子平安洞嘯

同日復粵督張電

敬承慰勞感甚脩等准廿日開船江程難計沿途再電聞脩肅治恩稟嘯

同日發東撫倪電

脩等准廿日開船唔教不遠特先佈達囉

三月二十六日接總署電

本日奉

旨文電已悉既與法使約明秋末赴欽勘界鄧承脩前曾給假省親著准其率同隨員暫回廣東屆期前往欽州起辦欽此箇

同日發粵督張東撫倪電

脩等廿六申刻道邕沿途一切自備並未停泊知念佈達

四月初六日發粵督張東撫倪電

頃道梧良晤在卽敬先佈達脩肅陽辰

同日發西撫李電

脩等於初六日道梧卽行沿途一切自備並未停泊知念佈達

四月初六日接西護院李電

敬悉平安過梧至慰懸系關世兄廿三到龍初二柩下扒船護送提公項四百及薪水各項共八百金附聞衡魚

同日接粵督張電

旌節卽日入東境欣盼已埽館舍奉候沿途候吏不周歉然洞魚

十一日發總署電

密奉箇電

聖慈高厚藉遂烏私感激涕零不知所報卽日由龍啟程春水方漲江流湍急沿途並未停泊至梧兼得輪船拖帶初十酉刻抵廣州舟中復感暑熱擬留治數日俟與督撫臣會商秋末起勘事宜再行歸省請代奏脩肅真辰

同日鈔稿電北洋大臣

十一日發西護撫李電

初六申刻奉覆電初十安抵五羊前道邑奉電

旨准駐羊並仍前假省親

聖慈可謂周渥知注佈聞璧泉事仰承公私厚誼有加無已不獨存歿身感敬鳴謝

脩啟真恩治肅

同日發蘇督辦電

初六日過梧州初十抵羊城沿途平安護勇甚得力儀謝不盡脩真

十二日接護院李電

奉真電欣慰不可言何日榮旋尙祈示悉此間游勇糧盡將潰舉辦資遣招墾能自立於越者聽仍嚴兵以備連日已遣六百人來者正未已照值收械逐節給錢不敢惜縱功用二三萬金邊患其少息乎知關注佈近事璧翁事誼所應盡辱齒及增慚虞兄樞兄均敬候衡肅文

四月十七日電西護院李

文電悉資遣招墾聽自立三者算無遺策邊民當實受其福夏巡捕家有新喪

署甚過梧乞假已允之脩卽日歸省知念佈達大疏

恩旨想已奉到乞示恩脩報

七月十七日發總署電

總辦鑒鄧堂諭取印花並印空照會文書紙連筒各五十請回堂由驛速付來
飭劉供事卽來治叢

九月初三日發總署電二件

密三月間奉箇電脩遵

旨暫回廣東就近省親抵廣後與洞迭次往返會商經洞於八月初十日將欽界情形繪圖列證專摺具奏在案現屆秋末起辦之期脩一面率同隨員等料理起程赴欽請查案照會法公使迅電浦使案照存間平而關立約於中歷九月十八以外十月初六以內如期均到海甯請代奏脩洞肅江未

總辦鑒前奉鄧堂諭取印花並印空照會文書連筒各五十已驛寄否希示覆

治江未

九月初四日發北洋電

密中堂鑒脩蒙

恩歸省倏屆秋末擬卽首途赴欽起勘已電請總署照催法使矣聞該使在津請就近詢明浦等現在何處確於何日可到海甯希示覆脩肅支午

九月初五日發總署電

密兩粵邊界糾遠法使務在窮歷彼此派員分勘立繪圖約文函往返路路需人非熟悉交涉之員難資臂助擬仍添調章京一員以補關朝宗之缺查署中俞鍾穎陳名侃曾丙熙精力俱堪耐苦請於三員中酌定一人水驛邇程半月即可抵粵可否於派定後卽請代奏並希示覆脩肅微辰

九月初六日接北洋電

密支電悉法恭使已進京詢林椿謂浦先回巴黎繼又赴越想可如期而至頃

又轉催鴻魚已

九月十一日發李護院蘇督辦電

密里居瞬屆秋末初三日會香帥銜電總署照會法公使尙無回電次日電詢
李中堂覆據林椿言浦始回巴黎繼到越當可如期會勘云云俟接署電卽首
途赴欽謹佈聞脩真

十二日接李護撫電

密奉電悉已抵羊城卽日移節赴欽謹悉欣慰接北洋咨諒山以北年內擇定
通商處所謹就愚見利害所關請

旨豫籌不爲所搖大旆抵欽後情形並盼隨示餘續陳秉衡肅文

九月十六日接總署電

昨奏派曾內熙赴粵廿一起程法使言浦已回國桂界或派狄隆或另派俟有
確信卽知照云卽轉電鄧大臣銑

十七日發李護院蘇督辦電

密文電悉力陳利害維持大局欽佩無任頃接總署電奏派曾丙熙赴粵廿二
起程法使言浦已回國桂界或派狄隆或另派俟有確信卽知照云云曾係電
調章京補闕缺特佈達希轉致熙帥脩啟覩

十七日發總署電

總辦鑒鄧堂諭取官電本新約各五冊交經鄂請同堂供事到治叢

二十日接總署電

法使照稱法派狄隆辦畢雲南卽往桂邊狄已派海士迎迓鄧大臣希轉電鄧
星使號

二十日接王道台寄香帥電

昨在開日夜雨達旦廉屬晚稻甚高民心稍定今日抵廉明午赴欽春稟效
同日發總署電

密號電敬悉王道已於本日由廉赴欽計時可與海士逢迎省距欽海陸數日
脩當祇候署電狄有准期立卽赴界與該使會勘脩洞肅號

同日寄王道台電

密效電悉昨寄函錄近電頃接署電法派狄隆雲事畢始勘桂海士先來迎覆
言閣下已抵欽與海晤俟狄有准期脩立卽赴界脩號

九月二十三日接王道由欽州來電

密本日到欽號電敬悉寄函電均未到海士亦未來餘續陳之春肅禡
二十四日接李護撫電

覆電謹悉牧馬近爲前越王宗室某以兵下之誅抗拒之范布政保樂一帶仍
爲劉煥棠等衆所有桂界之勘或在欽後矣聞越宗室某已東赴羊城秉衡肅
漾

十月初二日接王道台欽州來電

密前函未奉到頃接廿日賜書並鈔電敬悉俟海士到甯卽赴東興晤後若何隨時電陳可否飭李繙譯先來乞酌裁春肅朔

初三日發王道台電

朔電悉李繙譯久瀉未愈俟海到有要商再遣脩江

十月初四日接總署電

雲督電稱狄隆等九月廿三起程赴粵蒙

同日接王道台電

江電敬悉繪圖羅姚韓三員迄未到請飭帶儀器速來春肅江

初七日接王道台來電

頃接海士函知渠已到海甯春准今晚起程赴東興一晤春肅虞

十月十四日發總署電

密脩定望日率同李道楊廖司員等啟程乘商輪由北海赴界已專摺上陳先

請代奏脩肅鹽

十五日發李護撫電

脩於望日啟程商輪由北海赴欽已專摺上陳脩咸

二十五日接粵督張轉總署電

總署二十四日來電號電已函至法使據覆已電致駐越欽使詳查云敬等語
特奉聞曾主政前日到粵有輪卽行洞有

二十五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敬電祇悉商輪只到北海脩十八日起岸廿五到欽途接王道函據海士稱
狄隆在河內養病已屬確海詢脩擬狄到始赴東興請代奏脩肅右電請轉總
署公有電酉刻已到脩有亥

二十七日發粵督張電

密頃據王道函稱越地游勇擾及下塹一帶芒街百姓紛紛北渡法人分兵防

範並在海甯新築礮臺請會銜電總署再前法人礮擊長山與和約不合應否
並請總署詰問法公使乞酌脩沁銳稟

十一月初一日發李護院蘇督辦電

狄未到脩今日赴東興熙公馬祇領南關聯已書矣邊事如何乞隨示朔

同日發香帥電

脩今日赴東興朔

附錄王道電

昨晚三鼓人聲鼎沸詢係越之義民串同游勇約數百人攻海甯時當黑夜
槍聲達旦卽屬周營官及春親兵站隊嚴更防守閘門有游勇由海甯北渡
者治以軍法今午據周營官及分州守備先後報稱攻海甯未破壞芒街洋
店三間並刦法使海士行館海奔入城殺法兵二越兵五教民無數游勇尙
未散午後將復攻城春親兵六棚在欽四棚在此萃軍亦分防外汛因屬

周營官將外防兵調回春亦由欽再調兩棚以防游勇越竄惟上年勘界時
兩國兵各走各界故春部及周營勇均未便渡河列陣自衛除另報星使外
春即卅未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二終

姪彥遠敬校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三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收粵督張電

尹守仍派隨同欽差允勘界務委員務須小心妥慎考核籌議隨時稟陳恪遵欽差暨王道指示勿稍輕生事洞朔

初五日收李護院電

朔電謹悉節旌安抵東興狄現在何處有確耗否法入牧馬聞卽攻鐵廠游勇多散退不成股此西路也東路李友生股現派員會蘇分別辦遣留此外尙多零星視西尤加衝冬

初五日收蘇督辦電

電悉承詢邊事牧馬布政歸法越藩宗室令游衆圍擊法救不及范布政阮提督黎教首受誅前月諒法往攻游衆遂退鐵廠保樂法現駐牧昨派馬統領率三營赴歸順小鎮安等隘彈壓以杜游竄李友生五六百衆求撫商鑒公委員

會辦分別遣留南關聯書成春冬

初五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修初三日行抵那梭距東興百里途次疊接王道之春函稟自廿九日至初二越南游勇晝夜攻擊海甯城破海士不知下落等語查游勇現醫集芒街西至下垓先安等處道路隔絕界務無從會議擬請會法公使電詢狄隆如何籌辦以免羈遲脩肅請酌電總署脩歌

初六日發粵督張電

密號海甯之變傳言海士死現聞法兵會剿勢必及芒王道在東興兵單寇迫倘彼族借追剿爲名懷疑遷怒陰爲海士報復別生枝節有礙大局緣前月長山之畔曾有照會來詰海士直指尹守也請急調萃軍到東興王道可否暫回那梭悉聽尊裁脩今早已抽派綏靖及親兵五十名赴東興暫資保護尹守已飭留欽候調脩魚

初八日接粵督張電

有沁朔三電悉法攻長山二十日已電總署詰法使總署敬電之來卽因此也
昨接破海甯殲法兵之電其事甚急公已離欽不能再待會商趕卽單銜電奏
稿另電呈此時公有何卓見請先籌商以便日後會奏洞魚

初八日發粵督張電

密號魚電悉聞狄隆已死海士亦傷亡法揚言報復邊民畏法盡入東興鄙意
似宜亟調重兵以防游勇爲名陰爲法備法知我有備必憚於開衅而專力游
勇則邊患可以少紓舍此別無良策公以爲然否請速示諒齊戊

十一日收粵督張轉電

北洋轉來總署初八日電本日奉

旨歐陽兩電均悉長山現越地分茅非現界越既攻法焉能禁法弭兵雲南按圖定
界由法自請若自我發端彼必狡執越民反覆無常計窮走險一經受其迎獻

加以撫慰彼情自願我屬法使昨至總署謂越之攻海甯由粵主使雖經嚴切
辯駁彼意總不釋然職此之故現在惟當守定現界一切按約持平辦理界外
法越相攻宜置勿問勿得妄加收撫致法藉口倘因固執成見激成邊衅定惟
該督是問慎之白龍尾築礮台有無其事卽電奏餘詳寄諭欽此卽轉粵督云
應卽轉電鄧大臣希齡鴻齊戊等語卽請欽遵妥辦並復洞佳

同日收粵督張電

星使歌電已轉署海口勤軍早調已催存欽萃軍亦飛調瓊軍在那大緩不濟
急王道暫移思勒察看情形思勒距東興實若千里卽復洞佳

同日收粵督張電王道台李牧受形鈔呈

初八日電

旨想閱悉法人無聊安賴早已料及現在亂端方熾必須畫清越事與我無干方免
藉口宜速諭各峒長萬勿鬪狠貽禍中國不便相助免再蔓延此外有何善策

速與李牧商辦並與星使勉林籌商白龍無礮臺已覆奏並力陳閣下穩細保其決無鹵莽當日慰藉邊民皆開導息事語並未承接款納等語日內情形辦法如何卽復洞桂

十三日發總署電

密誦查越畔起河檜富民巴克父戕母辱散財懸賞勾結游勇西來十月底王道聞警迭遣屬海士預備海答無慮致有海盜之變其事與粵無干惟事機延變兩界方長天時慮迫可否

敕署喻法添派分東西兩路會勘冀早竣事請代奏脩肅元申

十一月十八日發總署電

總辦鹽海程阻風葭望日安抵欽州差所乞回堂丙熙嘯

二十日發粵督張電

密邊民負老攜幼入內地者日數百人劉陳兩軍已先後赴東興督司員李牧

亦到人心安謐惟行館在那梭山上虎多人少食物難購防城去那半日程近
欽電易擬住防城候總署電再定行止脩號

二十日收北洋轉總署電

密號總署十六來電前接歌電已函致恭使電詢狄隆尙無覆信現在西界高
平等處游勇擾亂與東界同添派分勘之議未可自我而發應由署再催法使
如何作速分界候覆到電知照辦遵

旨電達卽轉電鄧云鴻銑

二十一日接粵督張電

齊電悉重兵爲備極是已調瓊軍兩營駐瓊勤軍一營欽靈辦匪萃軍一營並
原防東興萃軍一營共五營俱防東興兵力止於如此洞巧

二十五日收北洋大臣電

密總署本日電恭使來告得狄隆電稱已由河內起程廿六七日准到海甯請

鄧大臣卽往會商界務特此電達卽轉鄧云云鴻濛午

同日鈔稿轉電粵督張

二十六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濛電祇悉頃據報游勇已遁法兵數百駐甯築臺挖濠與東興僅隔一水水淺可涉邊民不無疑懼已先行嚴飭地方官曉諭居民不得妄言生事並照會法兵官狄使是否廿六七抵甯脩卽赴東興會議脩肅宥請酌電總署

十二月初二日收李護撫電

密台函敬悉另肅覆海甯之事近日是何情形現駐節何處界事若何請密示
衡肅沁

初二日收北洋大臣電

誦總署廿五電昨恭使來告接狄隆電請照雲南辦法按圖劃界此議發之自
彼可以照行希相機操縱妥速定議遵

旨電達卽轉電鄧大臣云鴻有已

初二日發總署電

密誦脩初一馳抵東興狄隆亦於是日到游勇聞脩等來勘界先期遁法兵數百駐留時掠居民焚屋宇然未敢遠出懼游勇來襲與我遞次函返察無他意本日戌刻奉有電諱當遵

旨照雲南按圖定界與督臣會商相機妥辦請代奏脩肅冬

初三日發粵督電

密號總署有電想已閱悉按圖劃界固屬簡便惟事變迭出措論益難收地既涉嫌疑循舊則拂民意議界在卽脩等日夜焦思操縱實無成算萬望盡籌酌示深感舟誼脩肅春銳叩江

初四日發李護撫電

密沁電悉脩初一到東興狄使亦於是日到本日王李赴彼商會晤期游勇已

去法散擾祿扶八莊一帶傷人掠畜未越河界頃接總署有電述

旨狄使電請照雲按圖劃界准照行須相機操縱妥速定議云云事變迭出操縱實無成算蓋籌所及萬望先機指示脩支

初七日收粵督張電

江電悉狄電既有照雲南辦法按圖定界之說署電又有相機操縱之語似可就此生發查雲咨第二圖上畫有藍線以河爲界注云係商酌改正之界每方十里計其地東西徑一百五六十里南北從三四十里至七八十里積七十四方應得積里七百四十里至無可如何之時或與婉商云若雲界大有改正粵界毫無商酌顯分厚薄於使臣面上有礙彼族重海輕山重外輕內之分茅犬牙長山孤懸之九頭或可稍加商酌亦未可知總之無論彼允否我既有各種案據似不能不姑一言之四綫圖本爲操縱計若發端竟不執圖爲詞必拂輿情星使及兩君忠誠精密必有臨時相機之準鄙人昏昧惟有憂憤而已

洞陽

初七日收粵督張電

洞實無策似宜先以我圖令彼一閱不加斷語看其語氣若何再酌此圖須未
畫四綫者乃妥此乃謹遵署電按圖操縱之語星使宥電已照轉署洞陽

初八日收李護撫電

密支電謹悉狄使會晤否如仍事變迭出知盡籌必隨時電署並厚兵力彈壓
內地前事不與聞而靜以待之凡此勿須鄙人贅陳或已開議及近日情形仍
祈電示衡陽

初八日收勘界周大臣電

密欽界果否開辦抑或移駐南關祈電悉本日抵橫如尊駕臘底返東尚可承

教潤齊

十一日發周大臣電

密齊電喜悉樓船東下旌旆飛揚愧未能卽託驥尾也僕尙駐東興辦論方始
計抵關南則春風再度矣無由領益臨穎神馳劄章如具乞示稿脩真

同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誦法在江坪黃竹地方開礮警衆彈及思勒初十狄隆遣狄塞爾等就王李
兩道議開辦便詰之狄云江坪黃竹係越地故轟騙游勇不料遽及思勒告以
界未勘定不應開礮警嚇百姓唯唯十一辰繙譯等赴彼校譯約稿歸言狄隆
等竟以江黃爲越境殊深詫異脩查現在廉郡欽州等志圖及說係道光壬辰
甲午所刊載中越界在古森河海口之東江坪黃竹白龍尾一帶皆內地
有圖可據又查越南志海甯轄下無江黃等名目其爲我界無疑內地不同藩
壤悉由

列聖經營尺寸豈敢淪棄探聞法聽擾處交匪及奸民吳貴慾患恐將來辯認現界
藉此爲爭執之端視我不允必危詞陰聳恭使向署饒舌謹先電白並將州郡

志由驛馳呈以備查核境壤至微所關甚大鄙懷延戰不敢遷就以取後戾千
乞垂察鑒此愚悃應否上陳預備彼使來署妄爭即可據此辯駁統候盡裁脩
庸真右電公以爲然乞速轉署

十四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十三赴碇會議減雲約爲三我特增辦完再商改正一語各畫押訖始出圖彼
圖妄截白龍尾江坪等處爲伊界當以白龍尾江坪等處係我龍門營所轄折
之狄以兩圖不類爲疑答以爾採無稽之口我乃有證之圖是以不類彼因約
今日遣繙譯會狄塞爾等將兩圖細校拈出再議脩寒右電請酌轉署

十四接粵督張電

真電悉卽刻轉署有復電否嚴正佩服州郡志驛遞太遲請專差由輪送港由
港赴鎮江到揚州發六百里驛遞七日可到京洞願

十四日接粵督張電

本日電減字下增字上六字有誤難解請卽刻復以便照轉洞悉

十四日發粵督電

雲約六條減爲三條我特增辦完再商改正一語復閱原電語過峭直恐滋署
疑請易婉詞會銜轉署脩寒

十九日收粵督電

寒電於十五日酉刻用公名轉署遵示將斥改折語甚不合改爲疑署有復電
否續議情形祈示洞悉

二十日發粵督電

十六七日繙譯與狄塞爾議三次十八日狄使等來東問江平屬華有何證據
我出郡志圖示之狄乞繪一紙攜去並云伊亦有據約遣兩繙譯十九過彼互
校狄無實在圖據但執越人指江平爲越地之言爲據狄懷疑不釋因定廿一
會議效電斟酌甚妥署無復電此電應否轉電祈酌脩號

二十二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廿一在礮街會議狄言我志圖不足憑手出一紙云係鈔我志說內有由安南江平入海之語答以安南江平並舉兩界顯然文法雖有參差圖式斷無妄繪既約校圖當就圖辯因再出赫政所藏英法十年前所繪中越界圖一紙刊印精細圖線由白龍尾橫過東興沿海皆廣東界綫外西南礮街海甯爲越界與我志圖不謀而合狄置英不論謂法圖乃無學問人所畫不足據折以畫圖出售兩人詎知後日有勘界事遂預爲中國地步且何求於華而故爲分晰狄言法人繪圖未奉國家之命當以國家所繪爲憑折以我

國家郡志何以不足憑耶狄言郡志不詳折以不詳漏載有之已載分明何得異議狄又執越人收租零星鈔帳及現繪新圖口講指畫意甚翹然折以如此則中國戶冊學冊訟牘稅契等何止數十種新圖更多將不勝舉矣狄又申前議無非固執已見仍反覆折辯終不聽狄約往履勘允訂期再議脩肅養乞轉署

二十二日收粵督電

昨日議如何我圖四綫皆有憑據似宜先向彼一辯發端遠大庶將來有收束之地況孔毓珣奏三不要地及楊文乾徵八崗丁糧越王覆瑞文莊不認九頭山以及印判印契皆公牘近事有書有案乃現界非古界也不審均提否極知爲難懼將來上下交責耳示復洞養

同時來電

號電尙未著實似可緩電署恐署嫌煩絮又加少趣也管見當否惟鑒洞養

二十三日收粵督電

密界務不易措手公一人獨任其難日來果窘籌思忽擬得一策吳清卿中丞月初出都臘底必到蘇州不久抵粵清卿新在渾春與俄定界此事熟手倘奏催速來卽由港赴東興辦界務諸事有可商酌公一臂助也如以爲然擬請公與鄙人會銜電奏希復洞養

二十三日發粵督電

密接養電約同奏挽清帥來邊此策甚善第恐時日紓緩且迹近推諉或難邀准因思上年七月

諭旨督撫會辦東界責在我公公全局在胸威望素著信能折衝尊俎擬懇一面請催清帥到任一面慷慨請行此爲正辦必邀

俞允鄙人亦得所就商規圖遠大如不便措辭卽由使臣專請可也可否希示復脩
漾

二十五日發粵督電三件

密號廿三會議彼約履勘江平曰龍尾告以百姓衆必懷疑要挾不便同行應自保護彼懼仍約校圖廿四晨彼邀赫政往顧獨與會午後單騎率一司員赴之首告以江平不應屯兵狄勃變擊案大言海士無兵爲中國人所殺今禁我兵又欲殺我耶斥以汝此等面目可算得大國使臣乎我在總署接見各國公

使未曾見有似汝此等面目汝在中華久知鄧某作事是懼人威脅者乎纔說江平未定之界法國紮有兵勇語尙未完汝便動氣若中國進兵江平亦不能說我不應紮彼惶恐謝曰鄧大人聲名我知道因提起海士便傷心欲裂悲愴不自禁耳答以海士自恃不聽王道台勸因自誤何與中國事狄言我有的實憑據若拏出來鄧大人斷然無話可說告以我現在同汝議界無庸牽引他事狄始出圖指一界綫係由東興南小河起東入海又北入內地包長山江平至白龍尾上之白墓言綫左歸華界綫右歸越我已將白墓至龍門一段讓歸中國矣答以此仍係汝一家言我圖證確鑿汝何得偏執狄言今晨奉本國電令如此辦理實不能自專凥我電請如伊言詞色卑婉意在要求答以志圖進呈我斷難移易狄言如此相持不了費朝廷必歸罪鄧大人脩笑應曰我辦事祇論是非不計利害何煩汝代慮狄復懇另議他界將江平作爲不合請示朝廷答以明日汝來與我王李兩大人再議脩有

密號法兵前由河檣至八莊數百里焚掠一空近有分兵攻破江平分屯勾冬石角白龍尾等處百姓死亡轉徙洶洶乞救地方官坐視無可如何日來會晤持議益堅法既難以理喻使臣又無阻止之權果如公前言西人用兵所得之地決不讓人恐江平等處亦難收復矣奈何脩有

密號尹守躁妄傾險幾釀禍端前電留欽不欲明言防外洩也公鄙其人而用其言恐誤邊事衆議僉同不可不察脩有

二十六日發李護院電

密迭次會議據府志先辯江平白龍尾沿海一帶彼不以我舊圖爲憑始終狡賴祇好照約辯認東界完後請示

朝廷次及西界乞將兩粵交界詳確地名先行電示並縮繪小圖寄東至廣西中越界圖是否用尊處前所示之圖爲據或仍派繪員赴轅聽調希復餘另函寄備宥

二十六日發粵督電

養電轉署否漾有四電想悉廿五會議狄仍就白龍尾脊上一綫要我云此外
斷不能讓又約我據此綫請示

朝廷答以圖證確鑿斷不能允一處不合亦不便遽行請示狄又約暫於不合處
畫綫仍同往勘綫內有事伊自清理綫外中國擔承答以同行斷斷不便界未
勘亦不能畫綫擔承一節條約所無祇有各自保護狄言詞狡賴反覆無定視
我無隙可乘遂約將此段作爲不合擋下訂期再議脩宥春銳叩

二十七日接粵督電

養電是日亥刻到卽刻轉署尹守已撤回矣洞宥

二十七日收李護院電

密宥電謹悉查兩粵交界東路係上思州屬之米強山外第一層山脊倒水爲
界遲當縮畫小圖飭勘界委員嚴令等齎呈至桂之中越界圖似毋須再繪如

尊裁須另繪請電示卽遵辦衡沁

同日發李護院電

密沁電到上思州屬下四字不可辨兩粵與越界祈查速示脩沁亥

收李護院電

密查兩粵與越交界係上思州屬米強山外第一層山脊倒水爲界衡沁亥

二十八日發李護院電

密復電悉尊圖無米強山名如另有可據祈速示脩勘

二十八日收總署電

密誦養電由安南沐平入海查地圖無沐平名是否江平之誤卽電復有

二十八日收粵督電

密總署電法使云狄隆發電入華請借用中國電線以免阻滯如可行希電致
鄧星使飭電局遵照查欽電係尊處另設龍州前曾代傳法電自可援照仍照

章令給電費乞電鐵翁並電局照辦望復鴻沁戌等語洞轉勘

二十九日收李護院電

勘電悉米強山相近天倉山並近大小雞籠山與欽界越界相接米強山東南卽欽州之百崙城西南卽天倉山不與欽越相接縮圖所繪米強山係與欽越相接之界故以電呈明晨卽將縮圖由原勘委員馳呈衡勘

同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誦有電敬悉前電係江平電碼誤作沐字連日會校界圖惟竹山至北市一大段意見相合至東之江平白龍尾西之北市以上彼堅執無據之詞謂爲越界與郡圖不合約校完會商請示

朝廷諦肅鑒請酌轉寄

同日發粵督張電

廿七會議校圖惟竹山至北市大段相合白龍尾江平堅執如前至北市以上

我據志圖支河應循嘉隆里火至同中爲界彼堅指大河直上北嵩爲越界辯論不合又約履勘我欲照雲南分途履勘辦法彼卽以殺伊兵官爲抵我令其先撤江平之兵彼卽以欲照海士樣子殺伊爲詞橫狡無賴莫可理喻廿八復議請

旨立約三條一大段相合二較圖不合作爲未定各請示本國三勒其去江平之兵及辦事官員狄不肯又令以後未定界內不得再派兵及官員前往亦不允伊轉要我不得於未定之界駐兵答以界務我與制台會辦地方兵權是他專管此事重大須電問他狄請將語意改爲和平因擬一底示之狄反覆狡辯尙未帖然聞伊又將派兵前駐八莊一帶並得莠民爲導年盡春回事機不轉數電問答奉商迄無闇議偉見如何約文第三條附陳可否希速示脩鑄

附第三條約

至未奉到 朝旨之前廣東中越未定之界法國已有兵及官員彼此約明

仍照現在情形中國且不置議彼此並繪圖註明未定之界所在除此未定之界外如後有別處未定之界彼此約明均不另派兵及官員前往卽由中法使臣飭各邊界官員知照

二十九夜收粵督電

懿電卽刻轉署洞

光緒十三年正月初二日發粵督張電

青陽肇令庶政畢新邊徼羈人惟殷心嚮懿電約底贊迭次問答奉商久未見教如何乞示復以便開辦脩冬

初二日收粵督電三

懿兩電悉約稿第三條所謂中國且不置議查當卽是禁我不得派兵耳目前我軍實未駐現界外何須更設禁約是否別有狡謀想知其端倪所謂圖上註明未定之界所在別處均不派兵官云云此項註明所在係指何地速明示元

日

前擬商催清帥不過因事大棘手而公獨任其難意在助公耳此愚忱也既不謂然應作罷論此事

嚴旨方責洞固執請行焉有允理洞元日

法使橫狡已甚將來至萬不得已時或將要緊處議作甌脫再不行則作爲請示

朝廷尊意以爲何如漾有疊悉洞元日

初三日收粵督電三

現約三條內可否添入大段彼此均有據留爲甌脫或作第二條第三條此外

另列不合者請示

朝廷一條如此豫先說出辦法似多一層次餘地較寬是否請酌洞沃

朝廷責鄙人以固執法人責鄙人以主使今公豔電責鄙人以迄無閑論偉見規

切允當敢不敬服惟疆臣之職一在用兵力以懾制一在收民心以固藩籬
在攷地理以費折辯今圖說已具契據已備邊民求服已多方聯絡屢經驛電
並奏邊兵礮臺動奉總署查撤自十一年至今所奉

嚴旨甚多內云如有枝節惟該督是問者凡四次上年十一月寄

諭復切戒洞以置戍勞人勿驚虛名洞無奇謀妙術可以默化強敵惟有悚愧而已
公有卓見必能不顧利害竭力遵行敬候指揮洞沃三

鄙見梗陳茲復垂詢竊謂此事萬難豈敢奢望事機千變更難默擬惟白龍尾
現列汛地且形勢所在欽海外戶我守之則遙控海甯敵窺我廉郡必顧其後
彼踞之則內逼防城外斷東興思勒若中分一綫彼先築台我安能守斷斷不
能讓人其次則平江黃竹長山九頭分茅數處即使不能歸我只可議作甌脫
萬不能割入越境若再不行亦只可歸入請示

朝廷一法以爲將來活著此則確乎不移之理拙見如此敬聽卓裁祈復洞沃二

初三夜收粵督電

前北洋電屬法使欲用我電綫通報不能不允然至喫緊時彼信先入我策落後文淵是其前鑑此次擬等定如彼有電到京請公約端目前彼所狡執當是何事同時必有一電先之或冀補救萬一洞沃

初四日接粵督電

頃接輪墩除夕路透電報云法德恐將有事特奉聞洞江

初五日發粵督電

昨疊奉八電苦衷至計豈惟脩等所素佩亦粵人所共諒也前商奏催清帥相助情踰骨肉惟時日遷延

朝旨亦必不允衆議皆願公來得所稟承情急呼助非有他意脩自聞海甯之變接奉

嚴旨審束萬分祇得專抱府圖以爲辯駁不敢以久遠之言再瀆亦不敢以

祖宗之地與人豈料該使尙未開談法兵已佔江平長山等地阻之不得驅之不能廿四日單騎見狄使責以未定之界何遽屯兵狄便盛氣脅我我亦斥之幾至決裂狄雖轉圜而兵不退辯論數日法始以白龍尾自南至北西歸法東歸我與我志圖不合不允始議照約請示

朝廷然猶處處作難迄無成議脩等前電欲與法約未奉到

朝旨之先中越未定之界照現在情形法所駐兵官員且不置議其別處未定之界彼此均不得派兵前紮因歲底聞法有攻嘉隆八莊之說故末增二語以杜後來也總之西人遇事必盛兵以待故能悍然罔忌我礙於用兵故動不如志公靜能燭遠當有盡箸開拓鄙懷或卽照此定議千祈速示脩微

初六日收粵督電

未定之界駐兵與否兩國自應一律方爲平允此次約稿第三條是許以江平駐兵而中國他處不派兵如此說則彼已暗得江平矣彼兵不撤此界難收江

平已沒東興難保萬萬不可若此處不說定立約將來或可設法以他處抵制
務望另與妥議切要洞悉

初六日發總署電

密誦江平白龍尾一段我據郡圖辯論八次彼終不肯認爲中國現界然亦不
堅執爲越界因會商作爲中越未定之界照約請示

朝廷已於豔電敬陳矣惟此界內法於未開議時因防游勇先已禁兵數百屢詰
不撤故歲首連日會議仍勒其先撤已駐之兵然後請示伊執未定之界我不
能專阻祇得約明未奉

旨以前且勿置議此外廣東安南未定之界彼此不得另派兵及官員前往冀杜後
來約文續陳第一條由北市至竹山彼此較圖意見相合二由竹山至白龍尾
蓋未定之地彼此校圖意見不合應各請示本國至未奉到

朝旨之前此未定之界法國已有兵及官員今彼此約明照現在情形中國且不

置議彼此並繪圖註明未定之界所在二除此處未定之界外如廣東安南有別處按圖意見不合未定之界今約明彼此請示未奉到

朝旨之前均不另派兵及官員前往以上意見係由中法使臣各飭官員知照云
云乞代奏候

旨遵行脩肅魚再此電已電粵督會奏恐沿途遲誤特先電陳

初六日收粵督電

江平駐兵萬不可遽與立約華民居住

旨有明文此事應奏明請

旨務請暫緩畫押卽以洞已具奏應俟

旨爲詞並請擬電奏速示當會銜電奏千萬要緊餘卽續陳電轉洞魚

同日發粵督電

魚電與鄙意不謀而合望速轉脩御戌

初六日收粵督電

微電悉江平許以駐兵畫圖是今日已決定劃歸法界矣

朝廷雖不務遠略亦必慮及近憂東興思勒豈可棄之度外乾嘉以來案牘印契
豈同前代圖書且

明旨有華民居住之地爲斷一語此處現在居民有華無越力辯正是遵

旨此條萬不可遽與畫押立約况總署前劄江平沐平誤字並無覆電駁詰然則署
意正在慎重籌度可知公屢電俱言江平我有證彼無據校完請示

朝廷等語今遽許駐兵亦似與前疊奏不合今惟有以洞已與公會銜電奏請
旨爲詞緩其畫押從長計議請卽擬電速示且公屢電俱有速復字樣卽云須商候
鄙人復允似亦情理所有疆土大局所繫洞任守土公任使命責備利害彼此
同之並無區別不得不竭力籌商惟鑑洞魚午

初六日發粵督電

魚午電悉欽桂界務情勢不同海士之死法未嘗一日忘東興俗近復越界生事邊人兇悍蓄憤伺釁法備益嚴如界務遷延必生他變明公爲

國脩亦不敢爲名兵事非脩所得議故請示

朝廷界尙未定不得謂劃歸法人電奏已單銜轉署並聲明電商會奏乞諒苦衷是否請酌行脩御亥

初七夜發總署電

初六夜一點半鐘發電奏一件何時到署乞先示脩肅遇

初八日收粵督電

多電青陽至議辦四十字刻始接到復頌春祺洞庚

初八日收粵督電

魚電會銜稿與鄙意微有未合已別擬一稿奉商待酌定再奏正發聞接尊電云已單銜電奏前電自無庸重出特奉聞並另作單銜電奏大意言使臣已竭

力懇總署爲助詞甚枯窘未必有益盡心而已稿卽電達洞陽

初八日發粵督電

密昨病寒今晨少愈正擬發電懇公另奏冀署喻恭使挽回意總以立約非使臣本意因狄狡執且約文半係伊定一字一句爭至十數次終難全轉云云頃奉尊電適合鄙懷知公愛我署若爲助當能有益大奏乞速發脩庚

初八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江平白龍尾載在郡圖法狡執旣窮始懇立約請

旨魚電奏甫發法人卽在該處出示狂言脅迫居民驚亂其勢岌岌本日辰刻有江平黃竹紳耆周敬襄等五十名暨男婦數百人來轅泣稟情詞哀迫切一面飭地方官照會法官帝月波外事關邊局不敢壅聞請代奏原稟附陳脩肅庚竊生等食毛踐土不忍輕棄其鄉江平一帶祖居數百年矣卽有一二越人往來耕種並非土著現法人吞越將我內地混入越疆荼毒我華民焚毀我廬墓紛

紛逃竄共計丁口萬餘人分寓附近村莊情既不堪窮真無告昨法官帝月波傳示江平白龍尾一帶已經辦認歸越凡華民來歸者趕緊向華官求執照方准居住稍遲數日縱有執照亦不准回來肇獲即行鎗斃等語生等欲降法則彼向仇視華人勢仍必鎗礮擊死欲依栖他所則立雖無地凍餒即在目前法兵未來各憲不准與之爭論法兵既駐又不能令其退出致令爲流民則無依爲游勇則不敢進退一死竟無一生各憲爲

國籌邊亦當爲民請命春耕已屆刻不能緩每聞議界皆引領而望如法所言今無望矣情急呼籲冀得萬一生機云云此事甚急請速告該公使飛電禁止靜候兩國朝廷妥議不得妄生枝節望速酌定轉署並望盡籌速備

初八日收總署電

密誦法使云中國勘界大臣告知狄大臣云有數股匪徒豫備搏打法國勘界大臣另有中國大臣不欲與法國大臣同行復云數日前在中國地方遇獲海

士屍身明係匪徒逃回中國藏匿等語其意欲以匪徒擾越歸咎中國所言是否屬實希電覆齊

初九日發粵督電

密初四芒街會議畢法水師提督李堯年出晤狄指云此來保護我等勘界者堯年云界務易辦華地游勇出入難辦將來法辦游勇如由越逃入華境我不待請示外部只四十幾點鐘便追入華界恐非兩國之福答以條約載明豈能越界追捕且此屬地方官事與勘界無涉該酋唯唯此事雖經面折然亦不可不防法近築壘挖濠兵衛益加嚴密謹摘錄以備叢籌脩佳

初九日收粵督電

庚電奏已轉頃接鎮道電述邊民苦狀已據情電奏略與尊電同洞庚

初九日收粵督電

初七日電奏奉覽密鄧大臣與狄隆立草約三條內第三條云未定界彼此均

不派兵極善惟江平現駐法兵數百意在久踞鄧令撤兵不允此次第三條所云法國已有兵及官照現在情形者卽言法兵不撤也中國且不置議者卽言我不派兵也竊謂狄已明言未定之界兩國均不駐兵方昭平允江平插入東興之後實爲華境有乾隆嘉慶道光以來案牘印契不同前代圖書洞所奏圖證及鄧去臘真養致總署兩電已詳鄧來電並云狄無實在圖據但執越人指江平爲越地之言爲據等語今若約定照現在情形兵旣不撤界卽難收東興思勒隔絕域外道路被斷有事難守今日不必務遠略而不能不慮近憂此處插入內地患在切膺仰懇

聖明垂覽前圖形勢自晰且該處居民有華無越正與寄

諭以華民居住之地爲斷之語相符我使臣竭力辯論無如彼族一味橫狡但目前尚未畫押可否由總署與法公使婉商謂未定之界駐兵強占非和平商辦之道於兩國敦睦大體有礙勸彼撤兵我亦不派或將江平抽出另議總之此時

不約定許其駐兵將來歸入請示

朝廷從長計議留此活著庶可徐籌抵制之方洞爲粵境邊防利害起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再鄧昨夜電商會奏正與電商妥酌間復接鄧電已單銜電奏合併陳明請代奏等語洞庚

初九日發總署電

密誦齊電敬悉匪徒在越蹤迹颶忽脩何從知其欲打法而妄以告狄狄欲履勘同行責我保護條約所無去春桂界亦未同行故不能允海甯之變脩尙未抵東興訶之地方官費起越地海士如何下落並無人知東興防續極嚴斷無匿匪情事與狄晤談多次其反覆變幻類如此脩肅佳

十一日丑時接粵督電

備有兩義邊游勇竄入定內地民心則防所多矣若爲待敵則宜速於思勒要

險處築多臺掘地營以備扼守於東興屯精兵千人日夕簡練作備戰之勢彼若蠢動我半日而據海寧傳檄而定新安矣以此脅之自不敢逞其餘不必防也管見是否請酌復洞蒸

初十日收粵督電

此係錄送致總署電信

本日電署云目前邊事岌岌非令法暫撤江平等處之兵更無善策欲與議撤兵非揣彼所忌有詞挾制不可熟察法情畏強欺弱憚屢勘願速了似即可就此脅之或與議云江平等處本華界若不憑圖據強占殘民則界務無從議辦須先撤此兵再議他處否則較亦空較勘無從勘界務遷延非我之咎或云法荼毒華民如此中國皆憤結尤甚恐在華法民不安難 或云法兵橫逼邊民數萬入邊我地方切盼防營職守所在不能不彈壓保護設有枝節殊傷和誼或云若未定之界用兵強占則我只可分住他處守界未免彼此不便此四條皆中國決不肯爲之事不過姑爲權詞或冀就範鄧去臘廿四往議狄屏從人

使槍隊守門拍案威脅鄧怒斥之立轉和婉洋情可見又上年未開議時恭使先捏稱粵兵三千由海寧赴東京白龍尾修礮台云云法忌我有兵尤易見此事鈞署自有操縱至計特察知敵情謹陳請備攷有無可采請裁酌之洞悉佳

初十日收粵督電

尊處庚電轉署時節去篇尾望速酌定轉署並望盡籌速備十二字以合語氣奉聞備攷洞佳

初十日收粵督電

佳電悉定界必以兵從古今不易之理使上年開議之先卽以重兵相劫制早就範矣李謠平固是狂言囁喝杜我暗助然藉口游勇生事報復亦不可不防惟兵以備戰今譯署慎重禁言兵事即使連營百里不能一矢相遺有何用處敢請速示良策至游勇大約皆在東興以西若江平等處皆良懦農民救死不贍安有游勇此時應如何與法人辯明劃清免令彼族藉口且釋

朝廷疑慮分清曲直站定地步則無事可以杜彼狡謀有事可以放手擊敵尤爲

要著如有辦法或星使與地方官分別照會法使望速籌辦並卽示復洞蒸

初十日收粵督電

此係錄送致馮督辦電信

密屢接鄧星使電法兵分屯江平黃竹石角句冬白龍尾等處百姓死亡轉徙
恐有他變望速籌備等語誠恐藉游勇爲名逼躡華界必應防維彈壓請速調
萃軍四營派得力穩練將官乘輪至龍門登岸駐防欽界防所令該營官與王
道商酌刻已飭鎮濤安瀾執中三輪赴海口聽候載勇速遣勿遲並已添調方
道一營矣洞蒸

初十日收粵督電

此係錄送致方道電信

密屢接鄧星使電邊事岌岌恐有他變宜速籌備等語前調瓊軍兩營赴欽交
王道統帶該道只遣一營實屬不曉事機可再速調一營乘輪至龍門赴東興
勿稍延誤于斧已派鎮濤等三輪赴海口候載督密蒸

十一日收總署電

魚電初八日收到已進呈候

旨再復蒸

十一日收粵督電

此係錄送王道正鎮電信

臘底電云法兵分屯江平石角甸冬白龍尾等處可速設法探明諸處法兵各若干白龍尾是否全占所繫在該島何處或近海或近內有無築台舉動該島居民若干廣長各幾里山勢高否有平地否均爲卽復督署

十一日收粵督電

初八日電奏云頃北海鎮王孝祺高廉道王之春著欽州李受彤電稱江平黃竹萬尾等村紳耆數百人稟稱法官示華民入越地者須有華官執照若再遲延雖有照亦不准居住否則用槍擊斃民等祖居數百年田園廬墓均在其中今被法踞兵焚殺無家可歸爲流民則無依爲游勇則不敢進退一死各憲爲

國等邊亦應爲民請命追求安置云云現尙未散該鎮道等均有地方之責目擊心傷華民向在江平等處耕種自法兵至避入內地年終飢寒交迫暗入越地剛薯研蕉被法兵槍斃者無數自食其力自殞其身實可矜憫現除東興以西外約計遷民一萬二千有奇將來皆求安置何以處之情危勢急寢食難安稟請指示等語鄧臘底亦云法兵焚掠數百里分兵攻破江平分屯勾冬石角白龍尾百姓死亡轉徙洶湧乞救地方官無可如何法既難以理喻使臣亦無阻止之權等語查江平等處據我志圖則爲華界即如狄隆言亦稱爲未定之界逞兵虐民實非條約所有且查津約第一款云中國僑居人民及散勇在越南安分守業者無論農工商賈其身家產業均得安穩等語是確爲越地於僑居華民尙應優待况此次未勘定之界不匪不勇之民乎竊惟此項邊民實與越人及游勇不同安置則無此曠土鉅費禁拒難施坐視不忍展轉籌思實無善策惟有各地收回則無所窒礙如能與法恭使議明暫將兵撤退將來議定後

屬華則守堵如故屬越則再籌妥策庶紓眉急洞前電所請係爲邊防此爲民
命兩事相爲表裏皆非爲爭界計既據鎮道欽州所稟不敢不以上
聞應如何與法使議辦邊民轉入內地應如何辦理請

旨遵行請代奏等語洞佳

十一日發粵督電

讀公十電敵情

國勢悉中機宜苦口仁言聲淚俱下脩粵人也祇有感佩而已惟東興備戰一節
海甯近瞰東興動靜畢見狡不及防斷難備守似宜退後數里擇要地屯紮有
事方可展布馬江之事可鑒也鄙意陸路亦然自古兵事之難難於擇將公電
尙未議及竊以爲憂脩真

十一日收粵督電

此係錄送王學士教電信

昨接鄧星使電邊人蓄憤伺衅必生他變等語江平等處居民既被法兵擾害

失業率衆呈懇安置必思報復欽鎮道州等務妥爲彈壓嚴察兵勇勿與該民人交涉勿至江平左近免致有事爲法人藉口千萬懷違督署真

十一日收總署電

魚電三條可照辦餘俟與恭使晤商後再電知真

同日鈔電粵督

十二日巳刻收粵督電

急萬不得已白龍尾一處宜抽出照現在照字上不置議不字上均宜加暫字已電奏請

旨卽續詳布再署電無遵

旨字請審酌洞文寅

十二日收粵督電

接兵電知尊擬草約三條已邀署准何容再瀆惟白龍與江平等處尤不同此

龍門協水師汛地載現行營制冊督藩提鎮協各衙門同每歲具題咨報兵部
祖宗舊制軍民皆知約告所指註明准彼駐兵之所務須將白龍尾抽出此處資敵內
逼防城欽州外斷那梭思勒廉海孤露寇在門庭蹙邊棄險定約數月以後必
致中外譁然若云並未全島讓人且未明言歸法試思數里石崗彼已屯兵築
臺我將如何設守至約內法兵照現在情形句照字之上中國且不置議不字
之上均宜添入暫字或留後圖之機江平諸村狄願已愾龍尾半島不難盡力
駁詰此乃

國家邊疆萬年利害洞與公十載交情忠誠強毅深佩深知公卽云不爲一時之
名然不可不防後日之悔披肝瀝淚爭此幾微伏維明察再公魚電乃電奏署
電無違旨電達字尤望審酌卽示復洞文寅

十二日發粵督電

魚電遵示請

旨署蒸電有進呈候

旨字樣真電必非擅發脩何敢違公文電云已奏爭或能補救此事關係重大脩才
短力紓進退踟躇擬仍電籲請公來邊會同決辦事到萬難或可邀准希即刻

示復文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二終

姪彥遠敬校

中越勘界往來電稿卷四

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收粵督電

聞白龍尾現在未駐法兵約內所駐照現在情形之地是否將此地刪除卽示復洞元

同日收粵督電

文電悉昨電奏度已上達今日當有

旨俟奉到後再奉商若邊有戰事洞職守所在早已請行豈敢疑署電擅發因已奏欲公詳審斟酌再畫押耳特聲明勿誤會洞元

十四日發粵督電

密約文由竹山至白龍尾意見不合不合指中間而言竹山白龍皆我界語意分明昨彼此校圖狄強將白龍尾畫入未定之界與約不符當力爭不能畫押備願

十四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本日復有失業百姓數百人圍聚使館擁入跪號慘訴衛隊揮遣不去查詢流離墳布山谷不止萬人飢寒無歸愈聚愈多慮生事變非兵勇所能彈壓請速會恭使籌辦迫切屏營脩肅願請會銜轉署惟明日有大典禮乞酌

十四日收粵督電

悉公認定白龍尾爲我界執約駁圖狄當無詞欽佩萬分適接北洋電署現與恭使商白龍尾事云云公持於外署助於內足以折敵已將尊電達冀免內外參差洞願亥

十四日收粵督電

頃總署電本署新得法海部辛巳所刻越圖白龍屬華倘有爭論可憑此圖立言請轉電鄧願等語謹轉洞願亥

十五日收粵督電

頃接總署十四日電云本日奉

旨文電已悉查圖內白龍尾係填黃色白龍尾之西至江平一段皆白色鄧承脩前
電但稱竹山至白龍尾一段意見不合而於白龍尾駐兵及分畫線左歸華右
歸越均未明晰聲敘既據該督奏稱確係中國現界則約內亟應抽出以免含
糊狡賴著卽轉電遵辦昨飭總理衙門以未定之界不應駐兵出示向恭使而
議屬其電狄阻止渠云界務係狄專主渠當發電詢問恭於江平等近事莊平
不知似狄並未電告狄專界權恭詞涉推諉恐難爲力姑候其覆信再電知欽
此卽轉電鄧頤等語洞咸辰

十五日收粵督電

願電遼會銜轉署慮生二字酌改必致激成四字籌辦下加狄不曉事法兵暫
撤彼此有益十二字洞咸

十五日收粵督電

白龍尾自宜遠駐兵既與星使商明卽密辦惟勤軍不宜可飭欽州參將暨龍門協密派綠營老弱兵數十名迅往分紮有關緊要惟須著龍門協兵號樹營汛旗彼若問卽答以此我舊日汛防兵非新派若問何以向未言華已駐兵答以我因和平商辦未派重兵勇營僅額設汛兵無多故未提及云云此舉加添證據非門兵力如角力一營無用多亦不容開仗與老弱同洞咸

十五日收粵督電

文電奏云頃鄧電云本日總署電稱魚電三條照辦餘與恭使晤商等語此事鈞署覆准自必詳審機宜何敢再瀆惟鄧約所稱註明法兵照現在情形之地卽有白龍尾在內鄧魚電首已聲明且屢電俱言法兵屯白龍尾狄將白龍尾脊上畫一綫左歸華右歸越等語查該島係龍門協水師汛地載在現行營制冊總督藩司水師提督鎮協各衙門案牘炳然每歲具題兵部有案

國家舊制軍民皆知海防處分載白龍尾如失事責成汛守等語此地乃廣東現

界從無屬越之說與江平等處中越交錯者尤不同前奏圖上頃作黃色尚可
覆按該處近欽遠越正扼欽州防城汛河口門戶防城乃欽廉水陸貫衝由欽
赴東興之總道東興現設有州判守備白龍尾屬我則築台設守可以近瞰海
常敵犯欽廉必顧其後若爲敵踞豈惟東興思勒那梭諸汛地被隔我且防城
難保此島形狹而長若中分一綫彼旣築臺我將安守法人狡橫駐兵即是占
地向來慣技如此設因狄隆蒙混要脅姑與含糊立約斷難改正洞職在守土
此時若不詳切奏明他日邊防貽害必將追論從前棄險之由不惟疆臣重咎
難當

朝廷亦將追悔仰懲

聖明熟察賜覽前圖電敕鄧大臣將約內白龍尾一處抽出萬萬不可許其駐兵我
疆我土卽法國朝廷其將何詞且僅此一隅更無難於駁折至約內法兵照現
在情形中國且不置議一語萬不得已亦宜於照字不字上均添入暫字或可

留爲後圖洞爲疆土緊要起見因鄧約簡略總署必未能深悉所指何地職難
緘默非敢阻撓披瀝迫切仰候

聖裁除一面電鄧酌辦外請代奏等語洞咸

十六日發總署電

密去臘廿四五等日晤狄見我詞理甚直願通融以白龍尾中畫一綫左歸華
右歸越答以此我汛轄會哨之地何得通融脩意白龍尾全歸我而失江平猶
慮失險況得半乎且狄多反覆故前奏未敍及查江平一帶民居萬數千人白
龍尾東南插入海中東興五峒貨食皆由欽廉海運繞白龍至江平入口無龍
尾則江平失障棄江平則龍尾孤懸勢如脣齒府志繪明我界自白龍東過竹
山包絡江平並無越地交錯兼有英法十年前所繪兩圖與府圖無絲毫異足
爲確據昨總署電新得法海部越圖白龍尾屬華界則江平顯非越界勢難遷
就欽奉頤電

諭旨洞鑿萬里當恪遵會狹相機力辯十四日辰刻粵督代轉頤電圖約不符不能
畫押情形六十二字想達署請代奏脩肅銑

此稿於十七日轉電粵督六十二字四字加原

奏寄覽四字

十六日收粵督轉總署電

密啟昨日奉

旨勘界事原令各清現界爲正辦前歲初議展寬甌脫乃因聞法廷議畫北圻特派
鄧承脩等相機與言藉以安插越衆迨該大臣與浦理燮議久不合勢將決裂
而法外部電稱兵力所得斷不輕畫從此甌脫之說無從再議故自上年正月
以後屢次嚴電該大臣先勘舊界再商改正因時逼迫具有權衡然所謂舊界
者指中越現界而言並非舉歷代越地未入中國版圖者一概闡入其內乃張
之洞因鄧承脩有先勘老界之說遂博查載籍繪圖貼說凡前史舊聞一二可
以證佐者無不搜集實亦煞費苦心但查圖中指分地段大率越南現界以二

百餘年未經辨認之地今欲將歸法保護因悉數割還於我法之狡執不允朝廷早經逆料故於壬之春初到時撫慰越民有未錄版圖之說特申誥戒恐因緣內附別滋事端並將拓地之無益後患之宜防反覆周詳降旨之外加以寄諭乃該督等接奉此旨並無一字覆奏朝廷深意不知細心仰體仍復膠執成見以致江平開勘又復屢議無成反啟彼族白龍尾一段之狡賴蓋我於越南現界中強思多劃彼卽於中國現界中妄肆貪求倒戈反脣正未有艾鄧承脩魚電三條凡有意見不合處所聲明請示本國此雖雲界辦法然尙僅一二處今按粵東圖證所欲多劃者江平一條之外尙餘其九從此西連桂界次接保樂延袤之廣地段之繁若盡歸之請示是以該大臣等現在履勘所不能了者悉諉之朝廷需諸異日又何賴此疆臣專使爲耶况西例最重全權凡全權所不允者彼此斷難改議請示二字不過空言倘罷議各歸之後彼竟於請示未定之界駐兵築臺又將何以處之總之大臣謀國當深思遠慮統籌全局若廣

發難端不能收束力求見好貽患將來現在開勘伊始業已其效可覩設再不思通變則齟齬未有了期耳茲特明白申諭嗣後分界大要除中國現界不得絲毫假借外其向在越界華夷交錯處所或歸於我或歸於彼均與和平商酌即時定議不必歸入請示凡越界中無益於我者與雖有前代證據而今已久淪越者均不必強爭無論新舊各界一經分定一律校圖畫綫使目前各有遵守總期速勘速了免致別生枝節至現勘江平一段既已約明請示未便更改將來斷非空言所能得縱飭總署設法與商倘請示之處過多朝廷無從決辦該大臣等勿再驚此虛文也此旨到後鄧承脩張之洞當熟思審處將如何遵辦之處卽日電復欽此咸洞謹轉

十七日丑刻收粵督電
頃轉十五日電

旨當已達如何覆奏或會銜或單銜速酌復粵圖雖備四線公屢電並未令狄照圖

劃歸於華且占江平在未開議之先似不因多索而起應否聲明請酌洞諫

十七日寅刻收粵督電

署真電雖云照辦幸有餘商恭使語此時我所勞正者似可納入餘字內言署渾許合不合三條未指出如何約法須俟商恭後由使臣酌辦使臣致署電本未指明地名云云或是斡旋之法姑備采擇洞諫

十七日發粵督電

密丑刻奉電

旨三條可照辦惟法圖不允白龍尾爲我現界脩力爭不得應如何籌復卽由公擬電先會鄙銜具奏再示稿以免歧延脩報卯

同日發粵督電

公電聲敍一層極是乞行脩報

同日發粵督電

密旨

旨照約未便更改約圖不合前已奏明應否仍照前圖畫押或抽出白龍尾不畫請決定速示脩寢未

同日發粵督電

密連日東興聚有百姓數千人謀俟法使來卽於會議所呼叫頃復有老嫗千餘來館嗁啕不止屢遣人查詢僉言前被尹守招來給與功牌許以口糧安置現與法爲仇情殷歸附食盡流亡無業可耕泣求安插恐事變在卽脩因旨不敢再陳且萬里之外

朝廷亦無可設施惟有乞公速籌辦法而已脩寢

十七日收粵督電

界務當恪遵昨日電

旨惟邊民未服只有請公與狄議明如毒虐激變與華無涉或一面並由道州照會

法官先占地步示復洞諫亥

同日收粵督電

頃電奏云十五日電

旨悉謹當遵辦上年十二月底奉寄

諭卽轉咨鄧欽遵洞圖雖列四綫乃備使臣相機辯論層次原奏已聲明並稱法人貪狡卽使老界尙待勘明現界亦不致更從剝削此洞愚慮本意非敢膠執求多鄧係據廉州府志圖及林政英法二圖自開議以來並未令狄照四綫圖劃歸於華去臘初十日開議初九日法兵已入江平蓋狄初議卽甚狡橫事機棘手廣廓處直無從與言矣

訓諭周詳自當懔遵不敢膠執成見遵

旨覆陳請代奏之洞肅篤

同日收粵督電

白龍事請公單奏方合已代擬覆奏先發稿錄呈洞簾卯刻

十七日發總署電

粵督代擬代發

丑刻奉電

旨三條當遵辦詳細情形容續陳請代奏脩肅嚴卯

同日收粵督電

公豔電循支河嘉隆里火洞中等村爲我界一節此時擬如何辦理祈示洞簾

十八日收粵督電

擬電悉白龍確係現界不得假借江平已作未定未便更改昨

旨甚明且公豎電瀝言彼圖與我圖不符萬難遷就云云此時自宜將白龍尾抽出
更無他法事到無可如何惟有據理而行洞嘯寅

同日收粵督電

代擬致署電云狄妄以聞署已准爲詞我以署電只渾言可分別合不合三條

未指地名尙應由使臣酌辦昨奉

旨甚詳明駁之頃狄致恭電恐強質特布聞脩肅叢等語是否可用卽刪改示復以便速轉洞嘯寅

同日發粵督電

尊擬電悉俟與狄議後再商請緩發倚嘯

同日收粵督電

電悉東興耆民求安置情殊可閔華民歸華例所不禁

諭旨所戒乃因緣歸附及力求見好者蓋謂越民連村納土求屬中華或旣納其民因爭其地故有枝節之慮非謂華民僑寓越地強負歸華不許撫卹也鎮南關一帶徙入華民甚多皆經桂撫安插沿邊令墾荒自給此事與法人無涉與界務亦無涉應由王道酌量迅速妥辦經費准請領或暫給錢米處之沿邊瓊州黎境漸開沃田甚多耕夫甚少詢其願往者給田爲生

朝廷不利地土而仍矜其民仰體

皇仁似當如此但須曉諭無歸者方予安插有業者勸其仍舊勿令踵至過多難於安置從古立國以人心爲本此舉上宣

聖恩下固邊圉得地固佳得民尤好毅然行之雖費鉅萬洞當力籌輸貢

同日發粵督電

宣

聖恩固邊圉所謂眞疆臣眞儒者公學道愛人見稱海內於此益徵不待故人頌美漢王翁孺活萬餘人信其子孫當封公德不求報天道豈爽民事公任其重界事脩敢不任其難本日與狄辯白龍尾雖未轉圜當竭力與爭冀得博機無礙於約不致譏難於署瓊境肅清公志竟成特申賀脩嘯戊

二十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誦連日與狄隆會晤執約駁圖力辯白龍尾係中國會哨之地不得混入未

定界內狄意稍轉而不肯明言只允用顏色在圖上分別尙須駁正至欽西地屬荒僻桂邊均有舊界可稽大約無甚參差似容易了結乞代奏以紓

宸匱脩肅號乞轉署

二十一日收粵督電

電

旨尚在越界華夷交錯處所或歸於我或歸於彼均與和平商酌即時定議越界中無益於我者不必強爭等因是交錯有益地方果可商辦歸我固

上意所許也公前電支河以上嘉隆八莊爲未定界目前若作未定恐與旨不合若歸越則出於法人望外議籌如何望速示鄙意分茅嶺乃古今中越分疆之地婦孺皆知若竟屬法書之史冊太覺減色大臣謀國原不爲名但一身之名譽不宜沽天下之名義不可不惜此豈我等數人之名乃

國家萬年之名既爲威望體面所關卽是有益於我竊思未定之界設或勢不能

得則借此抵換分茅嶺彼讓荒山而得沃土當可聽從斷無齟齬此節似不可不力圖若尊意八莊本不歸越則須另籌矣再事至萬難之時如能設法與彼稍轉顏面或易就範疆土至重其餘皆輕請裁示洞號

同日收粵督電

公原署嘉隆以上作未定界彼止不駐兵事辦到此地位公之力量已不小今此條如何辦法前電詢未復務懇明示十五日

旨自當恪遵意此乃原議所及並非發難生枝且

旨尚有令洞熟思審處之語敢一詢洞號

同日收粵督電

電悉王道電略同並云白龍尾作辨論界江平未定界云云大有轉機鼎力欽

佩竊謂

旨既有不得絲毫假借之語白龍總宜說定屬我界爲妥若只作辨論界恐仍難屯

兵築臺雖屬認無益也事已至此彼斷不能因此罷議若堅持數日即可收功上意欲速了粵尤願速了邊防懸心經費困絀急切可知但心內雖急外示以緩方能速竣若敵測我急更多魯制遷延緩僅數日非必旬月似無妨也尊電有欽西地屬荒僻大約無甚參差語然則原約未定界之嘉隆八莊是否作爲越界抑別有辦法恐說駛以後難轉此電暫未轉署特奉詢如尊見已定示復後立即照轉緣尊電云尙須駿正是尙未定局倘日內竟能駿正則奏人更足慰宸廑矣遲早不爭一日非敢延擱候復洞號亥

同日發粵督電

號電悉連日力爭白龍尾雖稍有轉機尙無把握昨電因

朝旨催促覆陳梗概冀慰

上心以便從容展辦否則

嚴旨剋期彼因而脅我所失更多前電請速發嘉隆脩當力爭事濟與否未敢預揣

也脩馬

同日發粵督電

按郡志分茅嶺在州西南三百六十里自宋時已輸入夷界又云按郝通志崇
禎九年張國經訪銅柱僅得老叟黃朝會云自貼浪行十六日方見此嶺據此
則距州治甚遠通志三百六十里之說恐不足據云云此次各繪員以脩切屬
鑿險窮幽臨瀕九死往返五十餘日逐詢土人莫能指點又無碑碣可訪脩徒
耳食無從臆指公或別有所據乞示脩馬

二十二日收粵督電

公電奏已照轉惟日期書作馬請查改洞馬亥

二十五日收粵督電

銅柱在分茅嶺分茅嶺在古森峒古森峒在三不要地距州西南三百六十里
新舊府志在各種輿地書甚明重規疊矩刊本明姚虞嶺海輿圖十萬山之南

畫一大山標曰分茅嶺下注云西至茅嶺三百六十里雍正五年孔珣奏案謂三不要地與安南河口接壤又稱該地有土名曰北嵩是其地當在今北嵩隘西南直抵新安江口此數百里中大山連綿卽嶺所在正與州西南三百六十里準望符合至郝志崇禎老叟所云過新安一日到石橋又八日方見此嶺之語殊誕妄過新安九日西抵北甯南到海防矣地平河廣安有嶺哉一叟之說不如羣書之可證也銅柱必久淪沒惟有卽指北嵩隘外大山爲此嶺似可約略山勢就能劃斷處畫之再不要之名卽是鐵案越地教民亦所習聞顧名思義三不要皆應三界共之今旣劃界自宜合廣東廣西越南三分之方允斷無一家獨要之理該地我得其二分茅在其內管見如此請酌洞有

二月初一日收粵督電

王宥沁電悉日來事機如何彼如執芒街前事而爭江平似可承認江平一帶斷無游勇往擾海甯設有之可告我拏辦如以後法人有華官照至江平我認

保護此說可行否承認保護有流弊否祈裁酌至約內照現在情形白龍現無法兵實亦不合洞東

初三日收總署電

密誦馬電後未接續電近日議論如何希速復江

初四日發粵督轉署電

密誦近與狄使會議外照會往來六次我以署所得該國海部圖與府志合應早退兵以安百姓狄意少轉覆云我並不敢謂中國官書不足憑但我亦有所據我若說定是中國界卽行撤兵我無此權此段請候我朝廷定准彼此遂商校欽西及桂界連日遣繙譯攜圖與狄卜校對稍有不合大致不差惟土名多異稱尙須詳校百姓常千百人擁入行館泣訴脩等暫爲設法遣退現既多死亡若春耕不歸盡成餓殍狄適來見此情形意頗悔可否據情告知恭使轉達法外部冀得轉圜脩謹覆支請速轉署

初四日收粵督電

署電已轉洞支戍

初六日收總署電

密誦恭使來署言急盼界務速了以免邊界肇釁請將白龍尾及江平黃竹暫從緩議兩國勘界大臣先自欽西至桂省全界彼此不爭論之處一律作速勘畫或有爭論不決者隨後由伊與署和平斟酌伊已電請本國給予全權並知照秋隆等語意在藉此轉圜當與言明白龍尾雖從緩議而中國認爲我界決無游移至江黃未定之界可歸入後議不決處所一併在京商定頃得
俞旨飭署電達希晤詢狄使如接恭電相符卽會同照辦仍隨時電復以終

宸廬並知照

粵督

同日加遼電轉達四字發粵督張西護院李

初七日發總署電

密誦支電計達初六奉歌電謹當遵辦連日續校桂東隘店隘至欽西一段相合次當校平而關以西查恭使致狄三電俟明日晤詢狄使後再電陳請代奏
脩肅陽

初九日發總署電

密誦昨晤狄據述恭電與署電意同甚願和平速辦云脩肅佳

初九日收總署電

密誦陽電悉頃恭使言外部回電已准給伊全權在京商辦界務又稱接狄電江黃一帶有華兵恐生枝節是否謠傳希速查並將晤商情形電覆佳

同日加署電照轉四字發粵督張

初九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誦桂電敬悉本日校桂東圖間有不符之處彼此各遣員往查並約明日校平而關以西界前據欽州李牧受形稱江黃流民以春耕無望勢將蠢動恐匪

類因而肇釁滋事遂稟商王道移防勇三哨駐紮思勒界山頭彈壓並先期照會法官法照覆亦無齟齬此山距法營十餘里中隔一河斷不致生事昨日狄與王道面談及此告以此舉實爲安靜地方起見彼此有益狄愈換然了無疑慮現王道已派李牧當川駐彼並聞百姓亦陸續歸耕矣脩肅佳請速轉咨

初十日收粵督電

佳署電已轉洞

初十日發西護院電

密近日會議狄仍以江平白龍尾彼此有據須俟伊國示現願先商校欽西及桂界連日遣繙譯與狄卜對圖桂東隘界十合八九次當校平而以西鄙意本擬欽事畢卽赴南關故前電祇詢欽桂接壤未及全桂昨得署佳電云恭使已給全權不合之處在京商辦處難延宕據嚴委員云尊處繪來圖式界綫明確可否由繙譯與該員隨同參證校定干乞詳示脩蒸

十一日收李護院電

密蒸電悉尊意飭嚴令隨同參證當令隨辦請就近諭遵平而水口以西下骨
隘伊擔隘中間之板里隴包俱爲我界如能再推開數村地更有益邊防又南
關右距越南透村外之紅門隘那化那侃那留四村本係中界應更正以歸中
界又南關東之邱契山我以此山外藍綫爲界彼以紅綫爲界尙未定議應請
作爲更正以藍綫爲定界又關門右首請以所建礮臺之山全爲我界鄙見如
斯至再多有更正之界悉賴鴻裁衡真

十三日收粵督電

王鎮王道文電悉恭使電云白龍緩議狄使面云願和平速辦乃遽然驅害白
龍汛兵華民實堪髮指塞博及鹹沙木嶺屬何處是否白龍抑係江平速示鎮
州照會太嫌力薄事關界務似宜星使照會詰問方合此電情節與恭電狄語
俱不合洞未悉詳情未便單衝達署請公照會催復後由公酌定辦法會衝電

署此電必須詢有實情籌有辦法方妥不然恐署不察疑爲我生枝節查思勑
米雅嶺駐營係初五六日事彼占白龍係初一二日事可見非我肇衅望盡籌
速復洞元

十三日發總署電

密誦桂西平而關至水口關圖大致相合水口關至雲界狹云圖尙未查清約
緩三四日再校脩補元

十四日發粵督電

密昨接尊電晤王道云法佔白龍築營據王鎮台連遣偵探甚確查江平等處
之兵脩曾三次照會詰令撤退彼惟一味枝梧狡詐此事再四籌思實無辦法
如應電署或奏乞公主稿繳脩銜願

十四日發粵督電

密頃繙譯赴芒街面詰白龍不應駐兵狄云兵事有地方官主持至白龍江黃

等處界務已歸恭使與總署面議伊未便攬越脩願戌此語應否電署請酌

十九日收總署電

密恭使來告勘界不日可了兩國大臣應在差次候京中議定江平等處界地
究歸何屬即可就近立標分劃以資遵守云云已允其照辦遵

旨電達巧

同日加署電照轉四字發粵督

十九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誦巧電敬悉自應遵

旨辦理會議之初即執志圖暨英法各圖與法使辯論查約文立標應在更正之後
此次江平等處署未定議而先定立標歸華歸越脩未敢妄測但歸華則有江
海現界毋庸立標若議歸越南則百姓萬數千人失業嗷嗷勢必攀轍阻撓若
懾以兵威則會辦疆臣既未在差次使臣又無此權力萬一激成事變使臣挫

辱有關

國體且恐因而與法爲難請

飭總署與恭使妥商俾界務速了以免肇釁請代奏脩肅效請速轉署

二十日收粵督電

會銜致署電云據白龍尾汛把總吳應庚並耆民等連日報稱正月二十六日法以兵輪載越民婦女幼孩百餘人至白龍尾居住將華民汛兵遂去槍斃百姓四名本月初一初二等日由江平撥兵三四百名至該島橫港地方之鹹沙木嶺趕造礮臺法輪現泊港旁珍珠墩去臘底曾傷汛兵郭才太一名等語覆查屬實先由北海鎮欽州照會詰問未復十四日遣繙譯赴芒街面詰狄云兵事有地方官主持白龍江黃等處已歸恭使與總署面議伊未便攬越等語昨恭使電云白龍緩議狄使面云願和平速辦乃悍然強遷越民占地築臺傷害兵民悖謬至此與恭電狄語均相矛盾且恭以界務諉狄狄又以兵事諉地方

官顯然推卸妄爲衆情咸憤脩等現極力彈壓望卽詰責速撤免枝節脩洞澂同肅篠語奉達洞囁

二十日收總署電

密篠電悉恭使言未定之界旣歸後議請彼此不動免生枝節至驅逐華民趕造礮臺渠接駐越比恭電稱實無其事並已照復欽州希詳察總之未定地方兩邊只宜照舊聽候將來在京定議切勿多疑妄動致滋口舌望靜鎮爲要效同日加署電照轉四字發粵督張東撫吳

同日發粵督電

效電毋庸立標請改雖不立標亦可轉署脩號

同日收粵督電

總署近數日致尊處電速錄示洞號

同日收粵督電

數月來林政與林德往來電信是否俱經君閱遵照尊憲押係自抒已見祈示江平等處乾隆以來印契俱呈尊處可謂現界確據歷次致署電俱未言及似應補達望酌復洞號

同日收粵督電

校圖將竣狄使將歸察此情形此時不議定者以後萬無希冀然則從前羣議買山諸說豈不皆成畫餅耶速示洞號

同日發粵督電

基墾安插可救將來現欽防沿路村莊寄居流民不下數千皆華民自潭下下塹芒街等處來歸者死在旦夕亟應設法拯救李牧樸實耐勞甚得民心現督墾工諸事旁午應飭王道速派委員襄助仍令李牧總理以專責成緣公平昔愛民不惜鉅費脩憲地方稍存樽惜未副仁懷故敢累陳頃據李道云赫電無多必諱告加截皆現辦情形或因乃兄問而答者號

同日發粵督電

署巧電到否連日校辯彼初允西以箇中北三里東至丈二河爲界又伊擬約稿亦述明十萬山歸我查分半在十萬山內山錢可省我現仍與爭嘉隆河赫非公事俱用商電例不能查印契等據已於去腊廿一給彼閱看並將問答大略轉署矣脩號

二十一日收粵督電

效電廿日巳刻轉署會辦下臣字上空一字難解遼添督撫兩字申刻接續已電已電署請改六字洞馬

二十二日收總署電

密誦效電已進呈前巧電言候京中議定即可就近立標正合約文立標在更正之後來電云未定議而先定立標似是誤會此後縱令江黃歸我與越界之芒街海甯等處應如何畫綫定標及江名地名何處起訖圖記標識均須詳細

明確方昭信守來電謂江海爲界尙覺籠統此事必須兩國勘界大臣在彼靜候辦結非本署所能懸斷現擬與恭使議除白龍尾決無游移外其江黃等處擬於商務中略與通融爲抵換之計成否尙難預決專待貴處勘畢桂界覆信到日即與開議總之未定之界貴處與狄議既成齟齬本署無不設法力爲祈勿多慮馬

二十二日發粵督東撫轉總署電

密誦馬電敬悉效電脩實係誤會桂界早已校竣稍有展拓惟欽界南自嘉隆河北抵北岸十萬山分茆嶺西至峒中墟北兩河包絡上泉沃美縱橫數百里村墟鱗接我若棄之百姓逃歸驅之不忍撫之不能是又江黃之續以故爭持日久本目脩與王李兩道司員繙譯等在芒街會議自午至戌秋見我終不能尊始允歸我現由竹山起至雲界卽晚已立草約彼此畫押全界既定脩等當達

旨在差次靜候謹先電陳以紓

宸廬請代奏脩肅養亥請會兩公銜加急轉署春銳叩

二十三日發廣西李護院電

密接蒸電後與狄校辯多次廿二在芒街會議至戌刻始立草約畫押桂界照
尊電無改外稍有展拓更正一節俟立清約後徐商欽 亦畫押分茅嶺十萬
山嘉隆河歸我連日接署電白龍尾當歸我決無游移頃得

旨江黃待署議飭彼此使臣在差次候江黃等處議定後立標特先電達脩漾

二十七日收粵督電

法使不認築臺校極白龍之臺若成將來恐難屏逐望遣妥人確查速復切禱

洞漾

同日收粵督電

白龍江平雖歸署議辦然署電擬以商務抵換之說是不能憑空歸我可知署

意以爲公議必齟齬倘外間能與設法議妥豈不更妙若商務受虧較由錢所損更多矣管見祈速酌復洞漾

同日收粵督電

鄧欽差電欽防流民不下數千王道速派委員幫同李牧相機設法妥爲拯救代賑缺

同日收粵督東撫電

養電頃始到已會銜加急轉署惟分坐領坐字恐有誤未便臆改請速查示如誤當電署改正洞悉同復有

二十七日發粵督東撫電

法前駐兵江平卽堅持請示之說預爲要求地步脩早料及誠如公慮得不償失今狄已諉卸電署則難以措辭且署已有成見事必不行徒滋外間口實現擬將江黃近日情形似有轉機電達冀署得以從容執辯不致爲恭使所惑再

查分界嶺證之法圖均在開中東北故養電云北抵北崙十萬山分界嶺西至
峒中墟北似不誤脩沁

二十八日發粵督轉署電

密諭郡志計已達署現趕繪清圖定下月初立清約前繁兵思勒近瞰江黃有
建瓴之勢法現駐兵無多未敢遠出肆擾勾冬石角等處百姓趁我兵威漸次
歸耕脩與法使原議係以白龍尾及西南所包之珍珠墩西覬沙萬尾西至竹
山爲界謹聲明備查狄塞爾初間已往河內卜義內廿二夜趕赴北京是否與
恭使商界事未詳脩肅勘請轉署

二十九日收粵督電

公養電係分坐嶺卽疑坐字有誤故奉詢原電碼係坐非茲已遵改界字電
署更正洞儉

同日收粵督電

丈二河以東歸我蓋籌宏力曷勝欽佩海界似亦應議及免致巡洋有礙緣近岸洋面外間未議總署又未提及將來多望礙也此時尙能議此否祈速籌示洞儉

同日收粵督電

勘電已轉署惟萬尾至祓山句祓山當是竹山之訛已改竹字轉發如誤祈電署更正洞鑿

二十九日收西護院電

密勘申接漾電界務多賴蓋籌得有展拓感甚欽界自龍尾仍可歸我至爲同慰惟紅門隘內之四村本係中界又關左之邱契山藍綫界關右礮台之內山前曾電陳務請均歸更正劃還中界敬祈電示衡鑿

三月初一日收粵督電

約定狄使卽散前議本有先辯老界後商更正之處明知事歸署議但此筆何

能淹默似須先詢明著實如能在外更正數處更妙可否於圖約對換後即講更正相渠如何措詞再請

廷示此次界務公挽救之功已鉅洞豈敢無厭多瀆緣初議既有更正之語狄又擁全權之名若乘此提明留此根蒂以資總署談助未嘗無益若狃推諉似可以彼無全權誚之彼以無權爲恥或可略就範圍即使署議終不能更正大可藉以堅江黃白龍之歸將來卽以不更正爲抵換免用商務爲抵換矣若商務作抵必致設關在鎮南關內所損更多也管見飛布卽請裁奪洞朔辰

初一日發粵督電

界務草約已定此皆承公指授脩得幸免罪戾何力之有東界原與狄議由竹山海口向南畫一直綫並無山東至西之綫則竹山以東萬尾以南洋面自應歸我但恐總署不明爲卜所證今日已專馬大使復資齋江平人海圖綫並赫政之英法兩圖趕往北京以資考證商務甚可慮頃與王道商另電曾候設法

並詳述江平界線但未審有濟否原約本有勘定再更正之語狄亦而允惟虜性反覆擬俟細圖清約畫押後再與商正脩期

初五日發粵督東撫轉總署電

密誦初五日巳刻偕王李兩道及司員繙譯官詣芒街與狄使詳校細圖更立清約自竹山起至雲界止粵圖分四段畫押畢脩卽向狄言圖內照約尙有應行更正之處狄云應有可否遲日再商答以可狄又出所繪沿海圖相示云江平等處雖歸兩國朝廷定奪洋面亦要議及我已電恭大臣海甯春蘭直南所屬之海島洋面皆應歸越南中國應無異議脩答以我亦電我

朝廷竹山直南之海島洋面俱應歸華法亦不得有異議狄唯唯遂訂後議而散謹將全粵舊界辯認完竣情形先行電陳請代奏脩肅徵請會兩公銜轉署

初六日發北洋電

傳相鑒密東界開辦卽齟齬繼見我白龍江黃歸內議狄始願以欽東全桂由

外了結二月廿二立草約三月初五日訂立清約繪清圖分四段第一圖起竹山至隘店隘口第二圖起平而關至水口關外第三圖起水口關外至那嶺岜賴之西南第四圖起岜賴外至各達村外止與雲界接彼此畫押日內續議更正知關蓋注謹此電陳脩肅魚

同日發李護院蘇督辦電

密初五日在芒街與狄使訂清約粵桂詳圖分四段第一圖起竹山至隘店隘口第二圖起平而關至水口關外第三圖起水口關外至那嶺岜賴之西南第四圖起巴賴外至各達村外止與雲界接彼此畫押日內續議更正桂界逐段均嚴委員隨同校認約文界圖俟更正後由該員專送脩魚

同日發馮督辦電

密初五日在芒街與狄使訂清約粵桂詳圖分四段第一圖起竹山至隘店隘口嘉隆河八莊分茅十萬山三不要均歸我界第二圖起平而關至水口關外

第三圖起水口關外至那嶺巴賴之西南第四圖起巴賴外至各達村止與雲界接彼此盡押日內續議更正脩魚

同日收粵督張電

微電悉豫留更正之根極佩惟九頭山未議及按圖似在海甯西南若照狄說海甯直南諸島歸越則九頭入越界矣此山素爲盜藪居皆華民近三十年來屢煩兵力去年春調撥水陸大軍攻戰月餘破巢毀壘除匪安民設立里長具結受撫有案可稽若法人招納逋亡以後欽廉瓊雷永無安枕日矣此山必定歸我爲妥且剿撫九頭山亞婆灣去年六月奏報在案並奉

旨擇尤保獎卽論洋例用兵征服之地斷不應讓於他人我說甚長彼亦難奪尊電有訂後議語似可專將此島此灣議定其餘大島甚多可不論也此次電奏竹山直南以下似可刪去以東二字作爲竹山直南之海島云云並添入惟九頭山大約在竹山以南或微偏東或微偏西尙待測驗此島居皆華人素爲匪藪

中國屢年用兵費餉同治十年越南國有來文云越地無九頭山亞連灣奏明在案公法應屬於華俟續議再定等語特奉商祈速酌復或用渾簡活動語但留可爭九頭亞連地步亦請酌易數語當卽轉署洞澂合啟魚

同日亥刻發粵督電

魚電九頭山歸華爲妥甚是狄言及洋面西界脩卽言東界以實之而亟電署者恐署得江黃而遺直南之洋而諸島也且此間始終立論祇抱志圖今若攬入九頭山電奏署述狄語恭必訓狄狄必不認署以我言爲妥將併此而失此山襄事皆公手烈鄙意不若公另奏

飭署與恭面議當不致如狄之尙可諉卸微電以東二字請卽刪去速轉脩魚亥

同日亥刻收粵督電

鄙意近岸有島洋面此內洋也應議定歸華歸越若島外大洋以不議爲妥似宜聲明大洋一切照舊不在此內緣大海廣闊向非越所能有若明以屬越無

從限制遇有事時法以鐵艦橫海查禁過船搜外洋軍火我海面梗矣此層頗有關繫請裁酌洞魚

初七日收李護院電

密粵桂界已訂清約悉賴主持感甚更正計亦續議所有紅門隘內四村實係中界在我既斷不可失寸土於彼台端亦必與力爭定獲完璧或再展拓尤屬

宏施衡肅陽

同日收粵督電

微電遼刪以東兩字卽刻會衝轉署洞瀘陽已

同日收粵督電

狄旣急歸諸公漸與款洽海中諸鉅島皆不必提只索九頭一島必可有成永
息廉瓊之患非鼎力不辦也若歸內議不悉敵情必以爲艱難而止外議爲結
局內議爲更端情形迥別仍望於續議時姑且圖之如必不行當再電請署議

洞陽

初九日收粵督電

庚電悉狄貪狡可恨九頭亞婆距海防甚遠豈能阻塞東京越王來文明云無
亞婆灣豈亞婆亦有別名乎或酌中調停以亞婆歸越九頭歸華若不行或議
明九頭如有盜匪中國可派兵往捕中國有罪犯可以流放該島暫不在彼築
礮臺若再不行或作爲中國會哨之地俱不得屯兵築臺三策請審勢竭力圖
之越王文如彼不信可專差送閱請轉達星使洞庚亥

同日收粵督電

公前議雖據志圖志惟詳陸地耳公議洋面故思及九頭了此一重公案似無
妨昨云擬增入數語自惟字以下至再定七十六字乃更端發議之語欲伏索
九頭之根非謂已與狄言之也不然未告狄豈能妄議乎前電並未增入茲附
申其說俟有無成說再電署亦好洞庚

同日收粵督電

目前議及更正事機難得深意佩慰所擬更正係何處請先示知洞庚

十一夜收馮督辦電

密聞公等與法使議竹山直南以東歸我海甯直南歸越等語查九頭山亞婆
灣在海甯西南係屬法矣此山居皆華人素爲盜藪三十年來屢煩兵力去年
春材調集大軍水陸攻戰月餘破巢毀壘除匪安民設立里長具結受撫上年
六月會銜奏旋奉

旨擇尤保獎在案若歸法人招納逋匪廉瓊雷沿海永難安枕矣此山此灣必應
歸中國關繫甚大務望公等卽速設法力爭況此兩處係大洋中海島本屬華
地不與越地相連和約以全越屬法並非以全海屬法况經材以兵力取之豈
可讓與法人請公等竭力爭回倘彼不依材現將瓊匪辦清卽撤兵渡海與之
決戰矣今

上不發兵材必起東西兩省民團三十萬直搗西貢決不干休材爲大局起見非有
貪利私心乞公等以 意明告法人並希示復爲盼材蟹

十二日發馮督辦電

欽廉之禍不在九頭狹久習中國非空言可魯海界據志圖辯認未得地亦未

失地

朝廷諭脩議界事不及兵事公若以此島關全局不憚用兵乞咨商督撫奏明辦
理非鄙人口舌所能得也所慮者界務雖完欽屬流亡滿目將無統帥兵少而
驕敵貪而憤邊難未已公膺重寄情切桑梓不宜事遠略而遺本根脩識拘慮
淺不敢因人幸垂察文

同日錄馮電復電發粵督

十三日發總署電

粵督留未發

密心初五清約立後海界並已陳明粵督撫現援舊案屬脩爭九頭山亞婆灣

二島查二島在竹山西南附近先安海甯洋面是否應爭伏乞速示脩肅元

同日收馮督辦電照錄發粵督

密魚文兩電悉前材蟹電係紙孔明嚇司馬懿得固妙不得罷論蒙示邊難未已囑材勿遠略重本根係實情查欽流丁本善良因公將其地方田園廬墓送與法人無家可歸其生事本在意中材卽回亦難彈壓亦無了局尙冀大力設法爭回流丁原地免生事各營兵雖少但王觀察前在江南用兵如神林統領原隨左帥在新疆多年老戰似不足慮材文

同日發粵督電

密欽州界務雖定游匪出沒民情浮動日肆謠言馮提督州人之望身膺閫寄夸誕妄議若因而生事倘不能任咎請將馮兩電脩文電速轉署代奏脩元

十四日收粵督電

元亥電悉馮係武人文墨不甚解公何所不容幸惟涵鑑當力屬其嚴禁浮言

生事洞願寅

同日收粵督電

錄示馮兩電悉此老火氣太重間涉粗率幕僚又不曉事往往任意譏彈人不能堪非出馮本心也洞與共事三年如此類者多矣公與爲舊交諒亦知其素性公力爭回分茅入莊馮豈不知此老好勝大約因尊電無帥兵驕等語疑爲譏已故爲此忿激語耳非莊論也似可付之一笑曲予涵容洞當切規之再頃聞公致署電恐是論九頭事洞因現議洋面此山屢經奏陳不得不一籌及以了前局若勢有難爭原可從長計議疊電可覆按清帥電狄乃姑妄言之庶公易於措詞耳竊思更正方在開議將來必有所得此誠難得機會始願不及若總署見外間意見不合一概截斷則更正大有妨礙當亦非公志也公此次功效已鉅浮圖行將合尖此電似可緩發如以爲然當告前途將此電追回務望詳察熟思公爲藺相如馮爲廉頤藺終出廉上也卽示復洞亥

十四日收馮督辦電

昨夜覆電想登台覽材文電措詞失檢公海量萬祈不必多心材

十四日發粵督電

昨電署語甚活公慮益遠望卽追止脩願未

十五日發總署電

真電謹悉司員曾丙熙三月十一日聞訃丁父憂十五回籍請代奏脩肅刪

十五日發馮督辦電

脩文電知係左右誤會十三四讀公兩電詞意婉切心益釋然弟輩無能故飭去旣承眷愛去留悉聽公也成

十六日發粵督電

昨與狄會狄欲先約明竹山以西各島歸越再商更正答以津約及去歲浦使照會皆未及海界汝若能以更正海界兩事同日畫我亦可通融狄執謂海界

未畫不能商條以狄多變詐恐海界已畫無把握遂不允而散銑

十七日收粵督電

元電遵命追止佩慰洞咸

十七日收東撫電

聞公議更正餘波易了佩甚九頭一議將來說到會哨不阻我擊盜亦一好結果狄來電尙未復之道意徵篠

三月二十一日發粵督東撫轉總署電

旨議海界當照約議改正狄云海界總宜先認可否擬由竹山畫一直綫迤西新安附近之九頭山亞婆灣兩島均畫歸越答以海界自應照綫畫分惟交錯處猶陸地亦須辨認九頭山昔爲盜藪中國以兵力克之越王不認爲屬地有咨文可據狄言附近越地不得以曾經巡哨便謂華地津約已不及海界止可請示

法廷等語脩意彼此請示九頭山已有舊案鈞署亦可相機爲江平等處作抵
請代奏脩肅請會兩公銜轉署馬

同日收粵督東撫電

馬未電已會銜轉署洞澂馬申

二十二日收總署電

密誦圖說約何時可到除江黃白龍尾歸京議此外有無未定之界速電復恭
使稱劃界海島一事均有端倪而尊處云未便畫押究因何故希併復馬

二十二日發總署電

密誦馬電謹悉二月廿二養廿八勘三月初五微廿一馬四電想已達署俱未
奉復未審中間有失落否草約畫後初一卽遺繪圖官馬復質攜圖趕往北京
以備考問計程應到初五換立清約約文地名略有更正全界已竣狄始及海
界擬立約由竹山之西中越交界處自北至南畫一直線以西歸越脩卽言以

東歸華狄以江平未定以東各島宜併歸恭使與署議而九頭山亞婆澗兩島先劃歸越脩以九頭山粵署有案且津約未及島界江平未定故不允畫已詳前電至江平白龍尾等處不獨有郡志及英法兩圖可憑峒長有錢糧欽州有學額有詞訟有稅契俱令狄閱狄無一實據無可置喙祇因法兵已紮江平始終狡賴白龍尾亦歸入請示復始築臺駐兵爲要脅地近日江平之高嶺我已移兵駐紮白龍尾亦駐汛兵十餘名未定之界法故不能阻我謹將近狀電陳以備採擇恭使訂何日開議狄云十九乞示知脩頤養

總辦鑒馬繪圖官如到署乞飭將草約草圖併呈堂覽

二十三日發西護院電

錄銑電八十四字加連日照會爭持不決議海界仍歸請示俟署議決後再商改正知念先電陳脩漾

二十四日收總署電

密諭馬電已進呈圖說何時可到繪圖人何時起身除江黃外自竹山至零界
微電云已分段畫押尙有應商更正處另日再商目內是否商定更正係何處
海界爲津約所無究竟如何定議仍速復藻

同日發長蘆運司周電

玉山都轉鹽馬大使復賁現賣圖約赴都道津希飭趕程前進脩敬

二十四日發粵督轉總署電

密諭海界原可因岸定狄急欲畫竹山以西各島爲越界而以江平未定又不
遽認竹山以東各島爲華界脩故諉以海界津約所無九頭粵署有案併歸請
示多此一層冀可爲江平作抵耳惟狄以海界未清非得恭使示不敢議更正
徒稽時日可否商令恭使電交逕與脩議結 餘波望賜復脩肅敬請轉署

二十四日收總署電

馬委員廿三到署敬

二十四日收馬委員電

欽憲鑒聞憲電飭將東西四段未定約全呈是否乞電遵費仰稟敬
二十四日發總署轉飭馬委員電

總辦轉飭馬委員電稟悉四段圖約可併呈堂備查脩敬亥

二十五日收粵督電

敬電已轉洞有辰

二十五日收西護院電

海界署議如何更正則悉賴主持如定議必卽蒙見示衡有

四月初一日收長蘆運司周電

馬復賚廿夜過津進京稟東

初十日收粵督東撫電二件

頃王道電本月初四日據林長福轉據前營陳寶光稟稱是日聞敵聲派弁查

探回報有張姓民船二隻載麵入白龍尾在洋面被法人擊船沈傷斃十餘人旋據白龍汛把總馳報法輪治珍珠墩凡往來船隻出入口門多被擊沈又在上龍勾冬一帶掠民耕牛百姓憤欲糾合水陸報復等語白龍署議尙未定期法橫愈甚民恨愈深誠恐激成事變等語所言是否屬實望速確查電覆此事仍因界務而起似宜及早電達爲要洞澂同啓佳

聞星使達和數日近大愈否勉林忠麻木日來何如有良醫否均極馳系幸示慰敬問安善洞澂同啟佳

同日復粵督東撫電二件

密法擊船斃人掠牛事皆實欽界八莊民最強悍現已安堵勾冬一帶飢疲之衆勢難獨舉但蓄憤生事不可不防可否卽由尊處擬電會銜達署乞酌脩號勉林忠風溼左手足不仁更數醫少瘥尙未能步履邊瘴漸發土人營勇從員皆多病醫藥苦少脩患瘧溼手足麻心怔畏寒近少愈仍服藥蒙注心感號

十一日收粵督東撫電

頃致署電錄呈本月初四日據營官陳寶光稟是日有張姓民船二隻載麵入白龍尾在洋面被法人礮擊船沈傷斃十餘人旋據白龍汛把總馳報法輪攏珍珠墩凡往來船隻出入白門多被擊沈又在上龍勾冬一帶掠民耕牛百姓怨憤欲糾合水陸報復等語覆查屬實正在署議未定之時此事殘忍橫悖太甚現已極力曉諭彈壓然蓄憤生事不可不防請嚴詰禁止脩洞徵同肅真

二十二日收粵督電

尊體想全愈勉林差否巧

二十三日發粵督電

密脩病服藥已愈惟精神消阻不如昔耳此間潮濕勉林病恐難治又不敢遽行署議絕無消息尊處有所聞否乞示謹

二十九日收粵督電

尊體全愈欣慰勉林如病重醫藥不便或由公奏明回廉調治於理似無妨是否可行祈酌之界務查無消息諸公久羈公司否電詢爽秋洞鑑

三十日發總署電

總辦鑒鄧堂開復處分應否具摺謝恩治卅

閏四月初一日收總署電

密誦公使函稱駐越舉大臣電云華官禁附近芒街人民欲再回越境者犯則斬梟請本署電囑不可如此辦理等語是否有此禁令卽覆界務將定馬委員暫留鑑

初二日鈔電粵督東撫

初二日發粵督電轉總署

密誦前因流民無所得食與狄約書押後華民產業卽歸華民管理法不如約華民逃歸覓食者渡河被法轟斃無數又在白龍尾洋面毀沈商船二隻斃十

二命兵民憤忿幾釀變端前經電署並照會詰狹狹一味支吾近又令教民用
人情紙誘令百姓回下垓縛執數百人往西南不知去向百姓由此忍死不敢
逃歸是法虐民以自絕也而反言華官禁止殊不可解至東興斬梟盜犯以靖
地方乃華官自主之權法不應造言詰阻恭使之函似應駁回愚見是否乞酌
行脩肅宋請轉署

初三日收粵督電

宋電初二日酉刻轉署洞江

十八日發粵督東撫轉署電

密誦東興地僻少醫藥久雨瘴起從官兵役多病李道三月底感濕疾甚重歷
五十日尚艱步履繙譯李壽田患瘡經月肢腹腫危甚王道亦患水濕脚氣脩
前墜馬傷手兼受濕肩臂時痛不舉近復膈滿怯風諸員隨從暴露已閱三年
疾病扶携日冀界定差旋舉未續陳願沛若事機尙緩可否仰乞

天恩暫准率移欽廉醫治兼避瘴暑再聞芒街時疫流行法兵百餘近十日內死亡

過半倪思病將歸請代奏脩庸嘯請轉署

十九日收粵督電

嘯電已轉署洞效

二十一日收粵督東撫電

讀嘯電系念無已公出都萬里久役二年與同事諸君俱爲瘴癘所困總署音信寂然如何如何所需醫藥食物望電示當速寄上洞澂同啟馬

二十二日收粵督電

勉林不致成廢否李繙譯美材深盼其獲愈乃佳星使爵堂末疾不大苦否虞裳獨無恙欣慰幸詳復洞馬

二十二日收總署電

奉

旨界務將竣卽日立約鄧承脩等准其暫回欽州候旨李興銳病如就愈卽著來京豫備召見欽此箇

同日鈔稿電粵督東撫

二十二日發粵督東撫電

脩病服藥暫能飲食仍避風李道及繙譯仍未大效王道受溼爛脚無大礙省給醫藥慮道遠感詢復謝脩養

二十二日發粵督電

李道初經張委員光裕治小效中更一二市醫或自上方迄未大愈蹇步頗能出房闥李繙譯爲中氣虛隔不化類臌初服倪思藥水不效倪病現改張委員此外任供事曠瘡各跟役瘡腫均不及陳脩養春銳治壽田叩

二十二日發粵督東撫轉總署電

箇電謹悉遵詢李道據稱興銳大病兩月稍有轉機尙難愈謹卽力疾赴滬調

治就愈卽遵

旨北上請代奏脩肅養請轉署

二十三日收粵督電

養電已轉署洞養

二十三日發西護院蘇督辦電

十八日電奏東興少醫藥久雨瘴起從官兵役多病李道三月底感瘧濕歷五十餘日尙艱步履繙譯李壽田患瘧經月肢腹腫甚王道亦患水濕脚氣脩前墜馬傷手兼受濕肩臂時痛不舉近復膈滿怯風諸員隨從暴露已閱三年疚病扶攜日冀界定差旅舉未續陳願沛若事機尙緩可否仰懇

天恩暫准率移欽廉醫治兼避瘴暑再聞芒街時疫流行法兵百餘日內病亡過半

云云廿二奉

旨務將竣卽日立約鄧承脩等准其暫回欽州候旨李興銳病如就愈著卽來京

豫備召見欽此等因脩定日內率同人赴欽署議甚密無從探悉已定東西界圖擬先遣伍梁兩員齋達嚴令暫留東興候

旨再遣勉林力疾赴滬就醫俟痊北上脩濶

二十四日收李護院電

電示敬悉大旆卽日移欽遙企行旌諸希珍重衡前因通商事密疏力陳已具

文密移左右嚴令等卽遵辦衝敬

二十五日收蘇督辦電

讀電奏敬悉王事勤勞備歷艱辛指顧介主入觀懋賞酬庸開府入閣可翹足待也邊軍現留廿營仍分三路布置蔣方蘇三鎮均赴任知念並陳春敬

閏四月二十九日發總署轉電

袁總辦鑒遵

旨駐欽疾濕仍未除手足麻木恐難速痊現擬專丁接眷於七月底自京回粵希告

舍早摒擋爲感脩陽

同日發粵督東撫轉總署電

密箇電恭錄照會狄隆脩病漸進食遵

旨回欽調治廿九日率道員王之春司員楊宜治廖錫恩等起程道員李興銳廿六
日力疾赴滬繕譯李壽田病重已先飭回東西界詳圖清約暨三月間與狄隆
議更正圖綫並於本日由驛咨遞總署請代奏脩肅儉請轉署

五月初八日收粵督轉總署電

頃總署電云奉

旨中法續訂界務商務條約已派王大臣與法使畫押所有照繪欽州界圖及照錄
條約各件卽日由總理衙門發交委員馬復賈齎回其設立界牌事宜照約由
地方會同駐越法員辦理鄧承脩著卽馳驛回京欽此卽轉電鄧陽等語洞轉

庚

五月初十日發總署電

陽電謹悉脩遵於十二日率道員王之春司員楊宜治廖錫恩等由欽逾邕水
驛赴廣州屆時圖約當可由京齋到統俟會同督撫彙合東西兩界各圖約校
核後具摺馳奏請代奏脩肅蒸

同日發李護院蘇督辦電

奉電

旨中法續訂界務商務條約已派王大臣與法使畫押所有照繪欽州界圖及照錄
條約各件卽日由總理衙門發交委員馬復賈齋回其設立界牌事宜照約由
地方會同駐越法員辦理鄧承脩著卽馳驛回京欽此等因三年歲事別緒滋
深現定十二日起程派員赴邕僱船價由東給沿途一切自備嚴令已飭回轄
龍州通商較失邊地禍尤烈大疏切直未審能否挽回如有所聞望示脩蒸
初十日照錄電奏發粵督

初十日收西護院電

奉蒸電祇悉星輶北上未獲趨送爲愧緩日謀擬電奏至回省與否不能計遲早也敬覆敬聞衡肅蒸

同日亥刻錄起程電奏發西護院蘇督辦

十一日收粵督電

使事告竣奉

詔還朝欣賀蒸電讀悉約何時可到省先示同行諸君均道賀洞蒸

十一日發粵督電

界務如此結束非意想所及脩抵欽後病漸愈明晨即發六月初當可抵省相見匪遙何幸如之脩真

同日發粵督東撫電

前法兵踞江平居民內竄王道李牧謀遣萃軍列守汝琦勤軍陳先興兩營繁

江平之高嶺機宜甚合民心始定劉守明練陳穩實皆可用也此次道經竹山勘驗基圍長廣廿餘里隄閘周匝土石堅厚用款不過數千金餘皆營官柏正才邱顯銘陳兆興劉步高王孝春劉汝奇及員外潘志學委員黎中配張炳榮張光裕等督率之力可否溫電先行獎勵鄙意隄工已成宜仿古屯邊之法招集散勇逃民給種糧牛隻使耕其地而月課其鎗礮刀矛察其勤怠拔其材者以爲隊長可得精兵千人歲可省

朝廷度支數萬頃商之馮帥勸令親往察視未審公以爲可行否又八莊頭目黃立富激昂向義率衆來歸嘉隆河得還漢界者該頭目之功爲多似宜獎以武弁職銜若公電能齒及則彼更有榮施矣脩真

二十六日發李護院蘇督辦電

梧州行次

十七發臣沿途文武送迎水漲未停泊廿六早過梧出桂境知念佈達脩有治

恩肅

六月初一日發總署電

脩等廿九抵廣州齊圖委員尙未到脩肅世請代奏

初六日發總署電

赫政從事三年人甚謹細抵廣州病赴港就醫請告赫總稅司界務既竣應即銷差脩肅魚

初九日發長蘆運司周登萊青道盛江海關道冀電

馬委員復責過否懇查催速來賜覆脩青

十一日發上海長發機馬委員復責電

憲節念八抵廣州俟齊圖約到即起程祈速來勿延恩真

七月初七日戌刻發總署電

會銜摺已拜發脩積濕未除擬調治十數日遵

旨趕程附輪北上請代奏脩肅陽